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剑海腾龙

(F)

 **eBOOK**  
网络资源 学校专集

## 第十六章

他幌了幌怪针，神色肃穆地说：“老朽在五十年前获此神杖，原有六枚毒针，这一生中，老朽只使用过两枚，除非是生死关头，老朽决不使用此歹毒神针。”

“老前辈现身时，相距两丈便将三名阻道的恶贼治倒，难道不是使用这……”

“你看错了，老朽用的指风打穴术。练气的人，有了一甲子以上的精纯修为，两丈内以指风打穴当无困难。”

“两丈内可用指风打穴，老前辈果然名不虚传。”中海由衷地佩服，慨然地说。

“你在那位会主面前所提起的长春子，他可以在两丈一二尺左右将人制住，比老朽高明些。假使你要和长春子较量，最好事先准备一下。”

“如何准备法？”

“穿上双层牛皮软甲，便可安全。指风打穴术虽可制人于两丈外，但如果对方有备，且袭穴不准最多略伤肌肤，没有什么不得了。但如果在四尺以内，则与暗器的透风镖威力相等，可以贯入内腑，击石立碎，伸手。”

中海将左臂伸出，持起衣袖。西山樵夫毫不思索地用针刺了一个小孔，入肉分余，一面收针一面说：“小伙子，你的胆气与度量皆高人一等，老朽佩服得紧。你是电剑婆婆的弟子？”

“老前辈过奖了。电剑婆婆虽然不是晚辈的师父，但有授艺之德，在晚辈的心目中，仍以弟子自居，但在外却不敢妄言，以免有辱婆婆的声誉，晚辈愚鲁，委责不配执弟子之礼。”

“唔！你根谦虚，确是难得。目下你可知道童婆婆的下落吗？”

“晚辈只知道她老人家入川访友，不知下落。”

“你真要与长春子较量吗？”

“他是龙虎风云会的暗中主持人，晚辈与他势不两立。”

西山樵夫略一沉吟，郑重地说：“仅凭电剑心诀，你无法胜得了老道的天机剑法，我想指引你一条明路。”

“老前辈请指示。”

“老道的天机剑法，本来不如电剑心诀，但他加入了昆仑派的剑术精髓，参悟出极为神奥的三招绝学，喜好卖弄，动手时专攻七坎，对方很难封架闪避。童婆婆知道你和长春子的事吗？”

“她老人家知道。”

“她为何入川？”

“晚辈不敢问？”

“是否约定后会？”

“她老人家说过，如果留得命在，三月后可望返回。但目前似乎不可能了，她老人家的家小业已迁离庐山，是被龙虎风云会的人逼走的。”

西山樵夫注视著中海臂上的针口，针口凝结了一颗血珠，毫无异状。他挥手说：“唔！你的解毒丹很有用，给我一颗，给邓老弟服用后我护送他返回湖广。”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剑海腾龙

(F)

 **eBOOK**  
网络资源 学校专集

中海将一颗丹丸奉上，说：“晚辈要斗一斗他们的会主，愿与老前辈同行。”

“不必了，你可以赶赴保宁府仙穴山。仙穴山又叫灵山，在府城东北十里地，山顶灵池有一条小径通向旧灵山。在仙穴旁建有一间茅屋，那儿住了一个名号并不响亮的隐世奇人，叫做壶中痴李灵。这人身怀奇技异能，喜好杯中物，自号壶中痴，他可用一根树枝封住十名高手的剑阵围攻，世间知道他的人不多。他与童婆婆是同门师兄妹，一擅长进攻，一精于封架。他师兄妹间的恩怨，今世大概只有我知道其中底细。说来话长，总之，两人个性不同，对世事的看法各异，不相往来已有四十年之久童婆婆的电剑心诀迅捷绝伦，如果内力浑厚，自可随心所欲。但碰上内力更高明的人，便有点力不从心，封架则嫌不足。因此，老朽认为她已知道你有了剑法仍不足恃，必定前去找她的师兄，请教防守之术。可是，壶中痴可能不会原谅师妹，早年的芥蒂难以消除，说不定以师门规律将师妹加以囚禁，甚至可能更坏。因此，你前往一走看看情形，如果你有缘份，可能获得壶中痴的垂青，传给你封架闪让的剑术奇学，然后方能和长春子争长短。你的内力不足，必须前往碰碰运气。我老了，行将入土，方知生命的可贵，我不再在江湖争强斗胜，甘老林泉以了余生，恕我不能给你任何帮助，只能预祝你成功。”

中海举手过额，诚恳地说：“老前辈指引晚辈的明路，晚辈已感激不尽了，何复他求？他日有缘容图后报。晚辈有朋友落在恶贼们手中，今晚必须前往天狐谷一走，事后即赶赴仙穴山。”

西山樵夫沉思片刻，说：“这样吧，晚间咱们见见他们的会主，也许可从他们的口中获知贵友的消息。但我得先申朋，老朽只管将邓老弟带走，余事一概不管。”

“晚辈理会得，不会令老前辈为难。”

“一言为定。你可以养养神，天黑咱们方可离开，早着哩！我警戒四周，你安心养神。”

饿著肚皮苦等，好不容易才等到天色入黑。搜索的贼人根本没料到山坡上的短草丛有人胆敢藏著没有人接近，无惊无险。

夜幕低垂，两人结束停当。西山樵夫叮咛一番，两人隐入夜幕中，如飞而去。

西山樵夫的茅屋共有一棟三间，座落在苍松翠柏之中，虽在严冬季节，松柏依然长青，茅屋建在林中，前面有一块广场，后面是山坡，被合抱大的十余株古柏所夹持，如不走近，很难发现其中有房屋，只有在前面向上看，方可略略看到房屋的形影。

西山樵夫带著中海从屋右接近，接近至三十丈外，伏下身形叮咛道：“有人监视，不可打草惊蛇跟我来，要进入地道了。”

揭开一块上面长有枯草的沉重木块，西山樵夫命中海先行进入，地道黑沉沉地，伸手不见五指，干燥的碎土踏上时沙沙作响，温暖的气息扑面拂动，西山樵夫取出一块青光朦胧的磷光石，领先便走了。

地道通向西山樵夫的卧室，从床后钻壁根而出，他先命中侮在下面稍候，出室巡视一遍，方返回室中，点起松明，示意中海钻出。

室中窄小，一床一凳一几，别无长物，可知西山樵夫所过的生活相当清苦。

他示意中海床缘落坐低声说：“共有八名贼人在四周监视，他们不敢现

身走近，我的两个仆人把守在屋顶和屋后，他们不敢前来打扰。”

“老前辈只有两名仆人，他们白天难道没来查问？”

“他们知道老朽不好惹，反正已认为我势必跟他们走，何必前来打扰？乐得大方哪！”

我本来有三名仆人，传给他们不少防身功夫，其中一个泄了我的底，我一气之下，废了他的气门赶走了。”

中海将那人被阎府的人杀了的事说了，最后说：“显然贵价已被龙虎风云会的人所收容了。老前辈今晨现身时，晚辈正替贵价收尸呢？”

西山樵夫眼中泛起重重杀机，冷哼一声说：“这些狗东西做得好事，他们得偿命。”

中海心中不安，讷讷地说：“老前辈，这……这事晚辈也……也有不是……”

“与你无关，你已尽了力。”

“反正龙虎风云会的人决不会与阎家干休，老前辈用不著再落井下石了。这么一来晚辈想冒充贵价的亭，恐怕瞒不了他们的耳目，他们早已将老前辈的底细摸清了。”

“你的意思是……”

“老前辈何不用缓兵之计，留下会主谈判？敷衍他们，然后要他们留下邓老作一夜长谈，便可从容离开了。”

“他们怎会上当？”

“会的，他们认为龙虎金丹别人没有解药，邓老决不敢不依言行事。老前辈留下会主，只消拖上一个更次，晚辈便可从容至天狐谷救人了。”

西山樵夫沉思片刻，点头道：“妙极，就这么办。一切小心，祝你成功。”

接著，他将天狐谷秘窟的形势详加说明，方送中海由地道走了。

很不巧，中海刚走，会主的大驾便到了。西山樵夫虽使出浑身解数，无奈仍留不住会主的大驾。

会主留下了邓公皓，说是会中有事，必须离开，明早当前来听候回音，逗留了两刻左右，只能替中海争取了两刻的时辰。

二更左右，两条人影，从东南方向进入山区，绕道西面山区迳自扑奔天狐谷，脚程相当快。

中海像个幽灵，藉草木掩身，在二更初踏入了天狐谷谷口，绕左面的山脊潜入，向林中的秘窟接的。

敌暗我明，对方早已严阵已待，想潜入似乎十分困难，何况他人地生疏，等于是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其险可知。

他在林中摸索，仅凭风势测知方向，刚越过一道山脊的密林，突听左方的山坡下传来一声近乎窒息的喊叫，心中一动，忖道：“难道说，那儿就是他们的秘窟不成？喊叫声在半里外，像是被人骤然击倒的叫声，有谁先我一步来了？”

假使不是叫喊声令他心生警兆，他可能毫不及防地落入恶贼们手中，也可能在山谷附近白费了一夜光阴。

他提高警觉，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传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左手挟了一把飞刀，时起时伏逐段接近。

不久，远处灯光一闪。

“果然在这儿。”他心中暗地自喜。

所经处全是大可合袍的巨松，形成绵绵不绝的谷中丛林，林下的数寸厚干松针软绵绵地，似乎没长草类，如果是白天，半里之内形迹难隐，这时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不辨方向，罡风凛冽，松涛起伏，声如万马奔腾，千军呼号，枯落的松针随风涛声阵阵飘落，宛如细雨。想在这种环境中找出潜伏的人，谈何容易？

近了，还有四五十丈，可以看到前面从窗缝中透出的灯光了。他籍树干掩身，小心翼翼地摸索，脚下声息毫无，逐树接近。

他后面一株古松的横枝上，两个黑衣人发现他了。一个黑影准备往下跳，另一名黑影却伸手拦住敖耳道：“不可贪功妄动，小心会规不容情。让他进去，这人的身手比前一个高明，逐树前搜的身法极为老练，绝非庸手。”

“如不下手，咱们的赏金，岂不拱手送与把守在里面的人丁？”想跳下的人也附耳答。

“将讯传出，同样有赏，至少可以让咱们到府城乐上三天，何乐而不为呢？”

“说得是，我下去将讯传出。”

中海不知身临险境，一步步向里探去。

他发觉已处身在十余棟木屋的前面了，除了前面一座木楼有灯光外，其他的木屋黑沉沉地鬼影俱无，沉重的门窗闭得紧紧地，看不到里面的动静。

“我得先找个人来问问，看费前辈被囚在何处。”他想。

找人必须进入屋中，他向左一折，扑奔左首第一座木屋。

他所经过的地方，暗中都有人严密地监视著，他的一举一动，皆落在暗中监视的恶贼眼中。这些人皆藏匿不动，仅将讯号用奇异的暗光传出。

木屋建筑简单，但十分坚牢，垒木为墙，叠草为瓦，想毁墙而入势难辨到，破草从上者入也不容易。但他必须进入，找一个人来问问。

他试试屋右壁的木窗，狠妙，木窗放下了，但里面并未扣上。

他凝神侧耳倾听，巧极了，里面居然是房间，有鼾声裂出哩！

先在附近榴了一圈，发觉四周没有任何异状，便开始缓缓揭开沉重的小木窗。

另一座木屋侧面的枯草丛中，伏著两个黑影，其中之一附著同伴的耳朵低声说：“妙哉！鱼儿上钩了。”

“是的，这家伙相当老练，也自作聪明，不向有灯光处下手，聪明反被聪明误？”

“此话怎讲？”

“副会主将刚才霍香主擒到的人带到木楼讯问，得到警讯并未离开，恐怕暴露形迹。假使这家伙向有灯光处下手，定然可发现警兆，他却自以为是，在这儿浪费时刻，岂不是反被聪明误吗？快发讯他要进去了。里面是周兄，咱们祝他平安。”

中海已越窗而入，不片刻，木屋四周高手云集，重重合围，但相距远在五六丈外，不敢欺近。

武副会主不久前接到手下送来一个被击昏的俘虏，正在楼下的大厅讯问，发觉被擒来的人居然是会主必欲得之而甘心的铁掌拂云樊昌，大喜之下，将樊昌弄醒，正待迫间口供，等二次警讯已及时传到。他吩咐手下将樊昌暂行捆上，命人带在身边，静候变化。来人入屋的信号传到，他立刻带著人手赶到，将木屋重重包围，静候里面的人先探出诱敌的地方，以便万一来人能

突围脱身，必定会到谷底送死。

中海进入室中，放下窗于以策安全，免得被人在窗外暗袭。先伏在壁下倾听，不错，鼾声依旧，并未将室中人惊醒。

他从室中木窗的部位和鼾声判断，对室中的家俱的座落处已相当了然，小心翼翼地摸近床前，一面运功戒备，左手的飞刀蓄劲待发，右手取出了火褶子。

火光一闪，床上的人依然酣睡如渚。

壁缝插有半段松明，但他不敢点燃，看清了房中光景，他一掀棉被，一掌拍中床上人的耳门，熄了火褶子，将人一把挟起，疾趋窗下。

窗门徐升；他飞纵而出，挟著人向原路退走，展开轻功飞纵而去。他要人带离木屋区，到林中安全处逼问口供。

埋伏的人没料到他突然撤走，措手不及。

中海不是傻瓜，他有他的打算，木屋有十余棟之多，且是贼人的秘窟，必定高手如云，凶险万分假使被贼人发觉堵在室内，岂不成了入桉之虎？为策安全起见，所以他将俘虏带走，到林中迫问口供了。

贼人们措手不及；大出意料之外。前面树干下爬伏著六名黑衣贼人，分为两组，前三后三，相距约有两丈左右。第一组只有五六丈；但见窗下人影一闪，刚想分辨是敌是友，中海已经到了三丈外。

天色大黑，贼人只看到朦胧的黑影急射而来，穿越树丛来势似电，稍一迟疑，黑影已疾射而至。

为首的贼人猛然醒悟，突然站起扔出一把飞刀。

另一名贼人也同时倏然从树后闪出，大喝道：“站住！谁……”

中海的目力奇佳，看到前面黑影倏升，毫不迟疑地向下一伏。

“嗤”一声厉啸，比声音快的飞刀掠过他的顶门，一发之差，被他躲过一劫，接著，喝声也已传至。

他知道糟了，大事不妙。

这瞬间，前面人影纷飞。

他像一头扑向猎物的大豹，弃掉俘虏，突然贴地窜出，闪电似的拔剑，上扑，出招，向掷飞刀的人突下杀手。

他连人带剑扑到，一剑贯胸，和中剑的人同时仆倒。

“刷刷！”两把单刀在他的背上空呼啸而过，危极险极，假使他仍然站著拔剑，不死者几希。

他仆倒在死贼的身上，向左急滚，乘势将刺入贼人心窝的剑找出，一声长啸，剑化龙腾，一挥之下，左面刀势未尽的贼人双腿齐膝而断，惨号声震耳。

这瞬间，他疾射而出。前面三名贼人刚向前奔来，无法分清敌我，变化太快，天色又太黑暗，便宜了他。

“呸！”他舌绽春雷大吼，剑下绝情，从三人的中间冲过，身剑合一飞旋而出，脱出重围。

“啊……”凄厉的刺耳叫声惊心动魄，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他在惨号声中远出三丈外，三两个起落便隐入密林深处，消失在黑暗中。

斗场频死的人仍在呻吟号叫，其他各处把守的人，像是被毁了巢的蚂蚁，以叫号的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急搜。

但他并不远走，人未救出，报应神下落不明，怎能罢手一走了之？

贼人们不举火搜寻，他用不著顾忌，反正今晚所遇上的人，必定是敌非友，杀了一个少一个，不查出报应神的下落，誓不罢手。黑夜中在密林动手，他如鱼得水，毫无顾忌。

贼人们也相当机警，每三人编为一组，小心戒备搜寻，遮遮掩掩慢慢搜查树上树下。

有一组贼人向北搜，一高两矮，一身黑，如不接近至三丈内，不易察觉他们的身影。

左面五六丈有一组人，右面四五丈也有一组。

“刷”一声断响，前面有物落地。

前面黑沉沉，看不见任何物体，黑黝黝的树干，看上去都像是人影。

三人左右一分，右面的人火速闪在一株树后，扭头向同伴用极低的声音道：“岳兄，有发现吗？”

中间的岳兄心中发慌，这时他们主客易势，中海反而成了暗的一方，他们需要搜人，所以必须走动，不由他们不心慌，岳兄半蹲在树根下，低声说：“没有发现，像是树枝落地声。这人艺业超人，不知是谁，来踩探我们的住处，会不会是……是……”

蓦地，他身后传来一声令他魂飞散魄的语音：“是大地之龙。”

不但岳兄心中大惊，其他两人惊得大叫一声，扭头旋身，不管三七二十一，出招护身保命。

“昨喳”两声轻响，两人的剑砍入身后的树干。

身后鬼影俱无，两人心胆俱裂，火速拔剑向侧闪，意欲闪入另一侧的树干藏身。

“啊……”岳兄的惨叫声乍然传来，令人头皮发炸的号叫声划空而过，听起来特别刺耳。

叫声引来了两侧的两组，但除了发觉岳兄断了一条右臂之外，毫无发现。

中海故意伤人引起贼人自相惊扰，心中不住地打主意，他必须探出报应神的下落来。

十丈外的景物不易看清，只可看到愈来愈多的朦胧黑影，他只好用耳力倾听贼人们所说的话。

有人扶起仍在呻吟的岳兄，一个中气充沛的嗓音问：“岳香主，谁伤了你的？”

“大地之龙。”一个饱含恐惧的人代答。

“你怎知是大地之龙？看见了吗？”

“没看见，只……只听到他在身后自报名号。”

“真没用！你们白练了一辈子武功。”

又奔来三个黑影，一个叫：“快分头搜，岳香主先送回屋中里伤，快！”

中海悄然下地，向黑影众多处掷出一把飞刀，然后展开轻功向右急掠。

“啊……”人丛中响起一声惨号，有人倒了。

“散开！”有人低喝。

“快追！飞刀从前面射来的。”另一名黑影断然下令。

中海奔出三四十丈外，前面黑影疾闪，有三个人正向人声和叫声发起处掠赶。

他的目力和耳力超人一等，在五丈外便发现有人，往树后一闪，等第三人刚越过，突然闪出蹶在那人背后，一掌劈出，“噗”一声正中耳门，一把将人捞过，扭头便走。

这瞬间，前面两人已发觉身后有异，第二人站住了，扭头叫：“蒲兄，怎么啦？快跟上，不可落单。”

中海及时蹲下，将俘虏塞树根后，故意发出痛苦的呻吟。

“咦！你怎么了？”第一名黑影也停步转身问。

中海不回答，往地下一躺，哼哼哈哈含糊地叫唤。

两人不知同伴发生了何种变故，毫不迟疑地奔来。最快的一人向下蹲，伸手去扶中海，一面叫：蒲兄，你……”

中海反手就是一掌，“噗”一声砍中那人的右耳门近颈根处，将那人砍得飞撞丈外，“砰”一声倒在树根下。

第二个黑影刚抢近，突见同伴冲倒，吃了一惊，火速止步，但地下的黑影已然扑到。他反应甚快知道不妙，一声沉喝，双掌齐封。

“叭”一声巨响，硬接了一掌。

中海感到手掌发麻，退了一步，知道遇上高手了，毫不迟疑地拔剑出鞘，身剑合一再次上扑。

黑影也了得，“登登”退了两步，也伸手拔剑喝道：“吕贤弟，你……”

“铮！”龙吟震耳，双剑相交，火星激射。

中海不敢往下拖，已试出对方剑上的力道十分雄劲，不得不用杀著；喝声“撤走”，剑全力一绞对方的剑从中而折。他抢上补了三剑，不偏不倚贯入对方的咽喉。

他回身便走，急急挟了一名俘虏脱离现场，因为左右已有人闻声赶来了。

三七三一

远出十丈外，突听身后传来了会主那特有的尖厉刺耳噪音，在喝间先赶到的人。

“年煞神，怎么回事？”

中海心中一凛，不由暗暗叫苦，会主已在这儿，显然西山樵夫并未能将会主留住。接著，他心中一动，伏下细听下文。

姓年的煞神用老公鸭似的声音答道：“属下刚赶到接应，不知怎么回事。咦！魏煞神被人一剑穿喉，卫香主被人击昏，恐怕……”

“一定又是大地之龙下的毒手，他必然仍在这附近藏匿。”另一人镇静地答，估料正确。

会主其实是武副会主，他的口音与会主极为相似，只是稍嫌粗厉，稍一大意，很难分辨真假。中海未见过真的会主，自然无法分辨真假。

武副会主哼了一声，说：“传话下去，不许各人擅离埋伏地区，一旦发现有人，可立即传出讯号设法将他缠住便成。”

“是，属下立即传话下去。”姓年的煞神答。

“沈煞神，你火速返回大厅，要郎护法立即将樊老狗交给你带往谷底秘窟藏匿；免得被人救走，如事态紧急，可杀之灭口永除后患。”

“是，属下这就走。”先前语音平静的人大声答。

中海丢了俘虏，向左急绕。

沈煞神离开武副会主，不慌不忙地向木屋方面踏步而行。他身后，两

名大汉也从容后跟。

中海已在前面相候，相距五六丈，不敢过份接近。同时，他不打算将这三个人弄翻，他要利用三人带路。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武副会主已钉住他了。

快接近木屋，他心中感奇怪，这一带贼人甚多，为何跟了这许久，竟连查问的人也没有？

走著走著，前面已可看到木屋的灯光了。穿出树林，前面是一处宽约十丈左右，向南北延伸的林空，那是龙虎风云会自从在这儿建立秘窟后，开辟出来的防火地带，假使有人用火攻，烧到这儿便可止住，不会向里蔓延，可说十分安全。

姓沈的煞神越过防火地带，进了里面的树林。

中海贴地窜出，用蛇行术随后跟进。

糟了！姓沈的煞神突又折回，站在林缘仰天哈哈狂笑，笑完说：“两位贤弟，你看短草中的黑影是不是追随着咱们身后的野狗？”

中海伏在空地中间，进退两难。

“不是蛇，就是龙，决不是大哥所说的野狗。”另一人说。

后面，狂风似的赶来了近三十个黑影，退路断了。

两侧十数丈外，人影突现。

只稍看到第一群人影出现，中海便知道了对方诱敌的诡计了，事不宜迟，必须迅速突围，摆脱目下的困境。可是，他刚站起，身后已传来武副会那震耳的沉喝：“大地之龙，白天老夫所说的两条路你选了死的一条，这儿便是你埋骨之地，果然不出老夫所料，你终于送死来了，来得好。举火！”

中海不走了，仰天狂笑。

火光大明，四周点起了四五十支火把。

中海笑声刚落，四周的火把已经烈火熊熊，向前指出。那是以大竹筒所造的特制火把，中灌熟桐油和破布等物，假使用作兵刃，筒被击破沸油飞溅，十分歹毒。显然，合围的人皆准备以左手用火把做兵刃，右手仍用刀剑。

中海已看出自己处境的危险，只好全力一拚，笑完徐徐拔剑，傲然地说：“阁下，何不现身谈谈呢？”

后面人群中踱出一名戴头罩披长袍的人，左首共有四名年约花甲左右的老人，两高两矮，像貌狰狞。

中海看了黑袍人肩上背露出的剑靶，认为是会主到了。左面的矮个儿，正是和他硬拚一剑的人，对方虽不戴头罩，他仍然可从对方所用的剑和眼神中看出对方的底细。

武副会主换了黑头罩和黑袍，不再自称会主了，踱入短草坪，冷冷地说。“你是来救樊老狗的吗大概你与他是同党罗？”

中海以剑支地，豪迈地说：“阁下，废话少说，龙某与阁下势不两立，不必问我为何而来，你敢不敢和龙某拚个你死我活？你阁下不会是无名无姓的人物，能否说出来听听？”

“尊驾已是将死的人，何必多问？”武副会主傲然地说。

“好；算是龙某多问了。阁下，你总不至于不敢和龙某一拚吧？龙某相信阁下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也相信阁下不愿在贵手下面前丢人现眼，你不会再叫你的手下前来送死了吧？上啦！龙某等著哩！”

武副会主冷冷一笑，掖起袍袂。

和中海硬接一剑的矮老人冷哼一声，说：“副……永老；这小猊可恶；区区一个江湖小辈，居然妄想和永老叫阵，他还不配，让属下割下他的脑袋来。”

中海哈哈狂笑，笑完说：“老贼，你最好别来送死，你不配和龙某动手，你们的会主难道肯让你去丢他的脸吗？龙某与向贵会叫阵了。”

老家伙徐徐走近，冷笑道：“会主身经百战，已创下深厚的基业，一会之主，必须运筹帷幄，掌理大局，岂能轻身涉险效那匹夫之勇？小辈，我乾坤一剑阳某人抬举你和你动手，老夫已感到委屈了呢，纳命！”

喝声刚落，人剑俱到，招出“灵蛇吐信”，剑气厉啸，但见一星淡淡晶芒略略一闪，便疾射而来了。

中海已领教过对方的艺业，如果硬拚，恐怕追电剑无法击毁对方的长剑，老家伙的内力太过浑厚以气驭剑十分可怕，拖下去必定耗损真力，那么便无法突围了。高手环伺，目下不是拚命的时候，但如果就此撤走又心有不甘，而且也不可能轻易脱身，必须利用这个老家伙突围，他心中打定主意，向侧一闪，大笑道：“老贼，你怎么这般冒失？真不像是个武林成名人物。”

乾坤一剑一招走空，似乎有点意外，火速转身冷笑道：“原来你是个胆小如鼠不敢接招的小辈，你能躲得了吗？”

中梅作势迫进，也嘿嘿冷笑道：“和你这种浪得虚名的江湖败类交手，龙某确是感到有失身份。你的一剑凶猛有余灵妙不足，何必叫乾坤一剑？”

两人都想用缴将法激怒对方，以便掌握优势，显然两人在心中都有所顾忌。

不过乾坤一剑的处境稍为不利，在这么多会友之前，他怎可示弱？更受不了讽刺挖苦，首先无名火起，一声沉喝，狂野地扑上，招出绝著“乾坤倒旋”，剑从下反旋而上，风雷骤发，锐不可当。他的剑尖已先一步抢得空门按理可以主宰全局，中海的剑是无法夺得控制中宫的机会了。

他这一招攻得极为迅疾，而且凶猛无比，凌厉的剑招锐不可当，完全控制了中海的右半身胸腹。

如果中海的劲道不够，无法将攻来的剑震开，立陷死境，假使不接招，便无封架的余地，更凶猛更狠辣的剑招，必将接踵而至，避无可避，死路一条。

中海突然向右略闪，后退半步，右手一带，剑尖便向后移，这一来，整个身躯完全暴露在对方的剑下了。

乾坤一剑大喜，一声长啸，剑势加快，恍若电光一闪。

中海紧吸住对方的眼神，存心走险，猛地一声长笑，剑反挥而出。

“铮”一声巨响，火星激射，人影乍分，在千钧一发中，中海走险成功了，一剑将攻来的狠招化去，但他心中一栗，追电剑一击之下，老家伙的剑竟未被毁，仅缺了一处蚕豆大的口子。

两人均飘退八尺，用的都是反手法，因此皆向左飘退，看得出功力悉敌，其实中海有神剑在手，无形中已落了下风，内力相差两三成。

这瞬间，乾坤一剑也悚然而惊。

中海一声长啸，突然抓住机会反击了，啸声震耳，紫虹已漫天澈地而至，身法之快，令人骇然变色。他已概略看出对方的剑路，以气吞河山的声色，不失时机反扑，以电剑心诀行雷霆一击。

旁观的人但见紫虹一闪，人影乍合，只听到剑啸刺耳，风雷之声令人

间之毛骨悚然。

人影交错而过，剑影倏止，风雷徐息，没听到双剑交错撞击的声音，只有剑气的撕裂异啸声动人心弦，飞腾闪烁的剑虹三闪两闪明灭不定，接触的时间极为短暂，恍若电光石火。

中海斜掠出丈外，身形一晃，猛地旋出，几乎滑倒。但他稳下来了，剑垂在身后，一滴血珠从剑尖滴落在草丛中。他脸上木无表情，只一双大眼神光炯炯。

他的左耳垂出现血迹，裂了一口缺口，说明他曾经和死神打过交道。

乾坤一剑也斜掠八尺，双脚落地再退三步，摇摇幌幌好不容易方下身形。

他的左胸近心脏处，鲜血染透了胸襟。蓦地，他口角溢出了鲜血，呼出一口长气，喉间咯咯作响，身形再幌，手中剑徐徐下垂。

中海吸入一口气，徐徐举剑，指向武副会主，脸色逐渐恢复正常，一声一吐地说：“阁下，你如果自认贪生怕死，尽避叫你的手下走狗前来送死，不然请下场赐教，拚个你死我活，下场。”

另一名矮老人急掠而出，到了乾坤一剑身侧，叫道：“阳兄，你……”

乾坤一剑像个融化了的雪人，剑失手堕地，双腿一软，跌入矮老人伸出的臂弯内，嘎声叫：“小小心他……他的……剑……”

左首的高个儿老人大吼一声，飞步抢出。

武副会主被中海的话缴得七窍生烟，大喝道：“羊护法，退！老夫会他一会。”

斑个儿羊护法只好退回，四周人声静寂，除了火把的火焰跳动外，所有的人全都静立不动。

中海不否认自己有点紧张，但却毫不畏怯，想起终于有机会和龙虎风云会的会主一决雌雄，他感到紧张中更有著无比的兴奋。尽避对方并不是他所期望的毒娘子，至少他获得了和他们的会主一决的机会了。

武副会主也知中海了得，如果他不曾亲见中海的艺业，他那瞧得起一个年青小伙子？但这时不同了，傲气全消，轻视之意尽除，举止慎重起来了。

火光中，两人徐徐接近，两人的脸色皆冷静而肃穆，两双眼照照生光。

中海默运神功，剑垂身侧，一步步欺近。

“喳喳喳喳！”两人的脚步声有节拍地响起，逐渐欺近。

双方在相距八尺内止步，武副会主鹰目中冷电四射，袖袂飘飘，站在那儿像个幽灵，久久方用冷厉的声音：“小辈，你还有后事交代吗？”

中海紧张的心情仍未完全消退，强压心潮笑道：“龙某单人独剑闯荡江湖，何用交代？不，反正你们已认为龙某今晚必定有死无生，何不将名号见示？你阁下既然贵为龙虎风云会的会主，又不是无名小卒，不敢将名号公示天下，岂不令在下失望，让天下英雄骂你是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坏种吗？阁下既然怕说出姓名沾辱祖先，怕露出真面目让天下英雄笑骂，又何必在江湖中称雄道霸？阁下不会令在下失望吧？”

武副会主除下头罩放入怀中，将袍袂掖好，冷笑道：“在你快断气时，老夫决不让你失望就是。上，前三招是你的。”

中海不再多问，喝声“领教了”，虚点三剑向侧跃开。

武副会主并未拔剑，左闪右移，应付中海的虚招，象征性的三招刚落，他一声长啸，急冲而上，但见银虹一闪，他已拔剑出鞘、迫进、拔剑、出招，

一气呵成，剑上反映著火光，虹影耀目，剑动冷电淬发，隐隐的龙吟声动魄惊心，快速绝伦，果然身手不凡。

“铮铮铮铮！”金铁交鸣声震耳，两把宝剑纠缠片刻，暴起急剧的雷鸭，和罡风撕裂的异啸。两道神奇莫测的剑虹飞腾扑击，形成八方闪烁的放射性光环。

好一扬激烈无比武林罕见的龙争虎斗，两位剑术超群的高手舍死忘生地凶猛进击，快速的剑招令人目炫。在枯草纷飞中，但见光华天矫，急剧地进退如电，盘舞如飞。

起初，人影在三丈圆径内纠缠，接著愈旋愈急，急进急退远及五丈，从东至西由南到北，剑气所经处，枯草激射，奇冷澈骨的气流，令站在三丈外的人也感到冷气砭骨。

扁华摺摺的银虹，始终占著上风，中海的紫黑色剑影，一直处在守势。

中海面临一场生死须臾的凶险恶斗，对方的剑势空前的猛烈，排山倒海似的疯狂攻击，锐不可当压力奇大，浑雄凶猛的剑气，迫得他不能如意地运剑反击。

对方的剑也是神物，光华似电，追电剑遇上了对头，若不是内力修为上比对方差不了太多，方可克制对方的宝剑，他绝对接不下十招。

他小心翼翼地封架，也把握机会反击，不乱出空招，仗如意身法辅内力的不足，在对方强大的压力下游走，全神应付。他知道，只要稍有疏忽，所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他只能强按心神，等候机会脱身。

他已没有了侥幸的念头，目下唯一希望的是赶快脱身，即使能幸运地将武副会主击倒，也将精疲力竭，四周还有数十名高手，如何对付？

## 第十七章

廿招、卅招、四十招过去了。

两人都大汗如雨，手脚慢下来了。

中海的右腿外侧和左肩臂，共有四处伤痕。

武副会主的右肋下，也被剑拂过，裂了一道口子。

中海早存脱身的念头，而且他年轻，精力充沛，预先保存精力，因此他在表面上看去与武副会主一般地呈现出力竭现象，其实他余力仍在，只消抓住脱身的机会，突破重围他自信决无困难，问题是怎样才能摆脱武副会主，突围的方向在何处，何处方不致碰上高手。这些事必须估计正确，假使不能在瞬息间突出重围，武副会主即使不下令群起而攻；其余的会众亦会一拥而上，后果可怕。

激斗中，他避过两招回敬了一剑，进击的刹那间，他用掌背拭掉流入眼中的汗水，目光一转，便看到先前诱他入伏的沈煞神左侧，两个把守的大汉正在窃窃私议，不住地向斗场中比手划脚，两人的身后，没有其他的贼人把守，因为后面并长著两株粗有三人合抱的巨树。

他一声低叱，紧攻两剑。

武副会主冷哼一声，左三右四连攻七剑之多。

他向后退，手忙脚乱，败象毕露，连退七八步，剑狂乱地封架，有两剑几乎无法封闭。

“小辈完了，强弩之末。”沈煞神高兴地大叫。

“铮铮铮！”又封了三剑，最后中海“哎”一声惊叫，脚下失闪，向左后方连退五六步，脚下一软，右膝著地。

武副会主如影附形跟到，狂笑道：“躺下！著！”

叫声中，“金针定海”绝招出手，兜胸便点，捷逾电闪。

中海已力贯剑身，突然扭身向右急倒，下半身旋出，本想挥剑硬砍对方的剑，然后借力射退突围。

这瞬间，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在扭身的刹那间，剑尖支地，左手一抄，便拔出一把飞刀在手。

武副会主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顾忌地急刺而下。

“嘎”一声刺耳厉啸暴起，双剑相错，溜出一串火花。

两人的剑尖皆在土中，中海已背脊著地，武副会主的剑刺入他的右肘旁的草地中，被他的剑错出外侧。武副会主如想杀他，必须收剑再刺。

这瞬间，他发出了震天大吼：“接飞刀！”

飞刀发出，射向武副会主的胸口，但见白虹一闪。

武副会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生死关头，他竟然糊涂得不加思索，抽剑反手回飞刀拂去。他不想想，如果中海真要仗飞刀杀人，射下阴登不比射胸口容易多多？他也不想想，练了六七十年气功区区飞刀焉能伤他？

“叮！”飞刀在剑上炸成四五段。

这瞬间，中海抓住对方抽剑的机会，身形一翻，剑已拂出。接著，他一声长笑，飞跃而起，但见紫虹一闪，便将在丈外的两名大汉砍倒，从两株巨树中间只容一人的空隙中一闪而逝，隐入丛林不见了。

同一瞬间，武副会主一声狂笑，突然仆倒在地，右腿齐膝而折。

呐喊如雷，群贼苍惶失措，霎时大乱。

“快追！”沈煞神大吼。

中海一口气逃出三四十丈外，前面木屋区的一线灯光，令他心中一动，便向木屋奔去。

他进入木屋区，迳奔向有灯光的木屋，木屋区的贼人少之又少，他往木楼后端的墙角下伏倒，火速调息以恢复疲劳。四五丈外，两个贼人在树下往复走动警戒，竟未发现他已经深入圈内。

武副会主断了一条腿，暴怒如雷，一面令人里伤，一面下令穷搜，叫人做了一付木担架，抬著他在林中追搜中海的踪迹，做梦也未料到中海非但并未逃走，反倒潜入腹地救人。

远远地，真正的会主带著四五名随从，由西山樵夫的住处往回赶。

中海身上的四处伤痕都不碍事，他不在乎，捺下心神，静静地行功调息，不久便疲劳尽复，恢复了精力，开始准备救人了。

可是，在各处追搜的人已陆续返回，形势渐紧，他必须及时采取行动了。

木楼的后部虽有门窗，但关得紧紧地，想进入委实不易。正在寻找入楼的路径，突见窄小的木门吱呀一声徐徐被人拉开，两个黑影从门向踱出，带上木门，向前面的两个警卫走去。两人一面走，左首那人一面说：“李兄；那大地之龙真有那么可怕吗？”

李兄点点头，说。“如果不真，副会主怎会害怕得举止失措？他擒住了樊老狗，甚至还不敢等会主回来发落，就要将人送走哩！”

“送到什么地方？”

“送到谷底密室，以免被大地之龙救走，他担当不起。”

“几时送走？”

“等会儿，杨、朱两兄已经先到，等沈煞神返回后立即动身。”

一面说，一面接近了前面两个警卫。

中海闪至门侧，小心翼翼地推开了木门，避免大门发声，闪入门中去了。

这是一间作为聚会用的木楼，占地不过七八丈见方，上层更小些了。除了前面的大厅，后端是担任警卫的人的住宿处，近厅的一间小房，作为暂时囚禁人犯的地方。中海不知内部景况，他得找人带路，便先闪在门后，等待两个换下来的警卫。门后是走道，走道前端壁间安了一盏油灯，昏黄色的朦胧光芒到了门附近已不易分辨细小的物体了，只可作为照路的灯光。

“吱呀！”木门被人推开了，冷风吹入，远处灯光摇摇。

他躲在门后，门刚好将他掩住。领先踏入的人向前走，一面嘀咕道：“他妈的好冷，真不是味道潘兄，快把门关上。”

中海早有准备，算定第三名警卫进门后，必定反手将门带上。对方刚搭上门；他向下一蹲。掩门的大汉未料到下面有人，顺手将门带上，正待转身将门上门。

中海悄然站起，伸手勾住对方的咽喉，右手就是一拳，击中大汉的脑门，大汉应手昏死。他将门闩上，将大汉塞在屋角里，跟上前一名大汉，依样葫芦地将人制住，但并未将人打昏，拖向壁角按倒用飞刀顶住大汉的右太阳穴，右手控制喉部，伏在地下低声道：“老兄，假使你想死，我大地之龙给你一刀，想活，乖乖小声回答。”

他两个手指控制住大汉的咽喉，大汉想大声说势不可能，生硬地低声答道。

“你……你要我说…说什么？”

“报应神费浩目下何在？”中海单刀直入地问。

“在谷底密室。”

“谷底密室在何处，那儿有些什么人？”

“沿西北谷道前往，约有六里地。那儿原先是一个隐世高人潜修的地方，建有一栋草屋，倚潭面山，极为幽静。本会的四护法在那儿住宿，囚禁著报应神，防备被人救走。听说过两天要解往主坛，要从他身上追出木莲花苑的漏网余孽来，防守得十分严密。”贼人乖乖地据实回答。

“还有一个姓樊的，目下何在？”

“就在前面，走道向左折，最后一间房内便是。”

“贵会主目下何在？”

“在下委实不知。”

正问问，走遁前端人声入耳，沈煞神的声音清晰地传来。“香堂四位弟子和本煞神一同启程，快将人捆上背走。大地之龙已经受伤逃走，咱们在路上仍得当心些。”

中海一掌将贼人劈昏，解下贼人的腰带捆上手脚，回头再收拾另一名贼人，悄然开门拖出门外，进入密林，伏在地上将人拖出十余丈外，十七屋

檐下有两排木橙，坐了四大护法和离魂一剑夫妇。两侧排列著十六名大汉，一个个屹立如山。

乱石丛中，隐伏著暗中戒备的高手。前面的树林内，也怖下了不少人，专等前来救人的人上钩。

木柱上绑著的人，赫然是报应神费浩，双手用牛筋索捆在柱后，一双脚也用牛筋索捆牢在木桩根部。柱顶有个铁环，刚好拴住头发。颈部附近，木椿上有两个小孔，穿了条软索，前面套住报应神的脖子，后面穿著一根木棍。只消看第一眼，便可看出这是一根行刑的绞椿。旋动木棍，绳索绞紧，受刑人的脖子受不了。通常施绞刑相当残忍，有五绞七绞九绞之分。五绞就是绞五次，绞至受刑人昏厥然后放松绞绳，用冬水将受刑人泼醒，再来第二次。

有经验的行刑刽子手，决不会在刑次未完之前先将受刑人绞死，比斩刑残忍多多，痛苦自不必说。

火眼毒猴不耐地抬头看了看天色，站起向门内叫：“高香主，是什么时候了？”

门内闪出一名大汉，躬身道：“护法容禀，已过了六枝香，该是二更末三更初了。”

接著，闪出第二名大汉，捧著一具香盘，躬身呈上说：“请护法过目。”

所谓香盘，那是一种夜间的计时器，用一个长木盆作底，盛以烟灰，将十五支香平放在灰上，首尾互相交接，点燃后不怕风吹，比将香插在鼎中点燃准确得多。每三枝香是一更，不必用人招呼照管了。

火眼毒猴瞥了香盘一眼，挥手令捧香的人退入门中，背著手踱至桩前，注视著报应神冷冷地说：“姓费的，你想通了吗？”

报应神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突然张口，“呸”一声吐出一口浓痰，射向火眼毒猴。

火眼毒猴大袖一挥，一阵罡风随袖而起，浓痰向侧激射，飞走了。

“拍拍拍拍！”火眼毒猴连抽了报应神四耳光，冷笑道：“老狗！看你顽强到几时？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火刑和绞刑，都不是好撑的。坟坑已经给你挖好了，就等你的尸体入坑覆土。难道说，你真要等到会主到来时施刑方行吐实吗？你不必寄望有人救你，你已服下了毒丹，即使将你救出也是死路一条。说！缥缈仙子目下逃匿在何处？”

报应神闭上双目，不理不睬。

火眼毒猴勃然大怒，奔至柱后抓住绞棍便绞。

蟠龙客站起叫道：“金兄，绞死了他，咱们担当不起呢！”

火眼毒猴恨恨地放下绞棍，咬牙切齿地说：“等会见会主到来，老夫要亲自行刑，我偏不信他是铁打钢浇的人。”

六指琴魔不言不动，这时突然除去琴囊，将天雷琴放在膝上，抬头望去，左手一按，一阵奇异的弦声悠悠扬起。在音符跳动中，他低声吟道：“游遍天涯海角州，人心那似水长流？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好休……”

活阎婆大为不耐，顿著脚说：“老琴魔，你少发些牢骚好不好？今晚咱们重任在身，你似乎漠不关心哩！”

六指琴魔不加理睬，劲健而又苍凉的音符随指而起，在天宇下萦迴，令人心弦为之抖动共鸣。

活阎罗冷哼一声，伸手向天雷琴抓去。

“嗡”一声弦鸣，活阎婆身不由己，突然一蹦而起，像是被踩著尾巴的猫，尖叫了一声。

六指琴魔瞥了她一眼，冷冷地说：“老虔婆，你最好少管老夫的闲事。要不，老夫要你跳天魔之舞，你信是不信？”

活阎婆脸色发青，厉叫道：“放下你那把魔琴，敢和老娘比划比划吗？”

六指琴魔缓缓站起，将天雷琴放在凳上，冷笑道：“有何不可？你以为你那两手三脚猫功夫，便可以吓唬老夫不成？”

活阎婆恼羞成怒，突然削出一掌。

六指琴魔立掌当胸，直砍而出，硬接反削而来的一掌。

“噗！”两人的掌下缘接实。六指琴魔上身一晃，接著踏进两步，反掌便拍。

活阎婆退了两步，削出的右掌颓然下垂，脸色大变，见六指琴魔跟上出招，吃了一惊，火速飞退了。

蟠龙剑客从中插入，陪笑道：“元仲兄，请不必计较，区区小事，千万不要因此伤了和气。”

六指琴魔退回原处，拾起天雷琴坐下，冷冷地说：“杜某久未在江湖中走动，大概那些江湖成名人物，都认为杜某已经老朽无用，快进棺材啦！茹大嫂想试试杜某是否配列会主身侧的八大护法，用心并无恶意。但茹大嫂，老夫警告你，不要管老夫的事，老夫希望不被打扰。”

说完，将琴放入琴盒，抱著琴盒倚在壁上闭目假寐。

活阎婆心有不甘，正想伸手拔剑，却被火眼毒猴摇手示意止住了。

三九五

由这次小冲突看来，四大护法中，彼此之间并无好感，都是些脾气古怪自视甚高的人，六指琴魔不与人合群，蟠龙剑客尚能居中调解。活阎婆和火眼毒猴显然合得来，而且火眼毒猴有控制活阎婆的潜力。

冲突已过，场面冷下来了。火眼毒猴不往来回踱步，抬头看了看天色，自语道。“怪事！会主怎么还没有来？看光景，今晚不会有人前来送死了。”一面说，一面接近了绞桩。

六指琴魔突然睁开双目，坐正身躯，徐徐取出天雷琴，低下头凝神倾听；似有所觉。

中海已经来了，正在茅屋右侧五六丈左右，伏在树林与怪石丛中，凝神注视著屋前的动静。在接近的一段时辰内，他已发现距茅屋半里地的范围内，到处皆有人潜伏戒备。他是从屋后近潭一面绕过的，居然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至茅屋五六丈左右了。

他身上插了一些树枝枯草，改变了人的形状，爬伏在石隙的枯藤蓑草中，可以看到屋前灯光下的景物。他前面三丈余一丛矮树前，两个黑衣人倚坐在树根下戒备，膝前植于土中的刀剑，映著灯光发出闪闪寒芒。中海发现了贼人，贼人却一无所知。

看了屋前的光景，他有点心中为难，看样子，想将木桩上的人救出，谈何容易？他只有耐心地等希望被他砍了一条腿的会主不再前来，那么，绞桩上的报应神必被解下押回茅屋囚禁，也许会有机会将人救走，不然便毫无希望。

他定下心情，注视著屋前的变化。

前面两个黑衣人打了个呵欠，左面的人徐徐站起，伸著懒腰低声说。“二

哥，我到锦全兄那儿去走走，问问他随会主返回梓潼后有何打算。”

二哥仍然安坐不动，懒洋洋地说：“好，再问问姓张的家伙，他欠咱们的六十两金子该怎么还。这次返回梓潼总会，再不会找油水的机会了，他如果不在返回总会途中捞上一笔还债，小心咱们剥他的皮。三弟，好好警告他一番。”

三弟拔刀归鞘，应喏一声，大踏步向中海身侧走去，在距中海身侧不足八尺处越过，竟然毫无所觉。

中海藏身处十分隐蔽，他倒不耽心被人发现，一面注视著茅屋前的变化，一面在思索下手的办法了。

他看到火眼毒猴走近了绞桩，绞桩上的报应神头部不住扭动。因为先前火眼毒猴曾经绞动过桂后的绞棍，绞绳一紧；松开时绞绳并未完全复原，勒在喉间令他有不适的感觉，所以扭动头部想将绞绳挣松。但头发已被柱端的发环绾住，脑袋不易挣动，脸部显出痛苦的神情。

火眼毒猴可能心肠很软，他伸手替报应神拉松了颈部的绞绳，默默地退回原处落坐，相距五六丈中海看得真切，心中一动。

比口，铁掌拂云目送卅六名人影入谷，倒抽了一口凉气，付道：“他们的大援到了，龙老弟双拳不敌四手；好汉也怕人多，即使能将人救到手，也不易脱身，我何不立即放火？至少可以吸引这些人分他们的心，让龙老弟得以乘乱下手，岂不妙哉？”

他一咬牙，立即开始放火。

第三堆枯草点燃，第一堆已劈劈拍拍地烧将起来了。

蓦地；他看到谷口的树林中，射出两条黑影，到了第一堆火旁，动手砍下一根树枝，一面咒骂著一面用苇打火堆。

他吸入一口气，悄然掩近，突然出现在一名大汉身后，铁掌疾挥，向对方的背心拍去。

同时，右手的长剑脱手飞掷，射向另一名大汉。”

两大汉专心扑灭火焰，未料到身后有人掩到，柴草的爆裂声不断响起，扰乱了他们的听觉。铁掌拂云虽然受伤不轻，但拚起死来同样可行雷霆一击。

“噗”一掌拍下，挨掌的人心脉立被震断，脊骨折裂，“砰”一声仆倒在余焰中挣扎。

“啊！”另一名大汉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双手抓住坠入左肋的长剑，蹦了两蹦，然后腾身掷倒在地。

火势未成前，谷中的中海已开始行动了。

他悄然退至三弟刚才经过的通路旁，除掉身上的枯草树枝，站起倚在石旁，只露出半截上身，模仿三弟的声音，压低嗓子低叫道：“二哥，快来。”

二哥抬起上身，懒洋洋地问：“三弟，干什么？”

“来嘛！锦全兄有事呢。”中海低答。

二哥挺身站起，拔出插在地上的长剑拂净尘土，一面走一面说：“鬼鬼祟祟，准不是好事。”

中海乘对方拂掉剑上尘土的刹那间，蹲下闪在身后。

二哥大概睡意仍浓，懒劲未消，无精打采地向前走，毫无戒心地经过石旁。

中海闪身而出，一掌劈在二哥的颈侧。

“噗！”二哥应掌昏倒。

“当！”长剑落地，发出不算低的声响。

这时，也就是六指琴魔取出天雷琴的时候，只有他听到了六丈外长剑落地的声音。风声呼啸，树梢的枝叶擦动声一阵比一阵紧，他居然发觉异声了。

中海将二哥拖至隐蔽处，剥下对方的黑衣穿上，换了对方的包头黑帕，从容到了先前二哥的把守处。这儿，已距离屋右侧不足四丈了。这四丈空间没有草木，只有一堆堆碎石。屋右侧的竹篱前，有两名黑衣人把守，要想接近极为困难。

他向左侧看去，隐约中，可看到水光，原来屋后距深潭只有三丈余，近潭处原先开辟了几块菜地这时早已荒废，长满了干枯的野草和藤蔓。

他向下一伏，用蛇行术向潭畔爬行，小心翼翼地慢慢爬行。他知道即使换了装，也不易接近茅屋的，只好设法从潭中接近屋后。

到了潭畔，老天！潭水好冷，冻澈心脾。他顾不了许多，悄然滑入水中。

到了屋后，拨开枯草爬上岸来。真妙！屋后没有警哨。他仍用蛇行术接近，距屋后不足一丈了。

蓦地，屋前有人大叫道：“不好，谷口起火啦。”

比口红光渐盛，已可听到木材的隐约爆裂声。

他听到火眼毒猴大叫道：“糟！谷口被封，会主无法回来了。”

“准是有人在谷口放火。”蟠龙剑客接口说。

“糟了！咱们岂不是被困在这儿了？”活阎婆焦急地说。

“也可能把咱们活活烧死在这儿。”六指琴魔冷冷地说。

三九九

“废话！咱们这儿有四五丈的空地，烧得到咱们？”火眼毒猴不耐地叫。

“四丈，只要前面的巨树一倒下，相距便不到两丈了，既使有四丈，也会被烤死，信不信由你。”

六指琴魔仍然冷冷地答。

“杜护法，依你之见呢……”火眼毒猴慌了手脚，急急地问。

“目下只有两条路保命。”

“那两条路？”

“砍倒四周的巨树……”

“那……怎么可能？”\*“不可能也得可能，砍倒树在从这儿放火。”

“放火？”

“是的，先行烧出一段火路，以免被大火合围。”

“这……这岂不太过危险？”

“那就走第二条路，逃上山崖或者折掉茅屋，用木材做成木排，逃到潭中暂避，等大火熄了之后再说。”

这时，附近大乱，埋伏在外的人纷纷撤回，叫嚷声大作。火眼毒猴暴跳著叫：“王八蛋！放火的家伙该死。”

六指琴魔仍然冷冷地说：“会主想将救人的人诱来，逼入茅屋中用火烧他，岂知反而被人用火反击，真所谓弄巧反拙。”

火眼毒猴已无暇再听，大喝道：“大家齐心协力将前面的树砍倒。薛护法，请带人到东崖挖掘上崖的路。茹姥姥，带著费老狗，准备……”

前面林中传来一声胡哨，一名大汉叫道。“会主驾到！”

升刻，林中白影出现，卅余名高手急急掠出，会主特有的尖厉叫声震耳传来：“金护法，谁在谷外放火。”

火眼毒蛇迎上行礼道：“属下不知外面的事。谷口有王香主等人把守，似乎未听到警讯传来。”

“由何处可以出谷？”

“东崖原先辟有便道，但已经坍塌了，可以派人重新挖掘蹬道，属下已派薛护法带人前往辟路了呢。”

会主已到了屋前，冷峻地说：“大地之龙把集会处闹了个翻天地覆，救走了铁掌拂云，这儿又有人前来放火；显然本会有奸细混迹其间，你给我严查。”

“是，属下将全力查出潜伏的奸细来。”

会主向绞桩上的报应神一指，说：“把人带上，跟我走。”

“另一……”

“你带上。火半个时辰以后方可烧到，不必急著撤走，先派人上崖准备缀索，听招呼再撤，不必自相惊扰。”

活阎婆已经将报应神解下，由两名大汉挟持，上前问：“会主是否将人立即带走？”

“交给英儿彦儿，随我来。”会主向身后的两男两女说。

两个英俊青年上前接过报应神，报应神毫无挣扎的表示，出奇地沉着。

躲在后屋角的中海，已经乘乱到了屋右侧，夹杂在十余名大汉中。他的衣著与贼人们相同，黑夜中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

他冷静地注视著屋前的动静，看了报应神的举动，暗忖道。“我相信定然被我料中了，费前辈身上怎会毫无损伤，但愿被我料中，可不能上当哪！无论如何，我得冒这次险。”

“不必砍树了，我们可以从容上崖脱困。杜护法，你和金护法在这儿等候，听招呼再撤走，我带著人先走一步。”会主沉静地发令，卅六名高手向东走了。

英儿彦儿两人押著报应神走在最后。

中海心中冷笑，又瞧料了两分。

比中火光冲天，木材爆裂声震耳欲聋。“中海并不跟踪会主，他冷静地蹲在屋角的怪石旁，脸背看火光，注视著火眼毒猴的一举一动。会主走后不久；活阎婆也带了一批人走了。

火眼毒猴向两名大汉举手一挥，两大汉向西走。不久，一名大汉扛了一个大布囊返回，另一人手提长剑在后跟随，在火眼毒猴身侧低声嘀咕片刻，便始终跟在火眼毒猴身侧。”把屋中的引火物搬走，丢入潭中。”火眼毒猴发令。

屋附近的人一阵乱，纷纷入屋搬出屋内埋藏的引火物。中海也动手搬，心中暗叫侥幸不止。假使不是火起；他眼看报应神受刑，必定奋不顾身冒险救人。那么，在三面高手围攻与弓箭的攒射下，他除了退入茅屋之外，无路可走，必定和茅屋同归于尽，被烧成灰。

屋前，所有的人全在观火；他搬了两次引火物，发现木门外没有人，便悄然溜出。

屋外站了廿余人，全都抬头观火，只有六指琴魔独自坐在屋侧的木橙上，正悄悄地在一块树皮上摸索。

中海先挤近火眼毒猴身后，用手轻触大汉扛在肩上的大布囊，然后退至门侧，向六指琴魔低声说道：“杜老爷子，我是中海。”

六指琴魔似乎早已料到是他，用传音人密之术说：“收好，快走，危险。”

手一伸，将树皮递过。中海将树皮塞入怀中，递回一粒解毒丹，说：“解毒丹，必要时使用。费老前辈是不是在布囊中？”

“正是，但你不能冒险，快走……”

这时，火眼毒猴突然叫道：“咦！东崖上有人。”

“果然不错，东崖上有人，有人在放火，今晚来了不少人哩。”有人说。

火眼毒猴扭头叫道：“杜护法，能否将崖上的人弄下来？”

中海已先一步离开，踱至大汉身后了。

六指琴魔缓缓站起冷笑道：“东崖距这儿远在两里以外，老夫的琴音，仅可克制五十丈内的畜。金护法，你以为老夫是剑仙吗？”

他一面说，一面缓步到了东首，向东崖方向走了三四丈，火眼毒猴叫道：“杜护法，会主撤走的法旨还未传来呢，你要走吗？”

六指琴魔在一块石块上坐下，笑道：“金护法请放心，老夫不是贪生怕死之徒。”

中海不再迟疑，右手握了一把飞刀，一刀刺入在一旁保护的大汉命门穴，再一刀戮进扛著布囊的大汉肋处，夺过布囊扭头便走。

“啊……哎……”扛布囊的大汉叫了两声，接著两人砰然倒地，立时惊动了所有的人。

火眼毒猴警觉性特高，闻声知警，大吼一声，找出短戟扭身便追。

“打！”中海大喝，飞刀脱手飞掷，立即拔剑。

真不巧，屋左右刚好涌出二十余名大汉，木门中也奔出三个黑影。往左右夺路势不可能，他只好先入屋再说。

飞刀击中奔出门口的一名黑影，另两人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看到黑影冲到，澈骨奇寒的剑气已经及体。

“挡我者死！”中海怒吼，追电剑招出“分花拂柳”，两名黑影断成四段。

“在屋外结阵，他走不了。”火眼毒猴大吼。

茅屋两侧和前面迅速被堵住，两侧的人向屋后狂奔，准备合围。

警讯传出了，东崖下的会主立即回头。

中海冲出后门，看到院后两旁竹篱外有人抢近，已没有思索的余暇，他向潭畔飞逃，两起落便到了潭旁。

“刷”一声水响，钻入水中，浮带著布囊，向西北角游去。

“他由水中走了。”有人大叫。

“杜护法，快用琴音制他。”火眼毒猴大叫。

六指琴魔到了，冷冷地说：“金护法，人在水下，老夫的琴音无能为力。再说，如果将其制死在潭中，岂不前功尽弃？”

“别管他的死活，非制死他不可。再说，此人虽在水中，他还能不将头伸出水面换气不成？”

六指琴魔一手抱琴，作势扣动琴弦，说：“好吧！老夫试试……”

“不能试。”有人大叫。

“为什么？”火眼毒猴怒声问。

“他已将人救走，那人如果也被琴音制死，会主责怪下来，由谁负责？”

火眼毒猴心中迟疑，突又厉声问：“袁香主，你怎知被人救走了？”

袁香主讷讷地说：“属下是在土洞看守布囊的人，所以知道。”

“混帐！该死！你看了布囊里的人？”

袁香主打一冷战，战慄著说：“小的发觉布囊会动，无意中摸了摸，知道里面是人，猜想必定是那姓费的死囚而已。”

“你好大的狗胆，准是你泄露了本会的机密……”

“小……小的……”

“拿下他。常香主，快去请薛护法回来，在水中擒他。”

火眼毒猴怒吼，他知道手下的人不识水性；所以派人去请蟠龙剑客薛威，薛护法的水性据说相当高明。

忙乱间，会主到了，经过火眼毒猴一阵于解说，又耽误了不少时刻。会主听完大怒道：“什么？你们居然连来人是谁也弄不清？”

有人呈上中海遗落的飞刀，禀道：“禀会主，这种背部半开叉的飞刀，可能是大地之龙所使用的东西，今晚之人八成儿是他。”

“先堵住潭口，他逃不了的。薛护法呢？”会主焦燥地问。

“薛护法在东崖领人辟路，已派人去请了。”

大火愈烧愈近，潭面通红一片，但仍难看清潭面的物体，只能从水波传来处猜出概略的位置。天气大冷，潭水澈骨奇寒，稍会水性的人受不了，不敢下去。

即使不怕冷，但听说是大地之龙，不怕死的人却怕死，更不敢下水追人。

等到蟠龙剑客赶来，耽误了不少时光。蟠龙剑客脱下外衣，脱掉快靴，只带了他的蟠龙剑，下潭而去。

中海水性不差，他带了布囊奋力游向西北角。糟了，这儿面临松软的坍塌，崖岸全是烂泥浆，想往上爬难以登天，爬上一步便坍下大堆碎石，仍然滑坠而下。

试了好几次，他绝了望，先放下不管，将报应神弄出来再说。

布囊中果然是报应神费浩，已经奄奄一息，浑身怖满了伤痕，显然曾经饱受折磨，身上湿淋淋，手脚被牛筋索捆住，而且喝了不少水，已经人事不省，去死不远。

中海心中暗暗叫苦，老天爷，怎样将人带走？三面没有出路，潭口又被大批高手堵住，死定了。

他清晰地听到潭对面会主冷酷刺耳的声音：“准备捆扎木排，到水中去擒他。”

假使在天明前无法脱险，他必将葬身在潭中了，无论如何，他得设法逃生，在天色大明前脱险。

他喂了报应神一飘护心丹，撕布囊作带，将人背上，踏著崖岸的烂泥浆，先向西北摸索。

蓦地，他听到身后不远处，有脚拔出泥浆的声音，扭头一看，在朦胧火光中，看到一个仗剑追来的人。

崖岸峻峭，水边泥泞，人在水边走动，举步维艰，再高明的轻功也派不上用场，一不小心，便会滑入水中，他背上有人，不宜在水中相斗，只有暂行回避，跌跌撞撞地向西北急走。

追来的人是蟠龙剑客，老家伙背上没有负担，自然比中海快，不久便赶上了，哈哈狂笑道：“小辈，我蟠龙剑客来伺候你哪！”

中海知道不能再逃，立时转身拔剑出鞘，严阵以待，左手挟了一把飞刀，也哈哈狂笑道。“你一个人岂奈我何，咱们双龙相遇，必有一人尸沉潭底，不是你就是我。”

双方一步步逼近，形势对蟠龙剑客稍为不利，因为他的右侧倚崖，右手运剑受影响。中海左侧倚崖，更可用飞刀插入松土中支持身形。

狭路相逢，双方皆站在倾斜的烂泥浆上，稍一大意，便会失足深下潭中，没有旋迴闪避的空间，等于是鼠斗于窟，力大者胜，任何神奥的剑术也无用武之地。

蟠龙剑客狞笑著逼近，手中的蟠龙宝剑反映著红色的光芒，剑身缕刻著的蟠龙图案，似乎在浮现腾升，跃然若动，剑身发出隐隐龙吟，显然他已将内力注入剑身了。他一寸寸逼近，剑尖轻摇，要找机会抢入，一面狞笑道：“小辈，你已走上了绝路，只有投降或许尚有生望，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何必那么愚蠢？”

中海也逐步挪进，冷笑道：“老匹夫，你是识时务的俊杰罗！世上最无耻的人，也就是你这种所谓识时务的俊杰，你如果不死，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步你的后尘，卖身投降做走……”

“呸！”蟠龙剑客怒吼，凶猛地进袭。

“铮铮铮！”双剑连触三次，吞吐中捷逾电闪，但谁也未能抢得中官。

“撒手！”蟠龙剑客沉吟，旋剑猛绞。

“嘎、”错剑的锐啸声惊心动魄，火星激射，有的人剑受损了。

两人都用了全力，同时脚下一虚，同时滑倒。

中海背上有人，重心不易维持，右脚滑下，他只好向左倒，侧躺在泥泞的崖壁上，左手的飞刀插入泥中近尺，总算未滑下潭中。

蟠龙剑客下身滑入水中，该他走运，突然脚下踏实，踏在一块凸出的岩石上。向上一窜，一声狂笑，挥剑急劈，当胸全力一击。

中海火速挥剑自保，“铮”一声暴响，挡开一剑。

蟠龙剑客奋起神威，踉跄挥剑，“铮铮铮”一阵暴响，一连六剑狠攻，皆被中海架开，枉费心机了。

中海侧躺在泥泞中，挥剑封架时身形震动，脚下不受力，渐向下滑，逐渐滑向蟠龙剑客脚下，危机至矣！

蟠龙剑客脚下也不稳，只能狂乱地挥剑。

生死关头，谁也没有留意崖上有变化。

水声哗哗，对岸的人已经拆除了茅屋，用山藤捆扎了两艘木排，由二十余名稍识水性的人划动，加快地向剑鸣声暴响处划来。

一条用十余条山藤串连在一起的长藤，缓缓从上面挂下，下端赫然有个人影，重甸甸地。

中海的内力修为，由于两仪心法尚未练成，比蟠龙剑客相差一两分，更陷身在滑动的泥淖中，眼看要糟。

“铮”一声暴响，蟠龙剑客错开了他的剑，取得了中官部位的剑尖徐徐下降，指向他的右肩井。

他全力推剑上架，身躯徐徐下滑。对方的剑光愈降愈近，压力奇大，左手插入泥中的飞刀，已经用不上劲了。生死须臾，命在顷刻。

蟠龙剑客双脚也用不上劲，急急地踏动想踏实浮泥下的坚土，但一时稳不住，所以用不上全劲。

正危急间，头顶上空突然响起一声低吼：“龙大哥，我来助你。”

蟠龙剑客大吃一惊，猛抬头便瞥见头顶上黑影顺崖下槌，碎土浮泥下堕如雨。一怔之下，手上力道骤减。

中海双脚已用不上劲，人急智生，猛地收回右脚，狠狠地蹬出。

“哎呀……”蟠龙剑客大叫，身躯飞起八尺，“嘭”一声水响，飞堕下潭。

黑影恰好降下，路壁的声音入耳：“龙大哥，你无恙吧？”

“是璧弟吗？”中海叫，人仍向水中滑。

路壁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向上拖，急叫道：“收剑，快上。”

蟠龙剑客从水下浮起，吃力地游来，一面大叫道：“弟兄们快来，大地之龙有人接应。”

木排已划至三丈内，有人大叫：“薛护法，先阻他一阻。”

“轰隆！”水响如雷，崖上有人用巨石向下抛掷，砸在木排前恍若雷震。

木排前面一名大汉一声沉喝，飞跃而上。

中海左手抓住了长藤，喝道：“小弟，你先上，快！”

路壁手足并用向上援升，中海抓起长藤向后急退。

“噗通！”飞跃而至的大汉落入水际泥淖，距中海还有四尺左右，脚下用不上劲，猛地向前一仆重心已失，只好向前仆倒。

中海下手不留情，在大汉尚未仆地的瞬间挥出一剑，拂过大汉的脸部。

“啊……”大汉狂叫一声，仆倒在泥淖中挣扎，向下急滑。

中海收了剑，向上爬升。上升丈余，下面有人到了。

“接飞刀！”他向下大喝。

罢想抓住长藤的贼人大吃一惊，中海的飞刀早就令龙虎风云会的人丧胆，比阎王帖子还可怕，听到飞刀两字，贼人已经胆落，急急放手躲闪，慌乱中脚下一滑，跌下潭中去了，而且更撞倒了刚向上纵的另一名贼人。

中海向上急升，升至四丈左右，下面有人抓住了长藤。他拔剑向下一挥，长藤应剑而折，下面的人带著半段长藤飞堕潭中去了。

“糟！没带弓箭。”木排上有人叫。

“轰隆！”巨响又起，第二块巨石砸中了木排，木排应声散开，贼人们惊惶地大叫，有人落水。

第二艘木排到了，有人用暗器向上射掷，但中海已攀上六七丈，暗器已无能为力。

“大地之龙上崖走了，快向崖上拦截。”有人向对岸大叫。

一部份贼人已上了东崖，但东崖的北端大火冲天，火封住了去路，无法从崖上飞越。相距在两里左右，即使想追也来不及了。

路壁首先登崖，三十丈高下，中海真力已竭，背上又有人，爬了十来丈已渐渐不支。路壁向下叫道：“龙大哥，抓牢，我们拖你上来。”

崖顶赫然有三个人，路壁、铁掌拂云，另一人赫然是松林铺的罗志超。三人合力将中海拉上，志超急急地说：“诸位请随我来，快走。”

无暇多说，四人展开脚程隐入林中深处。天狐谷大火冲天，足足烧了五天五夜，附近山区的林木付之一炬，龙虎风云会的巢穴瓦解冰消。

当夜，城中阎王的府第中，官兵和贼人激战了两个更次，双方死伤惨重。死胜的四猛兽只逃掉一个神鹰项义，阎君祥一家老少只胜下三名妇孺，奴婢星散，大厦付之一炬。这件事闹大了，官府中严拿龙虎风云会的人，行文天下，凡是该会的匪徒，一律格杀勿论。

次日凌晨，贼人们在西山的北麓一座小山聚会。会主大怒之下，由火眼毒猴带著贼人火速到梓潼总会佈置，由第一副会主代会主掌理会务，他自己带了贴身的两男两女，飘然而去。

与会的人，有后到的玉麒麟父子一行九十六人。父子两只带了大总管八臂金刚箫哲，人熊欧文怪黑欧武，其他的人留交火眼毒猴带走，五个人也悄然走了。

擒龙客带了一群贼人，带了从阎府劫来的十四驮金珠，取道潜返大巴山秘坛，随行的有断了一条腿的第二副会主万里孤鸿武永隆。

三天后，龙虎风云会的柬帖在江湖急速传递，说是该会定于三月十五日在梓潼大会天下群雄，邀请长春子的英雄会与天玄剑大地之龙前来一决生死。距会期不足三月；但已有充裕的时日让天下群雄从容赴会观礼了。

知道龙虎风云会的内主坛在大巴山的江湖人并不多，这些人深感意外，怎么总会不设在大巴山呢报应神和中海天玄剑等人，皆知道他们的总会秘窟设在西倾山，突然又变成在梓潼，委实令人大惑不解，难道说，已从西倾山迁来梓潼不成？

梓潼，地属保宁府剑州管辖，剑州所属只有一县，是所谓川陕栈道的南端。

当年传说中的五丁开山，至此而止，五丁力士和入秦迎来的五美女，皆死在梓潼五妇山，栈道也在这儿终程，是一座当要冲的山城。柬帖上只说在梓潼，梓潼四周全是丛山峻岭，自南至北辖地一百六十里，会主并未指出确实的所在，岂不奇怪？

六指琴魔随著火眼毒猴先到梓潼，与中海失去联络。

西山山区靠近涪江左岸，中海一群人隐居在一家农舍中养伤。农舍的主人，是罗志超的一门远亲招待得无微不至，地方幽静偏僻，不至于走漏消息。

报应神伤势沉重，他受尽了酷刑，咬著牙关坚不吐露缥缈仙子的下落，老命几乎不保。

铁掌拂云年老体衰，伤势也不轻。中海元气大伤，也得休养。便暂且在这儿调养十天半月，等风声过后再作打算。

安顿下来，路璧方将及时赶来援手的经过道出。

原来路璧到了松林铺，找到罗志超兄弟，道出了来历，志超方知道昨晚阎家农庄失火的事，八成儿与中海有关。接著，路璧发现了擒龙客一群人经过村落，但他不认识这些大名鼎鼎的江湖人，心中虽有点疑惑，却不敢决定。直至入暮时分，玉麒麟父子到了，一行九十余人浩浩荡荡，路璧不再迟疑立即准备跟踪前往。

罗氏听说中海要深入西山铲除贼巢，到龙潭虎穴中救人，心中大为焦急，毅然命志超随路璧前往见机行事，因为志超对西山的地理甚为熟悉，有他前往，必定对中海有所帮助。志超得到乃母允许，立即与路璧启程。

岂知玉麒麟一群并不到西山，却在半途接到会主派来的信使，要他们在城外待命，候机协助擒龙客袭击阎府。

路璧心中一动，转而跟踪派来的信使，在信使返回西山途中，淬然袭击将其擒住加以拷问，方知白天中海在山区的所为，更问出会主在天狐谷谷底设伏的计谋。

志超知道天狐谷的地势，吃了一惊，将情形说出，两人决定奔向天狐

谷希望遇上中海告警。

他们来晚了，到达天狐谷时，谷中已闹得一塌糊涂，高手们正在各地狂搜。

路璧艺业不凡，四绝秀土的孙儿，岂同小可？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小小年纪已出人头地，立即暗中出手，擒了一名小贼，问出经过，两人迳奔谷底。

他们又来晚了一步，在谷口右山脊上遇见了放火观变的铁掌拂云。志超立即将谷底的情形说出由铁掌拂云在东崖通向西北的山脊上放火，阻止从东崖辟路而上的贼人到西北面拦截。

志超和路璧赶到潭西北，居高临下，可隐约分辨出下面的景况，便用山藤垂下相助，志超和铁掌拂云分别控制山藤和用巨石砸下，在千钧一发中助中海脱离险境。

中海心中感慨万端，想不到松林铺一念之慈，管了罗家一趟子闲事，居然绝处逢生，到头来罗志超竟在生死关头赶到，冥冥中似乎早有定数哩！

罗志超必须返回松林铺，将经过禀明乃母。中海一再道谢，请他代向罗氏致意，同时要志超不必再来，以免引起贼人的注意，后患无穷。

## 第十八章

送走了罗志超，他到屋后僻静处取出六指琴魔给他的树皮仔细观看。树皮约有八寸见方，上面用发针潦草地刻著数行小字：“梓潼大会乃是陷阱，务必小心。会友之人质，囚禁放大巴山东西四十里小罗山内主坛，希速援手，知名不具。”

看了树皮上的字，他心中作难。这次入川，固然是想到大巴山内主坛，但主要是想找黑旗令主，如果黑旗令主不在大巴山，那……他到内主坛去干什么呢？至于什么是梓潼大会？他根本莫名其妙。

他毁掉树皮，暗中不住盘算，决定仍向大巴山赶，途中如能打听出黑旗令主的下落，便先找黑旗令主，到大巴山救人质的事，暂时不去管它。他知道六指琴魔有一个外甥落在龙虎风云会之手作为人质，人质在龙虎风云会手中一天，六指琴魔必须替龙虎风云会卖一天命。

这件事十分重要，他不是不知道，但他不能将自己的事置于脑后，必须为自己的事多作打算了。

五天后，他晚间到定远城跑了一趟。城中风声鹤唳，戒备森严，各地前来查案的官兵四出走动，有些人进入了余烬未熄的山区，勘查天狐谷的秘密窟。他找到了身受轻伤的班成，向班成打听龙虎风云会的消息。班成倒是够朋友，将三月十五日梓潼大会的事告诉他。至于贼人们的去向，听说已往北走了，是否返回梓潼，无法知悉。

中海恍然，六指琴魔所说的梓潼大会，原来是这么回事，自然是早已安排好了的陷阱罗。

反正会期还早著呢，不必顾虑，他必须利用这段时日，办妥他自己的

事。他有三件事急待办妥，一是找到黑旗令主讨九阴吊客。二是将两仪心法完成。三是到保定府仙穴山，找壶中痴李灵，讨教防身的剑术，看看电剑婆婆是否如果南荒鬼魔所说被困在仙穴山。

在农舍中安静地度过岁尾，看看新春已临，但似乎气候更冷，江边水静处，已结了层薄冰。

报应神的伤势大有起色，铁掌拂云也已复元，他必须上道了。时不我留，他要争取时间。

他将梓潼大会的消息说了，希望路壁将消息带给四绝秀士和雍山主，届时请老人家出面助一臂之力。同时，希望铁掌拂云和报应神说动缥缈仙子，同为造福武林尽力，揭破长春子的阴谋。龙虎风云会的会主既然不是毒娘子，对毒物方面便少了一层顾忌。日下他们的会主已经断了右腿，日后唯一需要对付的人，该是长春子了，有两位宇内高手出面，至少可以鼓励前来赴会的群雄，不至于被长春子的名头所震慑。

他不能等报应神复元，便独自告辞先走了。

通都大邑中，布有龙虎风云会的眼线，他躲了近十天，往来要道的眼线始终未发现他的行踪，早已猜想他必定仍在定远藏身。果然，他出现在定远城，到定远客栈取回行囊。便已落在对方的监视下了。

他不知已经被人监视，但警觉性甚高，夷然无惧地赶路，向顺庆府赶去。

次日巳牌时分，到了府南十余里的朱凤山下。这座山周围廿里，山顶的凤观是香火鼎盛的玄门弟子修真胜地。小径通过山西麓，山下有一座小村，是一处歇脚的小站。村北有一座凉亭，夏秋之际，亭中备有茶水。亭南不远处，建有一座小店，有茶有酒，供应一些热食，门柱前挂了一串精致的草鞋供应来往客商。

中海准备赶到府城午膳，没打算在小店找茶水，远远地看到店前停了两乘山轿，并未在意，大踏步经过店前。小店门帘一掀，走出一个身穿狐裘的英俊青年人，突然“咦”了一声，奔下阶来喜悦地叫：“嗨！中海弟，别来无恙。”

中海一怔，止步一看，略一审视上前笑道：“哦，原来是靳姑……”叫我靳大哥，怎样？”来人笑问。

“靳大哥不是已返回小甬山吗？怎么……”

“怎么？我不能来四川？我小甬人妖闯荡江湖，遨游天下，四川我来了好几次哩！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纵横八百里锦绣河山，为人人所必争，目前此地风云际会，我为何不能来？小弟，别多问啦进去坐坐。”

中海随后跨上台阶，信口问：“大哥从顺庆府来。”

“不，要往顺庆府去。”小甬人妖也信口答。

进入店中，怪，幽香入鼻，令人脑门一清。他笑道：“靳大哥既然男装，何又不舍脂粉气息？”

小甬人妖向厢座中伸手虚引，笑道：“你错了，此刻我身上只带有头巾味，脂粉气息另有其人。请进，里面有我两位女伴。”

中海闻声止步，讷讷地说：“女伴，在下恐怕不方便吧？”

“喝！你这人真是，说头巾味你果然就道学起来啦！我这两个女伴出身也是武林世家，江湖儿女那有这许多顾忌？”

小甬人妖一面说，一面领先进入厢座，中海不再拘泥，泰然随后进入。

幽香中人欲醉，他感到眼前一亮。木棹内侧，盈盈站起一对俏佳人。左面那人身材修长，眉目如画，只是脂粉浓了些，不易分辨出真实的年龄。高梳盘龙髻，珠钗摇摇，云鬓堆绿。穿一袭紧身黛绿夹衫裙，真正的紫羔皮外袄，含笑俏立，仪态万千，赫然大师风范。右首是一位青春少女，未施脂粉梳了三丫髻，一著三个珠花环，一双大眼清澈如深潭，小樱口令人沉醉，红馥馥的脸颊，焕发著青春的光彩。看年纪约在二九年华，却梳了三丫髻，表示她目前仍是云英待嫁。穿一袭白底翠花夹缎衫裙外罩时下最流行的同质流苏坎肩，加上一件獭皮风衣，腰带上悬著长剑，显得曲线玲珑，刚健婀娜。

两女见进来了一位男士，连忙低下粉首娇躯半转。

小甬人妖很大方，向两女笑道：“两位小妹，愚姐替你们引见一位新近崛起江湖，名震武林的大英雄！这位是龙虎风云会的死对头大地之龙，龙英雄中海。”

又向两女伸出纤手，向中海说：“这两位是江右九江府彭泽县混江龙邹辉的掌珠，瑞月瑞华姐妹俩。”

“邹姑娘，久仰久仰。”中海客套地说，其实，他根本不知混江龙邹辉究竟是何许人也。

姐妹俩盈盈敛衽为礼，瑞月用俏甜的嗓音说：“久仰龙大侠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遇，妾姐妹幸甚。”

“那里那里，小可浪得虚名，见笑方家了。”中海拘束地答，他感到两女射来的目光十分奇异，令人心动神摇。

小甬人妖拉过一张木凳推给中海，坐下说：“不必客套了，再客套便是矫情，坐下吧上让店家弄些热食来爱爱身子。”

“不必了，我还得赶路呢。三位姑娘可能已经食罢又何必多此一举呢？靳姑娘与邹姑娘……”

“我们要到成都一游。你呢？”小甬人妖反问。

“我？我……”

“到梓潼，是吗？小弟，早著呢。”

“靳姑娘知道龙虎风云会梓潼大会的事？”中海问邹瑞月笑道：“早两天听人传说，大概不假。我姐妹忝为江湖人，也想前往长长见识，时日尚早打算先往成都一游。龙大侠如果方便，何不同往成都一走？有龙大侠在，我们三个妇道人家，也好仰仗龙大侠的威名……”

“大小姐，何苦让小可汗颜，大侠两字不敢克当……”

“那么，妾身虚长卅龄，可否与靳姐一般，称你一声中海弟呢？”瑞月大方地笑著接口，好厉害呀。

“姐姐，你不怕高攀，让人笑话吗！”瑞华半真半假的地接口，羞态可掬。

“唷！你两人这不是骂我吗？我才不叫他中海弟，管他愿意不愿意，高攀不高攀，我叫他小弟。”

小甬人妖也笑著说。

在三个女人面前，而且是三个美丽的女人面前，对一个像中海一般极少和女孩子打交道的人来说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毫无反击的余地。男人多，女人准落下风，相反地，一个男人决难应付三个厉害的女人。他脸上发赤，苦笑道：“不管诸位姑娘如何称呼，小可……”

“你不反对就好，谁教你年纪小嘛？”小甬人妖抢著说。

“嘻嘻！我可吃亏了，得称他为龙大哥。”瑞华笑著说。

“二妹，不可放肆。”瑞月笑嗔道。

瑞华神色一整，笑容倏敛。

中海先是心中有点不悦，看这两个女人表面像个大户人家的姑娘，怎么言语如此放肆？显然是受了小甬人妖的陶冶，也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接著，他心中涌起了疑云，姐妹俩既然是亲姐妹，相貌为何截然不同？瑞月自称卅岁，但浓妆掩不住她的本来老态，笑时眼角的笑纹是无法瞒人的，口中的牙齿，更是铁一般的确证，在他看来，即使没有五十岁，最少也在四十出头，姐妹俩的岁数相差太远，不无疑问。

他本来就对小甬人妖深怀戒心，不由提高了警觉。

店家送来了四碗挡风寒的姜糖水，瑞华年纪小，她赶忙离座张罗，从老村妇的托盘中将四碗姜糖水分别放置在各人的面前，方盈盈回座。

“靳大姐，四川各地布满了龙虎风云会的眼线，你公然前往成都，不是太危险了吗？”中海关心地问。

“有何危险？除了你，谁知道我是小甬人妖？两位小妹乘坐山轿，我权充护花使者当保镳，不会引人注意的。”小甬人妖若无其事地答。

“不然，你可轻视龙虎风云会，一切小心为主。”

“谢谢你的关心。说说看！你到底要到何处游荡？”

“不一定，反正随遇而安，四处走走。”

“那么，中海弟，能不能伴我们走一趟成都？”瑞月问。

中海断然摇摇头，说：“小可孑然一身，一个人方便些。”一面说，一面端起碗，乘热一口喝干了。

瑞华噗嗤一笑，兴高彩烈地说：“龙大哥，要不咱们往梓潼一走，先闹个乌烟瘴气，怎样？”

中海又是一怔，这小泵娘笑得多蹊跷哪！

“不可！凭咱们三四个人，便妄想到梓潼讨野火，不啻以卵击石，千万不可任性而为，动不得。”

他说。

“对梓潼大会的事，中海弟，你有何打算？”瑞月正色问。

“他要等天玄剑到来方可决定。”小甬人妖代为回答。

“天玄剑会不会来？他目下在何处？”瑞月往下问。

中海摇摇头，毫不隐瞒地说：“小可与天玄剑施前辈在湖广一别，不通音讯久矣！”

“你骗人。”小甬人妖半真半假地说。

“我绝不骗你，是真的。”中海正色答。

瑞月点点头，感慨地说：“龙虎风云会暗中秘密活动多年，他们的会主以江湖神秘客的身份，往来五湖四海，近来方公然出面，自然实力雄厚，声势如日中天，如果不将早年的隐世高人请出，没有人可以遏止他们的凶焰。中海弟，天玄剑能不能请到缥缈仙子和四绝秀士呢？他两人加上长春子，龙虎风云会何足道哉？”

中海注视著她，沉静地说：“小可已告诉靳大姐，长春子是龙虎风云会的幕后主持人，是个道道地地包藏祸心的恶贼。”但………但你并不能证实，而且长春子目前已组成了英雄会，要和龙虎风云会生死相决。”

“我敢武断地说，这是阴谋。”中海凛然地答。

“有何为证？”

“小可亲见长春子杀了伏魔剑客全家，并曾和他在武夷山交过手。”

“你？能详说吗？”

“对不起，目下不是公诸于世的时候。”

“你……你不也曾说过，龙虎风云会的会主是毒娘子吗？”

“小可也许错了。他们的会主是个老家伙，早些天已被小可卸下他一条右腿。”

“真的？”

小甬人妖惊问，稍顿又道：“你和谁一起下手的？能说明经过吗？”

中海将天狐谷的事说了，但只说是他一人所为，救走报应神和铁掌拂云的事，倒未隐瞒。说是先救铁掌拂云，然后分头行事，由铁掌拂云放火，并先到崖上策应。

“他两人呢？”瑞月关心地问。

“不知道，十天前咱们便分手了。”

“但报应神身受重伤……”

“邹姑娘，你怎知报应神身受重伤？”中海讶然问。

瑞月淡淡一笑，解释道：“他落在贼人手中，还能不受重伤？我只是按常情推论而已。”

中海弟，你不护送他走，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万一他落在龙虎风云会手中，岂不……”

“这倒不用耽心，分手后他们昼伏夜行，早就走了。”

“到何处去了？”

中海心中起疑，早已警觉，干脆撒谎扯到底，信口道：“木莲花苑被焚，缥缈仙子已逃到四川，可能已到了湖广，他两人是到那儿投奔仙子的。”

“哦！倒是有点像。该启程了，中海弟，失陪，我姐妹到店后净净手。”瑞月站起说，两人出席而去。

中海听脚步声去远，低声问：“靳大姐，这两人是何来路？”

“怎么？你心中有疑问？”小甬人妖笑问。

“正是，看她俩人根本不像是亲姐妹。”

“嗨！你的疑心倒大。人家是同父异母所生，自然不像，我和她姐妹可以说近邻，彭泽邹家乃是武林世家，有何不对？”

“邹小姐比你大，却称你为姐。素昧平生，她似乎问得太多了。”中海低声说。

“你这人真是，疑心忒大。瑞月三年前丧夫，心情不佳，所以显老。问得太多，她在关心你哪！”

“关心我？”中海诧异地问。

“正是此意。她这次和我闯荡江湖，志在物色一位妹夫。她对你的印象不错哪！怎样？我希望喝你一杯喜酒，瑞华比施小妹美多了，要不要我替你牵红线？”

“别开玩笑，大姐。”中海脸红耳赤地说。

“说真的，看瑞华小妮子的意思，包在我身上，管叫她千肯万肯，么样？”小甬人妖正色道。

“我从没有成家的打算，感谢你的盛意。”

“你是不是仍对施小妹难以忘情？算啦！那小丫头乳臭未干，你两人不配。再说，天玄剑自不量力……”

“你说什么？”中海沉声问，提起施素素，他心中一跳。平时少和女人往来，他并未感到素素对他的重要。今天小甬人妖提起成家的事，他情不自禁将素素和瑞华加以比较。这刹那间，他突然陷入激动中，素素的情影，突然在他心中升起，她的音容笑貌仿佛在他眼前隐现，他像是被春雷所惊醒的蛰伏虫儿，心潮一阵汹涌，万分渴望地要重见素素一面，听到小孤人妖竟然说天玄剑自不量力，他猛然惊醒，不客气地加以质问。爱人与爱人之间，感情的变化极为奇怪，对方的好恶，也就是自己的好恶，任何诋毁的话，皆足以掀起轩然大波。

小甬人妖先是一怔，接著噗嗤一笑，轻松地说：“好啦好啦！小弟，我是个过来人，已看出你情有所锺，算我白欢喜一场罗。走吧！她们出来了。”

丙然不错，姐妹俩已经净手外出。小甬人妖会了账，四人先后走出店门。

出轿的四名大汉早就在等候了，两女直趋轿旁。

“情有所锺，大小姐，你失望了。”小甬人妖怪声怪气地向瑞华说。

店南首匆匆奔来两个小黑炭，背著一个小包里，挟了一个长布卷，头戴平定巾，穿一身青布棉直裰，脚下甚快，转过邻屋的屋角，突然出现在店前，看到店前的景况，倏然站住了，张口结舌，黑脸膛布满惊容，大眼睛光闪闪地。

没有人注意这两个小穷汉，任他两人怔在那儿。

瑞月手攀轿栏，微笑著问：“大姐，你是说，他另有心上人，好事不谐？”

中海骇然，讶然问：“靳大姐，你……你们像是早有准备似的？”

小甬人妖支唔地说：“准备什么？你的话我没听懂。”

她不支唔倒还罢了，支唔反而引起中海的疑心，扫视了三人一眼，然后紧吸住小甬人妖的眼神，沉声道：“靳大姐，在下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你们早已知道我要经过这儿，所以安排下这次巧会。不管你们有何存心，在下不愿追究。有关成家的事，靳大姐，请听我说。不错，在下早已情有所锺，他年如果心愿得偿，定然奉上喜柬，并请光临舍下喝杯水酒。在下告辞，祝诸位平安，珍重再见。”

“你……你要到那里去？”瑞月正色问。

“由来处来，往去处去，江湖亡命四海为家，在下自有该去的地方。”

瑞月脸色一沉，冷哼一声，一字一吐地说：“龙中海，你得跟我走。”

中海原本站在小甬人妖身侧，突然跃开大笑道：“邹姑娘，不必枉费心机了！”

“你说什么？”

“你是龙虎风云会的人，我大地之龙不会上当的。”中海神采飞扬地答。

“你怎知道？”小甬人妖讶然问。

“哈哈！两位姑娘与龙某素昧平生，套问了那么多不该问的话，再加上在下本就不信任你，这就够明白了。”

瑞月淡淡一笑，冷冷地说：“你很聪明机警，可是仍然不够精明，这时早已由不得你了，还是乖乖地跟本姑娘走吧。”

“噢！你的意思是……”

“那杯姜糖水中，已下了双倍慢性毒药，十天之内，药性发作，如无本姑娘的独门解药，你决看不到第十一日的朝阳上升。”

瑞华翠袖一挥，笑道：“你看看小店左右，他们准备促驾呢。”

小店两侧，出现了两男一女，两男英俊魁伟，仪表不俗，女的美艳婀娜，侍女打扮年华二九，含笑按剑俏立。

两个赶路的小黑炭闪在屋旁，不言不动。

中海紧了紧背上的小布囊，退至路中，解开外腰带，露出里面的皮护腰，豪放地大笑道：“哈哈我大地之龙是死不了的，难道不会向你们要解药吗？叫你们留客的人来送死呢，抑或是姑娘你亲自留驾？上吧！在下等著呢。”

为防意外，他取出一颗耳鼠解毒丹吞下，并未作脱身的打算，他必须查出对方的身份来。

天候太冷，路上行人不多，一些村民闻警外出，站得远远地观望。

店后是朱凤山的山麓，登山小径曲折上升，隐隐可见山巅的凤观山门。店对面是旷野，凋林零落他向亭前退，亭后的山坡松柏成林，野草萋萋，动起手来易于施展，进退方便。小孤人妖的艺业已是不凡，这两个女人定非庸手，所以他慎重地为自己的处境预作打算。

他到了亭前，小甬人妖六男女也跟到了，一南一北遥遥相对，相距三丈余，气氛紧张。

邹瑞月站在中间，瑞华在左，另一少女在右。两个英俊的青年人分立两侧。小甬人妖反而站在瑞月的身后。看了六男女所站的顺序，他心中暗懔。显然，小甬人妖的地位身份，在六人中是最低的一个，这两个鬼女人，在龙虎风云会中，身份可能与八大护法不相上下，因为小甬人妖的艺业，决不比火眼毒猴差。

瑞月接过侍女奉上的一把古剑，神色冷静地说：“大地之龙，你真不想思量后果？”

中海呵呵狂笑，若无其事地问：“有何后果？是指看不到第十一天的太阳吗？”

“正是。”

“不劳姑娘耽心，能多活十天也是件好事，像我这种江湖亡命之徒，生与死须用时刻计算，十天有九百六十刻可活，连我自己也感到满意，姑娘何必耽心？”

“你对生死似乎很看得开呢。”

“同样的，姑娘也似乎并不介意。”

“何以见得？”

“龙某敢于独闯贵会的外主坛，敢闯贵会在天狐谷布下的龙潭虎穴天罗地网，视贵会如无物，连贵会的会主也被龙某卸掉一腿，可知龙某的艺业，决非平凡之流。而姑娘今天仅有六人，竟想和龙某在此一决生死，姑娘难道不怕死？诸位的艺业难道比贵会的会主高明？我想不会的，因此知道姑娘对生死并不介意。请教，姑娘在贵会的身份，是八大护法之一呢，抑或是副会主之流？”

“这些事不说也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自然必有打虎的能耐。阁下多次闯龙 蹈虎穴能全身而走，都是在黑夜，可以说仅是侥幸而已。今天你身中奇毒，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不信你真如神龙一般，能够飞腾变化平空遁走。听我良言相劝，尚请三思。”

“三思什么？”

“以你的才艺业，投效本会谋发展前途无量，不需多少时日，定可主持全面大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指日可待，尽足以在江湖中大展鸿图，妻财子禄予取予求，何乐而不为？何必愚蠢得浪掷自己的生命？你还年轻，至少在江湖中尚有一甲余岁月称雄道霸的机会，定可名利双收，这些事你曾经衡量过吗？刚才靳会友向你所提的事，难道你毫不动心？那天玄剑自不量力，妄想和本会作对，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眼看大祸临头，你何必不识时务？至于你那位施素素，我答应你留她一命，将她赐给你，你总该心满意足了吧？”

中海心中一动，冷冷地问：“听你的口气极为托大，你在会中的身份地位定然不少，你能做得了主吗？”

“先别问我的身份地位，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事我也做得了主。”

中海嘿嘿一笑，恍然地说：“这么说来，在下已猜出你的身份了。”

“你似乎很有自信哩。”瑞月冷冷地说。

“龙某如果不够聪明，也不会活到今天。”

“你猜想我是谁？”

“你是龙虎风云会会主毒娘子北宫云。在天狐谷断腿的会主是假的。”中海一字一吐地说。

“何以见得？”瑞月肃容问。

“在天狐谷时，你带著爪牙去说服南荒鬼魔，你还未到达茅屋，在下已经到了贵会的秘窟，秘窟只有那假会主在场，你不会有分身之术。白天在山里，假会主带了大批高手，仍然让在下脱身走掉。如果他不是假会主，怎会轻易地让在下脱身？以目下的情形来说，你只带了几个贴身亲信，用意是不让你的属下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小甬人妖乃是宇内五妖魔之一，眼高于顶，自命不凡，瞧吧！她却站在你的身后，身份之卑显而易见，假使你不是会主，她肯如此自贬身价吗？毒娘子以用毒名震江湖你在食物中下毒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毒娘子，在下也有两句良言相劝。缥缈仙子已经退隐林泉，与世无争，你与她的早年怨恨，也该一笔勾销了。姻缘二字不可强求，你不能怪她横刀夺爱，正如在下一般，在下的心目中，只有一个施素素，令妹虽貌美如花国色天香，在下却不屑一顾，可知情爱二字是勉强不来的。

请姑娘三思，姑娘已年届古稀，有生之年所余无多，何必还替那长春子卖命受人利用？长春子是元鞑子伯颜猛可之弟，我大汉子孙曾饱受元人百年奴役，记忆犹新，除非是丧心病狂的人，决不至于再替鞑子卖命。姑娘，即使你助纣为虐甘心替元人卖命，日后元人重行入主，你仍然是个最卑贱的所谓南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你能活到太平盛世吗？非我族类，用心必异，谁能信任你？你又能信谁？北宫姑娘，及早回头，尚未为晚。”

瑞月静静地听完，冷笑道：“你的话很中听，可惜你说非其时。小畜生你说，你可是当真不想活了？”

中海剑眉一挑，虎目怒睁，一字一吐地说：“忠言逆耳，你陷溺已深，已听不进任何人的忠告了龙某顶天立地，即使要死，也要死得光荣，无愧于天，无忤于人。来吧！你们是一拥而上呢，抑或是为那不值半文钱的武林虚名而单打独斗？武林人无不好名，但你们已不算是武林人了，而是些卖国贼是不会重名的。上！龙某虽不敢说是为世除害，但也算是为求生而斗，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他凛然地说完，挪动著沉重的脚步，一步一踏实，俊面上一片肃杀，肌肉像是凝结了，只有一双大眼光芒熠熠，似是冷电闪烁，一步步向前逼进。

瑞华脱掉披风，交与侍女手中，向瑞月低声说：“主母，让小婢去收拾他。”

“小心了，他已用话扣住我们，一切全靠你自己。”瑞月也凛然地低声说。

瑞华说声：“小婢小心就是。”莲步轻移向前迎去。

双方从三丈外接近，举步凝实从容。

店侧的两个小黑炭呆在那儿，两人的大眼中都充溢著泪水，双手不住地颤抖，呆呆地注视著不远处的中海。

村南蹄声急骤，五匹健马狂奔而来。

朱凤山登山的小径中，五名老道正降下山坡，向小亭飞奔，脚下奇快。

右首的小黑炭长吁一口气，悄声说：“素妹，临危见真情，他对你很痴心，用情极专。”

右面的小黑炭伸出黑黄色的小手，握住同伴的手臂，头一低，洒下两行清泪，颤声说：“莫姐，难道你灰心了？”

“唉！他心目中只有你……”

“莫姐，这种场合，他能怎说呢？你……”

“不必说了，素妹，我们怎办？”

“三剑联手，生死与共。”素妹断然地说。

“好，上。”莫姐咬牙说。

“先看看风色，候机劈了这几个贼男女。”素妹说。

两人解开长布囊，向小亭从容走去。

五老道到了小亭，一个高年老道摇手叫：“施主们，请……”

五匹马及时冲到，骑士飞跃下马。瑞月右首的青年人高举右手，扭头向五骑士叫：“龙虎风云！黑旗盟的会友，赶他们走。”

五骑士浑身黑衣，一个比一个凶猛，背剑挂囊，气宇不凡。为首的黑衣骑士瞥了青年人一眼，翻著大环眼说：“大字有七星，大地黑旗盟。”

青年人伸手亮出一块夺目的金云玉版令，冷冷一笑。

五骑士脚下略一迟疑，然后向小亭走去，向老道们叫：“道长们，没你们的事，退！”

老道们已听清双方所亮的隶属切口，乖乖地退在一旁。

斗场中，一对男女已经接近至丈二左右，脚下更慢，愈来愈近。

“报你的真名号。”中海沉喝，跨出一步。

双方皆跨进一步，已接近至八尺左右。

“呸！”瑞华娇叱，突然拔剑挥出，迫进、拔剑。出招，恍如电光一闪，奇快无比，风雷倏发，剑虹飞射。

中海的身影倏杳忽现，旁观的人似乎并未看清他是怎样闪避的。

这瞬间，紫虹在电芒的左侧一闪，人影倏止。

瑞华身剑合一冲出丈外，上身突然一挺，脚下大乱。

“啊……”凄厉的叫号声刺耳传来，瑞华以左手淹住左胸侧，一条创口从她的左胸侧裂至胁背，鲜血如喷泉般涌出。“当！”她的长剑坠地，接著身躯左扭，发出一声绝望的呻吟，滚倒在地。

中海右闪避招，并抢进还击，大逾常规，出其不意一击得手。他收剑入鞘，用毫无感情的声音说道：“那位姑娘还有救，内腑未伤，仅断肋骨，

得赶快下药。第二位上！”

侍女奔出，将瑞华抱回，瑞月向左首的青年人低声交代道：“他用的是电剑心法，文英，用天机剑法。”

“弟子遵命。”文英恭身低声回答，举步上前。

中海向后退，一步步逐渐退回原处。

文英接近至两丈左右，缓缓拔剑出鞘。

中海不拔剑，左手找了一把飞刀，同空中一抛，接著用刀刃向对方扬了扬，告诉对方他要用飞刀了。

来文英探囊取出三枚青蓝色的当十制钱。这种钱重有一两，是本朝初所铸的五种制钱之一，多年来已不再铸造了。这种当十制钱铸有旋边，极易分辨。但文英的三枚制钱的边已经加工改造过，刻成锋利的锯纹。看了钱的色彩，便知上面淬有奇毒。他握钱的手一张一合，对方难以分辨掌心中到底有多少枚。

中海的飞刀威名昭著，文英可能有点心虚，脸色一变。

中海向左绕走，文英也向左绕，双方相距丈七八尺左右，换了两次照面尚未动手。

中海神色冷峻，脸上不带其他感情，一双大眼紧吸住对方的眼神，左手的飞刀徐徐拂动。气氛紧张，令旁观的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呼”一声轻啸，从西北面刮来一阵罡风，黄沙滚滚。

文英沉不住气，抓住机会身形一挫，喝声“打！”左手陡扬，接著向左急窜。可是他并未发出暗器。

中海不为所动，紧吸住对方的眼神，从容举步。

文英心中发急，猛地右旋踏前一步，三枚制钱脱手，成品字形飞出，立即伸手再取制钱。

这瞬间，中海已经仆倒，一道白虹一步飞至。

“嗤嗤嗤！”制钱掠上空而过，射出四五丈外去了。

同一瞬间，文英“啊”一声惨叫，左手仍在囊中，并未能及时取出制钱，飞刀插在他的左肩井穴上，人肉四寸，穴道已毁。“叮叮叮！”他的左手离囊，三枚制钱堕落地面。他咬牙切齿，掣剑踉跄前冲。

中海已经跃起，手按剑把，冷冷地注视著踉跄逼近的文英，口角洒出一丝冷酷的微笑。

“文英，不可！退！”瑞月娇叱，飞掠而出。

文英一声厉吼，一剑挥出。

“铮！”中海拔剑反击，击中挥来的长剑，文英的剑翻腾著飞出三丈外去了。

中海的剑尖，停留在文英胸口，冷冷地说：“单打独斗，在下不想要你的命，下次相逢，你得死呢。”

瑞月已到了一旁，但不敢贸然抢上。

小甬人妖也到了，困惑地说：“他的艺业进境惊人，三月前他不见得能胜我，怪，让我试试。”

中海向后退，放过文英。

小甬人妖拔剑出鞘，徐徐迫进。

中海退了丈余，立下门户冷笑道：“小甬人妖，你竟有脸见我，可见你已经无可救药了。先警告你，龙某已不是在濯马庄时的大地之龙了，目下你

很难接下我十招。杀你易如反掌，你最好见机退走念在濯马庄时的情份，龙某留你一命以便改过自新。往日龙某早料定你不可靠，想不到不幸而料中，你目下的处境，龙某委实替你惋惜。”

小甬人妖用一声娇叱作为答覆，剑化电虹，抢上攻出一招“穿针引线”，再变“天帚扫云”，控制了中海的上盘。这一招的剑势，是明升暗降，虚中有实不能跃起避招，也不可后退闪让，剑势劲发即沉，下一著便是下沉右拂。

中海确是比在濯马庄时截然不同了，内力修为与剑术皆进境神速。屈指算来，两仪心法只差六天火候，百日之期将满，由于苦练两仪心法，本身的正宗气功当然也相对地增进，小孤人妖根本不是对手。

“铮铮”两声暴雷，他左拂右架，化去攻来的两招，只退了半步，两招狠著迎剑而解。

“呸！”小甬人妖娇叱，剑势突变，“大地盘龙”、“潜龙奋窜”，由下而上展开狂风暴雨似的凶猛袭击。

中海不再退让，一沉长啸，招出“流星坠地”，硬接“潜龙奋窜”，“铮铮”两声清鸣，小甬人妖的两剑落空，先向左荡再向右飘，中海乘势迎进，紫虹一闪，从中宫攻入。

小甬人妖的剑已错在右侧，剑尖在中海的左肋外侧，而中海的剑尖已指向她的右胸。她如果想保命，除非运剑的手劲道足以将中海的剑挡偏，或者能及时向右后方以迅疾的身法走退。可是，她两者都力不从心，命在须臾。

两个小黑炭一是素素，一是银凤。素素对小甬人妖在濯马庄援手之恩难以或忘，见状大惊失色，尖叫道：“龙……”可是，她只叫出半声，便被银凤掩住了。

“住口！不可分他的神。”银凤低喝。

斗场情势已变，危机消失。

中海侧移半步，撒剑外拂，“铮”一声脆响，小甬人妖的剑脱手飞出，“嘶”一声轻响，紫虹反挥，将小甬人妖的头巾拂落，人影乍分。

“回头是岸，靳姑娘。”中海站在丈外神色肃穆地说。

小甬人妖长叹一声，然后默默地拾起长剑，突然撒腿向北狂奔而去。

中海陡然转身，面对缓缓走近的瑞月，冷峻地说：“北宫姑娘，你的害人毒计，何时方了？”

瑞月冷然一笑，说：“你的话去对姓北宫的人说好了，我在姓邹的面前枉费精力。”你否认你是毒娘子北宫云娘？”

“这事早就无关宏旨了，反正你已活不了多久。本来我可以放手让你自生自灭，安稳地活过这十个短暂的日子，但你伤了我两人，我已势难放手。”

“同样的，在下也势难放手。”中海冷冷地说。

“本姑娘第一次碰上你这种不怕死的人，只好动手成全你了。”瑞月一面说，一面徐徐拔剑。

剑出鞘，晶芒耀目生花，除了剑尖前一寸布著可怖的紫蓝色奇光外，整段剑身幻发出耀目晶芒，不易看清剑身，澈骨冷气直追丈外，发出龙吟虎啸似的震鸣。

好一把切玉断金的宝剑。

“先警告你，剑尖前淬有奇毒，见血封喉，你得小心了。”她冷冷地说。

“承教了，请。”中海若无其事地答。

两人徐徐举剑，逐步接近。蓦地风雨骤发，剑虹疾射，人影飘摇。“铮

铮”两声铿锵的金属交鸣声传出，人影疾分，两人换了一招两剑，各向左飘退八尺，风息雷隐，只有两人的剑发出龙吟虎啸似的震鸣，余音袅袅不绝。

“你的剑居然是神物，难怪。”瑞月凛然地说。

“彼此彼此，接招！”

中海豪气飞扬地叫，急步欺上，招出“电闪雷鸣”，奋勇进击。

瑞月信手挥剑，一声娇叱，晶虹散出满天霞彩，攻入紫虹之中。

棋逢敌手，功力悉敌，旁观的人只看到人影直进直返，剑影飞腾，吞吐间捷如惊电，看不清进手招术，澈骨奇寒的剑气直逼出三丈外。

地上沙石纷飞，红尘滚滚。

双剑冲错绞刺声惊心动魄，两人都毫无顾忌地奋勇抢攻，舍死忘生全力周旋，飞舞的虹影令人眼花缭乱，好一场武林罕见的高手决斗。

两人从路中移至路侧，迫近了小亭，逐渐接近了山坡，攻势依然凶猛绝伦，似乎两人都具有用之不竭的精力，皆能作持久性的狠拚。各攻百剑以上，双方皆未露力衰的现象。

中海虽说有解毒丹防身，但到底有所顾忌，万一对方的毒药毒性凶猛，解毒丹药力不够迅速，可能受到影响，千万不可被对方的剑尖所伤，不然后果可怕。因此，他不敢用险招走险，始终未能抓住对方的空门，未能用险招制造雷霆一击的机会。

同样地，瑞月也心中惶惶，他发觉中海的进攻剑势锐不可当，稍一找到空隙，狠招便如长江大河般滚滚而来。

她不敢不迎击，以免失去主动。同时，为保持自己的尊严，她也不敢用险招以免失态。

另一个理由是反正中海服下了她的毒药，早晚是要死的人，她犯不著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去和将死的人硬拚，这种愚蠢的事她不干，太划不来。

因此，她深怀戒心，不愿用险招孤注一掷。

狠拚了近两百剑，仍是僵局。

斗场向山坡上移，离开小亭在五六丈外了。

侍女和另一名年青人，分别在亭中替受伤的同伴上药扎伤，五名老道和五骑士，则移至小亭与小店之间的空地上，互相监视，虎视眈眈。

看热闹的闲人早就走光了，在中海伤了侍女之际，闲人被吓跑啦！胆子大些的人，远远地躲在屋角向这儿瞧。

两个小黑炭却不怕，她俩站在亭旁，明知两个高手相搏她们插不上手，她们便钉住瑞月的同伴，功力相当的人交手，势均力敌，假如加上一个人，大局便将改观。

青年人已替文英起出飞刀，里了伤，突向五骑士叫：“黑旗盟的弟兄听了，合围，不许大地之龙脱逃。”

## 第十九章

两个功力相当的人狠拚，假使再加上一个人，平衡的局面便会立即打破，即使加入的人艺业微不足道，同样可以获得极大的效果。

青年人相当精明，他已看出中海和他的主人功力相当，只消用两个人在旁助威，便可分了中海的心神，稳陷死境。要不然，可能再拖上一个时辰或更久些，双方仍难分出胜负，此时该出面助主人取得优势了。

“铮铮，嗤，嘎！”双剑撞击交错声刺耳传来，令人闻之头皮发炸，浑身泛起皮疙瘩。

五骑迟疑片刻，放弃监视王老道的事，向斗场走去。

五老道几乎同时大袖一抖，闪出拦住五骑士的去路，为首的老道稽首行礼，从容地说：“诸位施主请留步。”

“为什么？”为首的骑士厉声问。

“贫道恐怕诸位坏了武林良好的成规。”

“走开！”骑士大喝，声色俱厉。“施主，贫道斗胆，怒难从命。”

“道长是何人门下，敢与咱们黑旗盟为敌？”

“贫道是青阳真人门下，并非与贵盟为敌。贫道只知做事该与不该，不问其他。”

“道长所做的事是明智的吗？”

“贫道与人地之龙素昧平生，对龙虎风云会以及贵盟也毫无恩怨。”

“事责上道长都插手管事了。”

“贫道忝为武林人，自该出面主持公道。”

“你要打抱不平帮大地之龙？”

“贫道谁也不帮，任由他两人公平相决，不容许有人相助，以示公允。”

小亭中的青年人跃下亭来，冷笑道：“真阳老杂毛乃是天玄剑的外知交，他的门下弟子到了四川显然天玄剑也来了。收拾他们，在下去协力制大地之龙的死命。”

他刚向斗场跨出一步，素素和银凤已乘机抢入亭中，火速从布卷中拔出长剑，急抢而入。

侍女吃了一惊，娇叱一声，一剑挥出。

“铮”一声巨响，接剑的银凤被震飘亭下。

素素鬼精灵，手脚奇快，拖看两个受伤的男女下亭，到了空旷处，叱道：“谁敢再上？我就先斩了这两个男女。”

掠回的青年人不敢不站住，厉声叫：“好小子，你是谁？”

“先别问我是谁，退在一旁。”她大叫。

青年人踏进一步。她冷笑一声，剑尖垂在瑞华的咽喉上方，快靴尖作势踢向受伤的青年人左耳门青年人下不敢再进，在一旁咬牙切齿地咒骂不已。

银凤接不下侍女一剑，大吃一惊，赶忙向素素身侧退，急叫道：“女的交给我，他们如果妄动，先宰人质。”

斗场大变，上老道已和五骑士展开激斗，吃喝声震耳。

中海和瑞月已斗了百余招，双方攻了二百剑以上，开始慢下来了，两人额上大汗如雨。

瑞月脸上的脂粉已经乱七八糟，像个大花脸，她的剑势已锐气大满，不敢再浪费买力快攻了。

中海第一次碰上这种可怕的恶斗，感到极为吃力，既不能冒险进击，又不敢下顾一切造成雷霆一击的机会，只能小心翼翼地等候机会，而这种机会似乎永不会到来，在对方凶猛的剑势狂攻下，他始终未能获得全力发挥

的机会。这时突见有人出来相助，心中大定，他确是耽心瑞月的爪牙加入，这时已无顾虑了。

经过天狐谷的恶斗，他获得了不少经验，今天之所以能和功艺比过去他所遇到的高手高明多多的瑞月，一直支持至百余招而未露败象，原因也就在此。只要不存心行险，多用闪避身法，对方的艺业即便高出三两成，仍可平安支持。在空旷的地方，想脱身也非难事，用游斗术足以使他渡过无数危险闪避过无数次对方致命的凶险剑招。

逐渐接近了树林，中海心中大定，向外高叫道：“道长们，请先一步离开。那两位小兄弟，挟人质入林撤走。”

“你得走了？”瑞月冷笑看叫，疾攻三剑，要抢截入林的退路，剑势声疾。

中海只接一剑，三两闪便退入杯中，大笑道：“姑娘，你比我高明不了多少，想留下龙某，谈何容易？不必枉费心机了，咱们可在林中捉迷藏。”

“擦”一声怪响，瑞月一剑刨过一株古柏，深入四五寸，一闪而过，剑势毫无阻滞之象，可知她的剑锋利无比，剑上所发的内力是如何浑厚。

但中海的闪避身法灵活无比，已避至另一株且拍下，乘机拔出了一把飞刀，亮了亮笑道：“省些气力，姑娘，小心龙某的飞刀。直至目前为止，他对瑞月的身份依然存疑，不敢断定是不是毒娘子，他无法加以证明。在他所遇见和曾经交过手的龙虎风云会恶贼中，无疑地瑞月是功力最高最利害的一个，甚至此湖海散人更高明瑞月虽使用毒药计算他，手中的宝剑也淬有奇毒，但这并不能证明她就是毒娘子。而交手近两百招，并未能看出她所用的是不是天机剑法，因为他并不知天机剑法的底细。同时，江湖人皆知毒娘子善用三种歹毒的暗器，针、镖、星形角石，分别称为彩虹针、断肠镖，和银河之星，都是令人色变的淬毒暗器，今天并未见她使用，很难断定她是下是毒娘子。他使用飞刀，也是想求证瑞月的身份，毒娘子有银兜皮背心护身，假使她不躲不避，便有八成儿是毒娘子了。当然啦！对付练了三二十年气功的人，飞刀是不起作用的，但他的气功也快练至炉火纯青之境了，谁的修为差劲谁倒霉，对方不敢不防，同样可以击破对方的护体气功。假使瑞月毫无顾忌必定穿有护身的银兜甲，便可证她就是毒娘子啦！瑞月冷笑一声，一面追逐一面说：“你的飞刀在本姑娘面前，可说毫无用处，不信你可令试试，好教你死而无怨。”声落，她用手在左袖底摸索。

五老道与五骑士在山坡上恶斗，势均力敌，听中海一叫，同时也看到中海已退入杯中，知道大事无妨，是撤走的时候了，为首的老道发出一声暗号，徐徐向另一端矮林退去。

五骑士并无留下上老道的意思，一面追逐，一面留意瑞月和中海的激斗，出招只是虚应故事而已。

素素抱起受伤的瑞华，同青年人和侍女喝道：“不许追来，不然休怪我心狠手辣。”

“入林之后，再将入还给你们。”银凤接看叫，挟起了文英，一跃出亭。

青年人和侍女投鼠忌器，果然不敢追逐，只敢远远地追随在后，候机接回被掳走的同伴。

中海和瑞月在林中周旋，眼看两个小黑炭已从右首的树林退入，五老道也隐入杯中，方大喝一声闪在一株树后，左手疾扬。

瑞月大袖一挥，毒剑前伸，飞扑而上。

飞刀并未变出，中海向左一闪。

瑞月身形疾移，一剑截出。

中海却反而到了右面，喝声“打！”飞刀出手。

瑞月果然了得，旋身一袖猛挥，罡风乍起，淡淡的青雾随袖而出。眼看中海要脱身逃走，她只好用袖底的毒雾擒人了。

“噗”一声闷响，飞刀被大袖抖出的罡风击落，气雾飞腾，随风刮到。

“躺下，”她厉喝。

这瞬间，中海已远飘丈外，三道白虹连续飞到，他仍向后撤，退走如飞，毒雾无法跟上，只听一阵长笑震耳欲聋，他去势如电，冉冉去远。天宇下，传来他的豪笑：“哈哈哈哈哈，咱们梓 再见，少陪。哈哈！”

瑞月袖抖剑震，将三把飞刀击落，就误了一刹那，中海已远出五丈外去了，想追谈何容易？看了中海掠走的轻功，她明白追也枉然。她咬牙切齿惋惜地说：“真糟，我早该用毒雾擒他的。让他多活十天，可惜。”

她想改追两个小黑炭，可是小黑炭早就不见了，两个手下男女正在不远处的林缘，手忙脚乱地在解受伤同伴的穴道。另一面的树林中，五骑士也垂头丧气地走出树林，同这儿走近。

她只好罢休，同走近的上骑士冷森森地问：“诸位姓甚名谁？”

五骑士不敢不答，为首的骑士躬身答：“在下姓周，名镇雄。那四位是在下的拜弟……”

“唔，你们是武功山的吉安正杰。”

“正是我兄弟。”

“那五个老道是何来路？”

“九疑山真阳道长的门下，艺业甚高，我兄弟无法留下他们。”

“诸位等会儿到上面的凤观讨人，本姑娘随后使到，讨不到人，把观中的老道斩尽杀绝。贵盟约合主何时可到？”

“令主可能已从合川首途，三天后可望到达顺庆府。”

“好，转告令主，务必遵守会主的法旨行事，不可有错。你们先走，不可放走观中的老道。”

“姑娘，凤观的老道皆是本份人。真阳门下弟子可能仅在那儿……”

“不许回话，快走。”

五骑士不再说话，突然扭头便向下走。

“那里去？”瑞月暴喝。

“在下的暗器在鞍袋中，前去取来应用。”周镇雄答，并未回头。

到了坐骑旁，五人飞跃上马，向北绍尘而去。

瑞月先是一怔，最后脸上涌起重重杀机，向下走进小亭。青年人和侍女随后带了两个受伤的同伴，安置在亭中，脸上神色木然。

“那两个小黑炭的来历，你们知道吗？”她向两人问。

“只知是两个少年，未曾交手，因此不知他们的艺业出于何人门下。弟子无能，愿受……”青年人惶恐地答。

瑞月不耐地挥袖，打断对方的话说：“别提了，不能全怪你，这几年来，咱们从未受到挫折，一旦变生仓卒，便有点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应付了。你们爱护师兄师姐的生命，因此只好受人要挟，让那两个小辈得以全身而退。记住，下不为例，在这种境况下，假使对方并无守信的念头，你们两位师兄师姐岂不白死了？这次教训必须记住。”

“弟子当永记在心。”青年人恭敬地答。

“把他两人送上山轿。文彦，你到前面知会成君王父子一声，下必再管大地之龙的事了，让他多活十天，他的艺业十分了得，用不看枉送会中弟子的性命，叫他们追踪两个黑小辈，格杀勿论。并立即派人到凤观，也许可查出真阳老道的下落。”

青年人应喏一声，将受伤的文英送上山轿，先行走了。

“王秀。”瑞月向侍女叫。

“小婢在。”侍女行礼答。

“你到后面传谕，叫花煞神转谕黑旗令主，将武功正杰解送内主坛处治，并要他到顺庆府驻留，务必查出天玄剑一群潜入四川的老不死，发现后即下手搏杀，尔后待命在梓潼会合，不许事先到梓潼引人疑宝。黑旗盟的人桀傲不驯，须防他们先到梓潼，泄漏本会的计谋。”

王秀将受伤的瑞华送入山轿，同南走了。

瑞月也坐上载瑞华的山轿，同北启程。她认为中海在十天后必死无疑，因此一来，反倒便宜了中海。

中海跟上了两位姑娘，他还不知两人的身份呢，相距五六丈，他使出声大叫：“两位兄弟请稍等容龙某向两位道谢相助盛情。”

他和瑞月拚了二百余招，足足耗去一刻时辰，买力耗损过且，轻功大打折扣，难以追上。

右侧树影中，传来一位老道的叫声：“龙施主，请随贫道来，家师在山东麓隐身，希施主抽暇前往一会。”

“令师何人？请见示。”中海止步转身问。

“家师上买下阳，人称火真君。与天玄剑施主交情不薄，这次由北路至大巴山访寻施主的下落。”中海大喜，说：“小可愿往，道长请引路。”

一面说，一面扭头向两位姑娘看去。

两位姑娘已闻声上步，止穿树而来。

“大哥，可急坏我们了。”素素喜悦地叫，飞跃而来。

“老天，是素妹吗？”中海激动地大叫。

“看，谁一同来了？”素素抢近叫，喜孜孜地伸出双手扑来。

中海忘形地接住她的双手，激动得双手发抖，目光从素素的脸上移开，从她的右肩看到在丈外上步的银凤，叫道：“先别做声，让我猜猜。”

银凤含笑俏立，含情脉脉地向他注视。他突然笑道：“是银凤禹二小姐，令尊一向可好？”

银凤深情地微笑，轻声说：“大哥？你留书不辞而别，急坏了多少人哪！素妹几乎翻了天哩！家父与施大叔由水路来，大概三五日方可到达顺庆。”

五位老道已到了右侧，为首的老道稽首笑道：“贫道去非。五天前与四位师弟落脚凤观，奉家师之命，在此等候施主的大驾。”

中海吃了一惊，讶然道：“怪事，小可单人上路，并无任何人知道行踪，道长们难道也知道小可今天会经过这儿不成？”

去非道长摇头笑道：“家师已在去年岁尾入川，曾在大巴山附近潜伏，希望能探出施主的下落，但大巴山一无动静，只好往回走，要到合州会合施主。前天到达顺庆，打听出施主大闹定远天狐谷的消息。据龙虎风云会的爪牙说，施主并未离开定远，正布下重重埋伏，等候施主出现。家师认为事态危急，希望及时向施主告急，便在昨日启程南下。岂知到了下面的村落，

无意中发现了小甬人妖那几个人，她们寄居村中，鬼鬼祟祟似有诡谋。那小甬人妖是去年十月间，在九江和龙虎风云会搭上的但并未证实，家师在未抓住确证之前，不敢公诸天下，因此心中一动，使到山东麓借宿在农舍中，派贫道五人落 凤山，留意她们的举动，果然被家师料中了，天幸没出批漏。看了施主和那老婆娘的激斗，贫道叹观止矣，那老婆娘的造诣，委实可怕极了。”

“道长久走江湖，阅历丰吉田，能看出老妖婆的身份吗？”中海忧形于色地问，稍顿又说：“日后咱们的人遇上她，后果相当可怕，她那把淬有见血封喉剧毒的宝剑，难以抵挡哩。”

“她姓甚名谁？”去非问。

“小甬人妖说她是彭泽混江龙那……”

“混江龙？混江龙是大江下游的名武师，四十年前失踪了，武林中无人知其下落。而且也没听说他成家立业，下会留有儿女在世。”

素素接口道：“道长，还是先离开险境再说，须防老妖婆率人赶来。”

“施姑娘的话有道理，这就走。五师弟，你到凤观知会主持道及一声，务须及早难开，须防龙虎风云会的人迁怒报复，及早趋避，以免枉送性命。”

一名老道应声走了。亡人绕山北而过，疾奔山东麓。山东麓一处山坡下，有几栋可远眺嘉陵江的农舍，他们会见了留宿在那儿的火真君真阳道长。

火真君是湘南人氏，是个江湖经验丰富，为人极富正义感的有道全真，身材修长，仙风道骨，相貌清濯，接到中海，不由雀跃。他先静静地听中海将小亭前冲突的前因后果说完，沉思片刻，慎重地说道：“如果未能证实对方的身份，贫道不敢胡乱猜测是不是毒娘子北宫云娘，反正得通知我们的人，要他们小心这可怕的女人。至于龙施主在天狐谷所伤的所谓会主，这人的身份已经查出来了。”

“那是谁？”中海问，便对火真君的消息来源极感怀疑。

火真君已看出他的心意，笑道：“万里飞鸿武永隆，岁杪由他们的会主亲至广安川请来的。消息来源极为可靠，是鬼丐常真打听出来的，他已与飞锤刘隆取得连系。”

“施大叔他们何时可以到来？”中海转过话锋问。

“你可以问施姑娘。”火真君向素素饱含深意地笑道。

素素一阵忸怩，转过脸讪讪地说：“我……我不知道。”

“素妹，你也真是……你和禹姑娘偷偷溜入四川的？”中海就心地问。

火真君接口打圆场，笑道：“两位姑娘早走两天，她两不愿意乘坐大船，嫌大船太慢。”

施施主与白衣神君一群人，分为五批，扮作各种水客，正分两途到成都聚会。施施主拟从嘉陵江北上，到顺变方舍舟就陆折向西行。白衣神君则沿大江走菽州，直航成都。至于神驼、鬼丐、狂丐等人，早已在二一月前便在州中活动了，已连络好川中的江湖高手，布下了暗桩和接待站。”

“为何要到成都？”中海惑然问。

火真君神色一正，说：“大巴山是他们的内主坛，如果志在称霸江湖，大巴山算得是极为理想的秘窟，但若志在争江山夺社稷，则嫌太过偏远，进退不便。在施主袭击湖广外主坛的同时，龙虎风云会的爪牙亦同时进袭大峪山，幸好狂丐及时赶到，与枯骨魔借及巴图活佛抢先一步到达。大峪山主的弟兄，已探出该会有三批人，待机举事。一批在兰危 b 附近，志在截 河西。

一批在汉中，志在沿汉江而下直捣湖广。另一批在成都附近，志在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

中海大笑道：“这样说来，该会并无大志，似乎仅是草寇……”

“施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错，中原不乱，大明江山的根本不会动摇，在边远地区作乱，决难支持久远，了不起只能割据一方，大业难成。但别忘了，中原各地的草寇与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已被他们所收买，只消大兵一发，中原自乱。加上各边外寇起而呼应，鞑骑全面侵入，想想看，内外交侵，大明的国本能不动摇吗？目下天玄剑已经号召各地群雄攘臂而起，各地官府也亦暗自准备应变。龙虎风云会的毒计决难得逞。大峪山主本人已经入川，他的手下群豪已在兰州汉中两地候机一网打尽两地的贼人，他本人则在成都主持大局，大概该已到达成都安。”

“道长可知梓潼大会的事吗？”中海问。

“不仅知道，而且知之甚详。贼人袭击大峪山，一无所获。袭击木莲花苑，缥缈仙子全身而退，他们两头落空，四秀士和缥缈仙子仍在人间，各地群雄又在天玄剑的号召下磨拳擦掌，贼人岂无顾忌，因此他们必须除去心腹大患，所以要布下梓潼大会的陷阱除去和他们为敌的人，而且可吸引天下群豪的注意，让他们的爪牙得以在各地从容布置举事大计。大巴山内主坛不必顾虑，擒贼擒王，打蛇打头，施主何不赶至成都，先毁了他们的根基再说？”

“这……”

“还有，施主认为长春子是他们的背后支持者，但袭击木莲花苑与大峪山之际，皆无长春子在内而且他在河南筹组英雄会，公然声明与龙虎风云会为敌，已公开挑了该会两座分坛，以致近来各地的贼人纷纷敛迹逃匿。上次在施主挑外主坛时，那位蒙面人探施主说是他的弟子湖海散人，可是，湖海散人仍在漳州，不过问江湖事呢。”

中海无法提出证据，苦笑道：“据小可所知，他们的暗中主持人确是长春子。难在小可无法找出证人，唯一可证的人，是伏魔剑客的女儿吴爪霜，但她已打入风云会，目前不知下落，可能已随金花五娘走了。袭击大峪出的四名高手，狂丐老前辈难道不知是长春子的四名弟子？”

“这件事且先拦下，反正长春子即可入川，届时便可弄个水落石出了。”

“请寄语施叔一声，在真相未明之前，千万不可和长春子通消息，远避为上，免遭暗算。”

“贫道定将话传到。”

“大哥，你不去见我爹爹？”素素惊叫。

中海摇头道：“我得先解决八指琴魔杜老前辈的事。”

“杜施主有何要事？”火真君惊问。

中海不想多说，淡然道：“木莲花苑被袭，假使杜老前辈不故意中断琴音，缥缈仙子性命休矣！有他在，梓潼大会没有人可以逃得过天雷魔琴的袭击，因此，小可必须将杜老前辈的困难解决，除去龙虎风云会的柱石，下然事不可为。”

“施主认为该如何看手？”

“内主坛在大巴山东面四十里的小罗山内，那儿囚禁看大批人质，小可必须一走，人质救出，没有人再会替龙虎风云会卖命了。”

“那……那……可不可以多等几日？咱们将入召集停当，便可动手。”火真君面有难色地说，稍又道：“召集人手，委实不易……”

“道长，人多了反而碍事，极易泄漏消息。”中海抢著说。

“施主的意思……”

“施叔不是几天后便可到顺庆吗？”

“五至十日便可到达，水路行程甚慢，快了便有泄漏行藏的危险。”

“有施叔前来，大事定矣：人太多反而误事。此至大巴山将近七百里，全是人烟不见的穷荒，人多便容易泄露行藏，千来个人也就够了。小可先走一步，讲道长转告施叔一声，咱们必须在梓潼大会之前，挑毁他们的内主坛。”

“你又要单人独剑……”素素大叫。

中海笑笑，说：“龙虎风云会的人，必定认为我活下过十天，也必定不再找我，因此……”

“你不能独自冒险，大哥。”银凤忧形于色地说。

“这样好了，我要在顺变附近办些私事，然后到保宁走走，两位小妹可和我同行……”

“这还差不多。”素素顽皮她笑了。

“不要问我办的是什么私事？”中海笑问。

“我不管你要办的事是公是私，允许我们同行，这就够了。”素素红着脸说。

中海转向火真君说：“假定施叔在十天后到达，顺庆到巴县全程二百五十里，昼伏夜行，为防迷路，五天该可以到达巴县了。反正时日充裕，咱们预定月底在巴县会合，有二十天的时日，应该可以从容到达巴县。”

火真君略一沉吟，点头道：“也好。但巴县城池新建不久，南面的江口巡检司也不易瞒过贼人的耳目，不易找到藏身的地方，下加多走一。百四十里，到南江镇会合比较稳当些。”

“到大巴山有个南江镇？”

“那是一座旧城，原称难江县，本朝之前已经毁了，近来方改名南江，听说不久会重新置县，目前只能称镇，是一处极易藏匿的地方。从南江镇到大巴山，约有两百里。镇南两里地，有一座游仙山孤峰独特，很容易找。山东麓有一座小村，村中有一座大仙庙，你可以在大仙的香炉中找出我们预留在内的详细会合处所。假使你和两位姑娘先到，也可先在香炉中藏字，以便会合。”

“一言为定，小可先走一步。”中海站起告辞。

“施主珍重，务请小心。”火真君真诚地向三人祝福。

第二天，三人泰然地在城内出现，但已换了装束和面貌。在中海的妙手下，两位姑娘变成了梳双髻的心书僮，一个背了书鹿，一个背看棋囊和小包里，粉妆玉琢，人见人爱。

中海也变了，变成一个白脸书生，头戴儒巾，身穿青衫，外加一件皮袍，像是改头换脸。先前凌厉的眼神不见了，脸上的风尘也消失殆尽，英气尽敛，显得潇洒飘逸，洵洵温文。

游学书生是挂剑的，他的剑加上了美丽的剑穗，剑身涂了一层银粉，紫光消失。这是三人昨天一夜中，花了不少工夫所得的结果，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以崭新的姿态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城中。

顺变府城面嘉陵江，城中的码头是全城的精华所在地。城是南北长，东西窄，共有九座城门，成化初年刚经过大修。城中有两座学舍，一是顺庆府学，在城南，一是南充县学，在县衙的西北角。两学舍的学子，因名额所

限，加起来只有三十五名，实际只有三十二人就读，因此穿青衫的人甚为稀少突然出现了个外地书生，十分引人注目。

中海早年曾在州学舍就读，知道儒生的礼数，他首先到文庙，然后到学舍的文昌阁虚应故事一番以免引起龙虎风云会贼人的疑心。

但他不向教谕投帖，不在学舍借宿，在城东临江楼的左侧嘉陵客栈店放出空气说要到城西两里的金泉山一游，看看金泉古迹。

那时，城东码头繁华区，距江畔尚远，南北两端的沙滩也占地不广，每年水涨季节尚少水患，因此店铺林立，水客往来不绝，市面繁荣。府城地当舟车往来要冲，当地的土著称为宾人，以剽勇闻名天下，但却又淳朴温厚。当地有四句流传下来的话，本地人深以为傲。四句话是：汉以忠义名节著，唐以神仙浮屠显，未以文章学术名，古称忠义之邦。

临江楼，是江畔极负盛名的名胜，嘉陵客栈在楼的左侧不远。楼右首不远，右一座实江酒楼，厅座设在临江一带，可以流览江畔的桅林帆影，是当地名流宴会的高尚酒家，等闲人物不配光顾。

当天，中海带看两个假书僮，白天到金泉山看金泉，登山顶的青霞观游览。金泉山与宝台山并肩而立，对面大里外便是果山，金泉是果出向东冲来的一条山腿。隆冬季节，草木萧条，但对面的果山刮是一片青葱，满山的松柏重重叠叠。顺庆在北宋以前，称为果州，就是因山而得名。果山的西面，一连串的山峦起伏不定，著名约有栖乐山、大、小方山等等。真正的名胜，该在大小方山，千峰万岭周迴缭绕，疑若‘7d天。不但有山，水亦胜，滴乳泉和神女泉，都比金泉为胜。可是，这一带山区人烟稀夕，距城虽仅二十余里，但仍然荒凉。当地的土著对种庄稼似乎不感兴趣，宋朝的程泾在社稷坛记上说：地当舟车往来之冲，民官商贾怠稽事，果然不假。登上金泉山，他在青霞观的老道口中，套出不少有关山区中的情形，方返回城中。晚间，他在嘉陵酒店就搁了半个时辰，然后至码头逛了一圈。浪费了一天，没找到他需要的猎物，因为他需要加紧练功，外出的时间不多。还有四天，他约两仪心法便可人功告成，可以使用了。第二天，三人早膳罢，信步出了东门，同南码头走去。两天来，他已将要办的事向两位姑娘说了要找的猎物是什么，两个姑娘心中明白，也就不再多问。南码头，是水旱码头的会合处，由潢川州陆路来的客货，皆穿越西南面的龙城山小径，到达南门码头交船，转运，人烟辐辏，往来不绝。三人进入一间小店，在面向码头的座位落坐，叫来一些酒菜，面窗小酌。中海的目光，不住地在码头流转，最后落在一艘大货船的右方。那儿，紧倚着大货船泊了一艘小客舟，舱门半开，钻出了两名大汉。他眼前一亮，低声向两位姑娘道：“小妹，认得这两个人吗？他们好大的胆子。”

银凤接口道：“吉安五杰的吴老二燕辉，老三郑诚。”

“他们抗命溜走，居然还敢在这儿现身，胆子确是下小。”素素也说。

“由此看来，龙虎风云会在顺庆并未留下高手。”银凤说。

“不见得。据我所知，龙虎风云会的人，并不能径自指使黑旗盟的好汉，他们派有专人，直接与黑旗主打交道。假使因朱凤山的事，龙虎风云会使径自处决黑旗盟的人，都还了得？他们决不会愚蠢得自断羽翼的。”

中海解释道，接着说：“素妹，你跟踪老二。凤妹钉住老三。看他们到底和谁连系，最好能找出他们的秘密藏身处来。”

两位姑娘悄然出店，跟踪两人去了。

两大汉同至南门内的安汉客栈逗留片刻，然后带了另一名大汉外出，老二独白向南行，走上至朱凤山的小道。老三带了从店中带出的大汉，扑奔西南走上至潼川州蓬溪县的小径。

银凤在十女后钉住，洒开大步跟进。她心中忖道：“他们既然不乘坐骑，定然在附近有藏身的地方。”

不久，到了一处山坡下，进入一座树林，突见前面大踏步迎面到了三名风尘满脸的老少。走在中间那人年约二十上下，玉脸朱唇，人才一表，一双大眼明亮似午夜朗星，英气勃勃。穿一身天青色紧身衣，外披黑度袄，腰上悬著长剑，健壮如狮。两侧是一个花甲老人，和一个中年虎 大汉。

老三郑诚见对方 下甚快，似乎来势汹汹，先是一怔，最后和同伴送过一道会意的眼色，同道左让路。

老少三人被对方的古怪神情所吸引，少年人“咦”了一声，站住了，冷冷地注视看老三郑诚。

双方都带了兵刃，似乎皆怀有戒心。郑诚也稍一停顿，扭头瞪了三老少一眼，方从容举步。

花甲老人伸手虚拦，冷冷地说：“阁下，请留步。”

郑诚不是好相与的人，哼了一声，仍然举步。

少年人一声低叱，叫道：“龙虎风云。”

郑诚吃了一惊，一跃而入路侧的杯中，冷笑道：“诸位，你们还不配指使郑某，告诉你，别再亮那什么金云玉版令了，没有人会再受你们的指使。”

银凤不能停步，以免引记郑诚的疑心，继续向前走近。

少年人脸色一弛，同同伴打眼色，举手一挥，说声“得罪”，迳自走了。

郑诚口气虽硬，其实已惊出一身冷汗，目送三人转过林东的山坡，方回到路中，指看已远出上八丈的银凤背影，沉声道：“这小子恐怕是钉梢的人，定是那三个家伙的小跑腿。”

“动手，将他带去见董爷。”同伴低声说。

两人追至林缘，前面是一条三岔路，左面是到达蓬溪的大道，右面进入金泉山西面的山区。

“站住，小娃娃。”郑诚往银凤的背后大喝。

银凤缓缓转过身来，用清澈的大眼讶然地注视看气势汹汹的两个人，定下神问：“咦，两位爷有事吗？”

“你是那一坛那一路的弟子？说。”郑诚厉声问。

银凤摇摇头，一面暗中戒备，一面说：“爷台的话，小可听不懂。”

“听不懂？少接话，你是随郑某走呢，抑或是要郑某请你走路？”

“爷台的意思……”

“大爷劝你不要再装了。哼，贵会管得了咱们的令主，管不了咱们的友爱，咱们遇上贵会落单的人，一律格杀勿论，乖乖随大爷走，不然……”

“郑兄，何必和他接话？拿下再说。”同伴大叫。

郑诚伸出巨灵之手，迅疾地向银凤的右肘急抓。

银凤知道吉安五杰了得，不敢大意，手肘一沉，翻腕急扣伸来的巨掌腕脉。

郑诚大喝一声，收掌抢入，左掌接如电闪，凶猛地劈向银凤的右耳根。

两人交上手，立即各展绝学，凶猛地抢攻，拳来脚往愈斗愈凶狠。郑诚的艺业相当了得，但与银凤相较，显然棋差一看，换了五六次照面，他逐

渐有点难以应付银凤的快攻，他没有银凤灵活，也比不上银凤的手脚快，不小心，右肩外侧挨了一掌，劈得他肩骨如裂，“哎”一声惊叫，踉跄撞出八尺外。

银凤正待抢上擒人，蓦地林中人影疾闪，先前已经走了的三老少去而复，少年人飞跃而至，冷笑道：“不许动手，说清楚再说。”

银凤不知来人是谁，但猜想定是龙虎风云会的人，因为她曾经听到少年大声向郑诚喝出“龙虎风云”四个字，那是龙虎风云会的人表示身份的切口，她心中有点紧张，身上未带兵刃，以一敌五，她知道大事不妙。

心中一慌，使不够沉着，不假思索地向北拔腿便跑，去势奇快。

少年人一怔，还未及有所举动，郑诚沉不佳气，切齿道：“诸位，不可欺人太甚，咱们的行踪，贵会该了如指掌，何必派人跟踪？郑某警告你们，再派人前来打搅，休怪咱们心狠手辣。”

少年人淡淡一笑，问道：“你是说，刚才那小后生是本会派来的人？”

“是与不是，咱们心中明白，用不着假撇清。”

少年人向花甲老人说声“追”！领先便走。

银凤太贪心，她并未远走，还想等少三人走了之后，再跟踪郑诚，躲在林中等候机会，等发觉三人追来，已经难以脱身了。

她一见不妙，展开轻巧飞逃。她绰号银凤，轻功提纵术十分了得。可是，今天遇上了更高明的人下久，从四丈外拉近至丈余了。

身后罡风压体，有人沉喝：“那儿走？留下，”她吃了一惊，猛地向左旋身，左掌封住上盘，右掌来一记“回眸反顾”劈向来人的脑门。

身后三个人全到了，右面的花甲老人已和她并驾齐驱，左面的中年人也到了左后方，紧钉在身后的人，是那位英气勃勃的少年。

“噗！”左掌封住了抓近右肩的手，双方同向侧闪，一震而开，“回眸反顾”自然落空。

她感到手臂如受巨锤所击，火辣辣地，不由心中一凛，暗叫糟了了少年人的手臂像是铁打的哩！

少年人一声低啸，不容她喘息，已经一闪即至，伸手便抓。

东面府城方向，三个大汉正大踏步而来。

银凤心虚，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少年人的内力修为可怕，她无法支撑，三十六计走为上，不再接招，同侧一闪，飞跃而遁。

“你走得了？”少年人低叱，急起便追。

前面是山坡下的枯草坪，小径穿坪而过，坪对面来了三大汉，后面三老少已经迫近了身后。

三人汉一怔，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只看到前面四个人气势汹汹，迎面抢来，还以为是冲他们而来的，不约而同两下一分，伸手拔剑准备。

银凤正慌乱间，认为对方助手到了，把心一横，掏出了家传暗器破气功的飞鱼刺，三不管便向中间的挡路大汉走去。

活该大汉倒霉，后面追来的少年突然大吼一声，大手已经搭出。

银凤知道已到了生死关头，扭身向侧倒，身形落地，手脚齐动，同侧窜出丈外，再飞跃而起，撒腿便跑。

这瞬间，狂叫震耳，中间的大汉仰面便倒，他被少年人的啸声所惊，一怔之下，奇快无比的飞鱼刺已贯入他的右胸近肩处，怎能下倒？

几乎在同一瞬间，右面挡路的大汉发出一颗三钉，同刚撤退窜逃的

银凤打去，银芒一闪即至，已经窜出的银凤已无躲闪的余地，而且钉从左后方射来，她连看也看不见，怎能躲闪？“嗤”一声钉打入她的左大腿，“哎”一声惊呼，重心已失，冲出两丈外，感到一阵痛楚袭来，双脚落地无法站牢，砰然仆倒。

大汉跟踪抢到，抓住她的左手一扭，右手一劈掌砍在她的右肩节上，将人提起叫：“抓住了，这小辈好狠。”

少年人以为三大汉是与龙虎风云会为敌的人，这时他不愿多事，摇手止住抢出夺人的花甲老人，低声说：“陆叔，我们走。”

“不问问看吗？”花甲老人陆叔低声问。

“问了会泄漏咱们的行藏，算啦！”

左面的拦路大汉抢到受伤同伴身旁，看了飞鱼刺的分岔尾部，大叫道：“飞鱼刺，是洞庭主的亲属。三弟，那小辈留着带走。”

少年人吃了一惊，纵近一看，大喝道：“那小辈交给我，人是在下追来的。”

大汉顾不了同伴的死活，退后两女拔剑说：“笑话，人是咱们抓住的，为何要交给你？”

少年人冷笑一声，大声说：“龙虎风云。”

大汉脸色一沉，冷笑看问：“阁下高姓大名？”

“少废话！”少年人冷叱。

“你是龙虎风云会的人？”大汉冷冷地问。

“不许多问。”

“你认识我吗？”

“你是啥玩意？”

大汉嘿嘿笑，傲然地说：“在下江鸣远，你如果不知江某是谁，怎敢冒充是龙虎风云会的人？”

“呸！无名小卒，谁知道你姓江的是啥玩意，知趣的快将人给在下带走，不然连你也擒返会中处治。”

江鸣远哈哈狂笑道：“龙虎风云会已经暂时封闭各地分坛，弟子们已奉命不再公开露面，你阁下居然叫出显示身份的切口，显然是想利用本会……”

“妙！你说本会两字，原来阁下是龙虎风云会的人。”少年人喜悦地说。

江鸣远拍拍胸膛，傲然地说：“顺庆分坛二十八宿之一，危宿江某便是区区在下。”

少年人堆下笑，说：“在下有眼不识泰山，阁下原来是二十八宿之一，幸会幸会。喂！

咱们商量商量，如何？”

“商量什么？”江鸣远傲然地问。

“套个交情，将那小辈交与在下带走。”

“什么话？那小辈使用飞鱼刺伤了咱们的人，定是洞庭王的亲属晚辈，洞庭王是本会的死仇大敌怎能让你将人带走？接话，你冒充本会的人，在下还得追究呢。”

“如何追究法？”

“缴下兵刃，江某将你解交外主么坛主座下，死活自有分晓。”

少年人徐徐撤剑，笑道：“好吧！剑给你。”

挟看银凤的三弟突然大叫道：“大哥，小心有诈……”

少年人的剑已经送出，突然银虹一闪，剑尖疾吐。

江鸣远也不弱，一剑挥出，同侧一闪。

“铮”一声巨响，江鸣远被震出丈外。

三弟挟了银凤，扭头狂奔，奔了三丈余，前面灰影挡道，花甲老人拦在前面，剑尖前伸，沉静地裂嘴一笑，说：“阁下，来玩玩，老朽年老气力衰，正需活动一下生了锈的筋骨呢！来啦，别发呆。”

大漠怪眼一翻，用剑搁在姑娘的后颈上，喝道：“让路，不然我先宰了这小辈。”

陆叔呵呵笑，抓抓头皮说：“阁下，你使我老不死的为难。你知道，像我这种年纪的人，是不愿多浪费精神的，少动刀剑是养生之道，我真不想杀你，假使你不将人交出，那……那我只好拚上老命刺你几剑罗。”

“你……你不怕这……这小辈先死？”大汉惶然地问。

另一面，少年人已和江鸣远动上手，少年人一面留心陆叔这一面的动静，一面故意和对方拖，未用上劲接招。

陆叔摸摸胡子，呵呵笑道：“这小辈的死活，与我老不死何关？你杀与我杀还不是一样？咱们本就是追杀他而来的。你不杀让我老不死的杀，你就可少费手，你杀了他，我老汉当然要杀你遇过瘾罗！你杀吧，反正我老汉总会杀一个人过瘾的。”

大漠吓不退陆叔，又不甘心将人送出，把心一横，想先杀了陆叔再说，看老家伙貌不惊人，也许可以顺利打发哩：将银凤放下，挺剑冲上沉喝道：“要你的命，老不死！”

喝声中，招出“灵蛇吐信”，奋勇抢攻。

“！妙！”陆叔叫，不退反进，剑向右轻拂，好快，像电光一闪，便抢入对方怀中。

“嗤！”大汉的剑刺出，被错出一旁，对方太快，想退已力不从心。

陆叔哈哈狂笑，左手疾伸，像一把大铁钳，紧紧在扣住了大汉的咽喉，人姆指用了三分劲。

“嗯……嗯……”大漠拚命挣扎，突然浑身一软，长剑堕地。

少年人见陆叔得手，一声长笑，剑势突变，“铮”一声荡开江鸣远的剑，揉身切入，电虹疾吐，突然飞返，同陆叔掠来，一面扯头叫：“家驹，收拾他们，拖至林中埋了。”

江鸣远像中箭的兔子，一蹦三尺高，落地后旋了一圈，喉中血如喷泉，挪倒在地不住抽搐。

中年人叫家驹，他走近被飞鱼刺击伤正陷入昏迷中的大汉，笑道：“对不起，老兄，你也该走了黄泉路上不好走呢，有个伴儿不是坏事。”

他在大漠的咽喉扣上一只手，另一手拔出飞鱼刺，拖了两个人大踏步走入杯中。

少年人抱起银凤，歉然地说：“对不起，老弟，我不知道你是禹前辈的人，几乎误了大事。”接看向陆叔叫：“陆叔，到林中迫问口供，走。”

陆叔收拾了大漠的剑，挟着人随着少年人离开小径，钻入林木深处。

## 第二十章

少年人在偏僻处将银凤放下，解开百宝袞取药，说：“老弟，别担心，我有最好的金创药，我替你取出暗器。”他替银凤解了右肩披制的穴道，要割开她的裤管。

她急得额上冒汗，大叫道：“住手！住……”

“老弟，你……”

“我自己来，别管我的事。”她坐起叫，向侧移。

“老弟，你怎……”

陆叔举手轻摇，笑道：“贤侄，不必管他，他自己会里伤的。”

“陆叔，但……但他……”

银凤已经跌跌撞撞地躲到远处的树后去了，陆叔低声道：“傻贤侄。她是个姑娘，怎肯让你里伤呢？”

“陆叔，你……你的话……”少年人讶然低叫。

“先别揭穿，噤声，咱们拷问贼人的口供再说。”

大汉被陆叔扣住咽喉，皆厥了许久，这时方悠悠苏醒，虚脱地用手揉动看喉部，躺靠在一株树下。用充满恐惧的眼神，往复注视站在面前的三老少。他当然知道今天糟了，性命难保。

“老兄，咱们向你打听一些消息。当然，说不说在你，罢不罢手在我。”陆叔笑容可掬地说，稍顿又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老汉当然希望阁下能够合作。你老兄贵姓大名？”

大汉暗中行功运气，发觉身上并未受伤，穴道也未被制，萌逃生之念，突然向左一蹦，像箭般射出，双手护佐头面，蓄劲待发，从少年人和家驹的中间冲去。

家驹伸手如电闪，奇快无比，钩住大汉护住脸部的手，不等大汉反抗出招，左拳疾飞，“噗”一声巨响，大汉的下颌挨了一记重击，仰面便倒，“砰”一声仍然跌回树根下。

“给他吃杯罚酒，他便会听话安静了。”家驹若无其事地说。

“好吧，我替他松松懒筋。”陆叔说，向前跨出一步。

大汉口中血出，喘息着叫：“我……我说，饶……饶命。我……我叫孙……孙伟。”

陆叔在他身前蹲了，含笑问：“孙老弟，你也是顺庆的二十八宿？”

“是……是的，排……排行二十二。”

“哦，是井宿。请教，大地之龙目下何在？”

“在下不……不知道。”

“废话，你不愿说？”

“在下确……确是不知道。三天前在朱凤山下，他身中奇毒，只可活十天，本会弟子奉命不再埋首他，让他自生自灭，反正他要死，谁知他的下落？”

三个人脸色全变了，少年人大叫道：“此话当真？”

“外主坛坛主亲颁法旨，必定不假。”

“外主坛坛主可是玉麒麟？”

“是的。”

“他目下何在？”

“这……”

“你不说？”少年人厉声问。

“在……在清泉山大悲古刹。”

“胡说，清泉山在城九十里地，你却在金泉山附近出没。”

“在下不敢胡说，确是在清泉山。听说天玄剑等一群人可能顺庆道，所以在那儿坐镇。

在下奉命住在城西的元妙观，打探黑旗令主的行踪。黑旗盟在金泉山设有连络站，但不知他何时可到。”

“等黑旗令主有何贵干？”陆叔问。

“要他截杀天玄剑。”

少年人脸色发青，接口道：“陆叔，其他的事下必问了。大地之龙既然在三天前中毒，定然不会远离，我们必须赶快找他。”

陆叔忧形于色地说：“连龙虎风云会的人也不知他的下落，我们人孤势单，到何处去找？”

“也许玉麒麟老匹夫知道，找他去。”少年人断然地说。

“你说就咱们三个人便丢……”

“不错，龙潭虎穴小侄也得闯上一闯。”

陆叔一掌劈中孙伟的天灵盖，说：“好，埋了这家伙，咱们就走。”

身后，突传来银凤清脆的嗓音：“你们要找大地之龙有何贵干？”

她已受了伤，站在三人身后，站得远远地，负隅顽抗的神情毕露无遗。她手中分挟了四枚飞鱼剑作势戒备，并不因对方处死了龙虎风云会的人而有所松懈。

少年人含笑上前，行礼道：“先前误认姑娘是龙虎风云会的人，多有得罪，特向姑娘道簌。”

“站住！不许走近，你胡说什么？”她吃惊地叱喝。

少年人只好站住，笑道：“姑娘虽是男装，但难瞒老江湖。请问，洞庭王与姑娘有何渊源，能否见告？”

“你少管闲事，找大地之龙有何贵干？”

“姑娘与银凤姑娘的脸貌极为相像，不知……”

“告诉你少管……”

“在下姓雍，名……”

银凤大喜，抢着叫：“是了，你是大峪山雍少主吗？”

“正是区区。姑娘是……”

“我是银凤，金凤是家姐。”她喜悦地说，收了飞鱼刺上前行礼。

“二姑娘可知道龙大哥的消息吗？”雍玉急急地问。

“他住在嘉陵客栈……”

“他真的中毒了？”

“小意思，天下间任何奇毒，也难不倒龙大哥。”

“二姑娘是和他在一起吗？这是说，令尊和天玄剑也来了？”

“我与施小妹和他在一起，家父则溯江而上到成都，也许会与令尊会合。施大叔不日可到此地。少山主，你带了多少人来？”

雍玉先替银凤引见两位同伴。陆叔是人峪山名号响亮的一位头领，姓陵名蛟，绰号叫冷剑，他的剑车走旁门，十分诡异，常出奇不意将人制倒。中年人叫穿云燕扬家驹，轻功出类拔萃。

他告诉银凤说，他从成都来，乃父率领部份高手到达成都，原是接到

天玄剑的柬帖，赶来成都直捣龙虎风云会的老巢。半月前，乃父接到大凉山岳父四绝秀士的手书，说是不日将出山，与缥缈仙子会合，孙儿路璧已经先来，要四绝秀士照料。他们与缥缈仙子取得连系。

方知路璧与铁掌拂云追踪报应神下落下明，因此分派多批人手，在各地搜寻他们的下落，他与冷剑和穿云燕走的是潼川道，半途听说大地之龙闹定远天狐谷，心中一动，便赶来顺庆，希望将中海接到成都。

银凤静静地听完，说：“少山主来得正好，龙大哥日下止需人手相助。走，请随我去见龙大哥二中海已难开了小店，四人转奔嘉陵客栈。施姑娘已经回店，她跟踪吴燕辉，距城两里地，接到了风尘仆仆急急赶来的一群人马。可惜这群人皆戴了风帽，不知黑旗令主是否在内，一群人落脚在城南安汉客栈，不见有人外出，她只好先回客店等候。中海失了踪，眼看日色近午，还不见他回店，众人等得心中焦躁，两位姑娘更是坐立不安。未牌正，中海喜孜孜地返回店中，见了雍玉大喜过望，立即在房内展开长谈。他不但探出黑旗盟的秘窟，也知道玉麒麟父子止坐镇清泉山，等候黑旗令主到来，要以黑旗盟的大批人手，拦截即将经过顺庆的天玄剑。但天玄剑的行踪十分秘密，黑旗令主也飘忽如魅，仍未能把握他们的行踪。日下顺庆城暗桩密布，风雨欲来。他下定决心，要在这两天中把事办妥。他要雍玉火速返回成都，将路璧已经脱险正兼程返回的消息禀明，以令老一輩的人安心。并请山主尽速派人至梓潼潜伏，严密监视贼人的举动，最好能先行动手，一举铲除贼人在成都的潜势力。他算定贼人的梓潼诡谋，固然是想一网打尽天玄剑一群英雄，主要的阴谋却不在此，而是吸引赴会英雄的注意，乘机在成都举兵，不将成都的贼人铲除，后果可怕。其次，他请素素立即前往朱凤山，通知火真君，请天玄剑避免走顺庆，或者干脆隐起行踪，候矶到南江镇会合，在未攻袭大巴山内主坛之前，不必打草惊蛇。他准备今晚先到金泉山一探黑旗盟的动静，明晚动手擒捉九阴吊客屈长华。素素已探出吴燕辉接来了一群人，料想黑旗令主该在这两天到达顺庆。雍玉不愿走，他建议由穿云燕杨家驹传信成都，他和冷剑陆蛟跟随中海效力，冷剑陆蛟是个老江湖，有老人家在旁筹划必可有所帮助。其实，他是想多和中海亲近。中海只好答应，他也希望多一个人在旁照应，但要陆叔保护家驹返成都。当天，雍玉修书给陆叔，陆叔偕穿云燕立即启程。当晚，囚人到金泉山至大少方山约山区中走了一趟。听雍玉说贼人已不再找中海，中海立即决定利用机会现身，以真名号和黑旗令主周旋。第二天，他内穿劲装，外面仍是儒生打扮，带了两位姑娘，出了西门直奔金泉用清霞观。青霞观是当地颇负盛名的道观，观中有两处名胜，一是紫极宫。据说，人唐贞九十年，谢真人谢自然，在这儿成道羽化飞升。其次是步虚台，也就是谢真人飞升的地方。观占地甚广，共有三十六棟建筑，松柏成林，春日奇花异草生香。但日下似乎比往昔萧条，观内只住有三十余名道侣，有近四十名借宿的香客。辰牌未，登山的小径上，施施然到了三天前曾经前来参拜谢真人的书生。今天，观中的气氛，与三天前大不相同，没有香客，寄宿在内的人，一个个换上了黑衣，观门的拜天坛右侧，插了一面七星黑旗。快接近观门，下面脚步声急促，土来了五名动装大汉，超越了中海，大踏步进了观门。”成老狗的人来了。”中海向两位姑娘低声说。

“黑旗盟的人似乎并不想隐起行踪呢？”银凤说。

“是的，但黑旗令主本人都行踪如谜。”中海答。

“横江白练梁前辈不在，我们也难从他们口中得到黑旗令主的消息：“素

素忧形于色地说。”梁前辈并非钉住黑旗令主，他只负责钉住九阴吊客。我们在一旁听听，有消息了。”

中海低声说。

臂左有一座小亭，三人从容进入亭中，亭距观门不足五丈，可以俯瞰东面的府城，也可从院墙顶端看到大殿前的景况。

五大汉穿过花径，到了殿前的台阶下。敞开的殿门内突然闪出五名黑人劲装大汉，一字排开，站在阶上抱肘屹立，冷然向阶下的五名不速之客凝视。

五名客人也雁翅排开，为首的人抱拳行礼，发出一阵嘿嘿怪笑，说：“田兄请了，洪某奉外坛坛主的法旨，前来拜会董前辈，请田兄代为通报一声。”

田兄勉强地回了礼，冷冷地说：“董前辈已经到大方山去了，洪兄可到大方山一走。”

洪兄脸色不豫，说：“田兄，叶前辈辰牌初刚从安汉客栈起程，在西禅寺逗留许久，到此不足一刻，并未离观他往，为何田兄藉故推托？田兄如不愿通报，在下只好入内……”

“站住！你敢？”田兄沉喝。

左廓下人影出现，赫然是湘西谭氏兄弟。老大谭家昌叫了一声，说：“田兄，为何不通报？”一面说，他一面笑，状极得意。

“你少管闲事。”田兄气虎虎地答。

洪兄脸色一沉，厉声道：“贵盟的弟兄太过嚣张，桀傲不驯，本会的各坛弟兄已无法再容忍下去洪某只好据实返报。”说完，扭头便走。

田兄举手一挥，发出一声怪叫，两侧偏殿闪出十余名黑衣人。

洪兄冷笑一声，挺了挺胸膛，朗声道：“果然是心怀叵测，会主料事如神，早已料定黑旗盟有此一看。诸位，咱们五弟兄并未带兵刃，何必小题大做？有何见教，请吩咐就是，”“小意思，留下诸位的人头。”田兄冷笑看说。

“都还不简单？拿去就是。咱们五个无名小卒的人头，将会换来数百探好汉的性命，连黑旗令主的一子一媳，三侄一女也算上，黑旗令主本人当然也在内，咱们五兄弟该含笑九泉。”

田兄迈步下阶，阴森森地说：“告诉你，黑旗盟是唬不住的。”

洪兄在怀中取出一封书信，掷在地上说：“洪某知道阁下是英雄，用不看唬你。二月六，贵盟的弟兄，暗中屠杀了本会十三名弟子，你以为会主不知道？哼，简直在做梦。内主坛坛主奉会主法旨，看在下致书贵盟令主，后日午正，贵盟的人必须到清泉山大悲古刹听候差遣。届期下至，定按会规处治。在下信已传到，如果在下未能返回元妙观覆讯，后果如何，在下不愿危言耸听，诸位自去猜测。在下言尽于此，诸位瞧看办好了。”说完，转身大踏步向外走，不再理会附近的人。

“站住！你这厮死到临头，还敢恫吓咱们黑旗盟的好汉，胆子可不小。”田兄左首一名大汉大喝。

洪兄扭头冷笑一声，傲然地说：“要杀要剐，悉从事便，鬼叫什么？好没规矩。”

田兄挂头向谭氏兄弟看丢，谭老二突然饱含深意地点点头，冷冷一笑，闪入偏殿。

“这恶贼无礼，毙了他。”田兄沉喝。

应声跃出五大汉，撒下兵刃便待上扑。

臂门人影一闪，到了会被素素削掉一层头皮的三丑。安庆双丑自从在濯马庄失手，大丑一命呜呼二丑逃得性命，成了黑旗盟甚有份量的人物了。他奔入观门，急叫道：“狂剑董前辈将到，赶快动手巴。”

田兄一声大吼，拔剑急冲而上，一剑点出。

洪兄侧掠八尺，低喝道：“怎么？真干？为何不等他踏入观门时再动手？”

田兄嘿嘿笑，反手又是一剑，料定洪兄必定向后退避招，左手一，三枚钢镖悄然打出。

洪某未料到对方真的动手，百忙中扭身避镖，反应居然奇快，可惜田兄已志在必得，一发三枚，最后一枚贯入洪兄的小肌。

“哎……呀！”洪兄惊叫，挫身便倒。

另一面，千余名大汉一拥而上，把赤手空拳的四名大汉刺倒在地，惨号声震耳。

田兄气势汹汹，纵上一剑点出，急刺洪兄的七坎穴。

洪兄仍能躲避，拚余力扭动身躯，但已无法躲开，“嗒”一声剑刺入右肺，他浑身一震，嘎声叫道：“田……兄，你……你真杀……杀我？”

田兄拔剑，怪笑道：“奉坛主法旨，这叫做假戏真做，你不死，令主便不会驯顺。别怨我呢，洪兄。”

洪兄已说不出话来，倒在地上挣扎，剧烈地呛咳，最后口中鲜血溢出，双目睁得大人地，逐渐断气。

一名大汉抢出，拾起书信便待放入怀中。角门出现了谭老大，低叫道：“书信留着，放下给他们留下几把剑，其他弟兄快退。”

信飘落地面，观门二丑的叫声入耳：“二位前辈驾到。”

声落，天南三剑带着二十余名大漠出现在观门口。狂剑董千里脸色一变，沉声问：“田襄，怎么回事？”

田兄收剑上前行礼，怒形于色地说：“龙虎风云会派这五个小辈前来下书，口出不逊，无礼已极辱骂令主及盟中弟兄，属下忍不下这口恶气，动手将他们宰了。”

谭老大趋前行礼，沉声道：“董爷，田兄和三位弟兄出于自卫，是他们先动手的，欺人太甚，难怪田兄下毒手，他为了本盟弟兄的脸面与令主的威信，不得不出手自卫。”

“谭家昌，你为何不出面阻上？青霞观由你负责，你竟眼睁睁地看看他们将信使杀个干声净净？”狂剑厉声问。

谭家昌欠身道：“属下已经尽力而为，只因为对方是信使，因此属下并未携带兵刃。这家伙一言不合，便破口大骂，接着拔剑行凶，属下如不是走避及时，早已伤在他们的剑下了，冯、陈、许几位贤弟目击其事，他们可为属下作见证。”

“岂有此理，书信给我。”狂剑怒不可遏地叫。

田襄拾起书信呈上，退在一旁，故意在脸上堆上惶恐的神色，讷讷地说：“多年来，我黑旗盟威镇宇内，誉满天下，群雄钦服，领袖群伦，岂能仰人鼻息，人受龙虎风云会的迫抑？这几个恶贼仅是龙虎风云会的小走狗，居然敢出言无状，辱骂令主，任意侮辱本盟的弟兄，是可忍勃不可忍，如不杀他，今后本盟必将声威扫地，弟兄们也将理心难德，不可收拾。董爷如果认为属下处事过激，罪不可恕，那就请将属下交与龙虎风云会好了。好汉做

事好汉当，属下决不令董爷为难。前天他们索取吉安五杰，董爷推说令主不在，不敢作主擅长，双方皆难以下台。今天的事，属下下能令董爷为难。愿独自前往清泉山大悲古刹……”

“不必说了，我自有主意。派人将他几个家伙加以掩埋，暂时禁上弟兄们外出。”

剑焦躁地说。

亭中的中海向两位姑娘低声说：“狂剑进退两难，骑虎难下。怪！龙虎风云会为何如此逼他？”

“大哥，你不是说谭家兄弟是龙虎风云会派来卧底的人吗？为何他要杀龙虎风云会派来的人？”素素惑然间。

“不但谭家兄弟是卧底的人，包括二丑在内，刚才十二个人，我敢说全是龙虎风云会的党羽。姓洪约五个人，仅是无名小卒，他们不知该会主的狠毒，前来传信不知死将至。谭家兄弟定是奉命杀他们嫁祸的。这一来，黑旗令主只好俯首听命了，他既不能否认杀信使的事，更不能将谭家兄弟送洽龙虎风云会处治。不否认杀信使，他只有亲至清泉山陪罪。如将谭家兄弟送出，他还能厚颜恋栈令主的宝座吗？他盟下的弟兄，不各自作鸟兽散才是怪事。

再说，他不是个草包，该早已知道谭家兄弟是龙虎风云会派来卧底的人，将入送出，还不是纵虎归山？这种傻事他不会干。狂剑董千里胸有城府，他也不会上当。看来，同黑旗令主索取九阴吊客的事万难如愿，只好用武力解决了。准备动手时他们要找我们的。我斗一斗天南三剑，定可将黑旗令主引出。横江白糠梁前辈这几天始终不见现身，八成儿是跟随在令主身旁了。”

丙然不错，有人要找他们了。神剑高文湘向一外披上的心亭一指，向狂剑低声迫：“大哥，那书生行藏可疑，这儿发生打斗，他们居然未被吓走，难道……”

“是龙虎风云会的人。”狂剑冷静地答。

“那么，我们……”

“叶爷，何不杀之减口？”谭老大接口道。

狂剑董千里盯了谭老大一眼，眼中涌起疑云，猜不透这家伙有何用意。他早就怀疑龙虎风云会派来卧底的人，怎么居然想再除去龙虎风云会派来做见证的书生？他看不出谭老大想干什么。

最后冷冷地说：“好，但不许要活的。”口中是这般说，心中封忖道：“看这书生怎样应付。那样，你不敢抗命不杀的。”

『请看下册』谭老大应喏一声，带了兄弟和四名同伴，大踏步出观，向小亭走去。

小亭的地势比大殿还要高，站在殿前的台阶下，依然可从院墙顶端看到亭中的景况。天南三剑站在阶上，冷然向小亭注视。

魅剑颜展鸿记性甚佳，突然低声道：“那书生的像貌，小弟感到甚是眼熟，两位兄长可看出是谁吗？”

相距只有六七丈，一下一上，即使村夫俗子，也可看出面貌眉目来。但中海的脸部不时移动，似在欣赏山况水色，不易定神看清他的脸貌。

谭家昌一马当先到了小亭下，正待出声招呼向上闯。中海已拂袖而起，大笑道：“姓谭的，别来无恙。哈哈……”

谭家昌吃了一惊，在遂平他和中海照面，中海的打扮完全不同，他死脑筋记性坏，居然未看出是中海。讶然注视片刻，沉声问：“咦！你是谁？”

你怎知太爷姓谭？”

中海将袍袖掖在腰带上，站在亭口笑道：“你老兄真是贵人多忘事，竟然忘了在遂平……”

谭家昌猛然醒悟，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想起遂平受伤之恨，他猛铤钢牙，大吼道：“好小子，原来是……是……”

他吼不下去了，突然记起中海曾经大闹遂平，曾历险濯马庄，曾独闯麒麟山庄火化外主坛，名震天下，是龙虎风云会闻名丧胆的可怕人物，他谭家昌怎配在中海面前发横？吼了一句半。他情不自禁打一冷战，脸色大变，双眼睁得大大地，如见鬼魅，用近乎虚脱的声音大叫：“大地之……之龙，大大……”一面叫，一面向后退。

中海踱下石级，接口大笑道：“哈哈哈哈！你还认得我大地之龙，很好，记性不坏哩！”

阁下。”

臂内的天南三剑吃了一惊，飞步抢出观门。

苞随在谭老二家胜身后的田襄，自以为打暗镖的手法高明，突然抖手发出三枚钢镖，扭头便跑。

亭侧人影一闪，素素从侧射到，一声低叱，白虹一闪，风雷倏发。

“啊……”田襄狂叫一声，背心开了孔，创口直透前心，冲出五六步，“砰”一声摔倒在地。

素素飞退而回，一进一退迅捷无比。田襄死得实在冤枉，他如果不回身逃跑，决不会如此容易送命。

中海伸手一抄，三枚钢镖入手，信手抛掉，迎向刚掠出观门的天南三剑。两位姑娘左右相随，从容迎上。

双方在观前的广场相遇，狂剑举手挥退从两侧拥上的人，独自上前说：“大地之龙。幸会幸会，阁下的胆气，董某委实佩服。请教，为何纵令贵价伤本盟的弟兄？”

中海呵呵一笑，说：“董前辈，贵盟与龙虎风云会联手同盟，难道不知在下是龙虎风云会的死对头吗？”

“阁下原来存心前来生事，难怪。”

“董前辈大概已知道龙某的事了。”

“不错，略有所闻。”

“略有所闻？你客气了，龙虎风云会必定已经把龙某的事告知贵盟的弟兄了。龙某仍有六天可活不乘机多杀几个人，岂不死不瞑目？说吧，龙某已经来了，阁下如何打算？”

“你伤了本盟的弟兄，董某……”

“阁下要替贵盟的弟兄报仇，是不？在下本来要向贵盟的人讨教，但阁下目前正陷于进退维谷之中，这几个小辈是龙虎风云会的人，为了他们的阴谋，不惜自相残杀，把贵盟令主推上虎背，真够阁下受的。这样吧，在下不为己甚，请阁下示知贵令主的行踪，在下立即退走，让阁下定下心处理善后吧。”

“阁下把董某看成什么人了？”狂剑怒叫。

中海拔剑出鞘，冷笑道：“阁下必定不肯善了，那就动手罢。”

狂剑挥手令手下后退，徐徐迎上拔剑出鞘。

中海接近八尺内，突用传音入密之术说：“董前辈，何不乘机让在下替

前辈效劳，宰了潜伏在贵盟的奸细，岂不两全其美？在下和贵盟并无仇恨，在下知道贵令主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狂剑董千里不是奸滑的人，明知机会不可轻易放过，但事实上有困难，他怎能让谭家兄弟送命在中海的剑下？他带来了二十余名盟友中，可能还有龙虎风云会的奸细在内，有些人还不知谭氏兄弟是龙虎风云会的人，如何向这些人解释？他势成骑虎，硬著头皮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本盟的弟兄全是生死与共的盟友，你杀了本盟的弟兄，也就是本盟的死对头。接招！”

喝声中，剑发龙吟，身剑合一展开抢攻。

中海一声长啸，但见银虹一闪，便楔入对方的剑影中，“铮”然一声巨响，人影乍分。

中海向后飘退，大笑道：“少陪，后会有期。”

两位姑娘突然向后飞返，去势如电。

人群大哗，有人扑出吼道：“那儿走？留下命来。”

狂剑大喝一声，飞扑而上。

中海从容断后，脚下如行云流水，像是星跳丸掷，向山下退走。掠下十来丈，突然旋身喝道：“接飞刀！著！”

狂剑也对中海的飞刀深怀戒心，猛地向侧一闪，身后的神剑高文湘也向侧急飘。

“哈哈哈哈……”中海的长笑震耳欲聋，向下如飞而去。他并未发出飞刀，仅故意试试对方的胆气而已。

这样一来，立即激怒了狂剑董千里，天南三剑不顾一切穷追不舍，后面跟随的人愈拉愈远。

降下一座密林，中海向两位姑娘低声说：“在前面山角分手，我要引他们到无人处逼问令主的下落。回去告诉少山主，晚上见。”

两位姑娘知道天南三剑的轻功了得，不易扔掉他们，中海一个人足以应付，用不著耽心，说声“大哥小心”，便先向林中钻。

中海在林缘转身，大笑道：“来来来，三剑联手。哈哈哈哈……”

他知道天南剑不会一拥而上，必定自命不凡不屑以三斗一，分别去追两位姑娘。但如果有一人遇险，他们便会放弃追逐两位姑娘而在一旁照顾。因此，他决定用绝学压迫追得最快，轻功最高明的老三魅剑颜展鸿。

在狂笑声中，他挥剑急上，剑幻万道银虹，招出“金蛇乱舞”，凶狠地抢制先机出击。

“铮！铮！铮！”

金鸣震耳，剑气迸射。

魅剑颜展鸿的剑术，以快速诡异见得，但在中海面前，却无从发挥。中海的剑术，比他更快、更速、更诡、更奇，而且凶猛绝伦。

在一阵狂风暴雨似的袭击下，他接了两招七剑，连还手的机会都抓不住，连退五六步，几乎一跤摔倒，危极险极，在极短的刹那间交接，他惊出一身冷汗。

狂剑和神剑见三弟遇险。

丙然不敢去追两位姑娘，在一旁戒备，脸上神色紧张，手心淌汗。

“三剑联手，还不快上？你们认为我大地之龙浪得虚名，不屑三剑齐上吗？”中海放弃追袭，扬剑沉喝，威风凛凛，豪气飞扬。

狂剑深吸一口气，神色肃穆地说：“恭敬不如从命，在下兄弟放肆

了。”

这时，坡上的人影纷现，后到的人已到十余丈外。

“少废话！呸！”中海大喝，剑狂野地先攻狂剑董千里。

“铮铮！”两人硬拆两剑。

神剑高文湘从右攻上，大吼一声，疾挥三剑。

“铮！”

火星直冒，神剑被震得斜飘八尺。

中海跃出圈子，一声长笑，跃入林中向西走，一面沉喝道：“到宽敞处一拚，你们敢是不敢？走吧！”

四人展开轻功，奔入西面的山区。

后面赶来的人，渐渐消失在身后的山林不见。

奔了三里地，到了一座山坡下的短草坪。

中海不走了，横剑相候十丈后奔逐而来的天南三剑。

“听龙某一言，是敌是友，诸位卓裁。”他沉喝。

狂剑举手一挥，三人各自占定方位，布下三才阵式，三剑齐举。狂剑前移半步，沉声道：“咱们已无话可说，剑上见真章。十年以来，阁下是咱们兄弟所见到的最佳剑术名家，今日承蒙阁下允许我兄弟三剑联手，深领盛情。我弟兄用三才剑阵围攻，小心了了，阁下。”

中海徐徐举剑，淡淡一笑道：“三才剑阵只可对付艺业略高的人，诸位的内力与龙某在伯仲之间而剑术相差甚远，如果能支持不败？一击之下，剑阵立解，还是平心静气听龙某……”

“在下却是不信，上！”狂剑冷叱，他已恼羞成怒，不顾一切一意孤行。

阵势刚发动，攻上中下的剑势刚发，中海已一声冷叱，剑虹一闪，人旋身抢攻右后方的魅剑颜展鸿。

“铮”一声巨响，震开魅剑攻向上盘的一剑，突然斜身错掠而过，身形捷如电光石火，电虹再闪连人带剑旋出阵外。狂剑和神剑两人分攻中下盘，剑根本就跟不上中海的迅疾身法，果然一招之下，剑阵立解。

“哎呀！”魅剑惊叫一声，侧飘八尺外，右肩外侧出现了一条血缝，血迹沁出。

狂剑和神剑两人几乎同时抢到，狂怒地递剑。

中海伤了魅剑，身形倏止，横剑屹立，冷静地用目光盯视著前方，像是凝神运气，敛神内视，呼吸像是停止了，对疯狂扑来约两名宇内闻名剑手视若未见，冷静得令人吃惊，直待双剑行将及体，他方一声低啸，身动剑动，风雷骤发，刹时剑影漫天，涂了银色的剑影先幻成一道虹影，从对方袭来的剑影中楔入。

然后突然形成一重剑网，在身前左右撒开。

说快真快，风雷似的剑啸刚发，漫天剑影刚一入目，人影突然分开，中海的淡淡身影从两人的中间穿过，暴起三四声铿锵的金属交鸣，他已在丈外止步，人影刚止，他已旋过身来立下门户，冷然屹立。

宛若岳峙渊停，点尘不惊，似乎刚才生死须臾的激斗，已离开得十分遥远了。

狂剑和神剑步履不稳，各向侧冲出八尺外，脸色泛白，手中的剑仍在轰鸣，转身凝视著中海。久久方吸入一口长气。狂剑的剑徐徐下垂，吁出一口长气，沉声道：“咱们天南三剑认栽，多蒙剑下留情，咱们心领了。日后

见面，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在下有事待埋，无暇奉陪，日后再生死存亡，后会有期。”

“董前辈，能不能平心静气听……”

天南三剑不听，他们扭头拔腿狂奔，去势如电。

一般说来，在江湖闯荡的武林人，大多骄傲自负，好名而自命不凡。真正艺业超人修养到家的高手，反而寄身在各种行业的人群中，没没无闻，与世无争，也许一生中用不上一次他所学的绝艺，无人知道他们身怀绝学。

天南三剑是前一种人，受不了挫折，稍一失意，便认为是奇耻大辱，失败在一个后生小辈之手，他们受不了，没有那胜不骄败不馁的雅量和修养。他们误会了中海的善意，这一来，几乎把黑旗盟带上万劫不复的悲惨命运之途。

中海目送三人去远，长叹一声，自语道：“看情形，向黑旗盟词人的事，难以登天，我只好硬讨了。二丑并未死在濯马庄，我得先找他。”

他开始在山林中找路，绕了许久，无意中走上蓬溪至府城的大道，说是大道，其实并不通车马。

辨清方向。

他向东徐徐举步，一面思索今晚下手的策略。

这两天天候渐变，天寒地凉，恶劣的气候即将光临，大道上行旅稀少，好半天不见一个人影。

身后脚步声渐近，有三个人来自蓬溪方向。他无意中扭头一看，看到三个云游老道，先前的老道赫然是长春子。

中海泰然地举步返回府城，发现身后有愈来愈近的脚步声，有人快接近身后了。他无意中扭头一看，看到四五丈外大踏步走著三名老道，领先那位高年老道，面貌甚是熟悉，赫然是在大隐屏几乎令他丧身的长春子。

他不由大吃一惊，暗叫糟了！目下他的两仪心法还未练成，火候仍差三天，又未能赴仙穴山找壶中山讲习保命剑法，今天狭路相逢，冤家路窄，看来定然凶多吉少，大事不妙。

他想起及早回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长春子修为深厚，目力超人，记忆力尤佳，一眼便认出中海是在大隐屏出现过的不速之客，那次恰逢两书院的士子游大隐屏，中海今天穿了儒衫，老道立即便联想到中海定然是两书院的学子，而且断定那次用石子下击，并未能将中海击毙。

老道心念甫动，便看到中海心虚的神色，知道所料不差，急奔两步沉喝道：“小辈，站住！”

中海知道难以脱身，同时也不愿太过示怯，闪在路旁一面运功戒备，一面说：“道长有何指教？”

长春子在丈外止步，狠狠地打量了他半晌，阴森森地笑问：“咦！你不是在武夷山大隐屏顶多管闲事的人吗？你居然未死，命可大著呢？”

有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反正事到临头，避无可避，既然已经被对方找上头来，中海反而镇静下来了，当下把心一横，决定仍用游斗术和老道周旋一番。听老道的口气，似乎并不知道他就是大地之龙，但上次在大隐屏老道已决定杀他，这次老道自然不会放他活命，他必须特别小心应付。

他与上次在大隐屏时截然不同，剑术和内力相去不啻天壤之别，他深信决不致和上次一般毫无还手之力，心里无形中增长了三分豪气。一面运功戒备，淡淡一笑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是在下命大，而是命不该绝。”

道长的道号叫长春子，名列上代三大高手之一，但在下以道长的行径作为看来，确是不敢领教。”

长春子举目四顾，四野鬼影俱无，寒风凛冽，云沉天暗。随即他呵呵一阵大笑，掀著长须说：“人生多采多姿，变化万端，因此，必须因势利导以求适应，贪道亦然。人生百岁，一生中具有多种面目身份，卅年前贫道是白道英雄，而今是武林霸主，同样纵横宇内，那管他什么侠义邪魔之论？是否领教，只怪你生非其时，也怪你在大隐屏无意中目击贫道的隐秘，因此你必须死。目下四野无人，让你看到贫道的本来面目，已经无关紧要了。小辈，你贵姓大名？”

中海徐徐撤剑，也呵呵大笑道：“何必通名报姓？反正你我认识了便成。上啦！老道。”

“喝！上你居然相当勇敢呢。”长春子大笑，踏上两步又道：“贫道认为，你还不配接贫道的剑，进招。”

中海不再客气，一声吃喝，招出“游蜂戏蕊”，他不敢用电剑心诀，以免被老道看出他是大地之龙的身份。

长春子一声长笑，左掌斜拨，罡气绝学随掌而发，气流的奇异啸声入耳，一股无形的潜劲使得中海的剑相距尺外便向外荡，接著身随掌进，右掌深入，“神龙现爪”劈胸便抓，根本不理睬中海攻来的长剑。

中海心中凛然，他发觉老道的掌风出奇地凶猛，一拨之下，追电剑发出奇异的轰鸣，手腕一震，虎口发热，剑不由自主地直向外荡，空门大开。按著，人影欺近，巨爪已一闪而至，锐不可当。

他知道功力相差太远，练了十来年的气功，万难禁受罡气的全力一击，如果妄想反击，不啻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时机未至，目下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他倚仗如意身法比任何人都灵活，反应超人，立即向后飞退。

“那儿走？哈哈！”长春子狂笑，如影附形跟到，右手原招不变，恍若巨灵伸爪，迎面便抓。

交手时，高手不需注现对方的手脚招式，全凭经验判断对方的进攻手法，只需从对方的眼神中，估料对方的意图。中海的艺业，足以挤身于宇内一流高手之林而无愧色，出生入死，经验丰富，估料对手中的神色百不失一。但今天不行了，南荒人魔曾经说过，长春子的指风打穴术，威力可能远及八尺外，防不胜防，目下老道用的是爪，谁知道何时改用指风打穴术呢？因此，他不得不将目光从贼道的脸上移开，留意对方用指。他不怕老贼道用内家掌力以掌风袭击，掌力所占的空间大，不能及远，他的护体气功如果对方的掌力不直接击实，他自信禁受得起，所以只需留意对方的指力便可。

长春子不知中海已摸清了他的底，见中海的目光始终落在他的手上，轻视的念头油然而生，毫不顾忌地放胆抢入，以泰山压鼎的声势，跟踪追袭。

这瞬间，中海扭身避招，在间不容发的空隙中脱出一抓之危，向右掠退。

“第二招！”长春子狂傲地叫，左闪、切入、反掌创出，身法之快，骇人听闻。

中海不敢胡乱出招，他在等候机会，突然俯身左掠，从对方削来澈骨震腑的罡气下方闪过，危机间不容发。

他的追电剑如果用上剑锋，并注入十成内力，是可以击破对方的罡气的，但他不想冒险，假使一击不中，对方必定全力进袭，太过危险，因此他

不愿太早出示追电剑的威力，仍然采取走避战术。

这一来，成了完全挨打的局面。说来奇怪，他对长春子深怀戒心，影响了情绪。以往即便在高手如云埋伏重重之中，他皆能抱有六合如一，有敌无我的意念履险如夷，虽则起初心中发虚，但拔剑交手之后，他使将自己的处境完全忘怀，全部心意皆放在运剑闯荡上，但对长春子他便很难控制自己的神意了。人的名，树的影，他被长春子的名头所左右，连他自己也不了解何以有这种反常的现象出现了。

长春子这一掌来得迅疾无比，料敌如神，似乎早已知道中海的闪避方向和落脚的位置，声出掌已经快及身了。

幸而他的神智还算清醒，火速向后仰身，猛地向侧一扭。

长春子哈哈一笑，扣指疾弹。

中海刚好向侧倒左手著地，突然再扭虎腰挪开尺余，抓住机会一咬牙，奋勇一剑飞出。

“嗤”一声怪响，他先前著地处有一颗石子被指风击中，“得”一声脆警，石子突然炸裂。

同一瞬间，“嗤”一声厉啸，中海的剑尖拂过长春子的膝上方，道袍下被划开一条横缝，剑气划破护身罡气的厉啸令人闻之汗毛直竖。

长春子脸色一变，反掌便挽，同时跃退五尺，讶然叫：“咦！可破内家气功的宝剑。”

中海刚刚跃起，掌力已到，想闪避已然力不从心，相距尺余，掌劲先到，“蓬”一声闷响，右胸如受千斤巨锤所撞，凶猛浑雄的潜劲，将他震飞丈外。

他感到气血急烈地翻腾，眼前发黑，血向胸部冲，喉间有腥味。

他居然未被击倒，神智倏清，吸入一口长气，不管东南西北，如飞而遁。

“你走得了？留下命来。”长春子怒吼，撩起袍袂狂追。

另两名老道也奋起急赶，轻巧比长春子略差一筹。前逃的如同星飞丸走，后追的如同狂飙掠地。

中海挨了一记重击，假使他未练两仪心法，可能早已倒地不起，目前他受得了，只是右胸有点难受，如不赶快用真气疗伤术排出淤血，后患无穷。

他强提真气，全力展开轻功落荒而逃。还好，长春子的轻功并不比他高明，但想将老道扔掉也非易事。

逃出四五里，双方仍然保持著三丈左右的距离。不远处，松柏满山，已到达果山脚下了。

他往松柏林中一钻，利用起伏的山坡转折奔逃，林深草茂，枯藤在山凹的低洼处蔓生，视界受阻他心中狂喜，利用野狐的逃窜术急急脱身。

长春子不屑在树丛草窝中钻，略一迟疑，已失去中海的跟踪。他后面的两名老道早已不见了，不能再追啦！

他向被划开的袍袂瞥了一眼，恨声道：“这小辈居然两次在我手中脱逃，这次更划破我的袍袂，挨了一掌竟然能丝毫未伤，他如果不死，将是我一大敌劲，下次得用剑杀他。怪，不知是那一位老不死调教出来的弟子，年纪轻轻，居然有如此超尘拔俗的艺业，他的师门长辈岂不是更利害？唔！他那招“游蜂戏蕊”的出招手法，很像是天玄剑术，难道他是天玄剑的弟子？天玄剑小辈似乎并没有这小子高明哩！我倒得留神些儿，如果他的师门长辈

出面，恐怕有麻烦，让他逃掉，日后将是一大祸害，必须将他搜出来灭口才行。”

等到他两名同伴赶到，匆匆交待两人搜寻的方向与会合处，向中海隐没的方向悄然搜去。

两名中年老道是他的漠外四大弟子之二，曾经进袭大峪山，几乎截杀了大峪山主。已获得他的真传，比湖海散人的艺业高明一二分，可知确是了不起的可怕人物，足以独当一面，所以他放心让他们单独行动。

中海摆脱了三老道，到了果山与栖山之间的山麓附近。这儿岗阜起伏，古林盘，不时有三两座怪石堆积在不见天日的丛林枯草中，正是藏身的好地方。

他急需用真气疗伤术排出淤血，便在一座巨石旁找到藏身的地方，坐下掏出百宝囊中白衣神君上次送给他的一颗夺命返魂丹吞入腹中，静静地行功疗伤。

他藏身的地方相当隐秘，后面是两株合抱巨松，前面是巨石，石旁满生枯草，枯藤在松树四周形成一重藤网，人藏身在内，非常不易发现。

不知过了多久，反正他已行功三周天，真气疗伤术加上神药双管齐下，伤处淤积已除，只需休养三两天便可完全复原了。

正待停止行功，突听前面巨石旁传来了轻微的踏草声响。他耳力通玄，而且是在静止行功中，十丈内的轻微声响，也难逃出他的听觉之外。

“有人来了。”他想。

声源远在十丈外，可惜前面有巨石挡住视线。他本能地猜想是长春子到了，搜索的声音与走路声是截然不同的，他想走，但恐怕难以逃出对方的视线，便想侥幸地躲一躲再说。

对方既然在搜寻，那么，松树下决不是安全的地方，越隐秘对方愈会留心，得趁早走。

他像一个猫，无声无息地到了石后，他希望对方沿巨石搜索，他便可利用巨石绕走暂避了。

丙然不错，对方从巨石右侧悄然接近，脚下甚轻，但他仍然听得真切。

他向左绕走，脚下声息毫无，一个无心一个有意，他自然不会让脚下发声。

糟，巨石的后面尖削，绕过后便发觉有一丛枯了的荆棘，假使想踏过干枯的荆棘而无声响发出，势比登天还难。

他不能再退，猜想对方不会绕回，可能去搜他先前藏身的地方了。

可是，他料错了，对方竟加快脚步，沿石急绕而来。

他无法绕走，一咬牙，火速悄然撤剑。

真妙，不远处也有一丛荆棘，他拾起一块干土，悄然向荆棘抛去。

“刷”一声轻响，接著脚步声一乱，一个中年老道的背影出现在石角上，掠离巨石，向碎土落地处注视。

他认得这家伙不是长春子，而是长春子的同伴，心中大定，本想一剑刺穿对方的背心，但他却下不了手，有失光明。不容他多加思索，只消对方扭头，他使无所遁形。

他踏出一步，剑尖点在老道的背心上，低喝道：“不许移动，手离开剑靶。”

老道吃了一惊，手离开剑靶，沉著地说：“施主，别忘了贫道练有不怕

刀砍剑戮的玄门绝学罡气啊！”

“你也别忘了，你的罡气最多只练至七成，在下手中的宝剑，即使是十成罡气也难以抵挡，要不信你可以试行反震。”

“暗中袭击，算不了英雄好汉，给贫道一次机会，你我一比一生死相决。”

“呵呵！你们这些人很怪，明知死到临头，却责备别人不够英雄，你们自己不想想，难道你是英雄好汉？老道，长春子是你的什么人？”

“那是家师。”老道坦率地答。

“道长的道号如何称呼？”

“贫道上清下真。”

“令师与贵同伴呢？”

“家师搜果出，敝师兄在西面山麓。”

“你很坦率，在下也不为己甚，散去护身罡气，在下要制你的穴道以便脱身。”

“荒山野岭被你制了穴道，贫道岂不成了兽吻？”

“在下会发声将令师引来救你。”

“你能守信？”

“笑话？在下行事正大光明，如果存心要你死，何必和你穷罗苏，给你一剑岂不省事？”

“贫道信任你。”清真无可奈何地说，散去了护体罡气。

中海左指疾点，踏足欺近。

清真突然身躯扭转，向前仆倒，左脚来一记“虎尾穿裆”，不但避袭而且反击。

中海早怀戒心，对方肩动他便警觉，踏出的左脚猛地撤回，追电剑向下一拂，剑过无声，清真的左脚应剑而折。中海右脚踏近，俯身顺手用剑靶反撞而出，“噗”一声轻响，将清真的脊心穴给制住了。

清真“啊”一声厉叫，砰然倒地，接著大叫道：“小辈，你想制贫道的穴道，然后追问口供，你做梦……”

中海抓住清真的手臂将其翻转，却不由抽口凉气颓然放手。老道口中血流如泉，地下有一段仍在抽动的舌头，一双怪眼怒笑，浑身更在抽搐不已。

“这贼道果然够狠，竟嚼舌自杀了。”他摇头说。

老道的厉叫声，可能将长春子引来，此地凶险，不宜久留，他收了剑，火速溜走。无意中，他除去了长春子一个得力助手，像是在长春子的头上泼了一盆冷水，高高兴兴地人川，便折了一名得力门人。

中海循原路走，真不巧，长春子已搜完了果山，从山南折降，两人在坡下的矮林狭路相逢，双方照面，已相距不足四丈，想迴避已来不及了。

长春子还不知门人清真的死讯，一声长笑，撤剑疯狂上扑，四丈空间，他腾空一跃而过，凌空下击。

中海只好撤剑，大喝一声，招出“万笏朝天”奋勇迎击。

凌空下扑，最为不智，半空中不易闪避，剑尖如不能控制对方的中宫，有死无生，老道竟然行险进袭，显然并未将中海放在眼中。

罡风乍起，轻雷骤发，上迎的人似涌起重重剑山，下击的像是撒下一张剑网。

“铮铮铮……”龙吟虎啸似的清鸣震耳，剑山乱了，剑网凶猛地罩下，行雷霆一击。

中海支持不住，一声低吼，在危机一发中挫身暴退，向侧窜出。

罡风厉啸，枝叶纷飞，四周五六株高扁柏齐腰而折，被老道的宝剑旋过，如被枉风所折。

中海危极险极地逃出剑外，退出丈外。不等他站稳，长春子脚尖点地，再次扑倒，怒叱震耳：“小辈纳命！”

中海大吼一声，全力接招，“云封雾锁”全力对出。

“铮铮！”他感到虎口欲裂，手腕酸麻，追电剑向外荡，奇凶奇猛的反震力从剑上传到，几乎失去丢剑。

“七坎！”长春子意气飞扬地叫，跟踪袭击，招出“流星赶月”，晶亮耀目的光华急射而来，直取中海胸前的七坎。

中海百忙中收不回剑，眼看性命交关，“喘”一声将剑刺人身右的树干，借刀一带一扭，人从袭来的剑尖前闪过，“砰”一声右肩撞在树上，左手接住剑靶将剑拔出，闪在树后，逃脱致命的一剑。

长春子一怔，宝剑急急变点为挥，“擦”一声轻响，中海先前闪身避招的小扁柏树枝纷折，干从中断。

机会稍纵即逝，必须好好把握。中海乘老道挥剑折树的刹那间，从树下挫身攻出一招“飞星逐月”用左手进招，冷不防给老道一记奇袭。

剑出有如电闪，眼看要刺入老道的小肌，老道的反应惊人，垂剑下沉，“划地为牢”出招自救，“铮”一声巨响，架开了中海的一剑，半分之差，险些又挨了中海一剑。

长春子勃然大怒，也惶然心惊，他每一剑都以罡气注入了剑身，但中海的剑居然未毁，仅刮掉少许涂在外面的银漆，露出里面紫黑色的原来色彩，弄不清中海的剑到底是何种金属所造。看颜色，像是紫铜合金所制，但紫铜合金禁不起他的宝剑全力一击，而且紫铜合金也决不可能透过护身罡气所形成的无形气墙，他不得不小心提防。

“你这该死的小辈。”一声怒吼，闪电似的抢近。

中海被震得斜飞八尺，几乎被树枝绊倒，知道委实难以支持，再不走性命可虞，他像头受惊的小鹿，落荒而逃。

先前中海受伤，长春子仅能以相同的速度追逐，这时中海已经复原，可用上九成劲，长春子便相形见拙了，追了里余，已从两丈拉远至四丈以上了。中海心中大喜，映叫侥幸，老道并不如想像中的可怕，至少轻巧比他差上一筹，老道即便有翻天覆地之能，岂奈他何？他一面奔掠，一面叫道：“老杂毛，如果你有工夫，咱们可以继续较量轻功，远走天涯海角，来吧！提至十成劲，看谁行。哈哈哈哈哈！”

他出声嘲笑，长春子知道追不上了，在长距离以轻功狂奔，且尚能说话发笑，显然内力修为甚佳精力充沛，余劲足，再追也是徒然。

中海再奔了里余，已看不见老道的身影了，但仍不放心，认准正西方向，如飞而遁。直至接近金泉山的南麓，他才渐渐收势。

击败了天南三剑，却败在长春子手中，但他并不骄傲，也不灰心，他深信在两仪心法练成之后，内力足以和老道的罡气抗衡，便不至于被罡气阻滞剑势，可以和老杂毛正式较量剑术了。

看天色已是近午时分，该是午间练功的时刻了。近来两仪心法大功即将告成，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按期勤练。看路右有一处枯草丛生的山坡，枯草高与腰齐，正是藏身的好所在。他看看四野无人便离开道路向山坡上窜

去，藏身在草丛中，定下心神，静静地行起功来。草坡广约五六丈，任何人走近草坡，他都会及时发现。

足足练了一个时辰，这一个时辰相当漫长，在忘我的境界中，他不理会外界的事物，在草丛中十分安全，无需顾虑意外。等他从空灵的境界清醒，已是午牌未未牌初了。

他脱下儒衫，挟在腋下，走上了小径，这一带全是起伏不定的荒野，零落地散布著一些树林，有些树林已全部凋落，未凋的是松柏。越过一座凋林，突然发现前面半里外的松林中，大踏步走出八名黑衣人，相距虽远，但仍可发现他们的黑棉袄内所穿的劲装，更可从他们腰间所悬的兵刃飘穗上分辨出种类，有流苏的是剑，带红色吹风的是刀。

“是黑旗盟的人。”他向自己说。

他闪在林中，伏在一株大树下，等候他们经过，免得再有麻烦。

接近至三二十丈内，他心中狂跳，走在中间的一名大汉，奇丑的相貌入目清晰。他暗叫道：“那不是安庆双丑的老二吗？从金泉山到他们栖乐山秘窟，可走果山大道，为何却偏走这条远路？好家伙你送上门来了，天助我也！”

八名黑衣大汉不知林中有人等候他们，分为两路鱼贯而行，大踏步昂然赶路，毫无戒心。

中海从树下站起，从容举步走出小径，当路一站，冷冷地目迎走近的客人，虎目中冷电四射，神情极不友好。

“咦！”走在前面的人讶然叫。

“诸位，幸会，在下大地之龙，久候多时。”他冷冷地说。

他不说倒好，说了可把八位好汉吓坏了，没有人发声招呼，不约而同地扭头便跑。八个人都是不久前在青霞观见过中海的人，连天南三剑也败在中海的剑下，他们怎成？可说是闻名丧胆，望影心惊恨不得肋生双翅，冲霄而遁，怎敢接斗。

中海已认出八人是在青霞观受谭氏兄弟控制的人，顿萌替黑旗盟除害的念头。直至目前为止，他对黑旗盟尚无敌意，心中还希望黑旗令主能有与龙虎风云会决裂的一天，那会令龙虎风云会更为孤立他却不知，天南三剑以前对中海并无成见，甚至希望中海能予龙虎风云会更凶狠，更激烈的打击。但晨间中海伤了黑旗盟的人，接著天南三剑又受挫在他的剑下，敌意已成，黑旗盟已发出与他势不两立的誓言，壁垒分明，仇恨难解了。黑旗令主驭下有恩，对盟友极为爱护，这就是为何令主被龙虎风云会所制之后，盟下的人仍死心塌地为令主效力的原因所在。他想向黑旗令主讨九阴吊客，令主岂能答应？

他想替黑旗盟主去内奸，不啻火上加油。谭氏兄弟的奸细身份，黑旗盟的重要弟兄俱皆心中有数假使可以清除，天南三剑早就下手了，还用得著他中海越俎代庖吗？他们有他们不能清除的苦衷，这些事中海是无法了解的，这一来，双方的仇恨更深，一发不可收拾。

他展开绝顶轻巧追上走得最慢的一名大汉，沉叱道：“阁下，接招。”

大汉心胆俱裂，同左急闪，伸手拔刀。

中海右掌一抄，扣住大汉拔刀的右臂，左掌急劈而下，“噗”一声劈中大汉的右肩，右肩骨应掌立碎。

“啊……”大汉厉叫，接著被中海向右摔出丈外，砰然倒地。

中海从侧方超越，三两个起落使到了人群的前面，倏然转身大喝道：“留下！诸位。”

奔得最快的大汉刹不住脚，直向中海怀里冲，喝声入耳，已经无法闪避，只好大吼一声，双掌来一记“推山倒海”，要拚个两败俱伤。

中海招出“童子拜佛”，崩开推来的双掌，乘势向下一扣，扣住大汉的后颈向下揪，右膝猛抬，噗一声顶中大汉的下颚，及时放手。

大汉“嗯”一声低叫，满口牙齿松脱，上身一挺，仰面便倒，立时昏绝。

还有六名，六大汉左右一分，正想作鸟兽散，二丑却壮著胆大吼道：“弟兄们，拚了！”

聚则生散即死，咱们要死中求生。”

他的吼声果然有效，其他五人火速撤兵刃列阵，形成半弧，胆战心惊地戒备。

中海手按剑靶，呵呵一笑道：“诸位，二丑的话真教人泄气，似乎你们都死定了一般。

武朋友临门有敌无我，将生死置之度外，你们连这点见识都没有，何必在江湖上称英雄道好汉？简直丢尽了武朋友的脸面，还未动手就先想到自己要死，岂有此理！在下真替你们难过。”

所谓艺高胆大，艺业不精的人，自己心里明白，遇上了艺业高的人，心理上的威胁压力奇重，动起手来，首先在气势上便输了一著，如果再加上胆小怕死的两种因素，那就更不用说了，除了魂飞魄散之外。便只有睁著眼等死，无可救药。这六位好汉已是气衰胆落，被中海冷静的神情和嘲弄的语调压得喘不过气来，斗志全失，神情麻木，状极可怜。

还是二丑有种，凶悍的天性令胆气不致完全消失，立下门户硬著头皮叫道：“咱们上！”

六比一，咱们不见得会落下风。”

中海徐徐撤剑，若无其事地说：“对，六比一，足以和武林名宿一搏。在下只不过是一个江湖小辈，诸位有何惧哉？上啦！”

声落，举剑迈进一步，脸上的神情开始严肃，虎目中神光炯炯。

五大汉似乎立时精神一振，被二丑和中海的话激起了求生的本能，以六比一，何所惧哉？

“合围！”一名黑脸膛大汉沉喝。

两侧的人开始移动。杀气腾腾。

蓦地，一声巨响倏震，像是半天里响起一声乍雷，中海突起发难了。

剑虹前射，半途突又折向右侧，六个人刚形成合围，踏出一步，尚未及出招。但见人影倏动，剑影飞腾，风雷乍起，突变倏生。

“啊……”右侧一名大汉狂叫一声，人影剑虹从他的右侧一闪而过，他向左踉跄冲出，鲜血激射他的右臂“噗”一声颓然坠地，手掌仍死死地抓住长剑不放。

中海身形倏止，站在先前断臂大汉所立的位置，凝神屹立，追电剑向右徐伸，风息雷止。

右面的大汉如见鬼魅，突然丢掉单刀，“哎”一声惊叫，不等中海进招，扭头狂奔，急如漏网之鱼，跑得好快。

中海不加追袭，徐徐举剑左旋。

左面就是黑脸膛大汉，脸色泛灰，举剑的手不住抖动，怪眼瞪得像铜铃，接触到中海的目光，情不自禁打一冷战，急退两步。

“你上。”中海招手低叫。

黑脸膛大汉打一哆嗦，扭头便跑。

“倒！”中海沉喝，抢上一剑点出。

## 第二十一章

不接招而用背部向着对手，不啻自杀。“擦”一声轻响，剑刺入黑脸膛大汉的右肩关节缝，奇准无比。信手一挑，大汉的肩筋立折，右臂急垂，长剑落地。大汉似乎不知右臂亡践，逃出三丈外，方感到痛楚袭到，“啊”一声惨叫，脚下大乱，几乎栽倒。

但

居然被他撑住了，踉跄狂奔逃命去了。

这一来，众人刚才提起的一丝斗志立时瓦解冰消，另三人撒腿狂奔，各自逃生，漫山遍野而走。

二丑鬼精灵，他不向来路逃，反而向西急窜，他认为不与众人同路，中海必向人多处追逐，便可拾回老命了。

不错，身后没有脚步声，显然没有人追来。逃命要紧，扭头看会耽误脚程，他只顾拚力狂奔，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

看到了先前的密林，他心中狂喜不住念佛，只消逃入林中便有救了。

他看到林中有人，先是一惊，看清了心中大定，原来是一个被中海用掌拍碎右肩的同伴，正跌跌撞撞地抱着右肘向西走。

“不能和他们在一块儿。”他向自己说，便向右一钻，穿林而逃。

走了五六丈，突见前面一株大树后移出一个高大的人影，右手插腰，左手挽着一件儒衫，正向他咧嘴一笑，说：“二丑，才来呀？”

他顶门上走了真魂，扭头便跑。

“你走不了的，老兄。”叫声像是在耳后响起，他感到似乎劲风压体。生死关头，该拚命了！他大吼一声，旋身一剑猛挥，吃乳的气力全用上了，要拚个两败俱伤。

“咦！”他收剑惊叫。

身后没有人，全是树，那一剑几乎砍在树干上。

“我在你后面，老兄。”身后传来阴森森的声音，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他浑身泛起鸡皮疙瘩，骇然转身。八尺外，中海倚在一株树干上，正用阴森森的目光注视看他，口角泛现着嘲世者的奇异笑意。

他绝望地吁出一口气，精神完全崩溃了，丑脸上青灰的颜色骇人，浑身发软，恐怖地丢掉剑，摇摇欲坠地说：“龙……龙爷，我……我投……投降。”

“你这没骨头的恶贼！”中海冷笑看说，离树站直身躯。

二丑双膝一软，跪下了，哀叫道：“龙……龙爷，我……我没骨头，饶……饶命！”

中海在他身前一站，冷冷地说：“杀你这种人，污我之手。”

二丑如逢大赦，叩头如捣蒜，叫道：“不杀之恩，没齿难忘，来生……”  
住口！在下有话问你。”

“小的知无不言，龙爷是间令主的事吗？令主人川之后，行踪如谜，连天南三剑也不知他的下落。他带着七星七杰不知走那一条路！”

“在下不问你这些事。五年前，你在汾州将一根祖母绿宝石 丢在夜游神吴真阳的身上，栽赃嫁祸，那根宝石 你从何处得来的？”

“……”

“说！不许支吾，小心你的狗命。”

“小的做案满天下，经手的财宝数不胜数，五年前的事，小的怎记得起？  
这……”

“你和千里旋风闻达一群恶贼，在福建汀州舆江西交界处做案，杀富劫财，屠尽那狗官一门老小，你难道也忘了不成了，从实招来。”

二丑机伶过人，一听中海骂出“狗官”二字，心中大定，略一沉吟，说：“哦！小的记起来了，那根祖母绿宝石，乃是那狗官的财货之一，是我分得的财物……”

“那狗官姓甚名谁？”

“哦！听……听说……”

“不许听说，招实情。”

“我记起来了，姓程，名字我委实记不起来了。”

“谁指使你们去劫杀那狗官的？”

“有人告诉千里旋风，说那狗官官位虽然小得像芝麻绿豆，却贪赃枉法官囊饱满，要他纠众下手，小的与千里旋风是好朋友，他提携小的做了那笔买卖。”

“告诉千里旋风下手的人是谁？”

“这……”

“你敢不说？”中海沉喝。

二丑打一冷战，叫道：“小的认识这个人，听说是在陕甘一带颇有名气的前辈同道，姓郜名仲康，绰号叫做笑面青狼。”郜仲康日下何在？”

“小的不知……”

“胡说！”

“小的如果知道，甘愿被龙爷千刀万剐。”二丑情急哀叫。

有名有姓有绰号，打听并无困难。看二丑不像撒谎，中海只好罢休，深深吸入一口气，转过话锋：“你是龙虎风云会派至黑旗盟卧底的人！”

“是……是的，已……经三年了。”二丑坦白招认。

“龙虎风云会的会主是谁！”

“小的从未见过他的真面目。”

“他日下在何处？”

“小的不知道，只知外主坛成坛主父子在清泉山大悲古刹发施号令，召集及分派人手截杀天玄剑了。”

“贵会有一个叫邹瑞月的女人，她是混江龙的女儿，在贵会是何身份？”

“邹瑞月？见鬼！没听说过。本会的弟子成千上万，小的怎知她是谁？”

中海不再问，冷冷一笑道：“像你这种人，留在人间，也是……”

“龙爷慈悲，饶……饶命！”二丑一听口风不对，磕头狂叫。

“在下不要你的命，鬼叫什么？像你这种人留在人间，果然是人间的不幸，虽不至于祸害千年，至少还得有不少人倒霉。你如果不遭报，天道何存？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免得你再为祸江湖，在下从轻处治你。”

声落，一脚将二丑踢翻，制了气海和丹田两八，抓住右臂一抖，二丑的右上臂骨应手从中折断。

“哎呀！救……救命……”二丑发狂地叫。

前面五六丈树影中，六个快速的人影如飞而至，最快的人影是个老道，赫然是长春子，带了助手赶到了，六人中，除了他男一名弟子外，其余四人皆以巾帕蒙面，只露出一双厉光四射的眼睛。

中海一声长笑，展开轻功如飞而去。

相距在五六丈外，想追上他谈何容易？长春子有自知之明，止住同伴，停在二丑身前，开始盘问有关中海的事。

二丑不知老道的来历，他不认识长春子，反正中海不接斗便撤走了，想必是比中海更可怕的人物。不敢隐瞒，乖乖地和盘托出。

长春子静静地听完，突然一脚踏在二丑的小肛上。

二丑狂叫一声，仅挣扎了片刻，五官流血呼吸渐止。

长春子扭头向一名蒙面人沉声道：“冉康，你回去告诉会主，传贫道的法旨。那大地之龙既然仅有数天可活，不予置理固然省事，但必须防范他再伤咱们的人。再就是贫道目下不能出面，而且必须赶返重庆等待前来会合的人。黑旗令主已经快到了，不可操之过急。大地之龙既然出手杀黑旗盟的人，大闹青霞观，折辱天南三剑，可知黑旗令主决不会暗中与大地之龙勾结。咱们有不少人在令主身畔，他天胆也不敢心生异念，迫得太紧，恐防狗急跳墙，无路可走时，他即使能忍受，他的手下盟友可能也会作鸟兽散，咱们岂不自剪羽翼，化友为敌！所以必宏仁重行享。贫道走了，诸位好自为之，毋负厚望。天玄剑可能经过这儿，务必全力除去祸胎。”

“在下当将仙长的法旨传到，不敢有误。”蒙面人躬身答。

长春子沉思片刻，神色凝重地说：“诸位替我留心些。会主自从其击木莲花苑之后，证实缥缈仙子并未死亡，情绪便有点不正常，对会务的事没有以往热心，处事条理紊乱，不知轻重缓急，人手分散各地，只顾追索缥缈仙子的下落，忽视了会务，贫道甚不放心，因此暗中先行八川看看情形。贫道已经提醒她了，希望诸位多多加以留心，察看她是否意志动摇，如有异样，从速遣人禀报。”

冉康冷静地说：“在下也深深地感到，会主近来处事的手段，实欠思考，似乎心中甚乱，情绪大不如前，似是心中有事迟疑难决，内情复杂，变化难测，会不会心生异念……”

“不会吧！”长春子沉吟地答，但语气显然不够稳定。

“假使她心怀异谋，想摆脱仙长的羁绊，在下与两位大师和符兄，可否便宜行事？”冉康鹰目 炯地问。

“冉康，你也有点心神不定操之过急了。”

“在下也是为大局看想，为仙长效忠，并无他意。”冉康谦恭地答。

长春子沉思片刻，神色肃穆地说：“好，诸位可以便宜行事，但如无重大变故，切不可轻举妄动。大局已至决定关头，自坏长城便将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会主还有利用价值，不宜轻易放弃。一切大事，与副会主商量，决定之后，如果贫道在附近，须派人前来请示方可有所举动。你们可以走了，

日后梓潼见。”

四人应喏一声，行礼恭候长春子动身，直至长春子的身影消失在西面的丛林中，四人方启程返回府城。

中海赶回嘉陕客栈，雍玉和两位姑娘正等得心焦。他将与长春子交手的事说了，三人大惊失色。

“我们从湖广动身时，长春子仍在河南，怎么他倒先一步到了四川了！”素素讶然叫。

“在河南的长春子，决不会是他本人，定然找一个替身和英雄会的人敷衍，他自己却潜入四川及早布置。素妹，你还得走一趟朱凤山，通知真阳道长，叫施叔无论如何不可走顺庆府。长春子此来，决非巧合，可能是为施叔而来，必须多加小心。”中海冷静地说。

“我们的处境，不是也很危险吗！”雍玉躲心地问。

“是的，我们可能落在他们的监下了，因此，必须迁地为良。走！到南下大道附近村郊找地方藏身。今晚事了后立即撤离府城。”中海断然地决定，立即到柜台结账。

四人踏上南下大道，中海向雍玉问：“玉弟，陕甘地区，有一个叫笑面青狼姓郜名仲康的大盗，玉弟可曾听说过这号人物吗？”

雍玉沉思片刻，点头道：“不错，我听说过。陕甘以西地区，早年共有两个以狼为号的人，全都是凶残恶毒毫无人性的家伙，所以以狼为号。其一是大汉之狼符钦，手中一把特长的弧形刀狂野无比。这人近来已销声匿迹，下落不明。另一头狼就是笑面青狼，在甘陕一带横行了二十年，但近三十年来极少听说这像伙的消息了，仅偶然聘人谈起他的下落，见到他的人不在陕甘，而是在河南山东一带，宛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没有人确知他的下落，更不知他的现况。这人心肠毒辣，凶狠残忍，但艺业不佳，仅奸猾过人，善于利用机会，只能算是强盗中的二流人物而已。”

“最近有人看到他吗？”

银凤突然接口道：“据小妹所知，早些年有人曾在武昌府见过这位狼贼，那是他的早年好友盘龙枪黄桓说的，谅不会假。据黄桓说，笑面青狼已不再做贼，面貌已改，白天从不与人见面，虽说已经洗手，可能仍在做那些丧心病狂的勾当。大哥，找这人有何……”

“他是指使二丑和千里旋风一帮恶贼劫杀程巡检的主谋，杀我父母之人定然有他一份。”中海咬牙切齿地说。

一直在沉思的素素突然接口道：“这人西门老爷子或许知道，三年前他曾经见过这恶贼。”

听素素说狂丐西门老爷知道笑面青狼的下落，中海心中大喜，说：“又多了一线线索，找元凶报仇有望了。”

“大哥遇上二丑了？”素素问。

“是的，我废了他，他已招供了。”

素素仍想再问，身后脚步声震耳，一个衣着鲜红，满面红光的老人撩起袍袖，正大踏步赶来。

众人抬头一看，中海讶然地说：“咦！这人好面熟。”

老人已到了四五丈外，大笑道：“哥儿，好眼力，但仍不够好。”

素素跳起来叫：“老爷子，来得好，大概你老人家可以驱役耳报神，知道大哥需要向你老人家讨教，所以及时赶来了。”

来人是狂丐西门守成，居然脱去了数十年的丐装活招牌，扮成脸团团的富家翁了。

象人行礼毕，他匆匆地说：“你们两个小丫头该打一百军棍，就会出鬼主意去找你们的好龙大哥，你知道急坏了多少人？要不是火真君派人通知你爷爷，你知道会闹出多大乱子吗！你们随我来，天南三剑已出动黑旗盟所有的盟友，要找龙哥儿算账了。我刚到府城，找到当地的小猴子，知道龙哥儿的消息，算定你们会往南走，你们或许仍会去找火真君，那名道已经走啦，你们前往准保扑个空。你们以为龙虎风云会是纸扎的老虎！今日老道几乎性命难保哩！二凤观的老道如果不是听劝告及时走避，恐怕连小虫蚁也没留下一个。走，我带你们找地方安顿。”

他带众人离开大道，向西折入一条小径，凋林中有一座破草屋，路旁有一座破落的山神庙。草屋中有两名乞丐打扮的中年人，是狂丐派来准备往功的助手。

安顿毕，狂丐将别后的事概略地说了。目前，二百在四川早有安排。鬼丐常员在剑州一带混迅，从栈道入川的贼人尽在监视之下。神驼在菽州府，监视看水路，可能和洞庭王取得连系。他狂丐则负责重庆一带，已和天玄剑连络上了。巴图活佛和枯骨魔僧两人，自大巴山分手后，巴图活佛返回西海，枯骨魔回到巴山安法禅寺，暗中监视着大巴山附近的动静。

他认为龙虎风云会的高手大部入川，日下会大批人马向梓潼赶，梓潼大会我方的人不能不去，但恐怕要牺牲不少人，而且胜负难以预料，委实令人躲心。

至

目前为止，还未能找到与长春子一决雌雄的人，他问中海是否有把握。中海便将南荒人魔所说的话重述一遍，坦率地指出，得看这次到保宁找到壶中痴方能决定。同时，他将晨间遇上长春子，挨了一掌的事说了。他作最坏的打算，认为两仪心法练成之后，便可以抗拒长春子的罡气，即使找不到壶中痴，虽胜不了长春子，但缠住老杂毛当无困难。

梓潼大会时，他负责缠斗老杂毛，日下必须物色一个功力高强的人，接斗那可能是毒娘子的邹瑞月，其他的人，便可放胆铲除其他的恶贼了。当然，这得看这次大巴山之行，是否能将六指琴魔的外甥救出虎穴，不然一切免谈，有六指琴魔在，他认为没有人可以从天雷魔琴的芟击下幸免。

听说长春子竟然神秘地出现在顺庆，而且居然以真面目出现，老花子脸色一忧，他搅不清老杂毛何以能逃过无数眼线的重重监视。其实，长春子隐世三十年，世间知道老杂毛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如果中海不是排云山庄和大隐屏与老杂毛照过面，也同样不认识老杂毛是谁。可以说，当今之世，能认出长春子的人，已是屈指可数，那些眼线都是江湖晚辈，自然毫无所知啦！

经过一番思索和计议之后，老花子决定将议定的事转达天玄剑。其一：是大巴山之行势在必得，救出在那儿的人质，定可策动那些被控制的人倒戈相向，决定了龙虎风云会的命运。其二：梓潼大会之前，大峪山必须先消灭成都的贼巢，将贼人追到梓潼聚集，打击他们的士气，也可一举将他们解决。其三，火速召集高手到达梓潼布置，早作准备，以免陷于被动，受制于人。

最重要的是，梓潼大会势将全力以赴，即使大巴山之行未能将人质救出，为大局看想，只有忍痛除去六指琴魔，老花子有把握请打入龙虎风云会

卧底的人，偷出或者毁掉天雷魔琴。

至于人手的分派，预定出中海对付长春子，回春居士缠住邹瑞月也勉强可胜任，天玄剑可以接斗湖海散人，大峪山主对付黑旗令主当无由难。同时，深信四绝秀士和缥缈仙子必定不致袖手旁观，梓潼大会会有他们两位出面，虽不能仰仗他们两人对付长春子，至少可以号召不少武林高手反正，也可给予会的人不少精神鼓励。

老花子的意思，必须立即前往大巴山，任何事皆可搁下，解救人质的事刻不容缓。

但中海却走不开，他必须找到九阴吊客，便将笑面青狼的事请教狂丐。

老花子静静地听完，愕然地说：“笑面青狼确是仍在人间，但这人到底躲在什么地方，谁知道呢？天下茫茫，一个存心隐瞒过去的二流大盗，是不容易找到的。”

“老爷子的朋友，难道从没有人见过吗！”中海失望地问。老花子朋友甚多，走遍天下，如果也不知笑面青狼的下落，其他的人可能更没有希望了。

“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了，看到他的地方是武昌。这数十年来，经常在相距三五年左右，便有人看到他一次，见到他的地方，通常在河南、湖广北部、江西、南京西部一带。这家伙的为人十分狡猾…唔！让我想想看，他既然离开老家隐遁江湖，为何每隔三五年他却又故意现身让人见到，有何用意？唔！其中有鬼。龙哥儿，这家伙可能仍然在湖广一带做案，我相信会找得到他的。明天我立即传出柬帖，通知各地的朋友授寻这人的下落。”

“谢谢老爷子鼎力相助。”中海感激地道谢。

“今晚你们决定到果山一走吗！”狂丐问。

“是的，希望黑旗令主今天能赶来。”

“如果所料不差。他今天如果未能赶到，明天一定到达。这样吧，老朽今晚陪你们一走。我先去见火真君，初更时分在这儿碰头。”狂丐说完，径自走了。

爱城附近，黑旗盟和龙虎风云会的眼线，还在找假扮书生的大地之龙。中海拾夺出城，已经被黑旗令主的暗桩所发现。老花子走后不久，黑旗盟已经高手齐出，分数批向南赶。

中海为人谨慎。他想到此地距府城不远，殓可能被人搜到，所以必须先看清附近的形势。他独自离开茅屋，信步出林。这一带是起伏不定的冈阜地带，冈阜都不太高，许多可以辟为田亩的低地，皆未加以开垦，荒草粪茅，野林散落，视界不废。

他信步向东走，想到南下大道看看来往的行人中有没有黑旗令主。

走了半里地，登上了可以俯瞰大道的山坡，距坡顶秘林还有三丈余，突理已生。

在这种人迹罕见的山坡野郊，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潜伏，未免大意了些。

蓦地，他感到眼角有物移动。也在同一瞬间，他耳中听到了右后侧有旁人无法听到的枯草响动声。

他心生警兆，本能地知道危机光临，不假思索地向前面的草丛中仆倒，护体神功倏发。

可是仍然晚了一刹，护体神功刚发，只感到左颈侧一凉，“嗤”一声厉啸，一枚三 镖从颈侧擦过，护体神功来不及发挥功能，镖身锋利的 角划破了颈皮，鲜血涔涔而下，毫厘之差，几乎铲破了藏血穴的经脉。

他勃然大怒，翻身站起。

银星又到，迎面飞来。他左手一把接住射来的三 镖，左手已取出一把飞刀，一声怒叱，双手一前一后将暗器打出，但见银虹一闪，追电剑已拔在手中。

同一瞬，前面“啊”一声惨叫，三个从草丛中站起的黑影倒了一个，正是发镖的人，被三 镖端端正正地射入心口。

也在同一瞬间，身后“哎”一声厉叫，向后扔出的飞刀，击中刚从林缘站起，手中抓住一枚大型甩手箭的大汉，大汉的箭尚未掷出，飞刀已先一步贯小肌而入。

他虎日生光，冷冷地说：“黑旗盟的人，自命是黑道的英雄豪杰，想不到今天竟卑鄙得用暗器偷袭，你们简直是无耻已极。”

林中共有四名黑衣大汉，林外右后方也有四名，加上被射倒的两个人，共有十名之多。

八个大汉目定口呆，脸色泛灰，还未交手便被射倒了两个，将死的同伴仍在绝望地呻吟，呻吟声动魄惊心，不由他们不心惊胆落。

中海掏出一把金创药敷上创口止住血，以膏药贴上，转身向侧徐徐后退，突然怒叱道：“狗东西谁先上来送死？快上！”

这一镖引起了他的无穷恨意，动了无名孽火，假使他反应不够快，岂不枉送了性命？任何练气高手，在未运功之前，与平常的人毫无分别，一根木棍任意打击，同样可以送命。因此，出其不意的偷袭，需可击练了金钱罩铁布衫的高手。所谓意动神动，神动方能驭气，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受袭，再高明的气功也毫无用处，所以碰到这种可怖的偷袭，如果不死于非命才是异数，无穷恨意涌上心头，强烈的报复念头立时如山洪暴发，不可遏止。

没有人敢上，八个人分别缓缓向外退。

“谁是主事的人，滚出来答话。”他再次怒吼。

霸顶的密林另一面，突然传来洪钟似的暴喝：“来人是谁？是大地之龙吗！”

中海向上看，看不见人影，人在另一面，看不到。

“大概是的，他出来了。”有人回答，声音隐含恐惧，是藏在树后的人发话，显然上面还有不少人。

中海恨满心头，毫无怯念，大喝道：“快给我滚出来找死，大地之龙在恭候你们。”

上面接二连三掠下六个黑衣人，其中有天南三剑的老大狂剑董千里。最前面三名古稀老人像貌威猛，身材壮实，神目似电，不怒而威。一个留了三绺长髯，一个是八字胡，另一个留掩口短髭，三人的胡子都快要成银白色了。

六人在中海前面丈余处一字排开，留三绺长髯的老人不住地打量怒气勃勃的中海，眼中泛现出困惑的神色，向狂剑问：“董老弟，这人就是大地之龙！”

中海看不惯老家伙的神情，他正在愤怒中，接口道：“老贼，你不信？”

老人双眉徐锁，摇头道：“青年人何必太狂！即使彼此结有深仇，说话也用不看如此缺教养的，是吗？”

中海冷笑一声，冷冷地说：“对你们这些以卑劣手段偷袭暗算的人，龙某还用得看客气？真是见鬼，阁下，拔剑上。”

“谁暗算你了！”老人讶然问。

中海指了指创口，冷笑道：“伏在草上在身后发镖，在下命大，没让阎王爷请去，诸位不是很失望吗！”

“怎么回事！”狂剑向先前的八大汉厉声问。

“是……是胡兄弟的……的主意。”一名大汉瑟缩地答。

“该杀，他呢！”

“在……在草中，他……死了。”

中海嘿嘿笑，怪声怪气的说：“董前辈，以前在下尊敬你，但今天你很失常，何必将责任往手下的弟兄推？他们如不经阁下许可，怎敢自败黑旗盟的强盗土匪英名！”

“你这厮嘴利如刀，可恶！”狂剑暴怒地叫，便待冲出。

长髯老人伸手虚扞，笑道：“董老弟，不可妄动。”

又转向中海道：“龙老弟，不管你信是不信，老朽可以保证，那是本盟的一位不肖弟兄做出的越轨行为，董老弟决不知情。尊驾七个人的住处，已被本盟的人所监视，只等老朽到来方向老弟叫阵，你如不信，那也是无法解释的事。本盟的人，虽与龙虎风云会联手，但并未与阁下过不去，你无故到青霞观杀人生事，未免太说不过去。”

“哼！版诉你，龙某可不是小娃娃……”

“老朽不想和老弟多费唇舌，只好……”

“以武力解决！是不？上吧，龙某等看。”

“老朽天冲星卓鸿钧，颁教老弟的缔学。”卓鸿钧沉看地说完，徐徐拔剑。

黑旗盟除了令主之外，另设有七名主事人，以七星为绰号，称为七星七杰。七星的排名是天璇、天玑、天权、天枢、天衡、开扬、摇扁。前四人各称璇玑座主，负责外务。后三人称玉衡座主，管理内事。以七星的星名作为绰号，便将自己原来的绰号暂行弃置。天衡星卓鸿钧原来的绰号叫做碎碑子，掌力出奇地沉重，是山东道上的侠盗，在江湖上名头响亮，艺业超人。

中海不认识天衡星卓鸿钧，他才不管对方的来头是人是小，举剑立下门户，冷冷地说：“卓前辈肯予赐教，龙某深感荣幸。”

对方人太多，必须速战速决，他决定用上电剑心诀，手腕一震，龙吟乍起。

天衡星是个老江湖，身经百战，见多识广，一听剑啸有异，脸上神情一变，变得庄严肃穆，先前不在意的神态一扫而空。盛名之下无虚士，他再也不敢轻视眼前这位年轻的大地之龙。

中海踏前一步，客气地执晚辈礼从容朋剑，然后一声低啸，虚攻一剑。

三招一周，双方不再客气。天衡星一声吃喝。展开抢攻，招比“流云飞瀑”，急抢中宫突入，电虹疾闪，一楔而入，霎时风吼雷鸣，剑气迸射。

中海沉静地挥剑，错开对方攻来的一招四剑，立还颜色，招发“电闪雷鸣”狂野地迫进，攻势之猛，无与伦比，但见银虹急剧地吞吐不定，排山倒海似的向前压去。

天衡星神色略变，冷静地化招，轻骧地瓢掠，神色却愈来愈凝重。双方奇快无比地换了两次照面，双剑不时发出轻触相错的低啸，声如龙吟沧海，虎啸云山。

前十招，似乎双方功力悉敌，步法剑势皆潇洒从容，不愧称武林高手剑术名家。

十

招之后，剑势渐变。

“呸！”中海低吼，招出“异虹惊电”，扭曲飞腾的剑影狂急地涌出，神奇的进手剑势，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而出，只片刻间，便将天衡星迫得连退五六步，方始稳下身形。

每一剑皆阴险绝伦，每一招皆是生死须臾的分别。两人的额上皆隐现汗影，进退愈来愈快。十五招之后，可以看出天衡星败象已露，脚下已有点迟滞，进攻的剑势逐渐减少了。岁月不饶人，他到底是老了。

剑影飞腾中，突然暴起中海的一声低叱：“着！”

虹影急闪，人影旋动，天衡星向侧一闪，说：“利害！”

剑气倏敛，人影乍分，双方各向左退出二步，长剑遥指。天衡星的胸襟正中，被刺破一个剑孔。冬季衣厚，襟破胸未伤，危极险极，他用左手拭掉流入眼角的汗水，深深吸入一口气，脸上的肌肉轻微地抽搐，低头瞥了剑孔一眼，吁出长气踏进一步。

中海右脚挪进，木无表情地说：“前辈，你已失手，再不退你将后悔。”

留八字胡老人拔剑踏入场中，沉喝道：“龙大侠能再战吗？”

“请下场，形势已不许龙某有所抉择。”

天衡星懊丧地苦笑道：“老朽接下了十六招，虽败犹荣。龙大侠剑术通玄，难怪敢单人独剑闯麒麟山庄，扬威天狼谷，老朽甘拜下风，并深领盛情。”又对八字胡老人低声说：“维扬兄，千万小心呢。”

八字胡老人傲气全消，同中海说：“老朽开阳星柏维扬，龙大侠请赐教。”

“柏前辈请，”中海从容行礼答。

三招虚礼一周，两道剑虹立即缠住一块儿，飞腾扑击宛若龙飞凤舞，风雷震耳，地下碎草纷飞，砂土激射。外围观战的人，全都手心冒汗，心已提至口腔。

冲刺、盘旋、拨架、绞崩……好一场惊心动魄的酣斗，快速进退闪躲的身影在飞腾盘舞的剑影中飘忽出没。蓦地，爆起三声急剧的铿锵金鸣，银虹疯狂地纹动，最后“嘎”一声刺耳异啸传出，人影倏分。

“嗤”一声轻响，一把长剑翻腾着飞出三丈外。

“糟”“留掩口胡的老人骇然叫，挺剑飞扑而上。天衡星大惊失色，急叫道：“德辉兄，不可……”

叫晚了，剧变已生。

开阳星的剑被绞飞，临危心有不甘，人向后飞退，在退走的刹那间，用上了劈空掌力，一掌劈出。

中海怒火上冲，追电剑一振，来的劈空掌劲应剑滑向一旁。他身随剑进，扑上突下杀手，刺向开阳星的右肩。

这瞬间，摇扁星宜德辉看出了危机，不顾一切地挺剑飞扑而上，想抢救同伴，剑虹疾闪，快若电光石火，茭向中海的右肋。

中海一声长啸，顾不得毁开阳星的右肩井穴，顺手拂剑，出奇不意地反击扑来的摇扁星。

“哎……”开阳星狂叫一声，锁骨被剑尖拂过，衣破肌裂，鲜血沁出。假使剑尖稍高一寸且稍进半寸，他的喉管极可能被划破。

也在同一瞬间，“铮”一声暴响，中海崩开摇扁星的剑，乘势上拂，剑

尖从摇扁星的右颊下方向上掠，剑过血流，摇扁星的右颊开了一灿缝。

摇扁星感到颊上一凉，火速暴退，拂过眼前的剑影和刺骨罡风，令他毛骨悚然，血气欲凝。退了丈余，脚踏实地，感到脸颊火辣辣地，伸手一摸，摸了一手血，方突然感到痛楚，“哎哟”两声，倒抽一口凉气，呆住了。

中海并未追击，沉看脸说：“诸位，何不一拥而上，黑旗盟与龙虎风云会并无不同，惯会倚众群殴不必假惺惺了。”

摇扁星倒也够风度，讪讪地说：“老朽惭愧，事非得己，倘请龙大侠原谅，老朽道歉。”

“诸位如果不愿有失风度，请立即离开。”中海凛然地说。

天衡星举手一挥，令众人后退，一字一吐地说：“老朽代表黑旗盟向尊驾郑重声明，你能一举击败咱们玉衡三星，黑旗盟能与阁下公平一决的人，可说屈指可数，近期内不会有人再找你，但请记住绑下也该就此罢手，如果再和本盟的弟兄为难，那么，休怪咱们倚多为胜了。”

说完，举手一挥，率领众弟兄迳自走了。

中海略一思索，叫道：“卓前辈请留步，可否借一步说话”天衡星转身瞥了他一眼，独自走近冷冷说：“龙大侠有何见教，请明示。”

“在下有一不情之请，尚请俯允。”

“请说来听听，但愿老朽能做得了主。”

“贵盟是否有一位姓曲名嘉荣的人。”

天衡星点点头，说：“不错，他是五年前加盟本盟的盟友。”

“在下与贵盟可说毫无过节，也不愿与贵盟结怨。事实上，贵盟的人在遂平与濯马庄时受龙虎风云会胁迫，却一再拦截在下，在下并不想计较，希望今后彼此之间，不再互相仇现。也许贵盟不可能办到，但在下决不与贵盟计较。”

“阁下开出的条件，似乎极为优厚哩，代价是什么！”

“在下要那位姓由的人。”

天衡星脸色一沉，断然地说：“黑旅盟的人，决不会出贺盟友。”

“在下知道贵盟的人义薄云天，决不会出贾盟友……”

“你知道就行。”天衡星冷冷地接口。

“但在下告诉你，由其与在下有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贵盟如不将人交出……”当然不可能将人交出。”

中海冷哼一声，凛然地说：“基于江湖道义，在下要求与姓由的公平决定。”

“本盟的弟兄，有权阻止及拒绝阁下的要求。”

“哼！想不到贵盟竟是江湖藏污纳垢之所。”

“你说话得放干净些，阁下。”

“在下的话，白经够干净了。既然贵盟公然袒护作恶多端重如山的无耻恶贼，那么在下也不用多说了。告诉你，谁阻止龙某报不共戴天之仇，他得死！”中海声色俱厉地怒吼。

“你的话说完了吗？”天衡星冷冷地问。

“说完了，你给我快滚，下孜见面，生死相决。为了袒护一个无恶不作的恶贼，贵盟将不知要枉死多少无辜，这就是阁下今天的答覆所付出的代价。”

“你太大言不惭了，阁下。”

“哼！在下不相信贵盟的实力比龙虎风云会更雄厚，龙某决不大言唬人。请记住，天黑之前，在下在此地立候回音，如无答覆，今后黑旗盟的人，在下见一个杀一个，定不留情。

言尽于此，后会有期。”说完，扭头扬长而去。

天衡星呆在当地，做声不得。他后面连死带伤的是十六个人，站在那儿你看我我看你。

久久，摇扁星走近天衡星身后，冷静地说：“鸿钧，我看，还是返报令主定夺比较受当些。”

天衡星摇摇头，苦笑道：“令主刚到，近来他的精神饱受折磨，心情紊乱，怎能将这些事再去麻烦他呢？”

“但……事体大，岂能隐瞒！”

天衡里长吁一口气，黯然地说：“这事确是严重，只好据实禀报了。德辉兄，你该知道说也是枉然，龙虎风云会早就勒令本盟格杀大地之龙，毫无转变余地，双方白势成水火，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活令主身不由己，格杀大地之龙的事势在必行，卸使没发生讨曲嘉荣的事，咱们与大地之龙也将有一决生死的一天到来，令主岂会将曲嘉荣交出，唉！这事确是辣手。

走，看令主如何处理。”

天衡星判断得十分正确，黑旗令主果然不愿将人交出。中海等至天黑，没等到黑旗盟的信使。狂丐在黄昏时分转回茅屋，同来的有回春居士和八川苍龙丘洵兄弟俩，传话给中海说，两位姑娘必须随三老离开，以免让龙虎风云会的人从两位姑娘的身上查出天玄剑和洞庭王的行踪。晚上找黑旗盟讨九阴吊客的事，由狂丐和中海雍玉走一趟便成，人少易于行事，黑旗盟除了令主及少数黑道巨擘之外，没有人可以挡得住中海。天玄剑一群人，决定尽早动身到南江镇会合，尽快离开顺庆。

回春居士代表隐叟邓公明，同中海道谢天狐谷拯救邓公皓的大德，说是南荒鬼魔和邓公皓已经在重庆乘船东下，有鬼魔在旁，可保安全无恙。隐叟知道从江北绕出走蓬安的路，已带了一批人动身，未克前来亲自道谢。

两位姑娘不敢不依，一再叮咛中海小心行事，方随两者走了。

三人立即结扎上路，扑奔栖乐山。

丙山的西面是栖乐山，相距只有三里左右，中间山鞍松柏蔽天，南面形成一座不大不小的谷地，西南兴大方山的山峦衔接，群山环绕，古木阴森，极为隐蔽。谷地中部，建有一座小山村，这就是黑旗令主的临时秘窟。大方山有盟下盟友独眼天尊无亏大师的秘窟，令主琅不到大方山，是想避免兴龙虎风云会的人见面。

令主仆仆风尘，秘密赶来顺庆，以为可以瞒过龙虎风云会监视，因此把龙虎风云会派来卧底的人派至青霞观，由天南三剑指挥，与龙虎风云会以委蛇，他自己另有打算，希望能秘密走一趟大巴山救人质。岂知他逃不过龙虎风云会的耳目，有些卧底的人并未被他查比，一到顺庆，龙虎风云会已经得到消息，而且晨间在青霞观，天南三剑已被人家用五灿命扣住了。

## 第二十二章

村中的茅屋中，黑旗盟的高手经过一个更次的商讨，无法解决目前的困难，决定只好依言到大悲古利听候差遣。至于对付中海的事，龙虎风云会要他们暂时不管，说是大地之龙死期将至，用不看和他冲突。令主已被迫得进退失据，只得下令盟下的弟兄，避免和中海见面，拖一天算一天。入幕时分令主到城中会晤龙虎风云会的主事人去了。

两天中，中海已将黑旗盟的底细摸清，三更末三更初，他和狂丐雍玉接近了小村的北面越过了三重警戒网，直趋核心。

狂丐早年和黑旗令主有交情，目前暂时不能出面。戒网相当严密，必须留下撤走的路线，因此由狂丐把守第一关，雍玉在内部第一关留下，准备接应。

准备停当，中海独自往里闯。首先，他希望能遇上横江白练，便可以避免和黑旗令主正面冲突。其次，抓人来迫问九阴吊客的下落。如果两者皆落空，只好直接向黑旗令主要人。

经过多次在龙潭虎穴的闯荡，他一身是胆，无畏无惧地向里闯。

他逐步深入，看看接近三更正时分，他发现已处身在两座茅舍的中间。两名黑衣大汉刀隐肘后，站在墙角向东面的小巷监视，虎视眈眈。

他沿着墙根向两大汉欺近，两大汉未发现墙的另一面有人摸近，他也未发现墙的另一面有人。

到了墙角，他贴在墙上悄悄将脑袋向墙角伸，想察看另一面的动静。天色太黑，小巷中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真巧，一名大汉恰好转身，想转过墙角。

两人的脑袋，在墙角相遇，四只眼睛接触，面面对。

谁的反应慢谁倒霉，他伸手一勾，勾住了对方的脖子，左手也叉住对方的咽喉，发劲将入向上提，火速将其移过墙的这一面。

糟了！他到底缺少经验，同时也变生仓卒，不易处理。大汉咽喉叉住，本能地伸手反抗，但人被叉住喉咙提举而起，力道便会迅速地消失，手指一松，隐在肘后的单刀坠地。

“当上”单刀掉在砌石的地面，声音震耳。

中海一惊，还不知墙后尚有一人，偷出右手，“噗”一声一掌拍在俘虏的天灵盖上，便向墙角抢。刚将人拍昏放倒，另一名警哨已闻 闪出，双方同在墙角碰头。

大汉

已知道不妙，一声大吼，单刀猛挥，吼声作为 讯传出了。

一时大意，全部计划落空，他当机立断，决定公然向黑旗令主词人。直至目下为止他仍不知黑旗令主已经到了，当然他希望令主已经赶来。

他身形急挫，单刀一发之差掠顶而过。接着揉身抢入，伸手拨开对方握刀的手，一掌劈在大汉的颈根，大汉“嗯”了一声，仰面便倒。

巷子两端并被堵死，隐藏在暗处的 哨一一现身。接着各处胡哨厉鸣，不久第一枝火把出现。

他不能被人堵在巷子里，提气轻身跃上丈余高的屋面，不由心中一凛，想不到黑旗盟的人反应如此迅速。邻屋的瓦面，已经有人在屋面戒备了。

他向西望去，三棟茅屋后，有一广场，广场的北面，就是黑旗盟首要人物住宿的地方。

但从屋顶不易接近，三棟茅屋的屋顶，前后共有十三个人。左右后三

力的屋顶上，只有零星站立的三五个人，显然，对方早有戒备，致力于防守，阻止入侵的人进入，并无将来人拦截下来的意思，想退无妨，要进不易。

他却有进无退，一声长啸，像头怒鹰般腾身而起，同第一棟茅屋顶纵去，同时撤剑在手。

屋顶排列看四名黑衣人，黑夜中难辨面貌，看上去高大魁梧，屹立在屋顶恍如四尊金刚。

四个人的兵刃不是刀剑，全是重家伙，两根降魔杵，一根镔铁蟠龙棍，一柄鹰嘴戟，共是两长两短。

双方无暇问话，立即生死相搏。中海凌空下扑，来势凶猛，但所处的形势却极为不利。

蟠龙棍兜头便砸，魔嘴戟拦腰截出。两降魔杵左右齐上，封住了下盘，即使逃得过长兵刃的袭击也难逃下面两根降魔杵的夹攻。

中海的互匹人胆大，他却没料到四个人是黑旗盟的四大金刚，功力之深厚，每一金刚皆不下于天南三剑，勇悍尚且过之，他遇上劲敌了。

一看四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他心中一凛，立即改变主意，突然将递下的追电剑变点为拍，“铮”一声斜拍在劈下的蟠龙棍上，借刀提气，虎一扭，闪电似的从左面大汉的身后落下。茅草屋顶不受力，他双脚沉下半尺以上。

左面使降魔杵的大汉一声怒吼，人旋身招出“虎尾翦径”，风雷乍起，劲道千钧，凶猛地扫出。

他居然敢用轻灵的剑身硬接沉重的降魔杵，挫身招出“玉门拒虎”，“铮”一声锐响横扫而来的降魔杵被托得向上稍顿，左手的剑诀变掌，全力劈出。“噗”一声闷响，大汉的右肩锁骨应掌而折，哎一声惨叫，突然挫倒，降魔杵飞出丈外，人也骨碌碌地向下滚。

太快了，一接触胜负立判，双方都存心拚命，茅屋顶上地无法施展，唯一可做的事便是速战速决拚个生死存亡，行雷霆一击。

接着，他以气吞河岳的声威，一声大喝，闪电似的抢入使鹰嘴戟的大汉身右。

大汉

先前攻出的一招余势未尽，想变招已力不从心，仅能抽戟尾旋身急撞。

“下去！”中海沉喝，一脚扫中大汉的脊。

同一瞬间，他左手拔一把飞刀扔出，“擦”一声击中使蟠龙棍大汉的右肋。

狂叫声刺耳，两大汉几乎在同一瞬间摔倒在屋面上，骨碌碌向下直滚。

只剩下最后一个使降魔杵的人了，他不再理会，跃过丈余空间，落向第二栋屋顶。

“大地之龙到，挡我者死！”他发出轰雷似的大吼。

第二棟茅屋顶也有四个人，四支剑一齐攻上，他们被中海的神勇所惊，未料到中海在片刻间便解决了四大金刚，骇然失惊之下，被中海抢上了屋顶。

“不许越雷池一步。”一名大汉大吼，首先冲上。

“下去！”中海冷叱。电虹一闪，“铮”一声巨响，火星直冒。电虹再闪，从中闪入。

大汉啊一声狂叫，斜冲丈外，失足跌下去了。

中海人化狂风，电剑心诀大发神威，一声长啸，人剑幻化成一团光影，卷入静慌失措的三名大汉中，响起数声刺耳的金铁交鸣声，人影倏分，三名大汉有两名滚坠屋下，一名跃退丈余，凌空失足下落。各处火把已经全部点起，但没有人敢持火把上屋，怕引起火灾，全在空敞处聚集。

前面的茅屋顶共有五个人，他一声长笑，叫道：“再不将黑旗令主请来，将有无数人肝脑涂地。谁敢阻挡，准备接飞刀。”

声落，人已凌空而起。丈余空间眨眼？至，火光下，三把飞刀先一步向三名黑衣人飞出，人随刀后纵到，一声沉喝，招出“电闪雷鸣”，剑虹如电，人影如魅，风吼雷鸣，入人丛中。

便场四周人声大哗，火把通明。不等他落地，已有八名大汉抢到。

他正待痛下杀手，广场北端的茅屋下，有人大喝：“退下，让他来。”

六十余名怒形于色的大汉，愤愤地向两侧徐徐移动，让出一条路。除了火把的毕剥声之外，没有其他音响。

火光下，十六名中年以上的黑衣人，在屋前雁翅排开形护卫着中间的十三个人。

中间那人国字脸膛，白发如银，银须拂胸，一双老眼依然明亮如炬，手中持了一根三尺长外有黑锦套罩的令旗，腰悬长剑，黑袍飘飘，不怒而威。

右面，是四个高矮不等的老人，也是穿黑袍，腰悬剑。左首，是曾经败在中海剑下的玉衡三星，外侧，是天南三剑。中间黑袍人身后还有两人，一是瞎了左眼的老叟，一是年约八十开外鸡皮鹤发的老妇。所有的目光齐向中海集中，眼神极有复杂，有警讶，骇然、愤怒、恐惧等等表情，却没有一双友好的目光。

中海从容而行，不时留意是否有横江白练在内，同时也搜寻双头蛇所说形如厉鬼的九阴吊客屈长华。可是，他失望了，横江白练不在场，这些人大多数长像骠悍狞恶，却没有太过丑恶的脸型。横江白练既然不在，可见并未打入黑旗盟，一切都靠他自己了。他报仇心切，必须找出九阴吊客来，任何代价在所不惜。

他在长袍老人身前两丈左右止步，收剑入鞘，冷然四顾，冷静从容的神情，令群雄悚然而警。在四周上百名高手和十三名前辈名宿包围下，他毫无所惧，这份瞻气和豪情，足以令雄心折，气为之夺。

他的目光回到黑袍人身上，从容抱拳施礼道：“后学龙中海，特甘冒大不韪，求见令主。”

他不认识黑旗令主，是对方手上有令旗，认识黑袍老人是黑旗令生了。

黑袍老人颌首回礼，沉看地说：“老朽是本盟的副令主，金剑龙镖汤纬。老弟台，今晚你伤了本盟多少弟兄！”

“不多，但在下仍留一份情义，手下留情，并未下毒手取斌盟弟兄的性命。”中海泰然地答。

“老弟台是否过份了些！”

“前辈明鉴，相信昼间天冲星卓前辈已将晚辈要说的话令以陈明了。”

“老弟台，仇恨令人盲目，你……”

“前辈，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要晚辈含恨偷生于人世，万万不能。晚辈曾经说过，贵盟的弟子为势所迫，不得不与晚辈为难，晚辈却毫无戒意……”

“但你几次三番，杀戮本盟的弟兄。”

中海冷笑一声，接口道：“贵盟的弟兄，第一个死在晚辈之手的人，是在青霞观的田某，他自有该死之由。青霞观贵盟的那些人……”

（二十二）

他将目击耳闻的事简略地说了，最后：“晚辈存心为贵盟除害，所以引天南三剑三位前辈追来，希望能将事实面陈，以交换晚辈的杀父母仇人，三位前辈不给晚辈陈说的机会，晚辈只好走极端。汤前辈，龙某不敢说贵盟藏污纳垢，至少有不少穷凶极恶凶暴残忍之徒在内混迹却是事实。曲嘉荣本叫九阴吊客屈长华，八年前屠杀我父母，分尸焚屋，天人共愤。先父一生行医济世，与世无争，先母一介女流，平生从不敢见刀枪。九阴客为了花红，被人收买做凶手，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他声泪俱下，咬牙切齿地拔剑出鞘，举剑大吼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誓在必报。”

在场诸位都是黑道群豪，相信定然知道黑道的规矩，江湖戒律必定不敢或忘，也知道恩怨分明的道理。诸位说句公道话，看龙某是否该向九阴吊客索回血债？”

久久没有人做声，然后有一名大汉高叫道：“大地之龙，你怎能证明曲嘉荣是九阴吊客？又怎能证明他是你的杀父母仇人？”

“八年前行凶的人共有四个，另三人已经授首，最后偿命的人，是龙虎风云会外主坛的双头蛇，他招出了九阴吊客。在下要求与九阴吊客公开决斗，三面对证，不算过份。龙某不怕他上天入地，也不惧世间任何了不起的人庇护他。叫他出来，谁不愿意，看谁肝脑涂地。”

不要认为龙某手软心慈，对贵盟的人客气，龙某举剑声明，谁再和龙某动手，他得死！”

他举剑大吼，声色俱厉，说完转向金剑龙镖说：“汤前辈，龙某洗耳恭听吩咐。”

金剑龙镖十分为难，下不了台，深深吸入一口气，神色肃穆庄严地说：“黑旗盟雄霸天下，垂三十年，从未在武力下低过头，也从不受人胁迫，更没有出卖盟友的事。龙大侠，老朽只能如此表示。诸位弟兄们退至一旁，本副令主为维护本盟的声誉，要与龙大侠生死一决。”

人群开始向四周退，火把通明。金剑龙镖脱掉长袍，摘下剑拔出，剑身金芒夺目，冷气森森，光可刺人。他丢掉剑鞘，向前举步。

中海徐徐退向场中心，虎目中似要喷比火来。

双方开始接近，一步一踏实，出的剑发出阵阵龙吟，两人的脸上肌肉似乎已经冻结了。

三丈、两丈，快接触了。

生死相决，不用虚招，接近至八尺内，突然金虹暴射，银虹疾闪。

“铮 铮……”一阵铿锵的双剑交击声震耳欲聋，人影飘摇，剑影飞腾，罡风四射。

最后一声震鸣刚落，缠斗的人影倏然分开。

金剑龙镖似乎脚下失闪，侧冲上六步。

长啸震耳，中海如影附形扑到，身剑合一飞扑而上。

金剑龙镖百忙中挥剑自保，一声沉叱，连剑急封。

“铮！”

双剑相接。金剑龙镖挫身侧闪，脚下踉跄。

中海已用了全力，用上了电剑心诀的绝着，再次疯狂上扑。

“令主驾到！”

西面的人丛中传出震耳大吼。

金剑龙镖的艺业，与中海相较，各有所长。他的内力修为比中海深厚得多，但剑术却相去甚远，加以中海存心拼命，抱定擒贼擒王的意念，奋勇抢攻，志在必得，所以更相形见绌了。中海知道自己的处境可虞，如不在极短的期间内将金剑龙镖击倒，更无法镇住四周的群豪，因此一动手便用上了电剑心诀的绝着，走险狂攻。

三次狂攻，把金剑龙镖压迫得大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连番遇险，情势危急。但老家伙毕竟见多识广，他已看出中海的心意，全力避实击虚，虽则形势不利，仍可稳下来周旋，有惊无险。可是，对中海那凶猛绝伦神奇莫测的剑术，他委实难以抵挡，一再失招，似乎每一招皆被中海所料中，乘空隙反击而入，防不胜防，心中不由大为震骇，感到脊心发冷。

一剑相接，他感到手中的金剑似乎有了缺口，大吃一惊，闪身急退。

中海毫不放松，紧锲不舍跟踪追袭，招出“雷电交鸣”，疯狂地猛扑而上。

这瞬间，吼声传到：“令主驾到。”

金剑龙镖一声沉叱，身形一面急退，一面以“乱石崩云”接招，以后退接招术避免硬封硬接，并借刀撤出威力圈。

“铮铮！嗤……”暴响震耳，异鸣倏扬。

中海用上了剑锋，他要击毁对方的兵刃，以便放胆抢入，用上了十成劲。

他知道老家伙的金剑是

宝刃，但必须冒险一试，不容许老家伙用游斗术，他不能久耗真力。

一叶金虹飞出三丈外，那是金剑的半叶锋刃，足有四寸长短，被追电剑削掉了。

“住手！”西面人丛中暴起一声震天大吼。

中海的剑虹一闪，已经递出。

“嘎……”金剑龙镖全力将剑向右错出，身形左移。

但他无法移开，中海左足跟上，剑向下压，已经迫近了，剑尖取得了中宫，指向金剑龙镖的右肋了。

金剑龙镖的左手，一枚雕龙金镖闪闪生光，正待打出，拼个两败俱伤。

生死须臾，眼看将两败俱伤。

“叮”一声轻响，一把剑身嵌有七颗银星，冷电森森的宝剑，将追电剑压得向下一沉。

中海骇然一震，火速抽剑，一声大喝，转身出招。

“中海，住手！”来人沉喝。

中海吃了一惊，谁叫得这般亲热？他收剑飘退，“咦”了一声，怔住了。火光下，眼前站着一个高大的黑袍人，一双大眼神光似电，好凌厉的眼神，似曾相识。

黑旗人袍袂飘飘，徐徐收剑归鞘，同他微微颌首。

他凛然一震，讶然叫：“叶大叔……”

不等他说完，耳中清晰地传来对方以传音入密之术传来的声音：“不可多说，日后有机会再行相见。”

他举目四顾，长吁一口气，嗔念全消，行礼道：“前辈想必是黑旗令主叶前辈了，晚辈失礼。”

他做梦也未料到，在子午断魂父女手下救他的人，竟然是黑旗令主，看来，索取九阴吊客的事，一切将成泡影，不由心中惨然，眼眶发热。

“老朽正是黑旗令主叶星河。”令主沉静地答。

他深施一礼，突然发出一声可怕的长啸，人化电虹，向北如飞而去。

北面的大汉们正待阻拦，黑旗令主大喝道：“让路送客！”

人群让开，但见中海像流光逸电般射出，眨眼间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黑旗令主注视着中海消失的方向，深深吁出一口长气。

金剑龙镖注视看被削去一段剑叶的宝剑，摇摇头，感憾地长叹一声，拭擦额上沁出的冷汗，走近令主身旁，收剑入鞘低声问：“令主认得大地之龙么？”

令主惘然地点点头，困惑地说：“是的，在福建我与他有一面之缘，那时他只筑得三流高手，想不到不到一年的时光，他竟然成就惊人，委实令人难以置信，我做梦也未料到他就是大地之龙。早些时，我还认为两人的姓名仅是巧合而已，岂知居然就是他。”

“令主对曲嘉荣的事……”

“将刚才的情形说来听听。”

金剑龙镖将刚才的事一一说了，最后道：“这人功力惊人，而且正届壮年，进境无可限量，将是本盟最可怕的劲敌。”

“龙虎风云不是说，他只有六天可活么？”

“但这六天中，他如果……”

“他不会再来找本盟弟兄了。”

“令主之意……”

“我说他不会再来找我们了。”

“令主是想将……”

“派人到府城将曲嘉荣找来。”

四周的人全都一怔。

天衡星讶然叫：“令主的意思，是将曲嘉荣交给大地之龙？”

黑旗令主凛然注视看他，一字一吐地说：“将曲嘉荣找来，问问他是不是九阴吊客屈长华。如果不假，问问他为何改名换姓加入本盟，用意何在。”

“但……”

“本盟容不下这种居心叵测，改头换面的人，当然，咱们不能与大地之龙打交道，黑旗盟不能容忍大地之龙的胁迫敲诈，派人护送他出川，驱逐出本盟。出川以后的事，本盟不再负责，他与大地之龙的恩怨，由他们自去解决。”

人丛中，大踏步走出六名大汉，中间那名高举火把，体格雄伟满脸须的大汉怨声说：“属下有几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滴老弟有何意见，尽说无妨。”黑旗令主平静地答。

“本盟建立以来，声威远播，誉满江湖，盟友们皆能恪守本盟戒律，十大盟规为弟兄们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近些年来，接二连三地混入了不少不肖之徒，欺师灭祖奸淫掳掠的江湖败类，以及改名换姓吃里扒外的蠢贼，居然也在本盟称英雄道好汉，致令本盟的声誉江河日下，盟友们豪气日消，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后果不堪设想。曲嘉荣如果真是九阴吊客屈长华，属下请令

主开堂讯问，追查改名换姓混入本盟的用意，按盟规处以应得之罪，岂可轻易放走？更派人护送他出川庇护他的安全，属下期期以为不可。按盟规第八戒，本盟弟兄，须肝胆相照，如兄弟；胸怀坦荡，不藏隐私。切戒蒙上瞒下欺骗盟友；脸呈忠厚，而暗藏祸心者杀无赦。他既然化名混入本盟，显然欺骗盟友，暗藏祸心，怎能轻易逐出了事？更派人保护他的安全护送出川，决然不可。”商老弟朗朗申述，义正词严。

四周议论纷纷，所有的人，全用期待的目光，等待令主的答覆，气氛紧张。

黑旗令主放眼流顾，人声渐寂。他等到四周完全静止，方用低沉冷静的声音说：“弟兄们，曲嘉荣的事，因情势所趋，本盟主认为必须法外施仁，方可保全本盟的声誉。姑且假定曲嘉荣确是九阴吊客，但诸位想想，咱们岂能在大地之龙的胁迫下，将盟友交出？不！不能。如果咱们将曲嘉荣按盟规处死，江湖上不明内情的人，将作何想法？众口烁金，人言可畏；也许别有用心的入着意歪曲事实，散放不利于本盟及打击本盟威信的流言，说咱们在大地之龙的胁迫下低头，将盟友处死以取悦大地之龙，咱们怎能杜人之口？因此，本盟主决定法外施仁，将他逐出本盟，并保护他安全离开。”

站在副令主身后的独眼老人，突然用洪亮的嗓子说：“属下认为，如果曲盟友确是九阴吊客，属下以明律堂座主的身份而言，认为此事必须慎重处理。”

“陶座主的意思，是要按……”

“属下认为，如果曲盟友确是九阴吊客，死罪难免，不然本盟戒律将形同具文，难以服众。纵因情势所限，亦不宜从轻发落，必须将其械送施州盟所，日后再行议处，并需在他身上，追出改名换姓混入本盟的用意来。”

黑旗令主沉吟片刻，点头道：“陶座主甚有见地，那么，此事由座主全权处理，各位弟子付以歇息了。今晚不会再有麻烦，警哨照常派出，不需加派人手。”

不久，八名黑衣人在明律堂座主的率领下，匆匆乘夜出发，同府城走了。

他们刚走，茅屋中突然灯火通明。门口的卫不知屋中有何变故，讶然奔入厅中。

厅中奔出了璇玑四星，带领了八名大汉。天璇星姓臧名昆山，是个脾气火暴的老家伙，同奔入的两个卫喝道：“没你们的事。曲嘉荣的三位好友崑山三奇走了，一定是去通风报信的。小心门户，传话给各处哨，不许任何人擅离。”

十二个人展开飞毛腿，投入茫茫黑夜之中。

且回头表表中海。他绝望地狂奔，经过雍玉埋伏的地段，叫声“走！”不再说话向村侧的树林急掠。雍玉莫名其妙，只好随后狂奔。在村外侧树林前，会合了老花子，中海仍然叫了一声走，便向府城的方向如飞而去。

老花子先前见村中火光大明，叱喝声震耳，知道中海已经动手，撤走时必定有人追来。

岂知只看到中海和雍玉撤出，没有人追赶，心中大奇。再一听中海的噪音变了，吃了一惊，以为中海遇上意外可能受了伤，大惊之下，奋勇追上叫：“龙哥儿，等一等，等一等，你怎么了？”

中海奔出半里地，方停下来痛苦地叫：“完了！我的血海深仇报不成了，

天哪！”

“哥儿，怎么回事？”老花子不解地问。

“真要命！黑旗令主竟然是在福建从子午断魂父女手中将我救出魔掌的人。大丈夫恩怨分明，我怎能向他追讨九阴吊客？”中海焦躁地说。

“孩子，冷静些，将刚才所发生的事说来听听，让老花子参详参详。”

中海将所发生的事一一说了，狂丐鼓掌笑道：“哥儿，放心，事有可为。”

“还有可为？”

“是的。九阴吊客的身份被你揭开，黑旗盟的人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必将找他前来查问内情，黑旗盟的戒律，决不容许改名换姓的人混迹其间。听我安排，保证可将九阴吊客找到。”

“找到他又能怎样？我不能再伤黑旗盟的人……”

“傻小子，不能硬讨，难道不能智取么？你别管，一切由我做主。走，先到村口去等。”

丙然不错！不久，三个人影悄悄地出了村，沿看到府城的小径如飞而去。

三黑影是崑山三奇，他们是九阴吊客的朋友，听明律堂陶座主要将九阴吊客械送施州，他们知道不妙，火速赶往报信。

九阴吊客是随黑旗令主到达府城的，但他和另一批人留在府城的一间南货店的后面，那是黑旗盟在顺庆的连络站，足可容纳不下百名好汉在内隐藏。

已经是四更末了，三人从后院翻入。不久，五个黑影越墙而出，从城西北出城，奔上了至西充的大道。

后面十余丈，三个黑影幽灵似的紧盯不舍。

他们是老花子、中海和雍玉。

苞了三里地，老花子向两人说：“第四个人是九阴吊客，他那高瘦的身材极易辨识。”

“赶快下手。”中海迫不及待地说。

“不！天亮后有的是机会。”

“天亮后？”

“是的。北面有龙虎风云会的人，西面有黑旗盟的弟兄，全被我花子爷料中了。”

“老爷子料中甚么？”雍玉惑然问。

“他们不是龙虎风云会打入黑旗盟的人，所以不敢往北走，更不敢往西走，往南也是黑旗盟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要从西北奔向西充。在这时动手，必定会惊动潜伏在附近的人，怕会误事。天亮后以日下他们遁走的脚程来说，至步可以离城三十里，岂不力便多多？”

“老爷子所料不差。”

“走，到前面去等他们。”

“那怎成？假如他们半途折回……”

“老花子可以颈上的人头下注，赌他们必定急如漏网之鱼奔向西充，决无第二条路可走。”

“这样吧，大哥在后面跟踪，小侄和老爷子绕出在前面找地方埋伏。”雍玉说。

花子赞许地拍拍雍玉的肩膀，说：“妙哉！就这么办。”

一个更次，五人狂奔三十里，方始缓下脚程。五更尽天尚未明，五人也放慢脚程，洒开大步向前走。

后跟的中海愈跟愈心焦，他奇怪老花子怎么还不动手？

西域至西充，整整九十里，南充西充两县交界处，在西充东南四十里的朗池场。那儿向西岔出一条小径，通向西充县南十五里的南岷山。崱山三奇有一位好友住在南岷山，他要带九阴吊客到那儿暂避风头，等到三月中旬，天下群雄在梓潼大会期间，再乘机逃出四川。假使他们能逃到朗池场走上小径，便可平安无事了。

顺庆黑旗盟的人，正高手齐出，追缉叛盟逃走了的崱山三奇和九阴吊客，还有与九阴吊客最亲近的且是最近加盟的潜山老狐白风。

天色不早，彤云逐渐出现灰白色的朝曦。中海不敢跟得太近，这一带全是荒野，路两侧四五里外方有山林，他只好远距里余，远远地盯住前面以相当快的脚程，向西充急赶约五个人影。他从未见过九阴吊客，也不曾与另四人见过面，不知对方其他四人中，是否有横江白练在内。

看看又走了十里左右，远远地，已可看到十里外三座小山下的朗池场。那是一座小山村，村北的山区是西充县，村庄则属南充，是附近廿里内六七座村庄赶场交易的地方。他心中大急，再不下手可能迟了。

正想加快步，突发现后面里余，五个黑衣人正以奇快的脚程，急急向这儿赶。看穿看可知是黑旗盟的人。

“真糟！是黑旗盟的人。”他心中暗叫。

同时，他想到也许前面的五个人中，可能没有九阴吊客在内，也许是黑旗盟派到西充去办事的人呢。他不想和黑旗盟的人冲突，便向路右一条小径中一折，且看看后走的五个人中，是否有九阴吊客在内。

他进入一座荒林，火速从林中绕出，蛇行？伏沿着高与人齐的枯草地，重新折回大道旁，伏在草中张望。

近了，后面五个人举步如飞接近他隐身的地方，老远便听到有人说：“赵兄弟，咱们找到九阴吊客，干脆带他们到梓潼，投奔会主请求收容，有他们在，可以要挟黑旗令主，岂不妙哉？赵兄意下如何？”

“一切由谭兄作主，反正咱们如不乘机离开黑旗盟，说不定下一个倒霉的人，不是你便是我。天南三剑老匹夫已经知道咱们的身份，大地之龙昨晚又揭破了青霞观的事，即使他们投鼠忌器不敢明目张胆地整治咱们，暗中要咱们的命，劫是易如反掌的事，再不趁机会溜走，岂不太愚蠢么？”另一个人有条不紊地分析，说完，已经越过中海伏身处十丈以上了。

“是谭家兄弟，他们想乘机溜走呢。”中海喃喃地说。

他重新在后跟踪，相距半里地紧跟不舍。

谭家兄弟已看到前面的人了，脚下突然加快。

前面五个人埋头赶路，等发现后面有人追来，双方已经接近至半里之内了。

五人中，崱山三奇是三个年约四十上下的中年人。一个缺了右耳，一个顶门光光，一个左掌齐腕而折。另一人是相貌奇丑，身材修长，形如厉鬼约五十余岁大汉，他就是九阴吊客屈长华，目下的化名是鬼手夺魂曲嘉荣。剩下一人年约五十出头，满脸皱纹，带了一把单刀，脚下轻灵，他就是加盟不久的潜山老狐白风。

潜山老狐走在最后，首先发现后面有人追来，叫道：“长华兄，后面有

人追赶咱们哩！”

五人停下脚步，九阴吊客吃惊地叫：“是湘西谭家兄弟，快走。”

潜山老狐撒腿便跑，一面叫：“快走，咱们斗不过他们。”

崱山三奇的缺耳老大一把将他拉住，喝道：“往那儿走？咱们奔波半夜，都快累死了，跑得掉了么？再说，只消他们有一人转回报信，咱们死定了。”

“你的意思……”

“杀人灭口。”缺耳老大凶狠地说。

“咱们的艺业……”

“咱们的艺业，足以宰了他们。不是咱们崱山三奇夸口，谭家兄弟还不在于咱们眼下。我和二弟对付他俩，其他的人由你们负责，千万不可让一人漏网。”

九阴吊客接口道：“不错，咱们如不将他们全部宰掉，后患无穷。咱们疲劳不堪，他们也决不会比咱们好过，杀！”

潜山老狐不再反对，事实也是如此，逃跑决非上策。五人左右一分，严阵以待。

小径右侧十余丈，是一座矮林。路左，是起伏的岗阜。前面三十余丈，是一座荒草萋萋的高岗，小径向上升，附近散落着一些光秃秃的灌木丛。

谭家昌领先奔到，相距十来丈便高声大叫道：“诸位，咱们并无恶意，特地赶来与诸位商量善后的。”

九阴吊客阴森森地狞笑，用枭啼似的声音问：“谭兄，是奉令主之命，前来截留在下的么？”

双方面面相对，气氛一紧。

谭家昌堆下笑，行礼道：“曲兄请勿误会，在下虽奉令主手谕赶来留驾，但却一心想为曲兄尽力的。”

“好说！但不知阁下何以教我？”

“曲兄确是九阴吊客屈兄么？”

“是又怎样？”

“屈兄与那大地之龙，不知有何……”

“谭兄！不必多问了，在下半生闯荡，不知杀了多少人，大地之龙是那是一个死鬼的后人，在下毫无所知。”

“屈兄打算投奔何处？”

“四海为家，你多问了。”

“谭其拟请屈兄前往投奔龙虎风云会，谅令主也不敢为难屈兄，倘请……”

“哼！算了吧，那大地之龙艺业超人，威震天下，龙虎风云会败亡在即，你叫屈某前往送死么？免了吧，阁下。”

缺耳老大接口道：“屈兄，在下认为投奔龙虎风云会的事，值得考虑，有谭兄引介，正好……”

潜山老狐冷笑一声，抢着说：“不可！日下龙虎风云会势穷力蹙，内恃黑旗令主支撑一局，却无奈大地之龙何。外有天玄剑和长春子等武林名宿围攻，自保不暇，诚如屈兄所说，败亡在即。不信请看半年前的形势：那时，大地之龙未曾与该会为敌，该会声势如日中天，风云灿会，不可一世。曾几何时，且看今日江湖是谁家的天下？不到半年，各地分坛先后关闭，被赶到

四川一筹莫展，眼看天下群雄闻风而至，群起而攻，还能支持多久？唯一可恃的黑旗盟，也被大地之龙闹得岛烂瘴气，自顾不暇。日下龙虎风云会必需利用黑旗盟支撑贱局，自不会与黑旗令主反脸，万一令主向龙虎风云会索取咱们处以盟规以安众心，该会决不会为了咱们五个小人物，而与令主决裂，那时，咱们后悔可来不及了。睁着眼往鬼门关里闯，我才不干呢，你们要自寻死路，恕不奉陪。”

潜山老狐冷静地分析情势，无懈可击，合情合理，把四人说得目瞪口呆。

九阴吊客抽口凉气，讷讷地问：“白兄之意……”

潜山老狐大喝一声，左手一伸，三枝袖箭破空而飞，拔刀大吼道：“斩草除根，永除后患。杀！”

“啊……”谭家昌身右的一名大汉，狂叫着摔倒在地。

谭家昌身手了得，而且早怀戒心，袖箭射到，他已向左跃开，右面的人却倒了霉。

崱山三奇火速拔剑，缺耳老大一声长啸，同谭家昌飞扑而上，来势汹汹。

九阴吊客一声怪叫，接二连三打出五把柳叶刀，拔剑急冲而上。

“啊……”惨叫声惊天动地，又一名大汉倒了。他的柳叶刀相当高明，五把刀倒有三把打入大汉的胸腹。

还未正式交手，已倒了两个。老二谭家胜鬼精灵，一看大事不妙，三十六看走为上策，大声地吼道：“撤！快！”

谭家昌不是笨虫，他比乃弟更快，转身一跃，便远出两丈外，一声怪叫，左手悄然后扔。青芒疾射，三枚枣核镖成品字形射出。

缺耳老大跟踪狂追，太快了，看到镖影，已经相距不足八尺，冲势奇急，想躲已力不从心。三枚枣核镖有两枚中的，贯入丹田穴的上方，人“哎”一声厉叫，如中电殛，身形仍向前冲，冲出两丈外脚下大乱，“砰”一声冲倒在地挣命。

秃顶老二本来追扑谭家胜，突见老大冲倒，大吃一惊，将长剑奋全力向谭家胜的背影挪出，奔向老大，伸手急扶。

“啊……”谭家胜狂号，剑从他的背心贯入，直透前胸，人仍向前逃，但脚下已虚。

同一瞬间，秃顶老二的手已挽住缺耳老大的腰部。缺耳老大已经神智昏乱，不知来人足谁，不等秃顶老二发话，猛地奋余力扭转身躯，仍未丢掉的剑全力一挥，电虹一闪，砍入毫无戒心的秃顶老二的天灵盖。秃顶老二惨叫一声，仆倒在缺耳老大的身上，自相贱杀，两人全完了。

断掌老三和九阴吊客狂追谭家昌。左方，潜山老狐也盯紧另一名大汉，形如流星赶月，向南狂追去。渐渐地，分成了两路，各走一方。

潜山老狐的轻功，与大汉不分轩轻，保持着三丈左右，始终无法赶上。右面半里地，谭家昌落荒而走，远着哩。

大汉拼全力向左面的矮林狂奔，接近至五六丈，心中狂喜，只消逝入林中，老命有救了。为了逃走方便，他的剑仍在鞘内。

距矮林还有丈余，他狂喜地飞纵而起，直射入林。

糟！林内人影乍现，一个青影突然在树下的草丛中升起，“砰”一声响，两人撞上了。

大汉想叫叫不出声，喉管已被扣住，仰面便倒。

潜山老狐跟踪冲入，看到地下有两个人影，拔单刀猛地砍出。

扑倒大汉的人向内侧滚，叫道：“梁大哥，我是中海。”

“喳”一声响，单刀劈开了大汉的脑袋。

潜山老狐吃了一惊，弃刀叫：“老天，你怎么这般鲁莽？几乎挨了一刀。老弟，你竟然跟来了？”

中海上前行礼，感激地说：“大哥，辛苦你了，此恩此德，没齿难忘。”

说完，屈身下拜。

潜山老狐原来是横江白练梁衡，他脸上易了容，除了中海，没有人认得出他是横江白练。三月来他打入了黑旗盟，凭他的江湖经验，竟然找到了九阴吊客。他与中海在咸宁萍水相逢，竟冒万险替中海找寻仇人，不愧为侠义道的英雄，世间确是不易找到这种义薄云天的好汉。

他一把挽起中海，吁口长气说：“老弟，不必如此，总算幸不辱命，我和那畜生套上了交情，正为了你的下落而心呢？”

“梁大哥，快追，他们已远出里外了。”中海急急地说。

横江白练取回单刀，说：“取巾蒙上脸，追我。”

“追你？”

“是的，我向他们身边逃。你得再忍耐一些时候。”

“梁大哥，你是说，还不能捉他？”中海诧异地问。

“正是此意。我与他攀上交情，为期不足半月，还是入川之后，黑旗盟在重庆聚会时，方套上他的。在未套出指使他杀令尊令堂的凶手前，你擒他迫供，恐怕不容易，他知道必死，会将秘密带入阴曹地府，让你痛苦终生以为报复的。他不认识你，我引你到他的身边，将他击伤，我好诱他吐实。老弟，千万忍耐。妙极了，他们已宰了谭老大，转来啦！那崑山老三是罪恶滔天的恶贼，留他不得，你得宰了他为世除害，走！”

说走便走，没等中海再说，飞纵出林。中海激动得神智有点昏乱，忘了前面还有老花子和雍玉正在等候，随后追出，几乎断送了横江白练的老命。

九阴吊客和崑山老三追上了谭家昌，以二比一，谭家昌仅支持了十余招，便被两人刺倒，两人重新回头狂奔，要察看同伴的死活。

“有人追白兄，快！”断掌老三叫，脚下一紧。

中海只用二成劲，衔尾追赶横江白练。

横江白练确也疲乏了，一面奔逃一面狂叫：“快来帮我，这家伙扎手。”

断掌老三首先拔剑迎上，大吼道：“三人联手，毙了这蒙面家伙。”让过横江白练，疾冲而上，招出“狂风掠地”，从中海的身左错过，挫腰攻向中海的下盘，要扫断中海的双腿。

中海提气轻身纵出，还腿上收，吸腹扭肩，半空中大旋身，一剑猛挥，“刷”一声鲜血激射，用神速无比也奇险无比的身法一掠而过，砍掉了断掌老三的脑袋。

九阴吊客刚来得及拔剑，突见断掌老三的人头飞起，大吃一惊，正想逃命，却看到一点银星突然在眼前出现。他魂飞天外，百忙中伸剑急拍银星，同时扭身闪避。

仍然慢了，银芒一闪即没，他感到右肩一震，脚一动，剧痛立即袭来，右半身发麻，剑失手坠地了。

“哎！”他惊叫一声，全力狂奔。

奔了十来步，他痛得冷汗直流，跑不动了，突听身后传来好友潜山老狐的叫声：“打！

打！打！”

“哎……呀！”是一个陌生的声音狂叫。

他扭头一看，看到蒙面人脚下踉跄，左手按住肋，半节袖箭杆被蒙面人握住，大概前段箭尖已经贯入肋腹内。

接着，潜山老狐一把将他架住，沉喝道：“走！我助你一臂之力。那家伙只受轻伤，必须扔脱他呀！存心耗九阴吊客的精力，必须迫他带伤奔跑，所以横江白练不替他起出飞刀上药，架住他狂奔。九阴吊客不敢不逃，老命要紧，跑动间，飞刀不住幌动，痛得他浑身抽紧，冷汗如雨。奔至树下飞刀终于离体，血流得更凶。上了岗，他像一条死蛇，被横江白练拖着走，不住哀叫呻吟，已是半条命。中海在十丈后紧追不舍，毫不放松。开始下岗，岗北是向两侧延伸的松林。”白兄，我……我……我不……不行了，歇……歇歇，伤口……如不……不上药，我……”他嘎声叫。

“不行，后面那家伙追来了，咱们由林中走。”横江白练断然地说，拖了他奔入林中。

蓦地，林中传来一声震耳长笑，闪出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老人一身青布棉直裰，直夹裤，倒提着短鸩首杖，狂笑道：“来得好，来啊！留下命来。哈哈！”

狂笑声中，鸩首杖劈面点到。

横江白练也筋疲力尽，眼前发黑，他不知狂丐已换了装，百忙中未认出狂丐的身份，也不认识雍玉，只道是黑旗盟的人，火速将九阴吊客推倒，向左跳开，拔刀护身。

雍玉一搂长啸，招出“灵蛇吐信”，奋勇进击。

九阴吊客砰然倒地，立即昏厥。

“铮”一声巨响，横江白练一刀架开袭来的长剑，一声暴喝，立还颜色，欺进招出“顺水推舟”。

狂丐不认识易容后的横江白练，闪电似的从后面迫进，鸩首杖来一记“泰山压顶”，狂笑道：“打破你的脑袋，哈哈……”

“手下留情！”从岗顶降下的中海狂叫。

“铮！”横江白练的刀被雍玉的剑压下，剑尖外吐。

“噗！”狂丐闻声撒腕，仍无法收招，仅能卸下砸的七成劲道，敲在横江白练的右肩上。

好险！雍玉的剑尖几乎贯入横江白练的胸口。鸩首杖那一记轻敲，也将筋疲力尽的横江白练敲得向下挫，坐倒在地。

“是自己人，住手！”中海不顾一切大叫，事急矣！他不在乎九阴吊客听去，只知救横江白练要紧。

狂丐火速掏出一颗丹丸，塞入横江白练口中，一面替他推拿右肩活血，一面说：“你是谁？怎么……”

中海奔到，急叫道：“梁大哥，你可无恙？”

横江白练摇头苦笑道：“老天爷！两世为人。这两位是……”

老花子呵呵笑，道：“哦！你就是横江白练，怎么像貌完全变了？怪事！我老花子瞎了眼，几乎误了大事，罪过，罪过。”

雍玉也收剑行礼，道歉说：“梁大哥，对不起，我以为你伤了龙大哥，

所以下手太快，请恕我不知之罪，小弟雍玉。”

横江白练让中海扶起，拭掉汗水说：“我的天！一个狂丐，一个大峪山的少山主，难怪，我的一条腿竟像是踏入了鬼门关啦！诸位，请快离开，办事要紧。幸而这家伙昏了，不然麻烦就大啦。”

“离开？”狂丐叫。

“让梁大哥套出这恶贼的口供来，我们先回避。”中海抢着说，向一旁走。

横江白练将九阴吊客抱至松林深处，方将他弄醒，自己倚坐在树根下，不住喘气。

九阴吊客悠然醒来，想挣扎坐起，却痛得“哎”一坚厉叫，仍然躺下了。

“屈兄，先歇会儿，等会儿我替你上药里伤，目下我手足脱力，你权且忍耐一下。”横江白练装得很像，喘着气说。

“他……他们人呢？”九阴吊客虚脱地问。

“谁？崑山三奇？完了，全完了。”

“刚才那……那……两个人……”

“是劫路的，我叫了一声『天上有七星』，他们便跑了。”

“那……那蒙……”

“蒙面人？已被我扔掉了，大概他的伤比你轻不了多少，那一袖箭够他受的。”

“白兄，我……我看我……我不行了……”

“胡说！你是不是想说些感恩戴德的话，免了吧！咱们相交在心，用不着挂在嘴上，是么？”

“兄……兄弟感激不……不尽。唉！想不到我九阴吊客落得如此狼狈，真……真是时衰鬼……鬼弄人。”

“屈兄，那大地之龙与你到底有何深仇大恨？”横江白练套上了正题。

“我……我怎知道？平生杀……杀人如麻，满手血腥，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听崑山罗兄说，那……那大地之龙说我……我与他有不……共戴天……”

“是的，他说你杀了他的父母。他是道州人，说你与另三个凶手在月黑风高之夜，先用迷烟，再杀人分尸。那三个人都死了，最后死的是双头蛇，双头蛇招出你是主谋。屈兄，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我想起来了，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我几乎全忘了哪！他……他定是那苦主被流役肃州卫的儿子。”

“你怎么会去杀他的父母呢？”

“说来话长，其……其实我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你为朋友？”

“是的，这人大概你也有过耳闻。”

“谁？”

“笑面青狼郜仲健。”

“他？他不是河南山东一带做案么？早些年有人在武昌看见他呢，他怎么会与龙家结仇？”

“他已经有三十年不做案了，早年他已将劫来的大批珍宝金银运到道州，置了产业田地。”

“见鬼！他分明仍在做案嘛。”

“不！我与他是数十年的知交，岂有不知之理？他在各地每隔数年以本

来面目现身一次，让人知道他仍在大江以北大河两岸做案，其实他却远在湘南做地方缙绅，改名换姓，叫做郝孟明。白兄、我如果不幸，请替我捎个口信给他，叫他安心，我决不会将此事说出，任何酷刑也休想追出我的口供来的。你我情共生死，也请代我守口如瓶，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出卖朋友，是么？”

“我会替你守信的。怪事，笑面青狼为何要找你下手？他自己难道……”

“他的艺业不行，那龙老狗练有气功，可力博虎豹。”

“他们为何结怨的？”

“听说龙老狗医道高明，但为人固执，曾经误了他第三个爱子的性命，所以先要龙老狗的儿子偿命。岂知龙小狻却改死刑为流役，因此……”

蓦地，草丛中抢出目眦欲裂的中海，用凄厉刺耳的嗓音叫道：“恶贼，你替友报仇，却不问青红皂白，你知道他的儿子是怎样死的么？我爹爹先被泥江口曾家请去救人，郝老二的命值钱，姓曾的大嫂难道就该死了不成？你不问……”

“你……你……”九阴吊客骇然叫，想挣扎坐起。

横江白练一手将他接住，伸手控制住他的牙关，不许他用劲咬舌自尽，笑道：“他就是大地之龙呀。”

“你……”

“我，横江白练梁衡，化装易客来探你的口供，谢谢你的合作。为了你，在下几乎送掉性命，你也该骄傲了。”

九阴吊客长叹一声，喃喃地说：“我……我该死！郜兄，我……我对不起你。诸位，杀了我吧！我不……不想活了。”

## 第二十三章

中海发狂地用剑掘地，一面厉叫：“爹，妈，你两位老人家在天之灵庇佑孩儿，梁大哥义薄云天替孩儿找出了真凶。等屠尽郝老狗全家，孩儿方能为爹妈设灵祭奠。”

四人用兵任掘土，将九阴吊客活埋在內。

中海折枝作香，向上苍哭拜一番，拜罢虎跳而起，拭掉泪痕向三人说：“老爷子，请你老人家代向施叔致意，小侄必须立即赶回故乡，找郝老狗算帐。”

三人全呆住了。好半晌，横江白练吃惊地一把将抓住，大叫道：“老弟，你说甚么？龙虎风云会的事，完全靠你解决，你却因个人私仇，半途而废一走了之，老弟，你疯了？你知道因你这一来，要枉死多少人么？”

中海如受雷殛，怔怔地两眼发直。

横江白练颓然放手，黯然地说：“我无权向你要求做这件事，但请……”

中海突然下拜，颤声道：“梁大哥，小弟知错了，请原谅我。我明天便动身到保宁，无论如何，我得与长春子生死一拼。梁大哥，小弟年轻，无知

而冲动，如有错误，尚请你不吝指正……”

横江白练含泪将他挽起，激动地说：“老弟，大哥是个极平常的人，只知为人在世，必须善恶分明。身为武林人，必须行侠仗义，去暴除奸，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咸宁幸遇，你我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我知道今日风雨飘摇中，老弟是唯一可以担当挽救江湖大劫重责的人。后来我知道你的身世，知道如果你的仇人未能早日找出，你便不会将全付精神用来担当重任，因此我便自告奋勇为你尽力。我是一个孤零零的人，其实江湖大劫与我并无多大关连，但这次牵涉到外寇，我便不能脱身事外了。老弟，愚兄的艺业，不能登大雅之堂，梓潼大会用我不着，我替你跑一趟故乡，暗中安排擒捉郝老狗的大计，等你返乡时，再下手将老狗擒获，血债血偿，以慰令亲在天之灵。”

“那么，一切拜托大哥了。”中海宽心地答。

“请放心，我不会有负所托的。”

狂丐沉吟地道：“梁老弟，如果我所料不差，你一个人恐怕无济于事。”

“西门大侠之意……”

“郜仲廉既然仍在江湖不时现身，决不会将龙哥儿的事置诸脑后，很可能暗中请人打听龙哥儿的动静，以便早作准备。以他陷害龙哥儿的手法看来，深俱机谋，工于心计，未可轻估他的潜力，必须早课对策。”

中海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冷静地接口道：“老爷子说得不错，这恶贼委实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必须作周全的打算，方不致被他逃脱天道循环的报应。他必定请人留心我和九阴吊客的动静，只要九阴吊客不落在我的手中，他便可安心做他的地方缙绅。小侄认为，必须将已死的人加以掩埋，使江湖人相信这十人已全部失，并非被我们所杀。同时，派人放出九阴吊客已逃至某地的消息，令老狗安心。梁大哥则带人到青日及泥江口潜伏，不必到华山村打草惊蛇，仅暗暗监视他的动静，须防他得到风声见机远刮。”

“哥儿，交给我老花子办，保证万事如意。”狂丐说。

中海神色凛然，向横江白练说：“俗语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小弟不是佞信鬼神的人，所以不怕说不吉利的话。小弟此行，吉凶难料，如有三长两短，大哥必须替小弟屠尽老狗全家报仇雪恨。大哥义薄云天，小弟深以为荣，必可替小弟完成心愿，请爱我一拜。”

他纳头拜倒，然后向雍玉说：“愚兄这次到保定找壶中痴，那位老前辈是个怪人，人多了反而误事，贤弟可随老爷子迳赴南江相候。”

稍顿又同狂丐道：“老爷子，小侄必须赶往保定，这儿的事，有劳老爷子费神善后了。”

“哥儿，放心啦！月杪见，小心珍重。”

他的行囊放在茅屋处，无暇返回取来，好在江湖人的百宝囊中，经常带有金银。狂丐三人将金银取出交与中海，一声珍重，各奔前程。

保定府，位于群山之中，城池却被水所包围。嘉陵江在本地称为闾中江，经过城南，东北西三面临池。出西门折向东北行，约十里地便是仙穴山。仙穴山的东面，面临宋江。在本地的名山中，仙穴山不算有名气，反而不如近城处的玉女房（盘龙山），更比不上城南江南岸的闾中山。闾中、盘山、眉山、辙盖、玉台、天目诸山，皆是神话甚多，风景绮丽的名胜地，壶中痴何以偏偏选在仙穴山隐世的，中海百思不得其解。

从朗池镇到保定府城，计程两百卅里，当天他走了一百六十里，在保

宁府所属的南部县落店。翌日一早登程，踏看寒风冷雨，同保宁赶去。

顺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龙虎风云会和黑旗盟的人如临大敌，活动频繁，他们忙了四五天，不但大地之龙失了踪，天玄剑也音讯毫无，一无所获，谁也不知道中海已经远在数百里外，保宁府是偏僻的山城，不是往来要冲，没有人料到中海会去保宁府。

中海在府城落店进食，午膳后，同店家打听有关仙穴山的风土人情和形势，然后踏上至仙穴山的小径。

寒风刺骨，细雨霏霏，他买了一袭蓑衣披上，脚踏多耳麻鞋。追电剑塞在腰带下，剑身上的银漆已经被他刮掉了。

今天，他的两仪心法已经大功告成，在外表上看不出异状，仅眼神似乎没有以往凌厉而已，变得明亮清澈，黑白分明。再就是他感到体外的奇寒，似乎对他毫无影响。驭剑时内力收发由心，刚柔随心所欲。也许是已查出杀父母的真凶，心中已有着落，他感到心灵的重压已除，感到身心无比的舒畅，百脉畅和，神定气闲，六合如一，浑身上下轻松极了。

沿登山小径向上走，先到玉台下院小憩。玉台下院在半山一座平坡上，观门遥向西南的玉台山。玉台山山顶建有一座玉台观，老道们又在这儿加建了玉台下院。由于道教的始祖张道陵在苍溪县与阆中接界的云台山得道，偕夫人雍氏登云台白昼飞升。因此，这一带的道观所祀奉的神像，大多是张道陵。也可以说，各处宫观的主持道官，绝大多数是从江西龙虎山派来的有道全真。

他知道必须花两三天时间，方可接近壶中痴。如果冒失地前往，决难如愿。因此，预定先从玉台下院的老道看手，同他们打听壶中痴的生活情形和为人如何。

他左手提了一个小油布包里，右手点了一根竹杖，头上的雨笠齐眉而盖，踏入大开的观门。

玉台下院规模不大，两进殿，前面的院子栽了些松柏花木，走道长不足五尺，直抵大殿。殿门大开，冷冷清清。站在观门向里瞧，只看到两名香火道人坐在拜坛下聊天，看到客人光临，瞥了一眼便不加理睬。大冷天，山路泥泞，寒风刺骨，冷雨霏霏，来的人决不是香客。

中海不嫌老道简慢，直抵殿前，升阶自顾自脱笠卸蓑衣，往廊柱下一丢，踏入殿门，装模作样向神像稽首，然后向两者道行礼说：“道长们请了，小可外乡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宝山一游，冷雨绵绵十分讨厌，可否让小可惜一席地生火烤衣？”

右首老道懒洋洋地站起，轻蔑地瞥了他的追电剑一眼，不表欢迎地说：“施主，敝院清苦得很，生火的地方虽有，却无柴炭生火，施主何不多走两步，到上面谯府的长苑商量？”

“哦！但小可当真不愿再走了，可否在贵院室借宿三两天？小可当加倍奉上香火钱。”

“对不起，敝院不曾建有客室，从不接待施主食宿。”老道断然拒绝，神色相当不友好，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而且语气中含有火药味。

中海淡淡一笑，不介意地问：“请问，贵院的主持法师……”

“家师访友未回。施主，请吧，即使向家师罗嗦，也是枉费唇舌。”另一名老道皮笑肉不笑地说着。

中海心中忖道：“这些老道的态度，似非修真养性之士。”但他的神色

丝毫未变，笑道：“道长如此待客，难怪，难怪。”

“难怪甚么？你说。”先前拒客的老道不悦地问。

“难怪贵院如此冷清，香火冷落。”中海笑答。

“呸！岂有此理！你不高兴是不是？”老道发火了。

“小可怎敢？随口说说而已。”中海若无其事地答。

“不许你说，多管闲事。”老道怒叫。

中海不想生事，笑着转身，嘀咕道：“这里的老道好凶，像要吃人似的。”

“站住！你胡说些什么？”

中海转身笑道：“好，站住就站住，道长可是回心转意，愿留小可在贵院借宿三两天么？”

“告诉你，知趣些，坐在敝院逞口舌之能，不然你将会后悔莫及。”老道气势汹汹地叫，口沫横飞，恶形恶像。

“哦！难道说，你们要吃人？不许施主留宿，大概贵院的道侣不干不净，怕人瞧出尴尬。听说，有些玄门羽士善制迷魂药，回春丹等等……”

老道勃然大怒，冲上就是一记“鬼王拨扇”，一掌拍来。

中海退后一步，笑道：“省些劲，道长，方外人嗔念过重，便会走火入魔哩！”

老道一掌落空，更为愤怒，跟上再来一招“黑虎偷心”，居然掌风虎虎。

中海大起反感，伸食中二指向攻来的拳背倏地敲下。

“哎唷……”老道狂叫，抱住大拳头不住揉动，鬼叫连天。

“抄家伙揍他。”另一名老道大叫，奔向墙角抄起一根栗木棍，抢上便待动手。

臂门人影倏现，一名头戴大雨笠的高年老道，和一个须发如银，挟看巨型酒葫芦的高大老人，出现在观门外。

老人身材高大，满脸皱纹，浑身湿淋淋，一双老眼布满了红丝，挟看酒葫芦的手有点颤抖，显然有点酒精中毒的现象。穿一身青棉袄，未带雨具。

两人已有八分酒意，踉跄抢入观门，向殿门走来。老人一面走，一面抹着沿颌飘下的雨水，一面笑着叫：“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两老道见两人在观门出现，凶焰尽消，匆忙溜入后殿门走了。中海心中一动，突然接口道：“老伯，诗仙的诗虽好，但不应景奈何？小可改上一改。”

两个醉猫站住了，老人眯看醉眼，注视看阶上的中海，先打了两个酒呃，然后怪声怪气地问：“小伙子，如何改法？”

“老伯请听。葫芦美酒斗十千，胸中块磊不值钱。前尘往事难下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嘉陵寒塞川，将登仙穴恨满山……”

“小子住口！”老家伙大叫，蹦蹦冲前两步，脸上神色一弛，喃喃地说：“胡说八道，莫名其妙的。”

老道一把将他扶住，含糊地叫：“李施主，你醉了，说醉话啦！”

“笑话！我壶中痴会醉？”老家伙眯着醉眼叫。

老道挽着他踉跄抢上台阶，向里叫：“清风、明月，你两个懒虫还不出来？”

先和中海动手的两个道人从殿后踱出，不情愿地说：“师父，又……”

“不许胡说，快扶李施主入内安置。”

壶中痴站在阶上，摇摇晃晃地向中海注视片刻，然后举起酒葫芦，咕噜噜一口气喝了十余口酒，边向殿内走，边说：“五十年间似反掌，英雄豪杰不久长。”

声落，跌入两名老道怀中。

中海摇摇头，黯然地说：“伤心人别有怀抱，他心中很苦。”

老道将雨笠搁在廊柱下，打量了中海片刻，冷冷地问：“施主，你为他而来？”

“请教道长上下如何称呼？”中海反问。

“贫道太虚，是本下院主持。”

“小可姓龙，确是为李老前辈而来。”

“他已是个废人，为何找他？”

“小可有事向他请教。”

“你最好少引起他的心事，请到客室侍茶，贫道愿与施主长谈。”

“多谢道长盛情，小可亟需道长助一臂之力。”

后殿的客室相当狭窄，太虚道长肃容就位，一名小道童奉上香茗，退出客室。

太虚道长不住打量中海，沉静地问：“施主既然为他而来，可知道他的底细么？”

“小可听人说，他是宇内大名鼎鼎、剑道通玄的名宿。”

太虚道长摇摇头，说：“贫道主持本下院，幌眼廿年。李施主在山顶池旁结芦而居，已有三十年以上岁月，采药为生，与世无争。廿年来，贫道是他唯一的知交，也从未看到他动剑，也从不谈论他的过去。贫道也曾怀疑他是个遁世奇人，但不久便证实贫道错了。贫道早年也是武林中人，自信双目还管用，廿年相处，丝毫看不出他是个练家子。有一次，他在文城山采药，被一头青猿吓得大病半月的。你说他是宇内大名鼎鼎的剑道名宿，恐怕只有你才相信。但不知他早年的名号如何称呼，施主知道么？”

中海不能说破，敷衍道：“如果小可要找的人不是他，那就白来一趟了。小可听人说，仙穴山隐有高人逸士，所以慕名而来，但不知山上还有隐居的人么？”

“本地的人，皆逐水而居，却没有依山生活的人，山上如何谋生？李施主以采药谋生，所以住在山上。他的住所没有人，只有他一个孤零零的老头子，除了到敝院与贫道盘桓之外，他与山下的人皆合不来。其实，他这人并不坏，只是孤僻些而已，整天泡在酒中，酒品高，酒量如海，从不发酒疯，他自称壶中痴，也未必真痴，诚如施主所说，他必定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听施主的口气，似乎对他并不陌生。廿年的交情，贫道希望他不再糟塌自己，不知施主真有良方么？”

“道长是否感到他这半年来，性情有何异样么？”

“不错！大概是五个月前，他对酒似乎所需更多，每饮必醉，醉后狂歌，莫知所云。施主，他早年的名号……”

“小可确不知他早年的名号，只听人说贵地有个壶中痴，名号不俗，想必是早年的武林名宿，所以专程赶来访寻。”

太虚道长摇摇头，正色道：“施主，你言不由衷。”

“道长，何以见得？”

“廿年来，没有任何人前来找过他，世间知道壶中痴是剑道名家的人，屈指可数，你却一语道破并非无因。施主，你走吧。他的烦恼已经够多了，贫道以他的知友身份，同施主提出警告，不许你再打扰他。”

“这么说来，道长已知道他确是剑道行家了。”

“不错，一个看破性情的人，最忌用世情打扰他，让他静静地安渡余年，也足一大功德。”

“但……小可必须……”

“没有必须，施主，你得走。”太虚斩钉截铁地说。

中海略一沉吟，站起说：“那么，小可告辞。”

说完，行礼大踏步出室，出了观门向下走，约半里地便向路旁一窜，重新向上越野而走。他打定主意，要在壶中痴的茅芦等候。如果壶中痴今晚不回来，他要先搜寻电剑婆婆的下落。

对电剑婆婆的身世，他毫无所知，江湖上知道的人，也如凤毛麟角。童婆婆的师门，更是难以索解的谜团，可能连指引中海前往庐山学剑的玄玑子也所知有限。三十年前，江湖上只知有个剑术超尘拔俗的童姓老太婆，只在江湖中逗留了十年左右，来如神龙，逝似流光，除了几个曾和她交过手的武林前辈外，知道她的人少之又少。知道她仍有一个师兄，师兄叫做壶中痴的人，大概只有南荒鬼魔一人，连早年的宇内三大高手也一毫不知情。假使中海不在定远山区遇上南荒鬼魔，便用不着来了。

远远地，便看到池面雾气蒸腾，显然池水是温暖的。走近时，雾气反而薄得多，水色清澈，细雨飘洒在池面，不易看到池底，各处山沟注入的水并不浑浊。

池北，是起伏的岗阜，往东南望，可看到远处的五女捣练石。东北山隈下，面池建了一栋茅屋，屋前以荆棘围成一座花园，种了不少药草。

他站在柴门外张望，用目光搜索四周的景物。然后在屋前的山坡各处细搜一遍，希望可以找到囚禁电剑婆婆的地方。他失望了，一无所获。

他从后门撬门而入，细找屋内各处。他算定茅屋太小，壶中痴决不会将师妹囚在屋中，免得引起外人的注意。

茅屋确是小，一厅、一房、一周、一乐室。除了极简陋的家俱和粗糙的食被外，可说四壁萧条，空无长物。唯一岔眼的是，厨壁下的一排巨大酒瓮，酒香四溢。

他搜遍每一角落，一无所获，甚至搜完没加泥封的大酒瓮，那有电剑婆婆的人影？

他不死心，敲过遍地下每一寸泥土，希望发现有地下室，仍然失望。

安上撬开的木门，他重新在四周穷搜。这次，他走远些，自内向外逐段搜寻，从东南西北搜，进入了参天古林。

搜至正北，蓦地，他站住了。小时候他跟亡父上山打猎，对山野里遗留的人迹兽痕极为熟悉，经验丰富，又在肃州卫学了不少人马追踪术，更为精明。

这儿下了四五天的细雨，泥土潮湿，树下的遗痕，更逃不过他的神目。

“咦！罢才有两个人在此经过。”他喃喃自语。

“真见鬼，怎会有人经过？他在附近搜索了许久，鬼影俱无，怎么突然有了人迹？他想先察看来人的来处，接着又放弃往回走的念头，沿来人所去的方向跟踪而往。”

来人是向北走的，看所经处离地尺余的草莽，水珠有些已被震落，显然有一个人穿了长袍。

苞了半里地，进入一座古松林，遗迹像是消失了，地面的松针太厚，不再有水珠，所以很难分辨出。

他不得不留心脚下，低着头细察遗迹，居然被他看出落脚的痕迹。

走看走看，头上突然洒下一阵雨点，打在雨笠上其声清脆。这时没刮风，更不是突然下大雨，怎会有此现象？他抓住雨笠疾挥，突然向前飞纵丈余，闪电似的贴在一株树干上，消至树后转身看去。

先前所立处，赫然站着壶中痴和太虚道长。两人脸现惊容，太虚吁出一口长气，沉静地说：“这小后生聪明过人，机警绝伦。李施主，恐怕，你有大麻烦了。”

壶中痴醉意已消，沉静地盯视着中海，冷冷地问：“小小子，你存心找我来的，休怎知道老夫是剑道名宿，天地间知道老夫底细的人不足三个，你是怎么知道的？”

中海上前行礼，他知道对付这些隐世奇人，表示得太卑下服贴，反而吃力不讨好，笑道：“老前辈所说约三个人，晚辈全知。”

“你？”

“一个是南荒鬼魔单老前辈，一个是太虚仙长，另一人是老前辈的师妹童婆婆。”

“哦！我明白了，你是……”

“晚辈姓龙名中海，曾向童婆婆执弟子礼，但无缘拜婆婆为师，皆因晚辈愚鲁，不配身列门墙上。”

“你为何而来？”

“向老前辈请安，并探望童婆婆。”

壶中痴脸色一沉，举步迫进狠狠地说：“大概那可恶的老太婆，已将老夫的事透露出江湖了。你来得正好，这辈子你也休想再在江湖中称雄道霸了。”

中海见对方来意不善，一面戒备一面说：“童婆婆的事，晚辈毫无所知，是南荒鬼魔单老前辈将老前辈的消息告诉晚辈……”

“那老匹夫！可恶！小家伙，你是来学保命剑法的？你不必枉费心机了……看！”

喝声出人亦到，伸手便抓。

中海火速闪开，叫道：“老前辈，请……”

壶中痴不愿听，一声冷叱，运攻二拳两掌四爪。

中海不愿还手，飘掠如电，一面叫：“老前辈，即便是出家人，也不能断情激性。逃世隐修，不是武林朋友所应为。人生一世，谊圣贤书，投师学艺，所学何事？你不能因一己之……”

已没有他再唠叨的机会了，壶中痴愈迫愈紧，狂风暴雨似的进击，险象横生，罡气动气直震内腑，再不还手性命堪虑。

他回敬自保，两仪心法用上了，左掌一挥，无声无臭的柔劲突发。

“噗！噗！”双方一个照面，连对三掌。对方攻来直震心脉的浑雄掌劲，全被他化去或引开。

“咦！”壶中痴讶然叫，右手一沉，来一记“叶底翻花”。

中海不再顾虑，斜跨半步，用上了刚劲，错身闪开正面，右手带开来

招，转身迫进对方的身右，左掌下拍，来一记“泰山压顶”，照对方的后脑疾拍而下。

壶中痴一声低吼，人旋身右掌反拍，硬接拍下这一掌。

“拍！”巨响震耳，双掌一上一下接实。

中海用柔字诀收劲，后退八尺，脸色一变。

壶中痴挫腰连退五步，地面的脚印深有三寸以上，踉跄止住退势，吃惊地叫：“咦！你竟接下了这足以碎石成粉的一掌？”

中海无惧地上前，凛然地说：“老前辈，请恕晚辈无礼，出于自卫，希望老前辈谅我苦衷，不得不接招。如果晚辈不是身负重任，不敢轻言死字，不然，即是老前辈用刀剑加颈，晚辈也不敢反。晚辈不知老前辈与童婆婆不睦的内情，师门琐事，不容外人置喙，晚辈不配过问。但童婆婆万里迢迢前来讲艺，只为了挽救江湖大劫，不惜冒万千风险前来相求。她老人家走后，龙虎风云会夜袭庐山天池婆婆的宅院，一门老小下落不明……”

蓦地，头顶传来一声惊呼，一个沙哑的嗓子叫道：“中海，你的话可是当真？”

中海吃了一惊，抬头一看，惊叫道：“童婆婆，你老人家……天哪！你……”

头顶上空，两株巨松的枝桠上，搭了一座小草屋，屋前也有木架。一个华发如银，脸色灰败，精神萎顿的老太婆，正虚弱地坐在木架上，依看木栏向下问：“你的话是真是假？”

中海泪如泉涌，想不到健朗铄的童婆婆，竟变成如此虚弱，气息奄奄的老太婆了，一别半载，变化太大啦！他忍住一口怨气，将从九宫山幻形老狐处得来的消息说了，最后钢牙一咬，同壶中痴大声说：“你，你好狠的心肠，看你将你的师妹折磨成什么样子？你算得上什么隐世高人？简直欺世盗名呀。”

“住口！老夫的事不许你过问。她离经叛道，违背家师的遗训，擅自在江湖中闯荡，妄用电剑心诀争强斗胜……”

“师兄，这是你的由衷之言？”电剑婆婆大叫道。

壶中痴哼了一声，说：“师父的遗训，说得明明白白，不许门人在江湖闯荡，不许泄露师门内情以免有辱师门，以及多造杀孽……”

“你是说，我出面救儿女也错了么？”

“但……但你足足在江湖闯荡了十年之久。”

“仇人不放我，我能不管吗？师兄，另有原因么？”

壶中痴哼了一声，深深吸入一口气，不予回答。

中海重重哼了一声，接口道：“晚辈不配过问，也不敢过问老前辈师兄妹之间的成见与恩怨，但老前辈这种消极遁世，独善其身的态度，晚辈不敢苟同。晚辈认为，这种行径，比那些为害江湖的人好不了多少。不同的是，邪魔恶寇噬人自肥，老前辈则自命清高，仍然仰赖凡夫俗子供养你而已。”

“小畜牲！你胡说些什么？”壶中痴狂怒地叫，便待上前动手，却被太虚道长拦住了。

中海不为所动，继续说：“老前辈也许认为晚辈信口胡说，但请教，老前辈的酒食从何而来？”

“老夫采药出售，靠自己的劳力为生。”

“那就对了，老前辈同样不可能与世隔绝，没有人群，谁要你的药？你

的衣食从何而来？怎会有太虚道长一类朋友安慰你？不为造福世人着想，妄言清高隐世自嘲，简直是愚昧无知。你知道江湖的世局么？龙虎风云会即将掀起狂风巨浪，兵凶战危，生民涂炭，大劫将兴。老前辈，你枉有一身超人艺业，不仅挟技自珍，而且更因一己之私，假借师门遗训，阻止师妹为挽救大劫尽力，你既然自命清高，避世逃尘，走吧！走得远远的，与草木同腐，与禽兽为伍，茹毛饮血，草木蔽体，何必住在仙穴山由村夫俗子供给你的衣食？你这种欺世盗名愚昧自私的人，龙某不屑和你打交道。”说完，扭头便走。壶中痴怔立当地，脸上的神情瞬息百变，突然厉叫道：“站住！”

中海凛然地转身，手按剑把冷冷地说：“尊驾如果想将龙某留下，恐怕不会如意。即使阁下的剑术通玄天下无双，但在下相信用游斗术足以和你缠斗三天三夜，来去自如，剑术再狠再玄，在下不和你决生死，你岂奈我何？”

壶中痴脸色反而沉静了，淡淡一笑，向上叫：“师妹，把剑给我，你也下来。”

电剑婆婆先是一怔，然后面露喜色地进入木楼，片刻出现将一把长剑甩下，抓住架在树叉上的一只藤萝，缓缓垂下来。

壶中痴探手入怀，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一颗丹丸递给童婆婆，平静地说：“师妹，也许愚兄真是愈老愈愚昧自私了，服下丹丸休养一两天，我随你回庐山探望孩子们，也许还来得及。”

“师兄，不必为孩子们担心，小妹临行时已妥善安排下应变良策，小丑跳梁，孩子们足以应付，谢谢你，师兄。”电剑婆婆安祥地说，神色间没有怨尤。

太虚道长含笑走近，伸手道：“老朋友，酒葫芦我替你暂时保管。”

壶中痴将酒葫芦递过，拔剑向中海走去，冷静地说：“小小子，你嘴利如刃，而且猖狂骄傲，老夫要看看你有什么所恃，凭什么敢自命是挽救江湖大劫的英雄，上啦！”

中海大概已看出形势有了转机，老家伙大概被他一阵大义凛然的话骂清醒了，心中大喜，丢掉雨笠脱去箕衣，拔剑迎上，献剑道：“请赐教。”

“进招！不许用虚招献宝。”壶中痴轻叱。

“晚辈无礼了，着！”中海豪放地叫，招出“电闪雷鸣”，电剑心诀的杀着出手，风雷骤发，紫虹漫天，剑气进岸。

“好！”壶中痴大喝，银芒乍现，身剑合一楔入如山剑网中，立即缠上了。

剑影飞腾，急剧闪动的人影依稀难辨，绕着树干的空间疯狂激斗，剑气的撕裂声刺耳，动魄惊心。

十余招后，开始有撞击声发出了。

中海不甘示弱，两仪心法注入了剑身，放手狂攻，下手不留情。他不能谦让，每一招都用上了全力，假使壶中痴在他的剑下失手，他根本就用不看向壶中痴讨教保命剑法了，所以他倾力进击，险招迭出，锐不可当。

足足拼了近百招，双方皆有惊无险，势均力敌，皆无力乏疲惫的现象。好一场令人目眩神摇，凶险无比的罕见剧斗，盘旋的圈子扩张至十丈方圆，所有的古松皮裂干伤，地下的松针八方激射。

雨愈下愈大，两人浑身是水，雾气蒸腾。

激斗中，突然爆出一声铿锵金鸣，人影倏分，第一次分开了。

中海斜飘八尺外，左手拔住了树干，脸上神色肃穆，雨和汗在脸上不住向下流，虎目中神光似电呼吸平静。这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激斗，却

不是最艰苦的一次，两仪心法使他体内的真力生生不息，耗损已减至最低限度。如果两仪心法未大功告成，他相信决难接下二十招，双方都用威力奇大速度奇快的电剑心诀，手眼身法俱皆奇快绝伦，如果真力不继中气不足，是绝对无法支持的。

壶中痴毕竟老了，斜退丈余，呼吸已不平静，脚下有点慢。他深深吸入一口气，冷静地问：“老朽的师妹说，你只学了十天电剑心诀，可是真的？”

“真正算起来，不足十天，不敢在老前辈面前说谎。”中海镇静地答。

“你不但已领悟了全部心法，而且融会了……”融会了天玄剑术。”

“很好，很好。你多大年纪了？”

“晚辈虚长二十五春。”

“你的内功修为出奇地奇奥精纯，不知你是怎样练成的？怪事。好，留意我的手眼身法步，你先尽量施展，放手抢攻。同时，我告诉你，你的出剑手法易攻难收，凌厉而空隙亦大，如不留心注意我的出剑手法，你会受伤的。上！”

中海的目光，开始全神戒备，一声长啸，奋力进击。

敝，这次壶中痴不再反击了，身法潇洒已极，轻灵地闪动，进招从容，但见他手中的剑如同神物挥洒中隐含玄机，见招化招，见式化式，完全采用守势，不管中海如何抢攻，皆攻不入他手中剑所布下的铁壁铜墙，紫虹在他身前左右弄影，无法进入他身前宽约尺余的正面空间。

“铮铮！嗤！吱嘎……”碰、撞、错、震、格所发出的各种声浪急如骤雨，震耳欲聋。

不管中海从何处进攻，始终无法抢入中宫，狂野的紫虹看去凶猛泼辣无比，在壶中痴的身侧吞吐盘旋，危极险极，令人心惊胆跳，血为之凝。但壶中痴不但毫发未伤，沉静的神态似乎更为之稳定。

久久，响起壶中痴一声低喝：“够了！孺子可教。”

人影倏分，中海站在丈外，怔怔地注视看壶中痴，意似不信地呆在那儿。

壶中痴淡淡一笑，说：“这都是由保命三招所蜕化出来的各种防守之术，说来话长，其实也不难。对方的兵任愈长，愈不可能攻入防守的窄小空间，但对力的兵刃如果是软的，防守之术又自不同。留心了，我传你保命三招，以你的艺业和内力修为来说，天下大可去得。”

老夫不敢说此后你足以横行天下，但至少目下的武林绝顶高手想伤你千难万难。师妹，你也来。”

太虚道长知趣，悄悄地溜了。

当夜，中海留宿在茅舍中，三天后，冒着凄风冷雨，拜别了两老踏上征程，取道向南江镇而去。

从保宁府到南江镇，须先到巴县，巴县就是以后的巴州。这里没有大路，全是丛山峻岭，走的路大部份是樵径，稍一大意使得走冤枉路。因此，耽误了不步时日，等他到了南江镇，已是二月初了，距约定的时日迟了五天，把先到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大仙庙的香炉内，他找到天玄剑的留柬，要他赶快到北面一百五十里的茶坡山，在山北的山神庙会合。柬上所留的日期，天玄剑已等了他好几天了。

茶坡山，距大巴山不足五十里。前面偏东，是与汉中接壤的大巴山，

东南，是比大巴山更高峻的小巴山。举目四顾，全是无尽的高山，不绝的丛莽，在人在生疏的人看来，弄不清任何一座山的名称来，只能找当地的土著询问，如果是晴天，小巴山极易分辨，山颠多云雾，夏日仍有积雪。但这时大雨倾盆，委实不辨方向。一百五十里他花了两天，方到了茶坡山的西麓，他头戴雨笠，身穿蓑衣，剑仍插在腰带上，肋下带了一个小包裹，脚下是一双多耳麻鞋，如果不走近，很难发现他的江湖人身份。

在十里外便打听出前面这座山便是茶坡山，土著说那儿有一座隆兴霸小镇，听镇名，那儿可能有河流，事实上根本没有河，小镇只有十余户人家，在五里外便可看到小镇，座落在山西南的山坡上。满山全是莽林，地面野草抽芽，枝头上已可看见春意了。

他不愿到村镇暴露身份，在这儿陌生人是无法隐藏的，便迳自向北山绕走，希望山神庙不难找。

没有路径，他只能随山势的起伏，穿越莽林向北绕走。正穿越一座密林，突见前面出现一座山崖，他想：“雨太大，且先歇会儿再走。”

罢到达山崖的南端，正想绕山崖北，突听崖的另一面有人声，一个粗亚得嗓子说：“宜昌兄，偌冷的天气，我看还是生个火取暖，怎样？”

“不行，志强兄，有火必有烟，柴草湿气太重，如被山神庙那群来历不明的人发现，岂不麻烦？”另一个宏亮的声音说。

他心中一凛，忖道：“施叔他们被人所监视了，倒得看看他们是谁。”

“怪！这些人何为到这儿逗留，又不像是采药客，更不像是前来垦荒的人，我看，八成是冲着咱们而来的。”

先前发话的人又道：“不像，这儿距咱们内主坛有六十里，如果是冲着咱们而来，不会在这儿逗留，到内主坛只有两条路，南走小巴山，北从汉中来都不需经过这儿。”

“宜昌兄，我看，咱们不可大意，还是小心为上。这样吧，小弟在这儿监视他们，你火速赶到七盘坳去通知章香主，传信主坛戒备。”

“志强兄，如果胡乱传警，日后岂不貽人笑柄？放心啦！且盯住他们一天，明天再说，别让弟兄们笑咱们小题大作，疑神疑鬼，闹出笑话来咱们便不用混了。”

中海偕崖根绕出，这一面是突出丈余的山崖，崖前古木森森，正是躲避风雨的好地方，两名大汉靠壁而坐，油绸雨披堆在壁根下，两人抱着连鞘单刀，靠在壁根假寐，一面闭着眼睛穷聊。雨声太大风声呼呼，中海摸近至三丈内，两人仍未发觉。

他有点困惑，难道天玄剑不派人在四周警戒？被龙虎风云会的人所监视，暗袭内主坛的事岂不危险？无论如何，这两个家伙决不可被他们溜掉。

他正想动手，突然发觉林中有了响动，显然有人正急步向崖下走来。他心中一动，立即向后退回崖角藏身。

两大汉直待雨中的来人接近崖口，方发觉有警，火速跃起戒备。他们本想隐起身形，但已来不及了。他们未料到在这人迹罕至的山林中，会有人突然出现。

他们刚站起，两个青影已拨开枝叶抢入崖口，原来是两个浑身湿透，所穿的青衲不住滴水的中年和尚，看到崖中有人，稍一错愕，正想有所举动，两大汉已一闪而至，白虹一闪，两把单刀出鞘，分别指向两个和尚，喝道：“不许动，双手张开不许向怀里移。”

“噢！你们不是巴山安法禅寺的和尚么？”另一大汉讶然问。

巴山，也就是大巴山，四川的人称北面的山峦为大巴山，汉中的人将境内的一段叫巴山或巴岭。安法禅寺在汉中境内，当地人皆将山名连着叫，提起巴山安法禅寺，附近可说无人不晓，但知道枯骨魔混迹在内的人，却少之又少。

两和尚一怔，一个说：“是呀！小僧正是安法禅寺的僧人，两位……”你们远离寺院百余里，到这荒山来有何贵干？”

“小僧师兄弟奉师命到茶坡山找药，已来了三天了。”

“找到没有？”

“没有，下了好些天雨，不易找……”

“你们去过山神庙没有？”

“山神庙？小僧还没有去过。”

大汉向同伴冷笑一声，阴森森地说：“咱们先把他们困上，事情办妥了之后再放，不然他们会碍手碍脚。”

僧人大惊，一个急急地说：“两位施主，小僧决不会妨碍施主的事……”

## 第二十四章

“住口！咱们办事一向小心，以策万全，宁可让你们吃苦头，却不许你们妨碍咱们的事。”

两僧见事已急，不约而同地向后突然飞返。用刀制人，极为不易，只消脱出刀锋所及之处，便可安全了。两大汉没料到两和尚是行家，等他们惊觉将刀送出，两和尚已经脱出危境了。

“好啊！原来是练家子，大爷走了眼啦！”大汉虎吼飞纵出崖。

两和尚火速捡起一段树枝，回身拒敌。四人在树林中间开始缠斗，势均力敌，单刀通常不易对付木棍，但树林中施展不易，拉成平手，刀似乎更为灵活些。

中海想起狂丐所说的话，枯骨魔僧在大巴山附近，监视着小罗山内主坛的动静，这两个和尚，定然是枯骨魔僧的助手，他该出手助两僧一臂之力了。

正待闪出，突又心中一动，在崖根下拾了两枚小石，用蛇行术贴地欺近，左右手齐扬，几乎同时射中两大汉的心穴。

两和尚还不知有人暗中相助，见对方刀法一乱，立即乘机抢入，“噗”“噗”两声，两大汉应棍翻倒，他们反而怔住了，莫名其妙。

中海徐徐站起，同两僧招手，示意他们先将大汉击晕。两僧见中海装束不同，有点会意，将两大汉击昏，跃近行礼。

中海不等他们开口，行礼道：“两位大师不是宏一大师的同伴么？在下大地之龙中……”

“噢！原来是龙施主大驾到了。家师日下在山神庙，正与狂丐西门施主等候大驾光临，请随小僧前往会合。”

“大师请将两贼带上，弄断他们一条腿，在下要利用他们领路到小罗山。”

中海匆匆交代，随两僧迳奔山神庙。

山神庙中只有两个人，换了俗装的枯骨魔僧和扮成村夫的狂丐。他们在这儿已等了五天，等得心中冒火，接到人大喜过望，烟消火灭。

枯骨魔僧气色极佳，对中海十分客气，搬出酒菜五人坐在供桌旁，静听狂丐将目下的形势简要地说出。

天玄剑一行卅六人，包括两位姑娘，已在六天前在小罗山附近布置停当，苦于无法进入内主坛在山谷中所建的砦堡。如果是单纯的政堡，卅六条好汉自信尚无困难，难在此行志在抢救人质，便不能鲁莽从事了。枯骨魔僧虽说早已带人在附近侦伺，砦堡四周也已摸清，但堡中戒备森严，想进入谈何容易？砦堡占地并不广，三丈高的土堡墙上，碉楼林立，不论白天夜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啻铁壁铜墙，想硬闯也许没有多大困难，要偷入势不可能，除非会隐身法，不然休想。如果硬闯，万一贼人横了心，杀了所有的人质，那还得了？

天玄剑必将成为众矢之的，乱子闹大了，岂堪收拾？所以无法可施，所有的人一筹莫展，不知该如何是好，只等中海前来商量。

中海静静地听完，问道：“砦堡中有没有养狗？”

“狗倒没有，江湖人最忌讳这些畜牲，那会乱了警哨的耳目，风吹草动也会引起一场虚惊。虽没有狗，哥儿，想进入决不可能。”

中海沉吟片刻，笑道：“老爷子认识大庚岭的黑狐田春么？”

“听说过，是一个小寨主。你的意思……”

“小侄的意思，是幻形老狐余老爷子的易容术用得上了，只消如此……”

他将入砦的妙计一一说了，再商量一些细节，以及里应外合的重要信号，决定入堡的大计。

会谈了近半个时辰，狂丐和枯骨魔僧冒着大雨走了。两个和尚也带了打昏的两名大汉，向南而去。中海在庙中逗留了许久，离开时换了一个人。

两大汉双手被牛筋索困得结结实实，被两个和尚扛在肩上，冷冰冰的雨水淋得他们浑身湿透不久便悠悠苏醒。

前面出现一座残破的木屋，那是夏秋之际，远道而来的采药人，临时搭起的宿处，春夏秋冬，不会有人住宿。

两僧进入了破屋，“砰砰”两声，将两大汉丢在屋角的草堆上，在百宝囊中取出火石火刀煤物，拆下破壁在堂屋中生起火来。

两大汉挣扎着坐起，右小腿骨折断处没有血流出，骨折而肉未破，两僧的折骨的手法极为高明。

“哎……唷……”一名大汉痛得浑身抽搐，忍不住厉叫出声。

两僧不加理睬，脱下青僧袍烘烤。一名和尚瞥了颤抖着的两大汉一眼，冷冷地说：“师弟，师父不知何时可以赶来会合，也许被雨所阻这几大不会赶来呢。带了这两个小辈，也是一大累赘，我看……”

“师兄之意……”

“他们只是两个巡山小贼，即使用酷刑拷问，也问不出重要的消息，而师父却不知何时方可赶来了，咱们还得供应他们的饮食，我看，还足超度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算了，免得麻烦。”

“这样吧！咱们何不先拷问一下口供再说？”

“也好。”师兄点头同意。

两僧各拖来一名大汉放在火边，两大汉瞪大着恐怖的怪眼，一个用近

乎虚脱的声音叫：“两位佛爷，咱们无冤无仇……”

“闭上你的臭嘴！”叫师兄的僧人厉叱，冷笑一声又道：“无冤无仇，你们却想置佛爷于死地，只许你们逞威风不许佛爷们行凶是么？你们未免太专横了。两位高姓大名？自报名号好了。”

两大汉一叫沙贤，一叫敖文辅。沙贤是为首的人，是负责小罗山以西一带山区的巡逻小贼。内主坛的小贼，艺业大多可列武林二流高手，足以在江湖中闯荡，甚至可独当一面，所以每一组只派两个人，足可对付一名一流高手。沙贤打一冷战，悚然地说：“大师布咱们负责巡逻的地段内活动，行迹可疑，在下不能不过问，本意……”

“哈哈……”和尚用狂笑打断他的话，笑完说：“本意也足想擒住咱们拷问口供，是么？你知道佛爷是谁？”

“在下只知你们是安法禅寺的僧人。”

“告诉你，枯鬼魔僧是佛爷的师父。你们的少会主在甘凉道中，及河南平邱集两地，与家师结下梁子，仇恨难消，因此咱们师兄弟两人前来，杀你们的人泄愤。施主爷，附近还有你们的人么？说呀！”

沙贤钢牙一锉，说：“只凭三个人便敢找咱们龙虎风云会的霉气，你们也太……”

和尚抄起一根火焰熊熊的树枝，冷哼一声，猛地捺在沙贤的脸上，一面吼道：“你这厮还发横，该死！”

“啊……”沙贤狂叫，向侧急滚。

另一名抓起一根树枝，吼道：“先超度你魂归极乐。阿弥陀佛。”

沙贤的脑袋开了花，抽搐着死去。

“敖施主，该你说了。”和尚举着人枝向敖文辅 笑若说。

“要杀就杀，敖某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下手吧，等甚么？”敖文辅明知必死，反而英雄起来了，傲然地说。

“哼！佛爷却要让你慢慢地……”

蓦地，破木门“砰”一声大震，倒下了，冲入一个黑衣人，喝声如雷：“住手，出家人怎可在这儿谋财害命？”

“哎……”一名和尚狂叫一声，向前一扑。

举着火枝的和尚飞起一脚，将火堆踢得碎焰纷飞，烟灰飞射，向黑衣人盖去，火速挟起仆倒的同伴，向后飞逃，踢倒了后壁，逃入暴雨之中。

黑衣人为了闪避息来的残枝火焰，向门外急退，重新入屋时，两和尚已经逃之夭夭。他扶起敖文辅，摇头道：“老兄，你的同伴已无法回生了，头颅已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一面说，一面替敖文辅解掉手上的牛筋索。

敖文辅吃力地活动着双手，虚弱地说：“没甚么，两个贼和尚是在下的仇人。在下敖文辅，多蒙兄台援手，感激不尽，请教高姓大名了”黑衣人在火堆残烬上加了些枯枝，脱下黑油绸雨披，在旁坐下说：“在下姓田，单名春，在赣南大庾岭安窰立寨。此次入川，是追踪对头而来，那家伙从这路逃向汉中，不知下落。”

“哦！兄台定是人称黑狐的田寨主了。敖文辅喜悦地说。”咦！敖兄也知道在下的名号？敖兄日下在何处得意？”

“在下早年曾在挽东行道，因此知道田兄的大名，但不知追踪的人是谁？兄弟在龙虎风云会任内主坛弟子。”

“也许敖兄曾有耳闻，那家伙叫天罡星洪贵。闲话少说，敖兄，你受伤不轻，必须及早医治，在下送你到有人家的镇集，以便……”

“由兄，不瞒你说，附近虽有人家，但无法医治在下的伤，可否劳驾兄台，送在下到东北十里地的小村乎”“兄弟义不容辞，我扶你走。”田春一面说，一面穿雨披，架起了敖文辅，又道：“在下可要声明在先，田某与贵会素无往来，若送敖兄前往，贵会的弟兄如果误会，岂不麻烦！因此，在下只能送你一程，不与贵会的人打交道。”

“田兄是怕敝会的弟兄留难么？请放心，兄弟担当得起。再说，兄弟前往的小村，仅算是本会的一处联络站而起，决不会对田兄有任何不利举动的。”

走了十来里，翻山越岭，在大雨滂沱中行走，艰苦逾常，断了腿的敖文辅，已经是半条命。沿途黑狐田春不住套他的口风。他把黑狐看成救命王菩萨，而且也在生死关头，因此毫无戒心地有问题必答，把内主坛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在半昏沉中说了出来。

他痛苦得快陷入昏迷的境地了，但仍可分辨方向。远远地，前面山脚下出现了一座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那是内主坛派在这儿的一群眼线居住地，表面上是当地的土著，有家有小，暗中却是监视内主坛外围的秘窟。从这儿向东北行，约廿里左右，便是小罗山的内主坛所在地。

小村对外称为“德隆井村”，对内却是“未甲外案”。这是说，它是内主坛外围十二处香案中的第七座秘桩，每座秘桩对内概称香案，每一香案有十处落脚点，统称“狼窝”，派出巡山的弟子，称为“天狼”。香案以地支排名，狼窝则以天干分别赋以别号。从排名中，也可约略分辨出所处的方向来。因此，可以知道在内主坛四周十里圆径内，共派有十二处香案，和一二百处狼窝，每处狼窝有四名可派用场的天狼弟子，可知内主坛外围的实力是如何雄厚的了。但人虽多，地方也够辽阔，人手分散，平时以秘密信号传警，天候不佳则用锣声，往往些须小事，便可令所有的人疲于奔命，不然就一处有警，需时半天方可传至内主坛，十分不便极欠灵活。这是主事人目光短视所致，假使能向后缩小至十里地，那么，想在外围进入接近的人，便不易得逞了，这种防守术只能对付那些冒失鬼，对付有心人便效用全失，毫无用处，当然，应付官兵自然妙用无穷，绰有余裕。

未甲外案的主事人，仍是江湖中小有名气的神眼道人上真羽士，他过去是在江湖以符水治病，暗中贩卖迷香和堕胎药的妖道，艺业平常，但一只鬼眼却比常人利害，见人过目不忘，对江湖上的高手名宿和鼠窃狗偷，所知极为渊博。还好，他对黑狐田春曾有一面之缘，只记得黑狐的概略面貌，因此居然深信不疑，认为确是在赣南小有名气的田寨主到了。

敖文辅已精疲力尽，断断续续地将遭遇陈说了，由黑狐田春加以补充，老道立即派人通报各地香案注意，并派人赶赴内主坛报讯。

黑狐交待毕，立即告辞。老道当然不肯，力加挽留，说是已禀报主坛，希望能在弟兄们口中，替他打听天罡洪贵的下落，以免他一个人盲目乱闯，人地生疏，想独自跟踪一个人，谈何容易？江湖人大家都是朋友，既然救了己方的弟兄，并得以及时知道枯骨魔僧将前来骚扰的消息，理该相助他办事以为回报，怎可即行离开？

老道并非诚心留下黑狐找大罡星洪贵。凡是进入内主坛势力范围的人，假使是江湖人，决不会轻易放过的，暗中他已派人返坛呈报经过，等候内主

坛的消息。他一面叫人替敖文辅治伤，一面置酒与黑狐套交情探口风。

入暮时分，内主坛来了五名高手，一阵子盘问套查，最后坚请黑狐至内主坛一行，说是赣南的绿林道朋友几个正在内主坛贵为弟子，相见也是有缘，他黑狐何不到内主坛相聚一叙契阔？

黑狐起初坚持告辞，他要找大罡星洪贵，去年三月间，天罡星焚劫嫁祸的案子至今还未解决呢。最后，他只得答应，说是听说有赣南的同道，同他们打听消息确有必要。天色不早，内主坛派来的人决定明晨动身，将黑狐安顿毕，与其他陆续赶来的人，外出搜索枯骨魔僧去了。

这一夜，大雨已止，成了微风细雨的早春景象，内主坛的高手齐出，奔波了一夜。五个传话的高手第二天并未返回香案，黑狐只好等待，未能入小罗山。一天中，他向养伤的敖文辅套出了不少消息了，知道赣南粤东之间，在内主坛任弟子的人，仅有两个知名人物。一是九连山的大贼虎鸟李崇信，手中的三节棍十分了得。一是去年九月间，才由朋友引介入会的五岭渔隐茹和。据说五岭渔隐之所以离开五岭，便是因为与黑狐结了梁子，曾经纠集友好，和黑狐火并失败而离开了五岭，在湖广遇上擒龙客的手下弟子铁臂猿屈翔，两人本是旧交，由屈翔引进，投入了内主坛。敖文辅够朋友，特地叮咛他必须小心，避免与五岭渔隐冲突。

入暮时分，五名高手回来了，带来消息说，龙泉十二剑手在茶坡山北面廿里，与枯骨魔僧遭遇，几乎活擒魔僧，可惜魔僧的五名助手及时赶来接应，救出魔僧向大巴山逃走了，可能已连夜逃回汉中去。

当夜，五高手带了黑狐田春，乘夜到了小罗山内主坛。夜间乘雨赶行，黑狐无法看到所经处的景物，甚至连方向也无法辨清，他不得不佩服对方防范的周密。

他只知沿途似乎并没有人出面盘查，脚下也没有道路，夜雨萧萧，冷风凄凄，六个人像六个幽灵高高低低一阵急走，三更天进入了一座巨大的古堡形大寨。他们从寨门旁的小门进入，不见有人出面拦阻，偌大的堡寨，似乎鬼影俱无，死寂空漠，几疑此身已不在人间。黑黝黝的巨型建筑像无数巨人森立各处，没有丝毫灯火，没有半个人影，令人感到无形的压迫力逐渐加紧，毛发直竖，心中发毛。

“呜……”远处突然传来一声狼嚎，山谷为之应鸣，堡中黑暗的角落似乎也有回声反射，凄厉刺耳，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五名高手领他进入一座巨木建成的堡楼，在一间小室中安顿下来，交待一名年约十五六的少年仆人好好伺候，迳自走了。

房中有衣柜，柜内有衣裤。仆人替他张罗茶水和更衣，也不等他吩咐，就将他换下的衣裤、行囊兵刃等物，悄悄地带走了。他当然知道是带去检查的，不便声张，不作理会。

当夜，他放心大睡。一早，仆人送来盥洗用具。房中黑沉沉的，只有壁间一座小窗传来淅沥沥的雨声，关得太严，看不见天光。

用过茶点，仆人领来一个黑凛凛的大汉，请他到客厅一行，说是内主坛坛主请见。

他神色肃穆地随大汉而行，暗中留心大楼的形势。进入一座有两名大汉把守的庙门，踱入大厅。

“田兄，请稍候。坛主正在接见梓潼来的信使，等会儿在下再领田兄晋见。”大汉低声说。

他所站的地方是西廊下，南首是宏丽的厅门。北面最内层，是一座巨大的神案，供着一幅高约丈二的彩色神像。神像穿道装，持云帚悬长剑，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左侧绘龙，右侧画虎，不知是何神祇。

台阶下，列着一排古色古香的长案，后面九张虎皮交椅上，正中高坐着擒龙客皇甫长风，左首第一人是他的妻子金花五娘。其他七人全是年约花甲以上的人，一个个像貌狰狞，不是善类。

墀下两厢，高高矮矮生了卅余名男女，大概坛中的高手十八宿和煞神全来了，有些在天狐谷出现过，有些劫是久处堡寨极少外出的人，其中却没有龙泉十二剑手和青锋四女，大概他们是金花五娘的人，不归坛主指挥。

两个大汉站在堂下，等待着擒龙客拆看一封书信。擒龙客静静地将书信看完，置放在案上，然后向下说：“两位请回禀会主，内主坛的弟子，准予月杪赶赴梓潼听候差遣，此地的事，请会主放心，本坛主当妥善安排，本月中即将所有的人秘密迁往汉中，准备周全，决不会有所差池。”

堂下的两名信差连声应诺，一个回禀道：“弟子即行启程返回梓潼上覆会主，但不知坛主有回书让弟子稍呈么？”

“不必了，两位可以动身启程。”

两倍使行礼告退，出厅而去。擒龙客重新捧起书信，扫了堂下众人一眼，缓缓地说：“会主有法旨传来，要本坛主的人在本月杪赶赴梓潼听候差遣，诸位可早作准备。在未动身之前，有两件事必须办妥。一是月中须将护法及会友们留在此地的家小，秘密迁往汉中的中梁山，免生意外。因本会此次梓潼大会，须全力以赴，一举尽殁天下群豪，免去内顾之忧。

本坛的人除了留置少数弟子看守外，其余的必须前往听候差遣，此地不宜将家小留下，免生意外，所以必须准备启程，命老少妇孺早作准备由武副会主带入护送前往。二是本会的唯一劲敌大地之龙，虽未证实他死在顺庆，但本会的奇毒天下无双，他必定难逃大劫。同时，天玄剑之所以遁走失踪，可证大地之龙确已身死，所以他们心怯而遁了。会主认为，天玄剑老奸巨猾，可能横下心作孤注一掷的愚蠢勾当，不敢赴梓潼大会，难免要在咱们这儿冒险骚扰，因此要本坛的弟子加强戒备，防范于未然。诸位有何高见，请提出。”

左廊下站起一个清矍的老人，笑道：“禀坛主，会主是否多虑了呢？凭天玄剑几个浪得虚名之徒也敢到咱们的内主坛来送死？”

擒龙客呵呵笑，得意地说：“话不是这般说，俗语说：狗急跳墙，天玄剑也许会冒险送死的，大地之龙死了，他也许会活腻了！这样吧，晚上多派警哨，白天可令弟子们多多休息养精蓄锐。”

“属下认为，前后入堡谷道，必须派接应的人手，将胆敢前来送死的人阻于谷外，要比在谷中厮杀好些，以免警报堡中的老少。”一个豹头环眼的大汉站起来说。

“当然，当然，廿八宿分为两组，轮流前往前后入谷要道协助防守，不可大意。”擒龙客从善如流，接纳大汉的意见。

带领黑狐的大汉从廊下转出，高叫道：“大庚岭田寨主在客廊请见。”

擒龙客举手一挥，案房一名大汉叫道：“坛主有请。”

黑狐赤手空拳，神色似乎有点紧张，随着大汉直趋堂下，行礼道：“晚辈田春，来得鲁莽，坛主海涵。”

他的话不亢不卑，人生得英俊出色。擒龙客相当满意，颌首回礼向侧叫：“请坐。田寨主，前日幸得大驾及时相助，救了本会的敖弟子，更因此

而及时得以将枯骨魔僧逐出大巴山区，老夫感德不尽的。听说，田寨主是追逐天罡星洪贵而来，不知老弟与天罡星有何恩怨，可否见告？”

黑狐在右厢末端座位落坐，朗声道：“晚辈在大庾岭安窑立寨，小有名气。那天罡星安窑落雁峰妄想侵占晚辈的霸业，乃假借晚辈的名号，在南安府做案嫁祸，想触怒官府，将晚辈逐出。晚辈忍无可忍就焚了他的山寨，打了他一枚毒药镖，却被他逃掉了。晚辈探悉他找到五岭渔岭助拳，便前往追踪，岂知半途杀出一个小辈，救走了天罡星。后来，官兵迫得太急，晚辈不得不遣散了手下的弟兄，誓擒那恶贼至南安府刷了他。早些日子听人说他已逃到四川，晚辈便跟来了。有人说他已知道晚辈盯住了他，他不敢从栈道逃入汉中，走上了大巴山小径，晚辈使跟踪穷追。人没追上，却无意中救了敖兄。”

“哦！原来如此。据老夫所知，这条大巴山小道，极少有人行走，道路艰险？你受骗了。”

“但晚辈非刷了那畜牲不可，即使走遍海角天涯，亦在所不惜。”

“这样吧，老夫可派人为老弟效劳。”

“晚辈心领了。……”

“好说好说，投桃报李，老夫义不容辞。我看，老弟也不必再奔波了，在敝处小留一些时日……”

“晚辈不能……”

“老弟，你非留下不可。”擒龙客凛然地说。

黑狐倏然站起，大叫：“晚辈曾与敖兄说过，他已保证……”他保证你离开的。”

“正是。”

“你耻与雄霸天下的本会弟兄为伍么？”

“晚辈不敢。”

“那就好。老夫认为，你也是一山之主，对江湖禁忌决不会茫然不知，今天你身入本会内主坛，见了本会这么多弟子，你想，老夫能让你离隍 7d 么？”

“但……但晚辈要找天罡星报仇……”

“你不必操心，只要你加入本会，你的仇人也就是本会全体弟兄的仇人，保证你定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本会弟子遍布江湖，天罡星他决走不了！”

“这……这……晚辈必须多加思量。”

“好，给你三天的时间权衡利害，够了么？你救了本会的弟子，老夫自然不能迫得太急。”

黑狐沉吟片刻，点头道：“晚辈遵命，三天后必可决定。”

擒龙客呵呵笑，说：“老弟，不必想得太多，江湖上不知有多少好汉，也难获得这种好机会呢。在你未决定之前，你仍是本会的贵宾，老夫替你引见几位朋友。来人哪！”

东首角门应声而开，一名脸形如猫的黑凛凛大汉进入门中，沿走道向堂下走来。

“咦！李当家，你怎么也在这儿？”黑狐突然叫。

大汉冷冷地打量他一眼，堆下笑说：“哦！是田当家，你不带头罩，仓卒间兄弟还不敢相认哩！请稍候，兄弟参见坛主后，再和田兄小叙。”

这人是虎泉李崇信，猫形怪脸一看便知。

接着，角门又出现一个花甲老人，梳道士髻，大鼻阔嘴，红光满脸，留花白山羊胡，一摇三摆地向堂下走来。

黑狐大吼一声，突然跃出，双手箕张，猛扑向了堂下的花甲老人。

花甲老人向侧一闪，喝道：“住手！姓田的，你好大的胆子，敢在这儿撒野？”

廊下坐椅末端，闪出两名大汉，截在中间大喝道：“不许胡闹，客人岂可无礼？”

黑狐一咬牙，向上面含笑注视的擒龙客大叫道：“老前辈不知有何居心，未免欺人太甚。”

“老弟，怎么回事？”擒龙客含笑问。

“五岭渔隐既然是贵会的人，那天罡星乃是老匹夫的知交好友，必定已投奔贵会托庇，何必假惺惺说要替……”

“老弟，少安毋躁，天罡星确实不曾投奔本会，请勿误会。今后老弟与茹弟子同是一家人，以往的过节……”

黑狐不等对方说完，愤然拱手道：“晚辈告辞。”说完，扭头便走。

擒龙客呵呵笑，说：“老弟，好好三思，幸勿冲动。吴彪，领田寨主至客房安顿。”

一名大汉带着黑狐走了。接着，一名大汉将一包衣物在堂下解开，里面有黑劲装，黑头罩，百宝囊，一匣钢镖，和一些金银和换洗衣物，一把长剑。

擒龙客向五岭渔隐问：“茹和，这人真是黑狐田春么？”

五岭渔隐沉思片刻，不太肯定地说：“看像貌，确是此人，但……黑狐田春为人沉稳，似乎不会如此冲动。”

虎泉接口道：“稟坛主，这人确是黑狐田春，神情十分神似。”

擒龙客点点头，笑道：“茹和，任何人在今天的情形下，都会激怒得七窍生烟的！你去看看他的随身衣物兵刃是否有可疑的事物。”

五岭渔隐仔细地检查衣物兵刃，小心翼翼地察看钢镖，镖的尖端一寸隐泛灰芒。他放下所有的物品，说：“这些物品，似乎像是黑狐的衣物，只是头罩的缝线，像是新近缝制的，手工很差，属下仍难决定是不是他的物品。”

“哦！这样吧，先派人注意他的举动，叫孙琳领他到堡中各处走走，如果他有意前来踩探，决难逃过咱们的耳目。”擒龙客断然地说。

这一来，黑狐便成了堡中的贵宾，由一个姓孙名琳的中年大汉，领他到各处参观堡中的设施。但他却敬谢孙琳的邀请，一连两天足不出室。

他的一举一动，全在对方的严密监视下，因此令擒龙客大为放心，五岭渔隐也疑团尽释。第三天他似乎想通了，脸上的神色开朗了许多。近午时分了，敖文辅支着拐杖，偕孙琳来造访。客套毕，他开门见山地向孙琳说：“孙兄，两天来多蒙诸多照顾，感激不尽。不知坛主对兄弟目前的态度如何？可否请孙兄说明一二？兄弟欲晋见坛主，尚请代为转达。”

孙琳为人倒也豪爽，笑道：“恕兄弟先问，不知田兄对入会的事，作何打算？”

“兄弟也想通了，如果拒绝，决不难离堡的，是么？”

“不瞒田兄说，确是此意。识时务者为俊杰……”

“兄弟虽不是俊杰，却甚识时务。”黑狐抢着说。

孙琳哈哈一笑，站起说：“是么，兄弟得向田兄道喜了。明日坛主便会

设香堂，请田兄盟誓入会。今后咱们便是一家人了。据兄弟所知，坛主对田兄十分看重，午后未牌未申牌初，坛主可能在演武厅指导弟子们演武，很可能请田兄前往露两手。如果坛主满意，以田兄的人才风采，即使不能名列煞神，位列卅八宿当无困难。下了好些天霉雨，今天还未放晴，倒也清爽，何不到外面走走？”

“孙兄如能指引，兄弟敢不如命？”黑狐不再拒绝。

“兄弟先去换衣，请稍候。”孙琳说，迳自走了。

敖文辅等孙琳走后，悄声说：“田兄，请记住，那孙琳乃是坛主的心腹，奉命监视你的一举一动，跟他往堡中走动，千万不可多问。”

“多承关照，谢谢敖兄的指点。怪事，明日兄弟盟誓入会之后，便是一家人了，堡中的事，兄弟自会一一了然，何用多问？难道说，堡寨中有不许自己人知道的秘密所在不成？”

“田兄，那一个帮、会、盟、派，没有不许人知的秘密所在呢？本会自然也不例外。木堡中，有两处地力是禁止接近的。一是堡北的家眷所在地，那儿有各护法和会友的家小居住，除了坛主的心腹弟子，任何人皆不许接近。二是堡东香坛后的刑室，更是本堡的禁地。”

“那就怪了，堡北的家眷所在地，为何不许接近？难道里面没有男人么？”

敖文辅将声音放得更低，说：“田兄，你有所不知，真正说来，那些人并不是本会护法和会友的家小，而是他们的人质。话兄弟只能说这么多，再说你我皆有大祸临头。总之，一切小心，不可要求多看，更忌多问，以免启人疑窦……”

话未完，脚步声入耳，他赶忙放高声音，转过话题说：“田兄才华不凡，艺业超人，加盟之后，必定平步青云，名位定在兄弟之上，日后尚祈多加提携哩！”

黑狐立即哈哈一笑，接口道：“敖兄，何必说这种话？贵会高手如云，兄弟的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岂敢妄想名位高低？敖兄未免言之过早……”

房门倏开，孙琳呵呵一笑，接口道：“田兄，本会固然对新来的弟兄有所限制，但亦重视真才实学，以及对本会效忠的诚意是否可靠，两者皆是决定名位的条件。像八指琴魔，他入会时仅列会友，不消三月，便正式荣任总坛护法，地位仅比内外两坛主稍低，可说是不世殊荣哩！老弟在坛主面前回话时，应对得体些，再往艺业上有所表现，何愁名位？放心啦！”

这就走，出去散散心，晚间可能有大雨，想出去也不易了。敖兄弟，你能同行么？”

敖文辅摇头苦笑道：“怒难奉陪，我这条腿完蛋啦！”

黑狐饱含深意地注视着他，一面往外走，一面说：“骨折在咱们练武人来说，如同家常便饭，不必耽心。”

孙琳领着黑狐，在堡中走了一圈。他口若悬河，指指点点，将堡中各处楼堡和四周的形势，一一加以指示。黑狐唯唯诺诺，只听不问，有时发话，仅请教些有关江湖琐事秘闻，似乎对四周的形势毫不在意，博得孙琳不少好感。

申牌初，孙琳领他到了演武厅。外面寒风冷雨再次光临。

演武厅在堡南的一座大楼中，楼前是演武场，平时三日一演，如遇天

雨，则改在演武厅举行，性质与官兵五日一小校十日一大校相等，居然极具规模。

两人进入厅中，演武已经开始，方广约六丈的场心，十名校刀手正与十名长枪手相斗，阵势严密完全采用官兵的战法，与武朋友的各自为战斗斗智完全不同。他们十人如一，直进直返，冲错挡拦硬碰硬碰，所有的花招完全用不上，讲究各组的紧密配合，居然有章有法。

堂上高坐着擒龙客一群首脑人物，四周有十二名教师在旁发令指导。两廊下设有数十张条凳，高高矮矮生了近两百名好汉。

孙琳带领着黑狐，从东廊人丛后绕出，直趋堂下参见了坛主，擒龙客示意他俩在东廊靠堂上的条凳上落坐。

黑狐先打量廊下的好汉，目光转向堂上。堂右角，金花五娘座后，龙泉十二剑手分二列在后方屹立，青锋四女则分列在金花五娘左右，所有的人全是动装，一色青，背系剑，肋挂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他不再东张西望，目光落在斗场上。

“当”一声金锣响，阴阳生兼号令手的人大叫道：“第一场时辰已到。”

擒龙手向身后司令的大汉说：“第一场时辰已到，去请武副会主前来监场。”

大汉应喏一声，转身走了。不久，“当”一声锣响，后堂门有人大叫：“副会主驾到。”

人声顿止，所有的人全部离座站立，恭迎支着拐杖去了一条腿的武副会主。

繁琐的迎接仪式耽误了许久，然后锣声再鸣。

“第二场演武开始。”阴阳生大叫。

一名黑大汉先向堂上的武副会主行礼，然后转身叫道：“第二场是个人演技。冲锋陷阵，阵势为先，但交战时战阵散乱后，个人艺业仍然有用。因此，本身艺业万不可搁下，且须加紧锻链，方能主宰战局。第一组上场。”

第一组是十个人，各站方位演刀法。第二组演剑，第三组演棍，第四组演枪。场面相当热烈，演艺的人确也有些才实学。接着是第三场，那是单独的表演兵刃脚拳，由会中地位高的人出场。最后一场是对折，含有表演性质。总之，看起来倒是相当热闹，似乎无甚可观。

孙琳对黑狐甚有好感，附耳低声道：“田兄，看了弟们的演练，幸勿大意轻视。按期演练，大家都不起劲，仅虚应故事敷衍了事而已。真正掏出真才实学的日子，在每月的最后一日，以艺业决定赏罚和升升调补，那时方可看出每个人的修为造诣。因此，等会儿坛主指定与你拆招的人，也许是刚才在场中耍花招的弟兄，你千万不可大意。”

“多谢孙兄关照，兄弟小心就是。”黑狐含笑答。

一名大汉到了堂下，含笑向黑狐说：“田当家，副会主有请。”

黑狐含笑道谢，随大汉直趋堂下向上行礼道：“晚辈田春，恭候副会主赐示。”

武副会主阴厉的日光，在他浑身上下转，然后大刺刺地向擒龙客问：“这人就是田春？年纪倒还轻，不知可摸清他的底没有？”

“属下已经摸清了，但……仍有些少疑问。”擒龙客低声道，神色间极为冷傲不驯。

“有何疑问？”

“五岭渔隐认为他所使用的头罩是新品，不知有何用意。”

武副会主冷冷一笑，不以为然地说：“江湖人的用具，经常更换，何足为奇？坛主未免太小心了吧。”说完，转向下问：“田春，入会的事，你意下如何？”

黑狐欠身道：“晚辈已经决定，听凭安排，愿为前驱为本会效力。”

“很好，明日本座替你安排入会大礼。”

“晚辈深感荣幸。”

“你曾是一山之主，本会不能太委屈你。但本会以艺取士，凭所学决定在会中的名位，你自然也不能例外。你说，你擅长何种兵刃，有何可称的纯艺？”

“晚辈不学无术，善用剑，连珠镖尚可过得去。”

“好，下去让本座瞧瞧，可全力施展，不必藏私。”

“晚辈遵命。”

“高琦，你下去照应他。”武副会主向右首一名中年人说。

中年人应喏一声，离座下堂，行礼退下，挽着黑狐入场中，阴沉沉地说：“田兄，兄弟姓高名琦，名列内主坛煞神之一，奉命照应你。所谓照应，也就是考验你，你小心了。”

“小弟才疏学浅，艺业平常，高兄尚请包涵一二。”黑狐神色谦恭地答。

斑琦经不起捧，大为开心，脸色不再冷，笑道：“好说，好说，今后咱们都是弟兄，应该互相照应。”

“小弟人地生疏，艺业拙劣得紧，今后仰仗高兄之处尚多，务讲多多指教，不吝赐示。”

“别客气，尔后有何困难，找我好了。请取兵刃。”

一名大汉奉上两把长剑，黑狐客气地退后一步拱手道：“小弟怎敢？高兄先请。”

斑琦心中大乐，不再客气，接了剑笑道：“斗场无父子，不必客气。”

黑狐在下首立下门户，献剑道：“高兄请，务讲手下留情，请！”

三个请字，请得高琦乐昏了头，忘了礼数，进步出招迎面便点，笑道：“小心了，接招！”

搭上手，先攻拆十余招，最后各怀取胜的念头，打出了真火，啸声震耳，剑气飞腾，两人互不相让，狠招送出，真的拼上了，愈斗愈凶狠，险象横生。

斑琦十分恼火，他认为黑狐居然不让招，令他大失脸面，怒火勃发，用上了杀着，凶悍地放手狂攻。

黑狐全力周旋，毫不示弱，也凶狠地还以颜色，力拼卅招，方败象渐显，开始守多攻少了，额上大汗如雨，脚下有点乱，险象横生。

斑琦愈想愈恨，紧迫进攻毫不放松。黑狐终于放弃了进手招术，采用游斗术周旋。

“铮！铮……”双剑的撞击声连珠暴响，场中的黑狐八方游走，渐感不支。但高琦如想在百招之内将他击败，也非易事，势所不能。

激斗中“铮”一声暴响，人影乍分。黑狐飘退丈余，退出了场外，较下一软，几乎拌倒，叫道地说：“甘拜下风，高兄果然高明。”

斑琦先前的气愤，已因获胜而消失，拭掉额上大汗，豪气飞扬地说：“老弟，你的剑术封得十分严密，不露丝毫空隙，只是进手招式弱了些，假以时

日，你的进境将无可限量。来吧，试试你的暗器手法。”

## 第二十五章

一名大汉在场的西端安置了一座三环木靶，中间的红心大仅一寸圆径。另有人送上一囊钢镖，共有十枚。黑狐接过镖囊，先到堂下行礼。不等他发话，武副会主说：“你的剑术不弱，可惜内力火候太差，得多练内力。你已疲惫不堪，是否需要歇息片刻？”

“晚辈尚可支持，不必歇息了。”他沉住气答。

“好。不必被得失之心所左右，沉着应付，知道么？”

“晚辈记住了，谢谢副会主教诲。”他欠身答，行礼退下场中，在东端距标靶三丈二尺左右，先试了试准头，装腔作势试脚力，引来不少哗笑声。发暗器应该不论时、地、势，那有先试准头脚力的呀？显然是外行。

“打上”他沉喝，右手一扬，银虹倏飞。

“笃！”脆响入耳，镖射入红心左侧线上，算是中了的了。

“红心！”监靶的大汉高叫，哗笑声消失了。

“笃！笃！”二三两镖一中红心上线，一中右方二环。

监靶的人换了新靶，黑狐一声叱喝，双手齐发，镖出如连珠，七枚钢镖只有一枚击中红心，其余六枚皆布在二三两环上。

监靶的人将靶呈上，武副会主点点头，说：“还算不错，派得上用场。田春，你先退下，安心等候明日盟誓入会的事。”

黑狐行礼告退，仍由孙琳送他回宿处，一面走，他一面信口问：“孙兄，难道贵会每一位弟子入会，都必须经过相试么？”

“不是。”孙琳直率地答，淡淡一笑又道：“内主坛坛主，对你不无疑心。不瞒你说，我委实替你捏一把冷汗。”

“坛主对兄弟有何可疑？”

“你的狐形头罩是新制的，你如何解释？”

“哦！原来如此。兄弟在江湖迫踪天罡星半年余，沿途不时弄些盘缠，曾多次与鹰爪们追逐，行囊丢失了四次之多，头罩已换了四件啦！坛主未免疑心太大了。”

“因此，坛主希望从你的艺业上，看出你的身份，所以有此安排。”

“坛主可曾……”

“他前疑尽释，你的艺业，确比五岭渔隐高明些，剑术也不属于武林五大门派。高琦兄在内主坛十大煞神中，论艺业名列第九，你胜不了他，委实可惜。看来，你只能名列十八宿，十八宿日下乃欠三名，你极可能名列其中，地位已是相当高了。老弟好自为之。”

“谢谢孙兄照顾，兄弟十分感激。孙兄在会中的身份……”

“兄弟是十大煞神之一，论艺业名列第四。”

“小弟失敬了，尔后尚请多照顾一二。”

谈谈说说间，已到了宿处。孙琳似乎已不再负责监视，告辞别去。

黑狐从容梳洗毕，打发走伺候的小贼，泡上一杯好茶，静候鱼儿上钩。

丙然不错，敖文辅已在同伴口中探悉演武厅的详情，点着拐杖，兴匆匆地来访，进房便笑道：“田兄，恭喜恭喜，且听好消息。”

黑狐扶他在床上落坐，笑问：“敖兄，有何好消息？”

“坛主已表明态度，将你安排廿八宿，岂不是好消息？”

黑狐信手掩上房门，傍着敖文辅坐下，放低声音说：“敖兄，十分抱歉，你告诉我一件值得庆贺的好消息，我却回报你一件十分坏的坏消息。”

“田兄，你……”

“你知道我是谁？”黑狐冷然地问。

“你？你不是黑狐田春么？”

“你说对了，我是大地之龙中海。”黑狐若无其事地说。

敖文辅惊得几乎一蹦而起，心胆俱寒，正想叫，中海却将他按住了，笑道：“坐下，小声些，你不想活了？”

“你……你才想不活了，何必假冒大地之龙的名号唬人，自寻死路？人地之龙已经死在……”

“死在顺庆，是么？请放心，我大地之龙是死不了的。”

敖文辅脸色灰白，挣扎着要向外走。

“那儿走？”中海冷冷地问。

敖文辅无法站牢，恐怖地说：“去……去告……告警。”

中海淡淡地笑，说：“坐下来，先定下心，听我说完再再去告警也未必太晚。你听着。

你脚上的伤是被人故意用轻手法弄断的，而不是被枯骨魔僧的同伴所打折。在下只消说是你故意用苦肉计，引在下打入内主坛，你想，后果如何？”

“没有人会信……”

“信不信是一回事。想想看，你的同伴死了，死无对证，无法替你洗脱吃里扒外的罪名。加上你的伤，更是有口难辩。更讨厌的是，我大地之龙确是你老兄引来的，这就糟了，闹将起来，阁下，你向谁叫冤？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你难道活腻了不成？好吧！你去告警好了，请，我替你开门。”

敖文辅不住打冷战，虚脱地问：“你……你要我怎……怎么办？”

“坐下来谈，在下保证你的安全，脱离龙虎风云会，找一处通都大邑成家立业，洗面革心重新做人。龙虎风云会败亡在即，用不着耽心。”

“你……你要我……”

请将管制内眷的警卫分布情形告诉我，再就是给我弄一具千里马来。尔后的事，不用你多管。不管何时，只要听到警讯，你便找机会逃命，或者躲在附近，在下会带你出险，办得到么？”“你……你想救那……那些人质？”

“正是此意。”

“那……老天！你……你一个人即……即使有三头六……六臂……”

“这些事你不必耽心，在下自有计较。”

“你……你能保证我……我的安全？”

“当然，在下不用黑狐田春的面目出现，便不会连累你，尔后我会替你安排。敖兄，跟随这群恶贼造反……”

“造反？我……”

“哼！你们还蒙在鼓里。演武厅中居然演阵法，天狐谷被焚，官兵在谷底洞穴中搜出无数兵革，你认为这是江湖人所该作的事么？傻瓜！他们居心叵测，那不是称霸江湖，那叫造反，老兄，那是抄家灭族的大祸事。”

“这...这.....”

“在下决不胡说八道，字字是真。敖兄，即使你有勇气跟他们打江山，像你这种小人物，只怕未攻下一座城池，你已经含恨九泉，做了他们的枉死鬼了，何苦来哉？听我良言相劝，及早回头，日后找处安身立命的地方成家立业，下半辈子也可图个安静。如果你甘心从贼，首先遭殃的是你，即使我不杀你，武副会主岂会让你活命？尚请三思。”

敖文辅沉思片刻，一咬牙，说：“好，在下已无路可走，依你.....”

直至晚膳时分，房中掌起了灯，敖文辅方行辞去。大雨倾盆，风雨声如万马奔腾。所有的警哨，皆瑟缩在碉楼内。夜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

堡寨各处，外间不许灯火外泄。四更天，警卫们精疲力尽，还有一个更次便将天明，所有的人皆松懈了。在一座楼顶的瓦面上，神秘的千里火幽暗的光芒，向西北角连闪三次。

西北角的山林中，每夜皆有大批黑影潜伏，三更初来，四更未去，眼巴巴地等待堡中的灯火信号，这天终于等到了。

要救老少妇孺，岂可救了便走？走得了么？因此，这次袭击内主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且必须尽歼堡寨的人，清除所有恶贼，方能带着大批老少妇孺安全撤离。有了警卫分布的位置，仍然有困难。敖文辅不知内部形势，这件事必须寄望在青锋四女的吴玄霜身上。

三更正他开始行动，如不能先找到吴玄霜，他不能冒失地将信号传出。他已在敖文辅口中，问出了坛主的住处。从窗下钻出，直奔后堡。

后堡在堡寨的后面，有一座围墙分隔了一段花园形的建筑，里面像一座小城堡，宽广约百丈，外围是花园，中间建了四座砖造楼房，楼房外围，是城堡形的碉栅，共有八座之多，土寨墙高有三丈，将八座碉栅连结成四四方方的城堡。四座楼房中，住了上百名的老少。八座碉栅中，住了六十四名骠悍的份子，也就是看守百名老坐的警卫。碉栅与楼房之间，是菜圃与牲口栏，由楼中的青年人与健壮的妇孺种牧，自给自足，非经许可不许外出，形同囚犯，楼房的下层，另外有监视和管理的男女，都是身手了得的贼汉，负责监视每家老少的举动，名义上却称为保护内眷安全的管家，掌握着生死大权自设刑室，管教那些敢于反抗的老少。因此，这些内眷名义上是护法和会友的家小，事实上却是失去了自由的人质，任何有形及无形的反抗，皆会受到可怕的惩罚和报复。

八座碉栅的名称，各有不同，按次序是东、西、南、北，分称为龙虎风云。东南叫安栅，西南称身栅，西北称立栅，东北称命栅，提起安、身、立、命四栅，便知是指四方斜角的碉栅了。内面四楼的老少，可以说插翅难飞。

南面的风栅，有一条花径通过外围的花园，到达主堡要地清华园，那是内主坛护法以上的高手们安置家小的地方，共有二十余栋华丽的楼阁。擒龙客夫妻的居室，在清华园的南首一栋独院中。再往南走，就是人质们获准与亲属会见的慈安阁。每年，会主替那些被里胁的护法和会友，先后安排一两两次会晤的机会，以令其安心，也等于是探监。慈安阁的南面，便是堡寨中心的忠义堂和将相阁。最大的建筑，便是龙虎风云楼。堡寨内部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中海所安置的地方，是龙虎风云楼西厢客室。他必须经过忠义堂和将相阁，再越过慈安阁，方可到达清华园，清华园的北面力算是囚人质的后堡。

这些地方他曾经随孙琳来过，但却止于清华园的南端，因此，慈安阁以南一带，他不费吹灰之力便顺利通过了。尽避替哨密布，但大雨倾盆中，他来去自如。

到了清华园外围，他更为小心了，这里面的警戒特严，大意不得，他先藏身在一座桃杯中，晚间的桃花已经被大雨摧残得零零落落，风雨声太大，听觉大受影响，视界也不能及远，他必须碰机会了依照教文辅供给他的消息揣测，前面的独院该是擒龙客夫妇的居处了，相度形势，他必须从后院接近比较安全。他并不怕内主坛任何高手的拦截，只怕惊动了堡寨的人，一番心血将尽岸东流，所以必须慎重行事。他避开花径，从东面绕出，发觉东面一座楼房前，台阶上站着两名警卫，监视着左右的花圃，无法通行。

在未发动之前，今晚是否可以成功，还未能预测，所以不可下手袭击警卫，他一咬牙，向下一伏用蛇行术慢慢向屋角接近，从警卫目力可及处冒险超越，成功了。

他像个幽灵，也像一条觅食的蛇，接近了独院的后方，委实费了不少工夫。

不能太慢了，再慢时不我留，万一今晚有人查巡，查到他的房中发现他失了踪，麻烦就大啦！

“刷”一声，他侧身贴院墙滚落院中。地面泥泞，小花不足以掩身，他向里接近，心里不住在想着：“天明前如果没有一场大雨，地面的遗迹便无法冲掉，看来今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像是在孤注一掷哩！”

后院是一座花园，前面出现了一座月洞门，门内的小亭中，两个警哨穿了油绸雨披，倦意甚浓，倚坐在柱下的座椅上，像是睡着了。翻墙头，易露身形，月洞门又不能通行，他有点为难，再不动手袭击警卫，怎可接近？

他藏身在门后，正在思索进入的方法，突见身后远处传来了脚步声。他吃了一惊，火速跃入身旁的花圃中伏下。

从东面角门进来了五个黑影，大踏步沿花径走来，接近月洞门便站住了，一个黑影拉开嗓子叫道看：“永陵，为何不在哨所。”

亭中两个黑影如梦初醒，出亭奔进月洞门，从中海伏身处经过，几乎伸手可及，慌忙间无暇细察。奔至五黑影身前，一个说：“二哥，雨太大，在亭中……”

“在亭中睡觉，是不？”刚才叫唤的黑影厉声问。

“二哥，天色不早，何必太认真？”永陵暗笑答。

“何必太认真？哼！被坛主夫人知道，不活劈了你才怪，里面你能进去？我看你真是想死了。”

“二哥，包涵些儿。”

二哥不再苛责，向两名黑影说：“振雄、邦宁，你两人换上。记住，不许越过月洞门，被坛主夫人知道，咱们都担当不起，门以内不是咱们大男人可擅入的地方。”

两人换下了先前的警哨，一个笑道：“夫人的手下侍女，个个貌美如花，艺业了得：永陵兄大概想吃天鹅肉，到里面勾搭哩。”

永陵兄拍了他一掌，骂道：“你这厮除了想女人，还有什么可想的？大雨天，饥寒交加，谁还愿意这儿喝西北风？小罗山内主坛赛似金城汤池，没有人敢前来送死，小丫头心中有数，不会傻得在花园中自讨苦吃，我这一个时辰中，就没有看过她们的人影，恐怕早就睡得又香又甜了，只有咱们这些

人认真吃苦。”

二哥带着人扭头便走，没好气地说：“少说两句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什么好埋怨的。这一个时辰是铁笔先生查哨，你没有被他查到，算你祖上有德，不然屁股准又得开花了。走！”

中海乘他们嘀咕的空隙，像一条蛇一般，贴地滑入月洞门，向前面的黑沉沉房舍掠去。

由警哨的口中，他知道月洞门以内，由坛主夫人的侍女充任警哨，必须特别小心，女人胆小心细，常会大惊小敝，大意不得。

这是内院的庭园，左侧是荷池，池右侧有水榭，连接着前面的楼际，一条建有天棚的曲廊，直伸向水榭的大门。阁楼左右后三方皆有迴廊，红漆雕栏，黛绿花窗，如果在白天看去，十分悦目，比起那些小贼们的住处，一是天堂一是地狱，无法比较。

重门叠户，谁知道吴玄霜住在何处？青锋四女名义上是金花五娘的属下弟子，事实上却是她的贴身侍女，只不过身份比一般侍女高得多而已，也可以说是她的门徒。四女的地位，与龙泉十二剑手一般，只听命于她，连擒龙客也不能直接指使她们。

以常情估计，青锋四女的住处，必定在内室，距擒龙客的寝室决不会太远，他必须冒险深入。

大雨倾盆，冷风凛冽，门窗闭得死紧，没有丝毫灯光外泄，想破门窗而入谈何容易？他必须找到警卫出入的秘门，或者找到警卫，不然太冒风险，破门窗会惊醒里面的人。看来，他必须制服警卫了。

他从右面的迴廊接近，刚贴在朱拦下，便听到迴廊的另一端，传来极为轻微不易发觉的脚步声。他暗说：“唔！这人相当机警，很难对付。”

脚步声十分缓慢，来人似乎极为悠闲，许久，才发痕 7b 迴廊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幽灵似的模糊人影。人影穿一身黑，不易着清，身材娇小，紧靠着墙壁，一步一停顿，徐徐向这儿移来，脚下轻得像猫。在风雨声中，中海居然在五六丈外便听出是脚步声，他的耳力骇人听闻，已达通玄之境。

久久，接近至两丈内了。真糟，这家伙竟然回头啦！他刚想移近，这人却突然扭头回望，久久才重行转身而去。

“这家伙好机警。”他心中嘀咕。

檐下的雨滴，不住打在他的身侧，他想：我不信她会听得见我的移动声。

他在地下摸索，摸到一颗小石，一咬牙，匍匐着向前移动，小心翼翼地跟进。

黑影到了转角处，再次转身，贴在墙角上，向两端全神注视。身右不远，是一扇长窗，雕飞凤窗格内面的窗门，声息全无。他伏下不动，贴在阶下等候机会，相距两丈余，不易扑上。这是一场艰苦的危险追踪，考验耐心和机智，谁大意便失败。

他将小石捏好，必要时他须用打穴术制人，黑夜间易失准头，万一一击不昏，一切都完了，他考虑过用投石问路术引开对方的注意，随又放弃这念头，投石问路术对付有经验的警哨，会弄巧反拙。

黑影移动后，重新向来路移。他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老天，竟向他伏身的檐下移进了。

“老兄，接近至一丈，你如不发现我，你就倒霉了。”他下意识地移近

的黑影暗叫。

黑影的目光，并未向下看，下面视界被朱栏所挡，只能向外瞧，想看到栏外藏在阶下的人，必须走进栏旁俯身向外，方可看到。

他一咬牙，决定冒险使用最笨拙的仗俩，诱黑影探身栏外动手。准备停当，他发出一声幼猫遇敌时的急迫怪吼。

黑影上当了，不假思索急走两步，果然手扶朱栏探身栏外向下望，天色太黑，不易看清。

他扬手将小石贴地向外射，像是有小动物向外逃，以便将黑影的目光引至外面。接着，他长身暴起发难，双手扣住对方的喉头向下猛拉，便生生将人拉出栏外，双手一紧，将人压在地下，低喝道地说：“再挣扎，要你的命。”

黑影的肌肤细嫩腻滑，但双手却坚强如钢，扣住他的双手脉门，像两把大铁钳，一双脚也不安静了。但他不在乎，再用上一分劲，黑影不再顽强挣扎了。他贴在栏下，附耳向黑影说：“姑娘，在下不想要你的命，但你得据实回答我的话。记住，不可大声说话，不然你将后悔。在下不喜欢制人的穴道，那会致人于死，希望你识相些，不然我将制你的穴道，怪我不得。说。青锋四女的住所在何处？”

黑影是个少女，身躯被压，喉咽被制，无法反抗，说：“你……你找青锋四……四女，有……有何用……用意？”

“这个吗，你别管。”

“我……我不知道。”

中海冷哼一声，凶狠地说：“在下知道你顽强，你不会痛快地说，误了在下的事，你得受到残忍的报复。”

“惟死而已，你……你岂奈我何？”少女顽强地答。

“哼！在下知道你不怕死，不必用死吓你。太爷要用药弄昏你的神智，制了你的经脉，将你带走卖入勾栏，让你饱尝风尘……”

“住口！你……”

“太爷办得到的，你说不说？”

“你这卑鄙的恶贼，你不说出找青锋四女的缘故，我决不说，你是谁？”

“太爷黑狐田春，与青锋四女是旧识。”

“你？见鬼！青锋四女没有人认识你田春。”

“哼！你怎知道？”

“我就是四女中的珠娘。”

中海白天已见过四女，只是黑夜中无法分辨，听对方说出是青锋四女中的珠娘，不由大喜，手下松了些说：“你我不必勾心斗角了，劳驾，带我去见你们的四妹玄霜，在下决不为难你。”

“你还没说出找她的原因呢。”

“你多问了，姑娘。”

“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是想将她带走么？你最好免费心，假使走了消息……”那是我的事，不劳姑娘躲心。”

“但你会害了我们姊妹四人。”

“你们如果害怕，何不离开？”

“离开？我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逃不出龙虎风云会的魔掌，服下了龙虎金丹，想离开不啻死路一条。”

“如果在下能替你们解毒，替你们安顿，又当如何？”

“你？见鬼！你一个小寨主……”

“姑娘，在下的艺业，白天在演武厅……”

“二流人物，自顾不暇。”珠娘不屑地说。

“但在下擒你，却不费吹灰之力。”

“这……你这种暗算的仗俩，不足为法……咦！你是说，白天是你故意藏私的？”

“正是此意，真正动手，贵坛主擒龙客接不下在下三招。走吧！带路。对不起，我得制你的哑穴了。”

珠娘疲乏地站起，在中海的控制下，同水榭走去，一面用手示意水榭的另一端有人，脚下要放轻些。到水榭有一座七曲廊桥，珠娘在前徐行，过了四曲，她突然向外一跃，想向荷池里跳。

中海早有准备，手一伸便抓住她的腰带向里提。

她火速拔剑，却被他按住了，附耳笑道：“姑娘，如果你能反抗，我大地之龙岂配孤身入虎穴？不必白费心机了，希望你我能衷诚合作。”

他无意中透露了名号，珠娘大吃一惊，苦于无法说话，指手划脚要他解哑穴。他摇摇头，说：“不行，见了安姑娘，大家好涵量，走。”

水榭右廊有一道暗门，珠娘领着中海，进入了漆黑的走道，左盘右旋，到达内层的通道，开始看到灯光了，每一处转角皆悬了一盏宫灯，光度足以照亮走道。怪，甬道两旁皆有密室，却似乎并没有人在内居住。

到了一处厅室，圆形的花厅三面临窗，厚厚的窗帘遮得风雨不透，灯火不致外泄。进厅的甬道右侧是楼梯，左面是房间，一排共有四室。明亮的花厅中，陈设极尽奢华，古玩奇珍罗列，朝北的壁间挂了一块金字匾，刻着三个大字：“藏珍厅”。有了这三个字，便感到花厅俗不可耐。

厅中的大琼椅上，一个劲装少女正在沉沉入睡。

中海手快，挟了珠娘一跃而前，立即出手。

少女突然苏醒，中海的掌已经劈出。

“噗！”少女反应奇佳，双手急封，封住来掌，正想叫。

中海看清了少女的面目，吃了一惊，幸而他的掌力已达收发由心之境，火速收劲低叫道：“玄霜妹，我是中海。”声出人已跃开。

少女正是吴玄霜，骇然闪在一旁，手按剑靶惊问：“咦！你……”

“愚兄已化装易容，这儿方便么？”中海急问。

玄霜仍不敢相信，戒备地问：“你……你是中海哥？何以为证？”

“玄霜，可记得排云山庄的事？可记得咸宁道上……”

“天！丙然是大哥，你独自来了？”玄霜走近喜悦地问。

中海将珠娘推入椅中，说：“一言难尽。愚兄今晚必须将囚在后堡的人质救出，特来请贤妹相助的。”

“那……”

“贤妹，此地已不可留，你万难接近那老贼道，金花五娘也不会放你走，报仇之事，愚兄一力承当。同时，愚兄也不放心你久处虎穴，万一你有了三长两短，愚兄有何面目见令尊于九泉之下？随在愚兄的身边，凡事也有个商量。今晚天玄剑施前辈已率领天下群雄在堡外等候愚兄接应，只要救出人质，被老妖道里胁的高手名宿必定倒戈相向，可以争取不少朋友，孤立老妖道，早日瓦解他的斗志，事可有为。不然的话，将不知要死多少无辜，梓潼大会，

必促使武林精英尽失。后堡愚兄不熟，贤妹必须放弃这种绝望的追踪术，助愚兄竟此全功，老妖道败亡在即，此举关系全局，倘请贤妹三思。”

“但……这时离开，小妹曾服下贼婆的龙虎……”

“这倒不用担心，愚兄带有解药。”

“那些人质，重要的人物也服下了龙虎金丹，每月初一日必须服一次解药，方能保全性命，大哥如果所带的解药不够，岂不误了他们的性命，救之反而害之？大哥倒得三思。”

“你知道擒龙客的龙虎金丹藏在何处么？”

“要金丹何用？金丹不难，但解药要向擒龙客方可……”金丹的外层其实就是解药，内层方是毒丸。”

玄霜走近珠娘，说：“二姐知道龙虎金丹的藏处，要她拿来。”

中海解了珠娘的哑穴，扣住她的喉管说：“带在下取金丹，在下决不伤你。”

珠娘挺挺胸膛，泰然地说：“不必迫我。四妹，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我姐妹能获解药，早就脱身逃匿了。如蒙不弃，我随你走，把大姐和三妹叫来，我四人愿替龙大侠效力。”

玄霜点点头，同中海说：“大哥，二姐的话可信。龙泉十二剑手中，大半也早萌逃念，只是无法脱身。那金花五娘生性淫荡，龙泉十二剑手皆是她的禁脔，他们忍辱偷生，时思脱逃，苦于无法脱身的。如果有解药，大姐商萍必可将龙泉十二剑手招来。”

“今晚事情急迫，招致龙泉十二剑手的事，日后再说，目前必须将龙虎金丹弄到手，事不宜迟，速离险地再说。”

玄霜笑道：“这儿不是险地，却是全堡最安全的地方，虽则四处机关密布，却无人敢来。楼上是金花五娘昼间与龙泉十二剑手行乐之所，晚间贼婆却住在前面画楼中。擒龙客老贼不近女色，他住在龙虎风云楼，这座水榭晚间由青锋四女负责，并负责巡视前面画楼担任警哨的侍女，不会有人前来打扰，连擒龙客也从不踏入楼半步。”

“龙虎金丹就藏在楼上，共有二匣，每匣百粒。龙大侠，要多少？”珠娘问。

“全部带上。恶贼们极为可恶，如果刮掉金丹上的金粉，便是每月给你们服下的所谓解药，我已识破了他们的机关啦，多带一颗，便可多救一个人。二姑娘贵姓？”中海问。

“小姓夏……”

“夏姑娘，不是在下不放心，请原谅，我不得不与姑娘一同上楼找金丹，并请另两位姑娘共襄盛举。”

夏珠娘明朗地一笑，说：“龙大侠，事事小心谨慎，方能胜大任，妾身岂敢见怪？走，四妹也请行，请信任我。”

楼上，中间是密室，四面有廊，雕花朱栏围绕，画栋雕梁美仑美奂。

青锋四女大姐叫商萍，三妹范容。她两人被珠娘和玄霜从密室中唤起，莫名其妙。两女只叫她们换上劲装，带了兵刃，不说明理由，拥着两人出到厅中。玄霜堵住了退路，同厅中伸手笑道：“两位姐姐，小妹替两位引见大地之龙龙大侠。”

两女神色一怔，商萍嗔道：“小妹，你是怎么回事？”

中海从屏风后转出，抱拳行礼道：“在下龙中海，来得鲁莽，两位姑娘

海涵，午夜打扰芳驾，委实事非得已，倘请见谅。”

“噢！你……你不是黑狐田春么？”范容吃惊地叫。

“黑狐田春仍在赣南，天罡星已经改邪归正，黑狐用不着找他报仇，在下系借黑狐的名号，混入贵地别有所图，详情请吴姑娘说明，夏姑娘请将龙虎金丹取来。”他沉静地说，掌心暗藏了两枚钢镖准备应变。

珠娘转身走了，玄霜委婉地将事情说出，力劝两人 5c 脱金花五娘的羁绊，为铲除龙虎风云会尽力的。两人大喜过望，千肯万肯。

珠娘取来了三匣龙虎金丹，中海取出四颗，其余的全塞入百宝囊，捏破丹丸，令四女观看，将内丸丢掉说：“外层便是解药，吞下便可平安无事了。诸位不必怀疑，请刮掉外面的金漆，看看是不是诸位每月皆须服下的解药？”他将丹药的内情再加详述。

珠娘一口吞下，笑道：“坛主曾说龙大侠已中毒死在顺庆，却活生生地在这儿出现，可知毒药决难不倒龙大侠了，妾身相信大侠的话，毫无虚假。事不宜迟，龙大侠准备怎办？四更正了，时辰不多了，后堡我四姐妹相当熟悉，请教该如何进袭？”

接着，商萍将后堡的形势一一详说了。

中海略一思量地说：“如此说来，大事定矣！咱们不须和八碉栅的人拼命，必须先进入四座楼，分头解决楼下的贼众，然后向外收拾八碉栅的人。那时，即使堡寨的人全部来攻，也无济于事了。在下到堡西北接应外面的人进入，并解决立栅的八个贼人。四位姑娘可在四座楼下分别接应外面的人，人一到便悄然进入擒贼。这就走！诸位如有心爱之物，不妨随身带走。”

五个黑影出了水榭，由商萍领先，她知道各处警哨的位置，七转入折便绕到西北角的栅护墙下。

大雨倾盆，夜黑如墨，知道警哨的位置，一切好办，如入无人之境。立栅是两层建筑的碉楼，四面设有木栅，栅上布满了荆棘，护墙设有垛口，以便万一有警，堡北的贼众便可从正北的云栅进入，迅速入内登墙防守，堡北贼人的住所，距云栅仅一箭之遥，往来极为方便。堡中心清华园地位高的贼人，也可迅速地从南面的风栅赶到。

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中海料定贼人只有八个，必定只有一名警哨，乃低声向商萍说：“商姑娘你在右面掷物发声，我从左面登楼。”

“你能飞跃三丈六尺？”商萍不大相信地问。

“在下有把握，走！”

他摸向楼左，伏在墙根下，听到右面“拍达”两声发出，猛地飞跃而上，右手一搭三丈高的墙顶吸腹收腿再次上升，像一头怒鹰，飞越楼外侧的丈宽荆棘栅，飘落悬空伸出的木栅上。楼四力悬空架了了望木栅，上面的顶

c 伸出四尺以上，白天无所谓，晚上却显得更为幽暗，反而给夜行人不少便利。

风雨大大，棚对面四丈外的贼人，正手扶栏干俯身向外探视声响的来源，不知棚这面光临了不速之客。中海放轻脚步，猫也似的由楼板窜出，一闪即至，照贼人的后脑一掌拍下，“噗”一声贼人脑骨下陷。他将人放倒，先飞跃而上，扳住飞檐向上翻，登上瓦面，用千里火向西北角打出三道闪光信号，直至看到远处传来微弱的信号，方回楼中。轻轻扳 7d 了木门，闪入楼内部，首先便看到定时刻的香盘，大胆亮出千里火，推开了虚掩着的室门。

室中一灯如豆，七名大汉鼾声震耳，睡得像猪。紧要关头，慈悲不得，在六名大汉的眉心各劈上一掌，最后将一名贼人弄醒，制了哑穴，拖出室外，用镖抵住贼人的喉咙，低喝道：“老兄，升起栅门。”

贼人魂飞天外，如受催眠，乖乖地将栅门绞起。他将贼人一掌击破天灵盖，急急下楼，迎入青锋四女，再交待一番，方向西北角的堡墙掠去。近堡墙处，建了许多房屋，住了不少小贼。他已知贼哨的位置，无所顾忌，老实不客气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连杀六名警哨，接近了墙根。

下了几天雨，贼人警戒松懈，墙上平时每隔三丈便有一名警哨，这时却空无一人，警哨都躲到附近的碉楼里去了。每个碉楼相距在二十丈左右，墙头上没有人，假使收拾一座碉楼，便可从容进堡。看了左右的形势，他暗叫道：“天助我也，老天爷真够交情。”

碉棚从内面接近，太简单了，两侧有砖级，拾级而上可直达碉楼的大门，从两侧的墙头绕过，可绕至前面的悬空哨棚，不必入室，便可将外面哨棚上的人击杀。他贴着碉壁绕向右侧，看到了四名警哨，缩在哨棚内壁倚壁而立，油稠雨披连头罩住，在风雨中瑟缩，只有一名警哨向外张望。

从左右皆不宜接近，但必须冒险，以壁虎功爬出墙角，向前低纵，抓住了棚右的木板，吊在下面然后引拉上升，幽灵似的从壁根下升上，贴壁向前移，慢慢接近了躲在雨披下的第一名警哨身侧。该下手了，右手一伸，拇指和中指扣住了警哨的耳后两藏血穴，左手在贼人的脑后昏穴来上一指头，贼人无声无息地昏倒。接着，他将人移开，轻轻倚壁放倒，依样葫芦制住了第二个人。不必耽误了，他将人放翻，突起发难，冲街出拔剑疾挥，凶猛地手下绝情，两个人头落地，尸体仆倒。

碉棚下面的门是闭上的，夜间不许出入，只有上面通向凭空哨棚的门可以自由进出，以便换哨。他推门而入，通道一折，便看到了灯光，两列长铺上，横七竖八躺了廿二名大汉。

他用镖作兵刃，逐一收拾，镖尖在贼人的眉心一推，贯入两寸有奇，再加上天灵盖拍下的一掌，廿二个人一一了帐，糊糊涂涂的送了命。他找到了不少粗绳，带到哨棚外，先打出信号，再将绳索向下挂，以便接上轻功较差的人。

不久，下面一群幽灵似的黑影，一个个全成了落汤鸡。他再次打出了信号，第一个黑影像怒爪般飞上棚来。

“龙侄，怎么了。”黑影问，是天玄剑。

“施叔叔，微天之幸，出奇地顺利，里面有青锋四女接应。”

“青锋四女？靠得住么？”

“请放心，小侄信任她们，吴姑娘有知人之明。”

这时，廿七名老少已先后上来了，最后上来的是枯骨魔僧，吁出一口长气说：“龙哥儿，老衲急得要上吊，你倒挺安逸哩，怎样了？”

“大师，下去再说。”中海说。

天玄剑带来了卅六个人，加上中海和枯骨魔僧，共是卅八条好汉，都是了不起的高手名宿。

没有余暇寒暄，中海将情势一一说了。天玄剑立即调兵遣将，将人分作四批，每批九人，中海和天玄剑则负责策应，立即启程向里走。

素素喜孜孜地送上中海的飞刀腰带百宝囊和追电剑，笑道：“大哥，该恢复本来面目了。”

中海摇摇头，一面结扎一面笑道：“不，要等到梓潼大会时，大地之龙方可从天而降。”

他将一幅黑巾蒙住口鼻，说声“走”，领先开门外出，一群人冒雨向里赶。真得谢谢天老爷帮忙，雨愈下愈大，声如万马奔腾，掩盖了所有的声响。有人做内应，一切毫无困难，四座楼住在底层的贼人，在梦中被一一制服。接着，留一部份人在楼下戒备，一部份人登楼唤醒人质。

中海找到了六指琴魔的外甥甘燕栋，和六指琴魔的老姐姐。甘燕栋已是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只是他不会武功，派不上用场，还得派人照顾他母子。

黑旗令主的家小倒是不少，一子一媳三侄一女，这六个男女，都是艺业高明的人，三个小侄虽只有十六七岁，像是三头乳虎。他们得了解药，一个个磨拳擦掌，四处找兵刃。

百余名老少中，大多是武林世家的子弟，有四分之三的人可派用扬。天玄剑当机立断，分派了照顾不能动手的老少，立即分组向八座碉棚袭击，只等到天色发白动手。但中海反对，他认为所杀的警哨将被发现，如果未能及时夺得玄棚，在楼附近和贼人拼斗，老少妇孺定会受到波及，必须和贼人在碉棚之外决战。天玄剑认为可行，一声令下，八群高手每群十余人，分向碉棚悄然接近。每座碉棚只有八个贼人，已有一座碉棚是空的，怎受得了如龙似虎的名宿袭击？想得到结果如何了。

中海和两位姑娘，加上雍玉和青锋四女，八位男女奔向南面的风棚。他领先飞升棚楼，一飞刀便将警哨射倒。后面七小侠一拥而上，进入室中砍翻七名贼人，开始按集弓箭，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厮杀。八座碉棚顺利夺获，天文剑带了隐叟邓公明、回春居士丘宪、狂丐西门守成、五行剑周念凯、枯骨魔僧等人，到风棚会合，准备迎击擒龙客。众人刚到，堡西北首先响起震耳的警锣声。

中海攘臂而起，豪气飞扬地说：“施叔，咱们先给他们当头一棒。西门老爷子、小侄、再加上两位小妹、玉弟，由西门老爷子率领小侄这四位龙凤，闯一闯羊阵，吸引他们，免得他们乘夜暗来进攻碉棚。”

## 第二十六章

“我也去……”天玄剑说。

不等他说完，狂丐哈哈狂笑道：“老弟，身为主将，岂可亲冒锋镝？你得运筹帷幄，留下啦！小龙凤们，走啊！跋羊去也。”

上人飞落墙外，同清华园急闯。锣声震天，呐喊声震耳，各处人影幢幢，纷向堡西北角赶，他们还不知囚人质的碉棚出了意外呢！

雨太大，火把无法使用。天近破晓，仍然黑暗，各处楼房灯火明亮，但远处仍然棚影难辨。

老花子一马当先，劈面遇上了十余名贼人，他叫：“喂！免崽子们，不必走了。”

贼人吃了一惊，双方相距不足三丈，领先的人大吼道：“什么人胡说八道？岂有此理！”

中海首先迎上，一声狂笑，抢入就是一劈掌，“噗”一声将贼人劈翻在泥淖中，冲入人群叫道说：“闯王爷驾到，杀！”杀字出口，追电剑刺倒了一名贼人，乘势再进。

“龙虎风云！”素素大叫，挺剑跟上。

狂叫声乍起，五名贼人扭头狂奔，一面狂呼告警。鸠首杖挥舞，四把剑飞腾，五个男女像五头猛虎，从左至右奔东逐北，黑夜中敌我难分，他们五个人却可来去自如，反正对方全是贼，用不着顾虑杀错人。所经处血肉横飞，没有人可以挡住他们。

接近至第一座楼房，老花子叫：“杀入楼中，木造楼房经不起火，天虽下雨，内部照样可以燃饶放火！”

五个人来去如风，见人杀人，见屋放火，不恋战八方奔逐，宛若虎入羊群。这一来，吸引了所有的贼人，让天玄剑一群人得以从容布署。贼人从四面八方清华园涌集，已有五栋楼房起火，大雨无法扑灭楼内部的火焰，火光从门窗透出，映得四周通明，雨珠反映着火光，附近一片烟雨朦胧。他们在房舍和花木中奔东逐北，贼人们甚至还不知谁是敌人呢。

朦胧中，有人传下坛主的法旨，四面传呼道：“坛主示下，退守龙虎风云楼。”

他们已接近了慈安阁的东首，闯入一座小花园中，左右皆有黑影向南赶。

老花子站在泥淖中，低声道：“得意浓时便好休，小龙凤们，歇歇手，天色快亮了，再杀便退不回去啦！打蛇打头，杀这些小毛贼委实于心不忍。龙哥儿，你这一手真绝，如果不是来这一手杀人放火的绝着，他们在黑夜中全力进攻后堡，很难阻得住他们的，后堡的人质必有伤亡，咱们担当不起哩！”

中海抹掉脸上的雨水和血迹，点头道：“不错，天快亮了，小侄必须易容，和擒龙客一博。同时小侄还有事要和施叔商量，咱们往回走。”

狂丐举步便走，一面说：“不必再杀了，免得引人追来，天明之前，最好不要有人向后堡进攻。”

绕回后堡，中海立即取出百宝囊中的法宝，着手易容。左颊旁长了一块紫蓝色掌大胎记，右颧骨附近，生了几颗豆大的毛痣，一口牙齿变成黑黄色，左额角拉下一块三寸长刀疤，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在旁帮忙的三个人，看了他的怪像，笑得直不起腰来。素素伸出纤手，点着他的额角，毫无机心地说：“大哥，瞧你这付鬼脸儿，小心菡姐姐不要你哩。”

“鬼丫头！狈嘴里长不出象牙来。”银凤笑骂，粉颊酡红。

中海一怔，注视着素素，再看看银凤。银凤脸皮薄，一溜烟跑了。他神色肃穆地扶着素素的肩膀凄然地问：“小妹，你这话是何用意？”

素素无惧地向他直视，也凛然地答：“用意极为明显，你不知道菡姐姐多喜欢你？”

“喜欢我？我希望她是我的小小妹妹，我喜欢的是你。”

“大哥，你可以喜欢两个人，千万不可糊涂。”

“老天，你这不是……也许你不知道，我很想促成玉弟和她的姻缘，因此把玉弟留下……”

雍玉不等他说完，笑着接口道：“大哥，你是真笨呢，还是不耻与强盗女儿为伍？洞庭王号召了近五百名水陆绿林好汉人川，要助你一臂之力，为

何？他要助未来的东床快婿，任何代价在所不惜。也许你不知道：在洞庭你偷走那天，洞庭王已请邓老爷子为大媒，你如果矫情，会闹出多大乱子？我的事不必为我担心，我在十六岁那年便订下亲事了。我看，这次到梓潼你还是以这付面目出现好些，免得惹麻烦。”

“我的天！这……这又为甚么？”

“家父对你极有好感，我妹妹云笙上次你没见过，不然，你恐怕脱不了身，她想认识你。她的眼光高着哩！”

中海正在为难，狂丐恰好及时闯入，怪叫道：“他们来了，哥儿，还不出来？”

众人出了室，奔上碉栅，外面天色朦胧，豪雨已小。

天空中彤去密布，暴雨已止，朦胧晨光下，风栅南面的草坪中，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近二百名贼人，相距一箭之遥，列成阵势，似在候令进攻。对面清华园中大火已熄，缕缕白烟仍在向天空腾升，迎风传来阵阵焦臭味。

风栅左右的碉楼护墙上，隐叟与五行剑周老镖头等一群人，各控住一把强弓，箭在弦刀出鞘，准备厮杀。

中海到了天玄剑身旁，看了四周的形势，笑道：“施叔，他们已丧了胆，而且人并不多，所以不敢八方进攻，要从这一面突入哩！小侄亡领教过他们的操练，咱们不能和他们列阵冲杀。”

“贤侄是准备叫阵决斗么？”天玄剑沉静地问。

“是的，目前主客易势，人质已在我们手中，主动在我，让小侄去对付他们。”

中海的两仪心法是否练成，天玄剑尚无暇询问，还不知道他的进境如何，正好利用机会看他一显身手，应允道：“好，贤侄可先挫挫他们的锐气，会一会擒龙客，小心了。”

中海飞跃而下，大踏步向对方走去，在双方的中间止步，沉喝道：“擒龙客姓皇甫的老贼，出来答话。”

擒龙客还没到场，金花五娘正率领着龙泉十二剑手，从清华园的烟硝中向这儿奔来。人群的中段十六煞神和二十八宿左右分别，中间是十八名中年以上的男女，那是内主坛的各护法，都是三山五岳的高手名宿。坛主未到，没有人出面答话。

中海也看出擒龙客不在，狂笑道：“哈哈！在下单人独剑前来叫阵，而你们的人数却不下二百之多，难道说，擒龙客皇甫长风不在，你们便没有主事的人了？是不是怕死，所以无人敢于出头么？哈哈……”

他的话太狂妄，当时激怒了两名护法，一个是鹰目勾鼻的花甲老人，一是尖嘴缩腮的中年大汉。老家伙火气甚大，怒气勃勃地说：“这丑鬼可恶，他竟敢单人独剑前来叫阵，狂得令人难忍，待老夫上去割下他的驴头来。”

中年大汉先举步走出，恨声说：“这小辈太目中无人，不宰了他难消这口恶气，瑞老，有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兄弟陪你走一趟，必要时联手宰他。”

瑞老挪了挪腰上的剑靶，大踏步超出说：“也好，方老弟可替我压阵。”

中海见有人出列，沉静地举步迎上，双方在相距两丈左右站住了，彼此狠狠地相互打量。

“你两人前来答话，能作得了主么？”中海傲然地问。

瑞老重重地哼了一声，吹胡子瞪眼睛恶狠狠地说：“老夫不是来和你答

话的，来要你的命。”

中海解开腰带，敞开外衣，露出里面的飞刀带，说：“要命小事一件，来吧！你既然作不了主，在下也不屑和你废话。”

瑞老举步迎出，傲然地问：“小子，你姓甚名谁？你们这群侵入本堡的人，是何来路？何人为首呢？”

中海一步迎上，冷笑道：“老匹夫，你的话倒真不少。既然是要命来的，问这些废话做什么？要是想探口风，凭你还不配。”

瑞老气往上冲，一声怒啸，拔剑出鞘，火辣辣地冲上，招出“飞鸟投林”，走中宫凶猛地攻入，剑上龙吟乍起，剑气直追三尺开外。

双方人数都不少，擒龙客这一方人更多，第一仗输不得，所以老家伙想一鼓作气将中海击垮，不但脸上光彩，而且可以一振士气。同样地，中海也有相同的打算，他用傲慢的话激怒对方，就是想让老家伙气昏了头疯狂上扑。

他见对方来势汹汹，还有一名中年大汉在旁跟上。招攻到，他已有制胜的把握，紫虹一闪，“铮”一声巨响，瑞老的剑向侧急荡，右半身暴露在紫虹下了。他踏进一步，喝声“着！”剑虹倏吐。

瑞老经验丰富，感到拂来的剑影奇快奇疾，便知遇上了高手，接着双剑撞触，剑上传来的震撼力道凶猛无比，心中一凛，知道不妙，火速借势左跨一步，避开了接踵而来攻向左肋的一剑，凛凛剑气擦身而过，他惊出一身冷汗，一声沉喝，反手一剑拂出，反击中海的右膝，并想架开中海攻来的剑。

中海用上了刚字诀，剑向外拂，便接来剑，喝声“撒手！”

“铮”一声巨响火星四射，瑞老人随剑飞，斜震丈外，脚下大乱，几乎立脚不牢。

中年大汉骇然惊叫，飞步抢出，伸手拔刀。

中海人影一闪，已经到了瑞老的身侧，一声冷叱，剑已递出。

瑞老身形未定，转身已来不及了。

刀光一闪，中年大汉已从中海的左侧方抢到，一声虎吼，招出“青龙入海”，双手将刀送出，抢攻甲海的下盘。

中海突然前闪，快！快得令人目眩，但见紫红一闪，锋尖从大汉的左臂弯掠过。接着身形再移，扑向瑞老。大汉将刀送出，刚看到紫虹入目，剑气掠过身前，大吃一惊，刹住脚步本能地仰身避剑，剑是避过了，却感到左臂一震，他飞返八尺，手一动疼痛袭来，眼前看到一只断手“噗”一声掉落在泥泞的草中，低头向自己的手看去，突然发出一声狂叫，丢掉刀扣住左臂，撒腿便跑。

几乎在同一瞬间，瑞老挥剑自保，急封中海递来的剑影，却封不住，慢了些儿，紫虹突然转点为拂，恰好从他的右肩前拂过，方被他将剑架住。

“铮！”双剑相交，蓦地，他看到自己的剑竟自行从身前飞过，落向左方丈余，“噗”一声轻响有物落地。至于右手的感觉，他一无所知。耳中听到中海在身前的叱喝：“饶你一命，还不快走？”

他踉跄站稳，看到中海站在他身前不足五尺，紫虹耀目，剑尖距胸前不足三寸。百忙中，他火速挫身，想用剑架开中海的剑，岂知意动手动，竟没看到自己的手和剑，而肩部的奇痛却像电一般向他袭来，不自觉地“哎”一声惊叫，低头一看，老天！右手根本已不在肩上，鲜血像喷泉般从只剩下三寸不到的折断处射出，触目惊心。他如梦初醒，难怪对方不乘机进击，反

而说饶他一命，原来手已被对方砍掉了。

“天哪！”他发出狼嚎似的凄厉狂叫，摇摇晃晃地打旋。

中海扭头便走，同刚到的金花五娘招手叫：“坛主夫人，何不叫尊夫前来答话？”

他神速绝伦地击伤了两名煞神，把所有的贼人吓了一大跳，全用难以置信的目光向他注视。

这时，天色已经大明，微风冷冽，细雨霏霏，所有的人全部成了落汤鸡，金花五娘和一些女贼尤为狼狈。不等金花五娘有所举动，后面人影移动，擒龙客到了，带了近二十名高手进入人丛。擒龙客记性不坏，第一眼便看到了中海的追电剑，脸色一变，脱口叫：“那是大地之龙的剑，怎么到了这厮的手中了？”

金花五娘神色凛然，说：“这丑鬼的剑术出奇地凶猛玄奥，不可和他单人独斗。长风赶快派人围攻，他只有一个人，先擒下他再说。占据后堡的人不知是些什么人，人数甚多，何不分些人从左右进攻？”

“且先等候片刻，武副会主快到了。”擒龙客说。接着，他举手一挥，吼道：“上！接近些。”

人群开始移动，刀枪并举，一齐向前迫进。

人太多，中海知道不退不行，徐徐后退，仰天狂笑道：“擒龙客，阁下居然成了领兵之将哩，你怕死不敢上前，竟摆出阵势吼入，岂不可笑？”

风栅的栅门大开，天玄剑领着二十名朋友，涌出了栅门。墙头上，人质中可派用场的人，纷纷现身戒备。

擒龙客心中暗懔，高举右手阻止人群前进，变色叫：“天玄剑和狂丐，果然是他们。”

中海站住了，大笑道：“哈哈！擒龙客，阁下二百余名小毛贼，能和天玄剑一群武林名宿相抗的么？龙虎风云会败亡在即，阁下替那位用毒药控制弟兄，迫你们卖命造反的会主做走狗，眼看大祸临头，还不及时间觉悟么？保宁顺庆两府的官兵即将赶到，诸位，难道你们要等到刀斧加颈，方知道后悔不成？擒龙客自己不敢上，却叫你们上前送死，何苦和自己过不去呢？为免枉送性命，必须赶快离开在官兵未到之前，赶快逃命去吧。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墙头上的人，咱们来了一百五十余名武林的高手名宿，足以退千军万马，区区二百余人，算得甚事？诸位，后堡的人质，皆是替贵会卖命的护法会友的家小，贵会的会主，对付自己人尚且如此刻毒寡恩，你们这些供驱策的小贼，跟随这种人打天下，有何好处，难道说，你们甘心将宝贵的性命，将祖宗父母所留给你们的身躯，便这般轻易地送给你们一无所知的的会主么？天下间居然有你们这些蠢才，甘心以血肉之躯替那奴役你们的人建造他的名位，值得么？朋友们，何不三思？世间真正活腻了的人，少之又少，你们真不怕死，甘愿替那些奴役你们的人卖命吗？”

他的嗓门大，中气足，一字一吐，声震耳膜，每句话都有相当份量，贼人开始不安静了。

擒龙客呆立在雨中，不言不动。

后面有了骚动，武副会主点着拐杖，带了八名高手赶到了，排众而入，在擒龙客身侧一站，厉声：“皇甫坛主，你居然让那小辈胡说八道？”

擒龙客扭头盯住他，冷冷地问：“副会主，难道要我驱赶弟子们上前送死么？瞧，对面是些甚么人？天玄剑、狂丐、五行剑周志凯、铁扇秀士白云

飞、灵山居士贺雄、火真君真阳道长，其他的人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们一个人足以挡住本坛的三十名弟子，一拥而上，不啻驱羊扑虎。副会主，你要我怎办？”

“你怕他们？”武副会主厉声问。

“会主既命副会主在这儿主持大局，请下令。”擒龙客冷冷地说。

中海把握时机，大喝道：“那位断了腿的三脚猫，你何必迫弟子们送死？你，万里狐鸿武水隆，早年的字内凶魔、今天怎么怕起死来了？你如果有种，何不自己上？睁开你的狗眼看清了，在下手中的剑，乃是大地之龙的神物，这把剑曾经砍掉你的腿，你怎不上前报一剑之仇？上啦！何必叫旁人替你送死呢？”

武副坛主目中喷火，正待抢出。他身旁站着内主坛的副坛主红云羽士突然摇手示意，低声道：“副会主，身为主事人，岂可争意气亲自出战，要弟子们何用？愚意认为，还是由皇甫坛主应付为宜。”他一面说，一面向武副会主打眼色。

龙虎风云会中，总会设有副会主，这副会主的人选是活动的，可任由会主委派，日下已有两名副会主。内外主坛与及各地分坛，副坛主有四名之多。护法的名额没有一定，煞神也可视需要而增减，二十八宿则限定二十八名，由坛主物色高手递补，名额不够，可暂以弟子补充，以便凑足二十八人。这位红云羽士，是内主坛四名副坛主之一，早年曾与武会主有交情，却与擒龙客不和，所以乘机唆使武会主，叫擒龙客应付。

擒龙客也不是个度量大的，在天狐谷他就对武副会主心存芥蒂，对这个为江湖所不耻的老贼，他心中不屑与其为伍。当他发现来人已经占领了后寨，便知大事不好，再发觉对方是天玄剑等一群人，知道大事去矣！即使今天能拼老命保住前堡，失职之罪也够他受的了，人急智生，当下把心一横，便把这万斤重担往武副会主肩上放。

武副会主听中海用话激他，无名火起，本待发作，被红云羽士一拦，猛地憬悟。他当然知道擒龙客对他不满，心中一转，压下了怒火，同擒龙客冷冷地说：“皇甫坛主，既然不宜让弟子们送死，那么，内主坛中难道竟无法出去几个人对付前面那个狂妄的丑小辈么？”

擒龙客心中暗骂，目光落在红云羽士脸上说：“红云副坛主的艺业，足以将那小辈置于死地，副会主何不令红云副坛主前往？”

红云羽士亲见中海在刹那间连伤两名煞神，对中海不无顾忌，不等武副会主答话，抢着说：“尊夫人手下的龙泉十二剑手，十二剑齐出，足以制服天玄剑，何不让他们出去壮一壮本会的声威？”

“那是拙荆的随身警卫，是否让他们出去，不劳副坛主下令，是么？”

武副会主哼了一声，沉声道：“那么，就请坛主夫人前去毙了那小辈。”

“副会主是主持大局的人，请下令就是。”擒龙客冷然地说，口气仍然不负责任。

武副会主冷冷一笑，转向金花五娘叫道：“皇甫夫人，速将丑小辈擒下。”

金花五娘点点头，举手一挥，缓步行出，龙泉十二剑手则紧紧地随在它的身后，同中海走去。

狂丐向五行剑招手，并肩而上，但中海向后摇手，示意两人不必上前相助。

双方相距二十余丈，严阵以待，候机上前动手，只有中海站在双方的中间地区，迎接徐徐走近的金花五娘。两人相距三丈左右止步，龙泉十二剑手在金花五娘左右弧形张开，十二个人手按剑把，作势戒备，候命动手。

金花五娘再进丈余，冷冷地说：“小辈，通名号。由尊驾的举动看来，定非等闲人物，但在江湖中，似乎没听说过尊驾这么一位丑陋的人物哩！”

中海双手叉腰迎上，怪笑道：“你金花五娘只认识那些英俊的男人，怎会留意我这种丑鬼？哈！炳哈！你就叫我丑鬼好了。你是自己上呢，抑或是先让龙泉十二剑手打头阵？放心，即使你十三人一齐上，在下仍是一人一剑接受挑战。”

“小辈，你果然够狂。”金花五娘怒叫。

“不错，在下够狂，上啦！”

“天字四剑上。”金花五娘叫。

十二剑手分为三等，每等四人，分称为天、地、人三字，假使十二剑手齐出动手，使称为鸿钧三才大剑阵，十分利害，足以困住四五名江湖名宿高手。

他们的剑，皆是出自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的名剑，无坚不摧，而且弹性极佳，全力一抖，锋尖可以反触剑把，锋利无比，使用时可以仗弹性折向伤人。功力不够的人，使用这种剑反而自陷危局，甚不趁手。因此，龙泉县的三家铸剑名匠所铸的龙泉宝剑虽为武林高手所宠爱，百般搜求，但真正乐于使用的人，却是不多。龙泉虽是出产名剑的地方，靠铸剑为业的人并不少，其中三家所产的剑尤为名贵，可是产量不多，每年所铸的名剑更是稀少，大多是比普通稍佳的而已。金花五娘居然弄到了十二把宝剑，网罗十二名英俊的青年高手组成十二剑手，委实难能可贵。因此，她将十二剑手视为禁脔，除非她自己亲自与人交手，龙虎风云会中，任何人也休是借用它的禁脔，甚至它的丈夫擒龙客，也休想指使十二剑手。

她小看了中海，只用天字四剑出场。中海在领教十二剑手的艺业前，还没有绝对击败十二人围攻的把握，见老太婆只令四人出场，心中大喜，打定主意先用话招引十二剑手反戈，如果不如意，便下杀手以快速攻势一举击杀首先出手的四个人。

他徐徐举步迎上，四剑手立即形成合围，各占一方，四支耀目晶亮的龙泉剑，发出耀目光华，隐隐剑啸宛若龙吟，风雷殷殷。

他立下门户，向前面的剑手低声道：“诸位，青锋四女寄语诸位好自为之，赶快乘机摆脱老太婆的羁绊，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诸位体内的奇毒，青锋四女已经备受解药了。”

前面的剑手一怔，凛然地问：“阁下，你的话是真是假？”

“请向碉棚的左方墙头眺望，不难看到青锋四女。”中海不动声色地说。

剑手向那儿扫了一眼，再问：“阁下贵姓大名？在下怎能相信你有解药？”

“在下大地之龙，并未死在贵会之手。”

“你？”

“在下用了易容术，阁下不信么？”

“在下委实难信。”

“龙某受青锋四女之托，传话诸位好自为之，因此表明身份，如果诸位不信，那就悔之晚矣！”

“大地之龙艺臻化境，名震宇内，少不了会有人假冒他……”

中海突然揭去颊上的胎记，再从容贴上，问：“阁下，要龙某再进一步表明么？”

剑手愕然，略一迟疑，说：“在下仍盼领教尊驾的艺业，方能有所决定。”

“好，四位进招。”声落，人化狂风，一声沉喝，闪电似的欺上，紫虹疾闪，一剑点出。

四剑手同声暴叱，剑势乍合，像一重剑网倏然收缩，配合得紧密无比。

中海对群殴经验丰富，四个人岂能将他困住，向前扑的冲势突然一变，折向右射，一折之下，便摆脱了三名剑手的袭击，专向右面的剑手进攻。右面的剑手一剑攻出，突见紫虹折向射来，赶忙变招一声沉喝，涌出一座剑山，希望阻住中海，让其他三名同伴从中海后方进击。

要破剑阵，唯一的秘诀是快，只要遇上阻滞，大事去矣！中海深得其中三昧，必须行雷霆一击，击垮前面阻道的人，方可冲破剑阵，便从各方同时进击的人无法近身，剑阵必解。

他已经知道对方的龙泉剑弹性极佳，像是软剑，如果不小心，说不定要吃亏，所以早有对策。对付柔劲，用劲不能太猛，须防兵刃折向。但他却不用柔劲，反而用上了至刚的劲道，他早有防备，相距五尺剑便提早攻出。

“铮”一声巨响，龙泉剑一触追电剑，剑尖急折，但距中海过远，剑的锋尖从中海胸前半尺拂过。

“撒手！”他沉喝，身形下挫、前迫，追电剑借势上挑。这瞬间，他已欺近剑手的身右，左手一掌击出，身形急旋之余不但出了阵，反而到了剑手的身后了。

“哎……”剑手的剑被挑飞至三丈上空，右肋也挨了不轻不重的一掌，同左便倒尚未站稳，已被中海抓住了后领，喝声震耳：“剑阵没有外援，毫无用处，饶你一命。”声落，人向前冲，挡住了跟踪冲来的三名同伴。

这瞬间，中海人如电闪，同右急掠，一声叱喝，“铮”一声巨响，左面刚让过同伴的剑手出剑封出，剑同样被震开，一绞之下，剑脱手而飞。

紫虹再闪，中海倏然退出丈外。

“哎！”，刚丢剑的剑手跃退丈余，失声惊叫。

人影倏止，四剑手呆如木鸡地四散分立，两人丢了剑，一个脸色冷灰，一个胸襟裂开一条缝。

“十二剑齐上！”金花五娘变色叫，同时拔剑扑出。

中海试出龙泉十二剑手的艺业，心中大定，没有人可禁得起他全力一击，更没有比他身法更快的人。剑阵并无大用，何所惧怕？他仗剑肃立，冷冷地说：“诸位，小心在下的剑，不发则已，发则生死立决。上！”

阵势片刻即完成合围，十二个人分三方站立，每方前二后二，同任何一方突围，皆可受到四名剑手的同时袭击，假使身法稍慢，甚至可以有六个人同时进攻，即便能冲过前面人的剑下，后面两人便可及时截住，乘机进击。

金花五娘跨入剑阵，显然，她是剑阵的中枢，十二剑手的总策应。

中海先前心中一懔，但看到金花五娘入阵，心中一宽，多了一个人，他反而心中大定，心说：“妙哉！这贼婆娘成了剑阵中枢，而她的艺业比我相差太远，反而影响阵势的变化，不啻大开门户。”

“小辈，你有后事交待么？”金花五娘傲然地问。

中海一声长笑，徐徐举剑道：“老贼婆，在下如果没有能耐，怎会让你

们布下剑阵？你以为在下是笨瓜不成？”

先前和中海答话的剑手，突然举手一挥，喝道：“金花五娘，龙泉十二剑手在你手中雌伏三年余，以往的事，咱们不愿追究，从今始，咱们好来好去，龙泉剑手不再替你卖命了，请不必再找咱们，就此别过。”

其余的剑手，除了天字号三剑手外，全都大吃一惊。金花五娘脸色一变，讶然间：“什么？你们要背叛我？难道说，你们甘愿在下月初毒发而死？”

“咱们已经找到解药，你不必恫吓咱们了。瞧，碉栅右侧的寨墙上，青锋四女正向咱们招手呢！”

金花五娘转首一看，果然不错，青锋四女正站出堞口，向这儿招手。她恼羞成怒之余，一声怒叱，疾冲而上。

中海跟踪出剑，大喝道：“泼妇接招。”

金花五娘一声厉叫，人旋身一剑挥出，左手先抖，五朵金花脱手而飞，似乎满天都是金芒，向中海飞射，同时罩向中海身后的四名剑手，下毒手了。在麒麟山庄，中海已领数过金花五娘金花的利害，早怀戒心，神功注入剑身，一声叱喝，挫身一剑振出。

“得得得！铮！”异声震耳，三朵金花在他的剑上化为无数碎屑，金花五娘的剑，前半段断成三段，在追电剑神力一击之下，兵刃和暗器全毁。

两朵金花从身侧飞过，一枚在两丈外爆裂，一枚击中一名剑手。

“啊……”剑手狂叫一声，倒地挣扎。

金花五娘见金花和暗器全毁在中海的剑下，大吃一惊，立即一声尖叫，同左扬手，又打出五朵金花，射向四名地字剑手，人随金花之后疾冲而上，想夺路逃命。

四剑手到底对她有所顾忌，左右急分，远掠丈外，让开去路。

中海拔出把三飞刀，喝道：“泼妇，接飞刀！”

金花五娘向右闪窜，没命似的飞逃。

这时，远处的擒龙客已看出不对，先一步急掠而出。

中海已算定金花五娘要向右窜，善用暗器的人，会本能地向右闪避，以使用左手发暗器回敬，假使向左闪避，便不易回击在右后方的人了。飞刀计算得十分精确，恰好射向金花五娘所闪避的方向，三把飞刀倒有两枚中的，分别射入老贼婆的背心，另一把掠过她的左颈根，划破了皮肉。她发出一声恐怖的呻吟，踉跄冲出两丈外，脚下一滑，“叭”一声失足摔倒在泥泞中，猛烈地挣扎着想爬起，但已力不从心了。

中海向龙泉十二剑手摇头苦笑，说：“诸位，请带着同伴的尸体，至碉栅与青锋四女会合，火速脱离斗场。这贼婆娘的心肠好狠，居然放不过你们。”

他掠向倒地的金花五娘，拨回飞刀，接上了擒龙客。远处风栅的栅门大开，四五十名人质中的子弟，由枯骨魔僧率领，涌出栅门两翼分张，准备动手。

擒龙客掠到，中海劈面截住，引剑大喝道：“阁下，龙泉十二剑手已经选择了他们该走的路，不再受贵会的奴役，不再受尊夫人的淫威压迫。放他们一条活路，阁下，不许追赶，冲在下来。”

擒龙客徐徐拔剑，厉声道：“杀妻之仇，不可不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中海冷笑道：“阁下还有脸承认金花五娘是你的妻子？不必自欺欺人了，阁下，我已经看到你心中的笑意啦！绑下，贵会的人质，已经全部落入

咱们之手，用不着和咱们拼命了，反正即使你逃得性命了，龙虎风云会也不会放过你，不是么？听我良言相劝，及早脱离龙虎风云会，便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在下不但替你除去那老淫妇，替你解除束缚，免得你被耻辱压得抬不起头来，更指引你一条明路，尚请三思。”

“少逞口舌之能，剑下见真章。”擒龙客沉喝，举步追上。

“何必呢？麒麟山庄夜斗，你无奈我何，这次你决难取胜，不必冒险一拼了，刀剑无眼，万一失手，岂不是件恨事？”

“你……你是谁？”

“区区大地之龙。”中海放低声音说。

“你骗谁？”

“绝不骗你，我大地之龙是死不了的，不信且在旁稍候，在下要再卸下万里飞鸿的另一条狗腿让你瞧瞧。”

擒龙客仍是不信，一声长啸，飞扑而上，一剑点出。

中海信手一剑拂出，捷逾电闪，用了七成劲。

“铮”一声巨响，擒龙客被震得左飘丈外，地下泥泞，几乎滑倒。

“带了尊夫人的尸体，走吧，阁下，你犯不看替龙虎风云会白送死，有何好处？”中海沉声叫。

擒龙客脸色大变，他不相信竟然接不住中海一剑，一声怒吼，再次飞扑而上，身剑合一来势汹汹。

中海不想伤他，一声冷叱，仍然一剑封出，快！快得令擒龙客无法变招，“铮”一声巨响，便接一剑。

擒龙客感到整条右臂发麻，虎口欲裂，身不由主，再次侧飘丈余，脸色全变了。

后面，武副会主一声长啸，与四位副坛主大踏步而出，举手一挥，大吼道：“本会的弟子上，毙了他们。”

人群齐动，潮水般向前涌。中海这一面，廿名高手也两翼张开，天玄剑举剑一挥，向前迎来。

先前从碉栅门内涌出的人，也飞步赶来。枯骨魔僧之后，是两位姑娘和雍玉，再稍后是青锋四女。四女之后，是黑旗令主的一子一女一媳和三侄，一个个咬牙切齿向前冲。

混战将起，惨烈的恶斗一触即发。擒龙客神色懊丧，突然转身而去。

武副会主首先迎住了擒龙客，怒叫道：“皇甫坛主，为何退回？上！”

“在下技不如人，不退何待？”擒龙客冷冷地答，并未止步，要从侧方越过。

“你敢不遵约束？”武副会主大吼。

擒龙客忍无可忍，也大叫道：“你驱羊斗虎，枉送弟子们的性命，不知你这老贼魔有何居心？哼！哼！”

“反了！”武副会主怒吼，同两侧的人又叫：“先擒下这匹夫，用会规治他。”

擒龙客向众人大叫道：“朋友们，龙虎风云会败亡在即，诸位用不着被人奴役驱策平白送死了，还不各自找活路作甚？我皇甫长风已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啊……”

语声未落，最后一声惨叫惊天动地，他的腹下，插着武副主的拐杖。双方相距不足八尺，他未料到武副会主会突下毒手，而且武副会主的艺业比

他高出甚多，出奇不意行雷霆一击，他无法闪避，被拐杖洞穿了腹部。

他突然一手抓出，抓住了武副会主伸来的右手肘部，拼余力一带一扭。他的手上功夫十分了得，可抓石如粉，力制虎豹，所以绰号叫擒龙客，此时临死一抓，威力岂同小可？加以武副会主太大意，认为他死走了，所以并未运功护身，一抓之下，武副会主的右肘骨碎肉裂。

武副会主狂叫一声，左掌疾拍，“噗”一声拍破了擒龙客的天灵盖。

这瞬间，中海的喝声传到：“朋友们，及早回头，在下有解龙虎金丹的药，何不毙了贵会的凶魔及早改邪归正？”

武副会主与擒龙客相搏，人群仍向前进，看清了擒龙客的下场，也听到擒龙客被袭前的话，更听到了中海的叫声。这些景象，像雷击似的震撼着他们的心灵，不知谁叫出一声“杀！”蓦地呐喊声如雷，杀声震天，二百余人突然自相残杀起来。

天玄剑一群人仍在一二十丈外，及时止步观战。

中海也向后退，免遭波及。

武副会主拍破了擒龙客的天灵盖，自己一条腿也失去重心，冲倒在擒龙客的尸体上，不等他站起，两把金枪和两把钢刀，已经光临背部。接着人潮一涌，迅速地淹没了他，死在擒龙客的身旁。

中海与天玄剑一群人，返到碉棚下静观其变。久久，杀声静止，斗场中尸横四十余具，逃散了大半。真正被龙虎金丹所控制的人并不多，只有一名副坛主和三名内主坛护法，还有两名煞神，其他的人全是二流人物，还不够资格受金丹控制。六个人向中海讨解药，然后道谢走了。其他的人回到住处带了金银财宝作鸟兽散。

天玄剑注视着惨烈火拼留下的尸体，摇头苦笑道：“龙虎风云会只知用威胁的手段，网罗这些江湖亡命之徒，如何能成大事？幸亏龙贤侄一番话，引起了这场自相残杀的火拼，确是万幸，不然，咱们将不知要有不少朋友溅血于此。”

狂丐神色肃穆，缓缓接口道：“这得感谢死鬼万里飞鸿，假使他不逼死擒龙客，结果将没有这般轻松。施老弟，该我们善后了，派人掩埋尸体，还得派人到外面驱走散布在各处的香案弟子，以免撤走时被他们骚扰。”

中海关心敖文辅的生死，匆匆别了天玄剑，独自到前堡寻找敖文辅。他来得正是时候，小贼们正在各处洗劫金银，并在各处放火泄愤，一条腿的敖文辅被困在火海中，总算被中海赶上了。他救出敖文辅，陪敖文辅搜出一些金珠方珍重道别。

内主坛旦夕间烟消云散，所有的人质，皆安全地被天文剑一群人救出，龙虎风云会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长春子受到了无比沉重的打击，他做梦也未料到，会失败在中海的手中，内主坛被毁，人质已失，大事去矣！

早肴毕，群雄在一座楼下议事，决定了四项大计。一是料定龙虎风云必定不肯甘休，可能倾巢而至抢夺人质，他们必定从保宁府赶来，可由群雄带着人质，火速南行，走顺庆出遂宁，绕道赶赴成都去。二是梓潼大会必须全力以赴，带着人质与会，以便及时招引人质的家属反正。三是由狂丐易装从保宁先到梓潼，找到飞锤刘隆，及早通知八指琴魔杜元仲人质已救出的消息。四是三月十五日会期之前三天，在成都的各路群雄，必须到达梓潼会合，不可三五成群前往，必须上百人结队而行，以免被对方各个击破。

中海反对参予梓潼大会，他认为怎可让龙虎风云会掌握主动？必须组

成强力的打击主力，在梓潼四周巡走，发现龙虎风云会的人便加以消灭，没有理由听任他们的摆布。三月十五日的会期是他们放出的口风，这并不能代表他们是主人。对付这种人，是用不着客气的。

再说，他们明里扬言三月十五在梓潼大会天下群雄，暗中却准备在成都举事，说不定另有阴谋，在其他地区生事呢！

至日下为止，谁也没有正式接到他们的柬帖，仅凭在江湖传出的口信，便老老实实前往赴约，岂不太傻？

他的意见甚有份量，值得重规；因此，几经商讨，决定由他独自先往梓潼，相机除去龙虎风云会的恶首。其余四策仍按计而行，以吸引该会的注意。他的艺业，足以去得。长春子既然与英雄会的人赶来参予大会，人川之后，不可能独自行动；可以说，能和中海狠斗的人少之又少，足以令天玄剑一群人放心。

准备就绪，次日一早，群雄浩浩荡荡启程南行，在巴县分手，中海径奔保宁府，取道向梓潼赶了去。

午间的艳阳微有暖意，附近的草木欣欣向荣，大地一片青绿，尽避吹来的微风仍带些许寒意，挡不住已经到来的春光。春来了，冰雪只有在远处高山的峰巅方可看到！他踱入茶亭，柱下的小村童，一双大眼骨碌碌地在他全身上下转，像在他身上找寻甚么岔眼事物。

他蓦然心动，忖道：“这小娃娃的目光古怪，为甚么呢？看他满脸戾气，显然是个不安份的小顽童。”

他对老村夫施礼，含笑道：“老伯，请问贵地是何村镇，到梓潼还有多远？”

老村夫用朦胧的目光打量着他，说：“敝村名叫津里，至县城整整五里。听客官的口音，像是关中人氏，是从保宁府来的么？”

“是的，小可往保宁探亲，要往成都一行。”

老村夫信手将茶杓递过，笑道：“客官如果从保宁来，昨晚必定在元朗场落店，这时便到了敝地脚程好快。到县城只有五里地，何不在这里喝口热茶歇歇脚？老汉刚将茶水换上，趁热提提神。”

中海道谢毕，舀上一杓热茶，往木架凳上落座。目送老村夫出棚走向村中，目光方转向小村童的身上。第一眼便看到小村童的怀中鼓鼓地，显然怀中藏有匕首一类玩意。

小村童的神色，似乎愈来愈不友好，神气地站起，装模作样摆出老气横秋的派头，在中海身侧叉腰一站，睥睨着中海，亮开嗓子问：“喂！你姓甚么？”

中海淡淡一笑，问道：“小弟弟，你问我姓甚么，有何用意？”

“不许你问。”小家伙凶霸霸地叫，脸一沉，又问：“你是不是走江湖的人。”

“小弟弟，你知道甚么叫做走江湖么？”中海笑问。

“走江湖你不懂？那……那就是杀人放火，还有……还有甚么保镖的，卖……”小家伙一本正经地说。

“卖命的，是么？”

“对，对！是卖命的。喂！你带了刀枪么？”

“没有。小弟弟，你问这些……”

小家伙老实不客气，去摸他的小包里，一面抢着说：“给我看看，你带

了些甚么东西。”

中海扭转身躯，笑道：“小朋友，你在胡闹。”

小家伙伸手在怀中掏出一把匕首，横蛮指着他叫：“不许你动，动我就杀你一刀。”

中海有点火起，一把抓住小家伙的手腕一扭，不悦地说：“你这小娃娃就这么一点点大，居然用小刀子威胁人，日后你还了得？不管教你岂不害人害己？”

他抓住小家伙的手往上提，夺过匕首纳入怀中。小家伙不住叫骂，居然不怕痛，手抓脚踢骂不绝口。

中海火起，一把将小家伙按住，用手捂上他的嘴，同林中走去，在林中深处将人放下，按在地上掏出匕首，在他的脸上磨了磨，凶狠地说：“你这小王八蛋比土匪还凶，小小年纪想称英雄无法无天，我要挖出你的心肝来下酒，杀你一千刀。”

小家伙凶不起来了，脸色变青，浑身都在发抖。

中海并不愿和小孩子计较，他看出其中有古怪，要找出小家伙这种举动的内情来，因此以毒攻毒，用更凶狠的神色来对付。果然不错，小家伙不但软化下来，而且现出恐怖惊惶的神色了，尖叫道：“不，不，请……请不要剜我的心肝下酒，我求……求求你……”

## 第二十七章

“谁叫你用小刀欺负人的？”

“是……是王……王老大。他给我和另三个人一人一把刀，叫我们把住路口，盘问来去的生人。”

“问甚么？”

“问他们来做甚么的，如果有带刀剑的人，使到村口的土地庙告诉他，他便给一百文赏钱。”

“土地庙在村口？”

“是的，在村的西面，土地庙左面有一间草棚，他和三个人住在里面。”

“王老大是津里村的人。”

“不是的，他们四个人来了十几天了。”

中海松了手，摆出一付凶神恶煞似的脸孔，恶狠狠地说：“下次你这小流氓再用小刀吓人，我宰了你喂给狗吃。”

“我……我再也不……不敢了。”小家伙胆战心惊地答。

“带我去找王老大，走！”

小家伙不敢不带，畏畏缩缩的在前面领路。中海从布囊中将剑解开，抓住手上跟着小家伙入村。

村西不足半里地，路左的山坡下果然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庙的左后方三二十丈处，一座草棚建在树林的前缘。庙前的祭台上，四仰八叉躺着一名大汉，鼾声震耳，腰带上悬着一把单刀。两人走近，大汉仍在呼呼大睡。中海一脚踩在大汉的右小腿骨上，大汉像被踏着尾巴的小猫，“哎”一声怪

叫，一蹦而起。

中海脸色一沉，大吼道：“定下神，清醒清醒，阁下。太爷来自巴县小罗山，到梓潼公干。你小子在这儿利用小娃娃惹事生非，是何道理？”

大汉被“小罗山”三个字吓了一跳，忘了脚上的痛楚，愁眉苦脸龇牙咧嘴地问：“你……你来自内主坛，兄弟是……是外……外主坛的南路弟子，姓林名诗。”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中海心中大喜，在怀中掏出从死鬼擒龙客身上搜来的金云玉版令，在大汉眼前一晃，收入怀中说：“在下是内主坛龙护法，奉皇甫坛主之命，前来参拜会主的。你是本会弟子，怎可胡来？”

林诗连看也没看清令上的字号，已经爬伏在地行大礼，恭敬地说：“回禀护法，这不是弟子的意思，弟子奉本坛欧阳护法的手谕，在这儿留意过往的岔眼人物，说是利用小孩做眼线比较方便些，弟子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欧阳护法日下何在？”

大汉用手向东北角一指，说：“今晨仍在前面里余的范侍郎墓附近，近午时分已经带着廿名弟子，返回五妇出听候坛主差遣。”

“坛主日下何在？”

“弟子听说在七曲山，不知真假。”

“本护法要面见成坛主，人地生疏，你将此地的事交待给主事的弟子，领本护法走一趟五妇山，小罗山十天前被袭，内主坛的弟子死伤惨重，本护法有十万火急的要事在身，不能耽搁，必须立即启程。”

林诗不辨真假，吃惊地问：“龙护法，此事当真？”

“为何不真？少废话，去，告诉主事的弟子，本护法在此立候。”

“是，弟子即行前往，请稍候。”林诗奔至草棚，叫来了三名同伴，参拜毕，领着中海奔向县城去。距城不足两里，便抄小道绕向城北，走上了北行大道。

五妇山，在城九十二里左右。传说中五丁力士入秦，迎来五女，辟路经过此山，大蛇阻路，五丁力士逐蛇，蛇钻入山穴，五丁拔蛇，山崩地裂，五丁力士和五女全部毙命，后人便称这座山命名为五妇山。建有五妇山神庙和五丁力士庙，是梓潼的胜迹。再往北走八九里，便是七曲山，经过山下的送险亭，道路便只上不下，算是踏入栈道山区的第一步了。

一般说来，外主坛的人，对内主坛的人皆有所顾忌，假使有把柄落在内主坛的刑堂香主手中，等于是和阎王爷攀上了亲家，更像是一条腿踏入了鬼门关，不由他们不害怕。该死的林诗根本不敢向中海盘道，带着死对头奔向五妇山。

中海在小罗山好几天，对内主坛的情形已有相当了解，言语间透露一些内主坛的消息，使把林诗唬住了。

转上城北官道，走了一里多点儿，林诗向右折入一条小径，同中海道：“赵相国墓后面的小村，有本会的临时香案，由总坛的会友猛狮冉康主持，且前往拜会主的消息。”

“冉会友在这儿主持，不是距城太近了些？”中海问。

“不在路旁，不会引人起疑的。原来主持的人，是大漠之狼符会友，但五天前符会友奉命到成都公干，因此交由冉会友主持。城北附近遍布本会眼线，燕山的三位外主坛护法各带廿四名弟子在官道附近潜伏，负责截杀落单

的对头，或者活擒至香案用酷刑逼死。”

“这些天来，擒杀多少人了？”

“弟子不知道，听说可能有廿名以上，其中有永嘉镖局的第一好手夺命神环贾平。那家伙是镖局主五行剑周志凯的臂膀，永嘉镖局这辈子再也翻不了身啦！”

前面的坡地松柏成荫，是城北的坟场。迎面是一座巨型古坟，布局甚为古朴，前面的石碣，刻着是：“汉赵相国雍府君之墓。”远处里外，林梢升起一缕袅袅炊烟。穿越坟场，跨入树林，一阵令人作呕的尸臭扑鼻而至。

“唔！有尸体暴露在外面了。”中海脱口道。

路见尸体或骷髅，必须报官或通知附近的里正；如果是在渺无人迹的地方，确知没有他杀的嫌疑必须加以掩埋，这是人的本份。因此，他不假思索地叫。林诗却淡淡一笑，说：“前面的树林中，是冉会友处死本会仇敌的刑场，尸体皆悬挂在树上。那些被擒来的人，经过悬尸林时，不吓死也得走掉三魂七魄。会主高瞻远瞩，在七曲山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天玄剑一群死囚前来送死，由总坛几位护法和会友，潜伏在城厢附近，城内广布眼线，只要跨入城门的对头，决难逃出暗桩的耳目。对大批前来的人，则派人送交请帖，请他们到七曲山送死；如果只有三五个人，便明暗下手弄翻，将重要的对头押赴七曲山，名头小的人便带至城外香案，交由四路的负责人处死。听说，这几天来，城南的弟子收获甚丰，南路香案设在城南五里的长卿山下，至少已处决了卅名以上了。那些人大多是前来看风色的人，该死。”

中海听得心中发毛，暗替闻风前来参予梓潼大会的人担心，想不到龙虎风云会行事如此卑鄙恶毒的，早已预谋在这次大会中大举铲除江湖人，那些想看看风色以便转舵的江湖客，一到梓潼便送掉性命，岂不可怜。他动了铲除附近香案的念头，问道：“南路香案谁负责？设在何处？”

“由会友飞天夜叉胡文川负责，有阴山五老的二老，以及神爪黑蛟一群高手相辅，高手最多实力也最强，因南路是到梓潼的要道。香案设在长卿山东麓的神山灵庙附近。”

一面说，一面进入树林深处，尸臭味中人欲呕，令人头晕。接着，第一具紫黑色的尸体入目。

敖近的情景，触目惊心，令人毛骨悚然。十八具尸体有男有女，零落地散布在林中，有些倒吊，有些用木钉钉在树干上；有些浑身肿胀，有些已开始腐烂。远远地，便听到金蝇飞翔时所发出的嗡嗡声，令人闻之头皮发炸。

中海无名火起，沉着气说：“绕过尸林，恐防尸毒。”

林诗本人也有点变色，应唔一声，同右绕走。远走半里地，似乎尸臭仍在身中存留不去。

中海心中切齿痛恨，自语道：“不杀这些毫无人性的凶魔，天道何在？”

他不认识猛狮冉康，对燕山三位外主坛护法却不陌生，愈想愈恨，俊脸上泛起了重重杀机。不久林尽草坪现，前面荒草萋萋，灌木星罗棋布，五六栋土瓦屋现在眼前，相距约有里余，只可从草木映掩中概略的看出房屋的形状，再就是袅袅炊烟，说明那儿有人家。

踏入草坪，西南角蓦地传来一声奇异的胡哨声。林诗在怀中掏出一具胡哨，发出三盘短促的哨音，说：“附近皆有弟子警戒，外人决难接近香案附近的。”

“唔！地势过广，实力是否嫌单薄了些？”中海问。

“香案是临时性的，万一被人发现，便可立即转移迁地为良。其实，被发现的机会不多，十来个人能进不能出，香案的弟子足以将人留下；来人太多，香案便及早撤离，可说万无一失。咱们自离开官道进入小径时就已在暗桩的监视下了，只不过他们不负责出手而已，这儿才是动手留人的地方，本会的弟子答出信号，便不会有人出面阻留。总坛已颁下信号，以胡哨辨证身份，单日是单音，双日是双音。即是说，单日问一答三，双日问三答四，错了格杀勿论，简单易记，是不会犯错的。”

“万一信号外泄，岂不危险？”

“不会的。如果来人数目过多，便有弟子出面盘道。人数少，接近香堂重地，也有负责警戒的人出面盘道查明身份，即使信号外泄，亦无大碍。”

谈谈说说间，已接近了香案所在地。土瓦屋的外围，生长着一些菜木，桃李皆已结实，枝浓叶茂。看不见一个人，像是无人居住的荒园破屋。接近至五六丈内，矮树下人影一闪，钻出两个带刀的青衣大汉，迎面一站，喝道：“站住！是那一路的弟子？”

林诗抱拳行礼，笑道：“兄弟是东路欧阳护法所属香案的弟子。”

中海将金云玉版令亮出，说：“本护法来自内主坛，有十万火急的要事面陈会主，特前来知会再会友一声。快前往通报。”

大汉被唬住了，内主坛和金云玉版令来头大，恭身道：“冉爷刚走不久，只有燕山三位护法在，弟子即入内通报，请稍候片刻。”

“冉会友到何处去了？”中海问。

“与八位煞神押解小甬人妖赴七曲山。”

“小甬人妖？”

“是的，小甬人妖投效本会，但在顺庆凤山下败在大地之龙手下后，便遁自脱离本会掌握，下落不明。会主已传下法旨，说是小甬人妖毒发期将届，必定前来找解药，要本会的弟子注意，擒获后即押赴七曲山处治。”

“走了多久了？”

“约一盏茶时光。”

“哦！快前往通报燕山三注法，说我龙护法到了。”

“是。”大汉应诺了一声，向最近的一座房屋走去。

燕山四毒的老二矮寿星，被中海割断了耳下经脉，功力大打折扣。老四青虫四狼，已经死在麒麟山庄，四毒只剩下两个半人，中海根本不在乎。他一面解开系在外面的腰带，一面将追电剑系在皮护腰上，如果燕山四毒认出他的身份，他便立即动手。

木门徐开，第一个跨出门外的人是四毒的老大火眼毒猴，接着是矮寿星和百毒头陀，后面有十余名粗胳膊大拳头的好汉。一行人向这儿走，火眼毒猴一面大叫：“内主坛哪有姓龙的护法？见鬼！”

中海越过另一名警哨，向前迎去。

双方接近至三丈内，人眼毒猴变色大叫道：“咦！那不是大地之龙么？”

中海哈哈狂笑，接口道：“阁下，内主坛的消息尚未传到，所以你有所不知。太爷乃是护江湖之法，并非是贵会的内主坛护法。阁下，我大地之龙没死在顺庆，奇怪了，是不？”

“该死的东西！宰了他。”

十余名弟子听说来人是大地之龙，有几个吓得腿都软了。后面的林诗心胆俱裂，一声不吭溜之大吉。

火眼毒猴怒啸一声，拔出点穴戟飞扑而上。矮寿星一声怪叫，挺扎龙棒从左冲出。百毒头陀更快，双手齐扬，先打出两种暗器镖和箭，方挟着月牙铲向上抢。

敖近大乱，喊声震耳：“大地之龙来了，大地之龙来了……”

中海人化狂风，同右闪出，袭来的暗器落空，迎着已成了半个人的矮寿星，手一扬飞刀疾射。他对扎龙棒有点戒心，所以先用飞刀克敌，吼声如乍雷骤响：“接飞刀，矮子。”

矮寿星怎接得了连看也无法看清的飞刀？银星入目，喝声亦到，他想躲已力不从心，百忙中扭身闪避，仍慢了一刹那，飞刀贯右胸而入，尽刃而没。他像被雷所击，厉叫一声，一蹦五尺高，“砰”一声摔倒在丈外。

中海拔剑出鞘，返身迎向火眼毒猴，厉吼道：“树林中十七具尸骸的冤魂，向你们索命了，拿命来。”

风吼雷鸣，三人缠上了。点穴戟可点、可钩、可当斧使，自然也可当刀用，一阵急攻，居然锐不可当。百毒头陀浑身是毒，自暗器至兵刃，甚至十个指头，沾上身性命危险。月牙铲是重家伙，十荡十决，无人敢当。中海的剑短，两毒的兵刃一长一短，配合得恰到好处，不易近身。加上四周有廿余名闻警赶来的弟子，不时用暗器抓机会招呼，不能不防，攻了十余招，仍未能出杀着进击。

木门再开，奔出十二名青衣人，其中赫然有离魂一剑公孙良夫妇。仇人相见，份外眼红。公孙大嫂怒叫一声，拔剑冲入叫：“诸位请退，让愚夫妇擒下这恶贼。”

她不加入倒好，加入更糟了。两毒本来小心翼翼相辅进招，稳扎稳打缠住中海，希望有高手赶来相助，倒也见效，中海短期间确是无法下杀手。她从外围抢入，两毒的阵脚自乱，首先是百毒头陀的长家伙向左略让，火眼毒猴的点穴戟便露出了空门，失去了掩护。

中海一声长啸，立即抓住机会切入，但见紫虹一闪，从点穴戟的右方一闪即逝。接着人旋身贴地旋出，身剑合一反扑百毒头陀。

火眼毒猴“啊”一声厉叫，人向左冲，右肋下开了一条大缝，肚肠外流，背部反而挡住了扑来的公孙大嫂。公孙大嫂闪身掠出，居然越过火眼毒猴奋力进击，但已晚了一步，百毒头陀已命在须臾。几乎在火眼毒猴中剑的同一瞬间，“蓬”一声大震，百毒头陀的肩牙铲一记“泰山压卵”向下拍，拍向冲来的中海顶门。假使中海向左右闪，月牙铲便可变招左扫右荡，势在必得。

岂知中海的身法奇快绝伦，仅肩腰一扭，险之又险地任由铲头擦左外肩而下，顺手一勾，勾住了铲柄，人仍挺进，一道紫虹以令人肉眼难辨的奇速吐出，刺入百毒头陀的心窝，继而人影一闪，已飘出八尺开外，再一声沉喝，又刺倒了一名大汉。

百毒头陀上身前曲，胸前血如喷泉，想抬头叫唤已无法抬起，猛烈地呛咳，支持了片刻，突然冲倒在地面上抽搐。

人影静止，四周的大汉脸无人色，恐怖地向后徐挪，刹那间两毒和一名大汉几乎同时毙命，难怪他们心胆俱寒。

狂怒的离魂一剑夫妇也惊得血都快凝结了，脸色铁青的并肩而立，用骇然的目光死瞪着屹立如山神色冷酷的中海。

“你们上，谁想先逃，小心龙某的飞刀先要他的命。”中海咬牙切齿地说。

鲍孙大嫂一咬牙，举剑走出切齿叫：“小畜牲，你虽然剑道通玄，仍然难逃离魂门的迷魂术。不必用飞刀，你我拼个你死我活。”

“两位，你们的迷魂术只能用一次，在天狐谷在下已领教过了。按理，在下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但在下大事在身，不想和你们这些人性已失的人胡缠，目下不是较技印证的时候，龙某没有理由陪你们浪费时刻。小心了，在下要用连珠飞刀对付你们。大嫂，免费心机了，快停止使用你的迷魂术，在下已不是早先在天狐谷的大地之龙了，这些玩意对龙某已不生效用啦！”

鲍孙大嫂确是乘中海说话时施展迷魂术，手中拂剑，口中念念有词。但中海的定力，已因两仪心法大功告成血臻于化境，离魂一剑夫妇的修为却又不够深厚，所以不起作用。

鲍孙大嫂见迷魂术失效，知道绝望，一面向后退，一面咬牙切齿地说：“今后，迷魂门将全力对付你，后会有期。”

中海对公孙大嫂的厉恶神色，大感不解，问道：“大嫂，你能代表迷魂门么？”

“当然。”公孙大嫂厉声答。

“令师勾魂？女也算得是一代宗师，一向与江湖人不相往来，为何却甘受龙虎风云会驱策，委实令人不解。而且听大嫂的口气，似乎与龙某有不解之仇，是何缘故？”

鲍孙大嫂脸色冷厉，厉叫道：“你说，你在麒麟山庄带走的双头蛇陈魁，你把他怎样了？”

中海愕然，接着神色凛然地问：“你问双头蛇有何用意？”

“我只问你他的下落。”

“他死了，尸沉汨罗江。”

“你为何杀他？”

“他罪有应得……”

“住口！你必须偿命。”

“为甚么？”

“他是我的内兄。”离魂一剑突然接口。

中海收了剑，双手分握了六把飞刀，冷笑道：“很好，你两人既然表明身份，在下便不会放过你们了，准备接飞刀。”

离魂一剑不再退，立下门户徐徐引剑，说：“我夫妇两人即使死了，迷魂门仍会找到你的，来吧，呀！”

中海脸色阴沉，一字一吐地说：“你为令亲拼命，尊夫人为兄报仇，无可厚非，此仇难解此恨难消。同样地，双头蛇为了一百五十两金子的赏银，甘心做杀人凶手，乘着月黑风高杀我全家，分尸放火惨绝人寰。我龙中海天涯寻仇，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他一个人难偿他所欠的血债，必须也受到屠门恶报。你夫妇与双头蛇报仇，为亲尽力，该死而无怨……着！”最后一声叱喝，左手一扬，左方三丈外一名乘机向外逃的大汉狂叫一声，仆倒在地挣命，背心上刀柄耀目。

离魂一剑夫妇立刻向前飞扑，双剑齐出。

中海冷笑一声，冷静地等候他们扑近，举手作势掷刀。

两人浑身一震，脚下一缓，最后在两丈外止步，不敢再进。中海的飞刀术，在江湖传闻中，成了最可怕的勾魂令，龙虎风云会的人闻名胆。离魂一剑夫妇在天狐谷几乎用迷魂术将中海迷倒，论真才实学，两人有自知之明，

目下迷魂术无用，对中海的飞刀惶然心惊，不得不停下来全神戒备，脸色全变了。地面上，燕山三毒已停止挣扎，附近五具尸体扭曲着躺倒，鲜血染红了地面的绿草，看上去倍增恐怖。在中海的飞刀威胁下，四周近廿名高手，谁也不敢先逃。

他阴森森地屹立场中心，冷冷地瞥了四周一眼，最后目光落在公孙大嫂的脸上，一字一吐地说：“公孙大嫂，龙某并不想诛连过广。令兄的罪行人神共愤，贤夫妇投身龙虎风云会，也必定专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在下应该杀掉你们。但双头蛇已经偿还了血债，一人做事一人当，在下不想再找你们了。你们该走，下次见面，如果两位再坚持要替双头蛇报仇，那么，不是你们死就是我活，言尽于此，两位可以走了。”

蓦地，左后方传来了女人清晰的语音：“阁下，刚才你所说的话是真还是假？”

中海扭头一看，心中一凛。树林前一名年近花甲的老妇，带了四名面貌清秀的侍女，正从林中缓缓踱出。五个人都带了剑，她们的目光，皆焕发看一种令人心中发寒的古怪光彩，透着邪门。

鲍孙大嫂夫妇脸色立即恢复神采，跃退上前行礼。

“师父，你老人家万安。”

中海知道江湖上难缠的人物勾魂？女到了，立即准备应编，尽力将情绪放松；同时，他决定不许对方接近三丈以内，以免为迷魂术所制。他脸色阴沉，说：“在下句句是实，决不虚言。双头蛇四个凶手，七年前在道州惨杀我父母，惨绝人寰，每人分了百余两黄金，天道循环，理该受报。在下天涯追凶，冒万险深入麒麟山庄，便是为了报杀父母之仇。当然啦！

龙某杀了双头蛇，令徒自可找龙某报杀兄之恨，反正你们都是些不明是非的人，是不理会双头蛇是否该死的，在下恭候诸位动手就是。”

贝魂？女冷然举步向前走，逐渐接近至三丈了，一面说：“老身很难相信你的一面之词，有证人么？”

“证人当然有，但目前还不宜公诸天下。目下前辈听与不听信与不信，已无关宏旨了，反正在下与龙虎风云会势不两立，诸位既然是该会的走狗，何用……”

“住口！老身并非是龙虎风云会的人，这次入川，是为了我这两位门人而来的。”

“是与不是，已无分辩的必要。站住！不许再进。”

“老身不惯受人……”

“再进小心在下用飞刀进击了。”

“雕虫小技，也敢猖狂，哼！”勾魂？女冷然说，向前跨进，四侍女雁翅后跟，公孙大嫂夫妇左右相随。

中海冷笑一声，默运神功，一声轻叱，扔出一把飞刀。

贝魂？女虽认为中海的飞刀是雕虫小技，但一看到飞刀的来势，不由她不惶然失惊，同左稍移，大袖风雷骤发，拍向攻来的飞刀。

“嗤！”厉啸刺耳，裂帛声几乎同时传出，飞刀不仅位被拍落，反而穿袖而过，自肘下射出，几乎伤了肌肤。要折服武朋友，唯一可靠的是真才实学。

这一飞刀，立时把勾魂？女自命不凡的傲气，打得气散傲消。

“再两飞刀伤不了你，在下拍手走路。”他冷冷地说。

“师父，让弟子们领教他的艺业。”一名侍女打扮的少女说。

贝魂？女一代宗筛，自然难以下台，徐徐撤下长剑，神色凛然地向侍女说：“为师独自和他一拼。记住：不许插手。为师如有三长两短，你们必须立即带了为师的尸骸入川，不许多事，切记切记。二丫头。”

“弟子在。”公孙大嫂躬身答。

“你哥哥杀了他的父母，他杀了你哥哥；冤冤相报，何日是了期？为师不愿勉强你做任何事，一切在于你自己。但你两人投身龙虎风云会，不是有辱本门声誉么？一失足成千古恨，为师委实替你兢心，假使你两人仍然知迷不悟，那么，离开我迷魂门。”勾魂？女沉重地说完，头也不回地向中海走去。

中海扭头便走，一面说：“在下只找龙虎风云会的人，就此别过，日后要找龙某，龙某将在江湖恭候。后会有期。”声落，人似狂风般掠走了，经过一名大汉的身侧，突然伸手擒住大汉的右手，喝道：“走”，架着人去如劲矢离弦。

从五妇山的神庙向西绕，进入一座古林参天的山谷，有一座建有木栅的小村落，约有廿余户人家的；这儿是外主坛坛主玉麒麟的临时坛址。这些天来，山西麓的北行官道附近，高手散处各地，经过此地北上的人，绝难逃出他们的掌心。但是会期尚早，闻风北上七曲山的人极少，外主坛的人也就落得清闲，除了部份派出的人外，大多数高手皆在村落中纳福。

未牌未，谷北的密林中，中海架看擒来的大汉，抄捷径赶来了。站在山坡的林中空地，可以俯视村落的形势。远在五里外，仍可看清一切。大汉脸色青灰，吸着冷气说：“那就是外主总坛临时设坛处，小的决不是……”

中海将大汉推倒，按在树根下说：“饶你不死，日后好好做人。在下制你的睡穴，两个时辰后穴道自解，下次在下发现你仍在龙虎风云会里鬼混，哼！小心你的性命。”声落，制了大汉的睡穴，人向村落掠去。

明知村中凶险，对方高手甚多，大白天不易脱身，但他不得不前往一闯。

小甬人妖被迫从贼，既然有挣脱魔掌的意向，他岂能不管？他念在小甬人妖在濯马庄援助素素的恩情，必须将小甬人妖救出。

本来他想硬闯，最后改变了主意。他算定玉麒麟必定要将小甬人妖送往七曲山，因此绕道从北面接近，想在路上埋伏，先救出小甬人妖，再去找玉麒麟的晦气。他却不知，龙虎风云会早就打算在成都举事，在梓潼一网打尽武林人不，以免起兵时受到牵制，因此，所有的高手，皆集中在五妇山和七曲山附近，他一个人便胆大包天深入虎穴，确是相当冒险。

他相信袭击梓潼北路香案的消息，已经传到玉麒麟的主坛了，居高临下看得真切，村中已完成紧急戒备啦！众寡悬殊，他不打算入村，在远距三里地的入人各隘道口藏身，等候押解小甬人妖的人到来了。他伏身在草丛中，等了一刻左右，果然不错，有人来了。八名贼人鱼贯而行，中间跟着脸色委顿穿了男装的小甬人妖。前面有两个异常壮伟的人，一个是横行漠外的猛狮冉康，他的厚背单刀极为沉重，另一人是濯马庄的庄主神爪黑蛟，难怪小甬人妖被他们看出本来面目，原来是这家伙从中坏事。那八名贼人，必定是跟随着猛狮的八煞神，人太多，不易对付。

他解开包里，取出几把飞刀插入皮腰带内，补充在北路香案所损失的飞刀，并多取了三把纳在左掌内，准备停当，等候出击。身后突然传来急骤的马蹄声，有两匹健马从北面急驰而来，来势甚疾，恰好与猛狮一群人在中

海埋伏处碰头。马匹停住了，两骑士跃下雕鞍，同猛狮行礼，一个行礼，一个说：“冉前辈何往？弟子奉会主法旨，有请前辈与成坛主速至梓潼秘坛会合。”

“会主有何要事？”猛狮问。

“弟子不知有何事故，可能是有关成都的大事，咱们在成都的人，可能全被大峪山主一群人所乘，午前凶讯传到，会主已亲自大道赶赴梓潼，可能去一会长春子带来的一群武林名宿，必有凶险的拼搏。因此令重要的护法和会友，速至秘坛听命差遣。”

猛狮面露喜色，问道：“长春子何时到达梓潼的？来了多少人？”

“今晨到达，住在北大街鸿福客栈，共有四十二人，全是老一辈的名宿高手。”

猛狮点点头，说：“好，老夫这就走，至于这个叛会小辈，且先羁囚在成坛主处再说。”

“弟子先走一步，还得到各地传信呢。”骑士答。

“好吧，你们有坐骑，可先走一步。”

两骑士上马走了，众人开始往回走。

中海暗叫糟糕，岂能让他们将人带入外主坛内囚禁？再不动手，可能良机不再了。他霍地掠出，向走在最后的一名煞神飞扑而上，如同鬼魅幻形，速度骇人听闻。

走在最后的煞神功艺不弱，居然被身后极为轻微的声音所惊动，心生警兆，猛地扭头一看，刚看到人影，脑门便挨了一记重击，“嗯”一声轻叫，捧倒在地。轻叫声惊动了前面的人，一声怒叫，第二名煞神迅速拔剑。

中海三把飞刀同时飞出，小甬人妖身后的三名煞神，包括拔剑的家伙，在“接飞刀”的大吼声中狂叫着向左右冲倒，四名煞神不费吹灰之力，束手就死。

“大地之龙，老天！”神爪黑蛟脱口骇然叫，扭头狂奔。

“留下，谁也别想走，接飞刀！”中海大喝，飞刀又出。

猛狮大吼一声，拔刀向射向神爪黑蛟的银虹挥去，却慢了一刹那，仅擦过刀靶尾部，飞刀仍回前飞，“噗”一声贯入神爪黑蛟的背心。

小甬人妖脚下不便，踉跄退在一旁。

中海拔剑出鞘，豪放地大笑道：“你们已损失了一半人，还有机会，哈哈！一起上好了。使刀的老兄，你姓冉，定然是横行大漠的甚么猛狮冉康罗！幸会奔会。”

四煞神左右一分，猛狮从中间挺刀迫进，怒吼道：“从背后暗算人，你算那一门子好汉？你既然认识我猛狮，便是你的末日到了。纳命！”

声落，人化狂风，凶猛地扑上，厚背单刀发出刺耳的啸鸣，夺目的光华令人望而心骇。

刀是好刀，人更强悍，但见人刀相合，只听刀啸刺耳，凶猛地扑上了。

中海向小甬人妖闪去，笑道：“先杀人妖，再慢慢收拾你们。着！”

单刀啸风声传出，他已远出丈外。

两名煞神硬着头皮截出，双剑一左一右，同时递出。

紫虹一闪，“叮叮”两声脆鸣，点来的双剑向左右荡开，追电剑再闪，沉喝声震耳：“撒手呀！宾！”

两大汉持剑的手臂各挨了一剑，剑失手落地，可也真听话，一声惊叫，

撒腿便跑，像漏网之鱼。另两名煞神也够机伶，甩掉剑如飞而遁。

猛狮一刀落空，赶到中海身后，一刀挥出。

中海跨出一步，人旋身一剑顺势架拨，“铮”一声巨响，猛狮立脚小牢，被刀带得斜冲两步。

中海举剑候敌，冷笑道：“你这厮是长春子的朋友，被老贼道招引到中原打江山，你得死！”

猛狮用一声怒吼作为答覆，凶猛地冲上连攻五刀。

中海轻灵地挥剑，每一剑皆攻其所必救，剑虹神出鬼没地在刀的空隙中游动。

猛狮攻出的五刀，皆被迫半途变招自救，没有一刀能真正用得上劲。五刀一用，凶焰消掉一半，猛不起来啦！

九名同伴死的死，逃的逃，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凶猛无比锐不可当的刀法无用，不由他不心惊胆落。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再不走性命难保。

“哎！”他发出了震天巨吼，作势上扑，乃划出一道光弧，出招拼命了。

中海不为所动，冷笑道：“你想逃命，逃得了么？”

猛狮刀招仅发一半，果然不出中海所料，立即倒飞而退，刀护佐前身，退飞丈余。

中海像是无形质的幽灵，紫色的剑尖随看对方移动，紧随不舍，如影附形。

猛狮心胆俱裂，大喝一声，挥刀猛劈剑影。

紫虹倏退，又突然吐出，从背后擦过，“嘎”一声怪响，剑尖刺入猛狮的七坎穴，立即暴退丈余地。

猛狮立脚不平，斜撞出八尺外，突然狂叫一声，仆倒在地上哀号。

中海收回所有的飞刀，收剑向脸色灰败的小甬人妖走去。

小甬人妖缓缓闭上双目，长叹一声说：“不必问我，我无话可说，下手吧。”

中海掏出一颗耳鼠解毒丹，塞入它的手中，微笑道：“靳姑娘，小弟知道你有苦衷。这是可解百毒的丹药。听小弟良言相劝，赶快离开四川。回家去吧，流浪江湖终非了局，愤世嫉俗于事无补，反而害人害己，何苦呢？山长水远，后会有期，希善自珍重。施小妹嘱小弟向你问好，希望日后咱们有重聚叙旧的一天。”

小甬人妖徐徐张目，目不转瞬地注视看他，幽幽地问：“兄弟，你不是为追杀我而来的么？”

“不，我挑了他们的北路香案，知道你被他们押解往七曲山，因此火速追来，想救你出险，天幸赶上了。”

“哦！以德报怨，兄弟，你的气度非常人所及。你居然单人独剑，在这附近乱闯，究竟有何打算呢？你居然没死在顺庆，毒娘子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靳大姐，邹瑞月果然是毒娘子？”

“不错，正是她。”

“果然不出所料，济慈兄没骗我。”

“你打算……”

“她必须受报。”

中海恨恨地说，又道：“死在她手中的人，太多太多了。”

“何不劝她改邪归正，她也是个可怜虫。”

中海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大姐，你有佛门子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念头，也有做草寇打天下，势强则打家劫舍，势蹙则接受招安做英雄的强盗想法，难怪世间挺而走险的人这么多了。试想想那些死在她手上的人，在九泉下该如何想法？杀人放火数十年，到老来放下屠刀便可成佛，死了的人难道便该死不成？对那些死者是不是人苛太残忍了呢？佛家既然有因果报应的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话，未免自欺欺人太过牵强。大姐，你能平安离开梓潼么？”

“有了解毒药，我何所惧哉？你打算……”

“打算收拾成老狗。刚才有人传会主的法旨，叫该会的高手到梓潼候命差遣，我到路上等他。”

“毒娘子在七曲山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千万别去冒险。”

“不会的，小弟不傻，在外围找他们决战，岂不写意？小弟不是逞匹夫之勇的人，更不想称英雄道好汉，便往龙潭虎穴闯。毒娘子她能在七曲山耽上一辈子吗？她总会有离开的一天，是么？”

“兄弟，你的想法我很放心。”

“大姐，可知道黑旗令主的消息么？”

“昨天我从潼川来，走在他后面，他该已到了城中安顿了。你找他……”

“小罗山龙虎风云会的内主坛已毁，擒龙客夫妇也死了，天玄剑已经带看人质赶赴成都，我要找黑旗令主要他反正倒戈，他的子侄出了樊笼，落在我们手中，不怕他不答应。”

“这样吧，这件事交给我，我去找他。”

“也好！晚上我们在北门城外右城根下见，小弟等大姐的回音。”

“一言为定，今晚三更见，有无消息必定相告。”

“好，不见不散，小心了。”

两人分手各奔前程，中海抄捷径往回走，在谷口通向南面的小径埋伏等候。

可是，他失望了，玉麒麟已经先走一步，随着传信的弟子走了。等了两刻时辰，眼看红日西斜，他等不及了，决定入谷大闯一场，毁了临时秘坛。

他不再偷偷摸摸，沿入谷小径向里走。

相距尚有半里地，进入一座松林，突觉耳后生风。他早有戒备，蓦地前掠八尺，止步、旋身、拔剑、出招，恍若电光一闪，一气呵成，快速绝伦。

在身后悄然扑上出刀暗算的人一刀落空，赶上来一招“推门送客”，跟上将刀送出，扎向中海的背心。

“铮！”火花四溅，剑已将扎来的刀荡开。

“刷”剑叶啸风之声令人毛发竖立，紫虹掠过暗袭大汉的顶门，头巾应剑而出，红光崩现。

紫虹急剧地吞吐，大汉双耳下坠。

“还不快滚？”中海收剑沉喝。

大汉双手捂耳，拔腿便跑。

三丈外一株松树后，另一名大汉呆呆地楞在那儿，看清了中海的面容，突然恐怖地大叫：“大地之龙！”接着双腿一软，坐倒在地。

中海不加理睬，转身大踏步走了。

大汉惊骇的大叫声，惊动了第三道暗桩的人，警讯传出了，小村中情势一紧。

小径两侧，潜伏的人纷纷现身，但没有人敢上前拦截，“人地之龙”四个字，已吓破了他们的胆了。

中海在两侧一对伏路小贼的注视下，从容向内走，似乎不知身侧有人，泰然地缓步而行。

将近村口，四名大汉在前面五六丈的林侧，凝重地徐徐移至路中，一字排开，迎着缓步而来的中海，徐徐拔剑。

近了，四丈、三丈、两丈了……

四大汉徐徐举剑，其中之一深深吸入一口气，沉喝道：“站住，阁下。”

中海冷冷一笑，毫不在意地向前走，虎目中冷电四射，沉静地注视看发话的人。

大汉机伶伶地打一冷战，情不自禁退了一步，喝道：“阁下，此路不通。”

中海仍然一言不发，继续前进，双手轻微地开合，冷静的神情令人望之悚然心惊，脸上冷酷的笑容令人心中发冷。脚步声低沉，接近至丈内了。

四大汉凛然后退两步，最后互相送过一道会意的眼色，同声虎吼，四把剑疯狂点出，一拥而上，剑影乍合。

村口，人影如潮，出来了四十余个人影。

人影接触，突然爆发出中海一声长啸，剑气飞腾风雷隐隐中，人影倏然分散突然。同一瞬间，两声清越的剑鸣入耳，人影静止，剑鸣的袅袅余音仍在啸吟。

村口相去仅二十丈左右，看得十分真切，四十余名高手，被中海的神威所慑，一个个不住倒抽凉气。

中海泰然的向前走，渐渐接近。

村口，中间一列以小襄王为中心。中海所认识的人，有麒麟双豪人熊欧文、和怪熊欧式、松风道长、断了右掌的红砂掌骆平、十六煞神中的岳文，大名鼎鼎的三生，还有他曾经会过的人，但他不知对方的名号。

小襄王见村外林深草茂，易于脱身，便沉喝道：“退！让他进村，在村中和他一决。”

显然，他的语气有点虚。中海仰天长笑，远远地叫道：“小襄王，龙某不会入村的，你不必打如意算盘，咱们在村外决一死战。假使你要在村中做缩头乌龟，龙某便在各处放火，见一个杀一个。阁下拥有这么多高手名宿，居然说出这种示怯的话来，不感到惭愧么？咱们二度相逢，前两次阁下胜了，是不是认为这次你死定了，所以想诱太爷入村围攻？哈哈哈哈！太爷不会上当的，阁下。”

叫声中，他已来至五丈内，不再接近，冷然相候。

小襄王进退两难，被中海的话套住了，同时无名孽火向上直冲，俊脸上涌起重重杀机，冷哼一声，举手一挥，切齿低吼道：“两翼列阵，誓除此獠。”

村前的广场宽约四五亩大小，东西狭长，场外是野草荒林，半里外便是古木参天的山岭。四十余名高手两翼张开，成半弧形将中海包在中间。各处陆续到了不少闻警赶来的巡逻贼人，先后堵住了退路，人愈来愈多，等到双方开始交手，大大小小已到了五六十名之多了。

中海早已看清附近的形势，万一支持不住，突围决无困难，能阻止他

的人相信不多。他向后徐退，仰天长笑，说：“哈哈哈哈哈……小襄王，你们是一拥而上呢，抑或是称英雄道好汉，用车轮战逐一上前送死？上啦！太爷等着呢。”

首先，他这副大胆沉着的神情，便已控制了所有贼人的情绪，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威胁极为沉重，无形中已主宰全局。同时，有利也有害，也因此激怒了不少人，令这些人忍无可忍，有了拚死的念头。

首先是三生的老大玉扇书生忍不下这口气，不同小襄王打招呼，冷然举步走出，向中海阴森森地迎去。

中海不再退，反向前走，仰天发出一声长啸，先吸引所有的人注意，接着大声说：“诸位，请听龙某一言。龙虎风云会包藏祸心，想招引外寇争夺江山，以狠毒卑劣的手段，用毒药勾人质，要诸位替该会贾命，古往今来，断没有用这种恶毒手段能够成事的人，有人会甘心替这种人贾命。贵会的会主是毒娘子北宫云娘，北宫云娘背后的主事人，是早年二大高手之一的长春子，在下握有确证，如果诸位不信，不久自可分晓。长春子是元鞑目下的鞑酋伯颜猛可的堂弟，诸位该猛省了，诸位，你们知道长春子带了多少漠外枭雄进入中原了么？你们知道袭击大峪山的是些什么人吗？诸位为何不打听打听？龙某从小罗山来，贵会的内主坛已经土崩瓦解，擒龙客已和贵会的武副会主火并，同归于尽，众叛亲离，毒娘子业已穷途末路。小罗山的人质，也已被天玄剑全部安全救出，不久当可与诸位见面。在下带有解药，凡是被龙虎金丹所制的人，如果愿意改邪归正，在下愿以药解相赠。目下天下群雄齐集四川，布下了天罗地网，将一举铲除龙虎风云会，为世除害。除首恶元凶之外，既往不究，希诸位三思，权衡利害，及早图谋。我大地之龙区区江湖晚辈，不敢奢言替天行道，仅尽武林人行侠仗义、锄恶除奸、扶弱济贫的本份而已。义之所在，奋不顾身，动起手来有敌无我，希望存心唾弃龙虎风云会的人，动手时远离在下。如若不然，在下单人独剑，为求自全起见，不得不杀手，那就不值得。言尽于此，如何自处，倘请仔细思量，以免自误。”

他这一番话，击中了众人的要害，人群立即议论纷纷，神情百变。

玉扇书生在丈外止步，脸上神色不住变动，最后深深吸入一口气，冷冷地说：“阁下，你的废话说完了么？”

“尊驾难道毫无所感？”中海沉声问。

“你的话骗不了我玉扇书生。”

“好，那就不用多说了。阁下，上！”

玉扇书生突然疾冲而上，不使用玉扇，立掌当胸抢进，左掌劈出，右手也疾探而入，来势汹汹。

中海有点醒悟，原来对方已知道追电剑利害，因此不用兵刃，同时，也想拚拳脚消耗他的精力，以便万一不支，可由后上的人收拾他哩！他心中冷笑，暗说：“将计就计，用重手法给他点颜色涂涂脸，吓破小襄王的脂。”

麒麟双豪吃过大亏，知道中海的拳脚厉害，不约而同大叫道：“不可用拳掌……”

叫声未落，“拍”一声巨响，玉扇书生一掌击实，劈中中海的右颈根，右手也闪电似的戟指点中了中海的左期门穴。

中海屹立如山，双手未动，仅冷笑一声。

玉扇书生大惊失色，感到掌拍处坚似金钢，震得手掌疼痛欲裂，反震力直传心脉。右手双指点中处，如中软甲，毫不着力，想用劲却又发不出力

道来。

大惊之下，猛地一扭虎腰，收指出肘，凶狠地撞向中海的左肋肋。

中海冷哼一声，左掌一拨，便拨开了撞来的右肘，右掌发如电闪，正反阴阳掌以五成力道连抽四记。

“拍拍拍拍！”耳光暴响似连珠，玉扇书生的脑袋像是博浪鼓般急剧地摇动。

“滚！”中海大吼，顺手勾住玉扇书生的脖子向下按，左手托住对力的下颚一扭一掀，逾电光石火。

玉扇书生身不由己，反抗无力，变化太快了，措手不及，同时头晕目眩，不知人间何世怎能反抗？被巨大的扭力所掀倒，“砰”一声掷倒在地，同侧滚了两匝。他不死心，昏头转向爬起，怪叫着拔出玉扇，踉跄前冲一扇削出。

紫虹乍闪，“刷”一声异响，可挡刀剑的玉扇断了六寸扁骨。

中海的剑尖，点在玉扇书生的咽喉前，冷笑道：“再不知自爱，下次龙某必定杀你，滚！”

玉扇书生脸色死灰，呼吸像是停止了，久久方讶然惊叫一声，眼中透出恐怖绝望的神色向后直退。

“我的天！这人的艺业太不可思议了。”有人骇然惊叫。

中海瞥了骚动的人群一眼，朗声道：“小襄王，你是龙虎风云会的少会主，也就是毒娘子的门徒，你死期已至，为何不说出毒娘子的身份？阁下，毒娘子是不是已将天机剑法教给你了？你取不敢将实情告诉他们？”

小襄王一声怒啸，拔剑一挥，吼道：“弟子们，上！乱剑将这胡说八道挑拨离间的恶贼分丁。谁先得手，本少会主有重赏。”

他不叫倒好，声落，有人反而向后退。

中海抓住机会，举剑大叫道：“天玄剑和大峪山主，以及洞庭王志切复仇的上千勇士，已经将长春子暗藏在成都举事的人一网打尽了，刚才七曲山派来的信使，不是前来促请成老狗至梓潼商量善后么？缥缈仙子与四绝秀士皆已首途前来，龙虎风云会败亡在即，阴谋败露，眼看要土崩瓦解，诸位还来得及回头，为何仍执迷不悟？小罗山内主坛的实力，比今天诸位如何？在下能毁了内外两坛，如无飞腾变化的能耐，岂敢单人独剑前来叫阵？诸位，及早回头，想要解丹药的人，请袖手旁观稍待片刻，在下收拾小襄王之后……”

已不容许他说下去了，小襄王与麒麟双豪已疯狂地扑来。稍后些，是松风和四名中年人。其他的人，却神色紧张地向后退。

“接飞刀！”中海的吼声，像乍雷骤响。接着银虹飞射，九把飞刀像暴雨般接二连三飞出，快捷绝伦，站在远处的人也只能看到虹影飞射，近的人仅能看到一抹淡淡的虹影，难以看出刀形。

“啊……”麒麟双豪狂嚎着冲倒，直向中海的面前滑来，金钟罩绝学竟挡不住飞刀一击，可知中海所用的劲道是如何的惊人。稍后的五个人中，也倒了四个，只剩下一名青衣中年人见机先行仆倒躲避，逃得性命。

小襄王虽知同伴倒地，但已无法逃走，没有飞刀向他袭击，他冲势太快，发现双豪倒地，他已接近至中海身前不足八尺，想逃也来不及了，只好上前拚命。

中海的剑前指，飞快地说：“三度相逢，生死簿内阁下的大名已勾，杀！”

紫虹疾闪，迎着小襄王刺来的反剑一搭一绞，“嘎”一声怪响刺耳，小襄王的剑突然飞出三丈外飞腾着上了半空。

“你也得死！”小襄王厉吼，左手疾扬，一手打出了三种暗器，五枚彩虹针，三枚断肠镖，两枚银河之星，都是毒娘子早年横行江湖的霸道暗器。

紫虹闪了两次，人影暴退，中海的身躯似乎向后飞，退在三种暗器之前，在两丈外脚踏实地，左袖一拂，右手剑一震，三种器全被打落脚下。他低头瞥了一眼，叫道：“诸位，请看贵会的少会主所用的毒暗器，便知你们的会主是什么身份了。”

小襄王已说不出话来，七坎穴血透胸襟，上层被划破，双手掩胸，艰难地支持着身躯不倒，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一阵颤抖、喘息，然后竭力含糊地叫：“我……我好……好恨……，天……天亡…我……多……多给我一……剑……”

声落，脚下大乱，“砰”一声仆倒在地，不住挣扎。

四周鸦雀无声，有人在发抖。中海收了剑，取出十余颗已去掉内丸的龙虎金丹，放在地下说：“诸位这些人中，服下龙虎金丹的人相信不会多，在下留下十五颗解毒丹，请云栖生司马前辈妥为分配。在下先走一步，后会可期。”

转身扬长而去。

罢出谷，身后衣袂飘风之声入耳。他倏然回身，笑道：“老爷子，你老人家大概早来了两天，黑旗令主可能在今晨到达，你老人家来早了。”

苞来的人是狂丐西门守城，打扮成一个村老儿，跟上苦笑道：“惭愧，老了，不中用了。刚才我真替你捏了把冷汗，想不到你这条龙居然用一番大义凛然的话，瓦解了他们的斗志，逢凶化吉，免去一场狠斗，真了不起。哥儿，你得到黑旗令主的消息了？我从七曲山来，扑了个空。”

“天色不早，我带你先找地方填肚皮。”

两人放开脚程，向西走了。

初更天，两人在梓潼城外藏在城根下，定神等候。天宇中黑沉沉，星光黯淡，中海坐在一块大石上，低问道：“老爷子，飞锤刘隆可有消息？”

“他在总会护法青虹剑客连全章手下听候差遣，目前在七曲山送险亭。我已将消息通知了他，要他找机会告诉六指琴魔杜老。我已经和打入龙虎风云会的朋友联络上了，据可靠的消息证实，长春子上次秘密到了七曲山，已在山西面九曲溪落魂崖旁布下了歹毒的陷阱，埋伏了一百六十具九龙筒，和一百具大弩。那是一处绝地，崖高四十余丈，三方面埋伏，九龙筒可溶金铁，每具可连续喷射九次，火流可远及四丈开外。大弩矢长五尺，可贯穿径尺巨木。前来予会的人，如不被火烧死，亦将被大弩射穿，不然就只好跳崖自杀，十分歹毒。”老花子凛然地答。

“哼！咱们不会那么傻，没有人会去，咱们只在附近截杀，见一个杀一个，他们岂能永远呆在落魂崖？咱们为何要听他们的摆布？”

“他们早已在江湖放出大会群雄的消息，梓潼城中有专人派送请柬。缥缈仙子和四绝秀士是长辈名宿，天玄剑大峪山主等人，也是目下一代之雄，加上长春子带来的一群蠢才出面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岂可像你一般任意胡来？他们焉能置武林声誉于不顾而不去赴会？”

“难道说，明知凶多吉少，也因虚名浪誉硬着头皮前往送死不成？”中海不悦地说。他知道高手名宿对声誉极为重视，但心中却极不以为然。

“你的意思是置之不理罗？”老花子笑问。

“龙虎风云会这次大会天下群雄，名不正言不顺，为何要听他们摆布？哼！如果前往，反而有失身份呢。”

“所以，我昨日已派人急传信息，催请大峪山主与群雄火速赶来，打他个措手不及，至迟明晚他们便可赶来了。”

“哦！那……那施叔岂不是赶不及了么？”

“哈哈！放心，施老弟机智过人，我料定他必是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率领可派用场的人兼程赶到成都了。护送人质要不了几个人，龙虎风云会的高手已聚会梓潼，剩下一些二脚猫决不敢妄讨野火，何用护送全程？再说，人质中不能动刀剑的人为数极少，每天赶三两百里决无困难，也不至于到得太慢。因此，施老弟明晚如不同来，至迟后天便可赶到。安顿的地方我已寻妥，人到了，咱们便大举进击，届时，就看你这条龙如何飞腾变化罗，呵呵！”

“小侄不敢说有把握制老鸡毛的死命，至少可以将他缠住，其他的事，还得倚仗前辈们了。在大峪山主未到之前，咱们先闹他个鸡飞狗跳，老爷子有兴趣么？”

“呵呵，好小子，你在用激将法？”

“小侄不敢。”中海怪声怪气地答。

“别得意，话可要说在前面，我老要饭的没有你了得，偷鸡摸狗打烂仗，奉陪，拚老命硬干，请另找高明，我老要饭的有自知之明，怕死得紧，呵呵！”

“打烂仗，老爷子负责，拚硬活，小侄一力承当，如何？”

“一言为定，拜托拜托照顾些儿，哈哈！”

“唔！有人来了。”中海伏下说。

人影飞坠城根，一闪不见，片刻，传来三下低低的击掌声。中海挺立站起，击掌三下，低声道：“靳姑娘来了，且听好消息。”

“唔！城墙上有人。”老花子警觉地说。

丙然有人，接二连三飘下七条黑影，飘然而降，声息毫无，轻功极为高明。

中海拔了三把飞刀在手，低喝道：“大地之龙。”

首先奔来一个娇小的黑影，在三丈外低叫道：“兄弟，黑旗令主亲临请教。咦！那位……是……”

“呵呵！是我狂丐老要饭的。”狂丐站起笑答。

七个黑影到了，雁翅站立，中间的黑影欠身道：“龙哥儿，靳姑娘的话是真是假？”

中海上前行礼，朗声道：“小可相信前辈在内主坛必定有朋友，如果所料不差，那么，内主坛的消息不出两天，定可传到。令郎一行于近期间可抵成都，何不派人至成都将他们接来？”

黑旗令主点点头，诚恳地说：“老弟台大仁大义，老朽不敢言谢。待老朽接到确实消息之后，黑旗盟的弟兄，誓为老弟为后盾，同心协力铲除龙虎风云会，以赎老朽的罪行。”

中海连声道谢，取出三十颗改制后的解毒丹递过说：“这是专解龙虎金丹的奇药，前辈可能用得着。小可猜测，他们的消息可能比前辈快，白天小可已将内主坛被毁的事传出了。

因此，他们极可能另生毒谋，向前辈下手，前辈必须早作安排。”

“老朽连夜暂离梓潼，撤走所有的弟兄，避免和他们见面，料他们也无奈我何！”

“前辈珍重，小可该走了。”中海首先告辞，长揖而退。

黑旗令主抱拳回礼，低声道：“老弟台且稍候，长春子一行四十二人，落脚在北大街鸿福客栈，扬言要赴七曲山决斗大会，老弟台千万不可上当，那老杂毛……”

“前辈请放心，去年晚辈就已获知长春子就是龙虎风云会的暗中主持人，会主是毒娘子，两人狼狈为奸。”

“哦，如此老朽可以放心了。今晚原预定在天仙桥群魔聚会，策定毒谋，但老鸡毛恐随行的人起疑，无法分身，改期明晚三更末四更初，在赵雍墓聚会，届时老杂毛以探踩七曲山为藉口，带三名弟子前往。”

“前辈是否已得到前往参予的通知？”

“已获毒娘子的所谓法旨了。”

“那么，前辈怎能脱身撤走？”

“老朽打算参予，但事先撤走盟下的弟兄保全实力，他们投鼠忌器，不会对老朽不利。同时，内主坛的消息尚未传到，未证实内主坛已毁之前，他们谅也不会对老朽怎样。”

中海将一颗耳鼠解毒丹递过，说：“这是可解百毒的神药，为防患于未然起见，前辈可留下防身。请在明晚会期之前，无论前辈是否已获内主坛的信息，皆暂且忍耐，不可和他们反脸，拖过明晚再说吧。”

“老弟台意欲……”

“请恕晚辈暂行守密。”

随来的六黑影中，有副盟主金剑龙镖在内，接口道：“龙老弟，请留意北门城楼左面的外柱，如果发现向外一面被人用刀削掉一块桂皮，便是老弟的消息已被证实，也就是敝盟与龙虎风云会决裂的时刻。如果老弟无暇察看，也可从双方的动静中看出端倪的。届期务请西门前辈前来商量。”

双方别过，接着是小甬人妖告辞。她告诉中海，要在附近散布对龙虎风云会不利的谣言，并进行策反和收拾小贼的事，直接打击毒娘子以报复下毒胁迫的仇。她的艺业尚难担当大任，中海也不希望将她留在身边，一声珍重，各奔前程。

## 第二十八章

赵雍墓距城北仅两里地，更鼓声隐隐可闻。

三更末的更鼓声传到，斗转星移。赵雍墓的四周荒坟间，三十余名身披白袍，戴了头罩的怪影，纷纷向墓台前的草坪集中。

只片刻间，便在赵雍墓前布下了暗含章法的阵势。以墓台为中心，成半弧形席地而坐，八方各有一人，远距五丈面向外戒备。

不久从西面通向坟场的小径出现了三两成群的人影。显然，这些白袍人早已在四周潜伏，甚至早已将整座坟场予以搜遍了。

四史初的史鼓声传到，先后已到了十六个黑衣人。第十七名是黑旗令

主，以后还有人陆续到达。

正西把守的白袍人，同最先到达的三名黑影，发出一声奇异的信号。三个黑影在三丈外止步，由中间的黑影回答了三声信号，然后低声道：“南路会友符钦，奉命前来听候差遣。”

白袍人让往一旁，也低声道：“符会友请进，会主已到了。”

黑衣人全部一色劲装，带了兵刃，在墓台前留下的半弧形空隙中落坐，一个个神色肃穆，一言不发。连同先到的三十二名神秘的白袍人，共有四十九名之多，龙虎风云会的重要人物，几乎精英齐集，算是近来最大的一次盛会了。

月黑风高，夜色朦胧，远处树林中飘来淡淡的尸臭，平添三分恐怖，加以三十二名白袍怪人的形影像是僵尸幽灵，附近又是荒冢坟墓，所以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此情此景，委实使人涌起此身已在阴曹鬼域中的感觉。

鸦雀无声，除了四周八名担任警戒的白袍怪人不时走动外，其他的人皆席地而坐，不言不动。久久，面南背北而坐的白袍人，用特有的尖厉刺耳噪音徐徐地说：“这次大会延期举行，诸位不必追问原因了。这几天来由于大地之龙的出现，本会在梓潼折损了不少得力弟子，事出突然，几乎令本会措手不及，想不到此人竟然成了本会的心腹大患，此人不除，后果堪虞。因此，本会主召开这次大会，一方面是对付大地之龙，一方面对付已到达成都的天玄剑那一群自不量力的匹夫。日下他们已启程北来送死。因此，咱们必须早作提防，决定下手铲除的良策。”

会主右首的一名白袍人缓缓接口道：“启禀会主，在未正式派任弟子之前，务请追究黑旗令主今晚为何仅单身前来赴会的像故。”

黑旗令主坐在大漠之狼符钦的下首，安坐不动。

会主的目光，凌厉地落在黑旗令主的身上，冷冷地问：“叶坛主，金剑龙镖与天南三剑的老大为何不来？”

“他们需接应由各地赶来的盟下弟兄，无法抽身。”黑旗令主不动声色地答。

“贵盟的弟兄，一早便离开梓潼，秘密撤走，目下何在？”

“梓潼城风声甚紧，为免招引对头的注意，不得不撤离。”

“谁授权给你擅自将人撤走的？”会主冷笑着问。

“会主并未限制黑旗盟弟兄的行动，没说过不许离城。”

“哼！本会主清楚地记得，在顺庆亲自下令要你带人在城中候命，你敢曲解本会主的法旨？”

“属下并未曲解会主的法旨，不然便不会前来与会了。”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叶坛主，你已得到小罗山的消息。”

黑旗令主点点头，沉着地说：“属下不否认。”

“你有何打算？”会主阴森森地问。

“属下正在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正要请会主指示。”

“我只问你的打算，和如何为难法？”

“属下的家小已落在天玄剑之手，委实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你早已存心观望，因此将人撤出梓潼，是想趁机叛会，是不是？”

“属下如果存心叛会，今晚也就不会前来了。”

“那是你因为体内奇毒未除，不得不过来，是吧？”

“事已至此，会主想必知道属下的困难所在。”

“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还是死心塌地为本会效力，勿生他念好些。你的人撤至凤凰山，已在六指琴魔杜护法一行二十六人的监视下，任何人也休想妄动。”

“哦！原来会主已有周详的打算了，但会主故意遣走六指琴魔，难道他就不会从属下的盟友口中得悉人质已被天玄剑救走的消息么？”

“本会主已有周详准备，丹扎活佛在他身畔寸步不离，严禁他和贵盟的人打交道，只等动手令下动用他的天雷琴足矣！他永不会知道小罗山的事。小罗山内主坛被大地之龙所挑，只有你盟下的弟兄知道。本会主早已知道你派有弟兄在内主坛卧底，你撤出梓潼之前，本会主已有提防你叛会的大计。目下正值用人之际，本会主不追究你的过错，已是法外施仁，你该知道自爱才是。昨日大地之龙放出小罗山被毁的消息，凡是曾听到这消息的人，本会主已经全部加以处决了。外主坛在五妇山的弟子，以及在此地驻守的北路香案会众，六十九名全部都就地处治，不留活口，以免扰乱弟子们的心神。而你却未受牵连，原因是留你有大用，本会主已是大发慈悲了，你必须知道感恩才是。你的子侄落在天玄剑的手中，他们不会为难你家小。本会主已派人相机救人，你必须为本会尽忠效力，不许胡思乱想。今晚会后，你不必回凤凰山了。如果你不知好歹，存心叛会，不但你和贵盟的弟兄大祸立至，本会主也将下令给救人质的弟子，一举屠尽所有的人质，决不宽贷。去，叫在外面已被监视的天南三剑的老二老三参予大会。你三人今后追随在本会主身边，不许擅离。”

黑旗令主驯顺地站起行礼，应喏一声，向西便走。不久，带了神剑高文湘、和魅剑颜展鸿大踏步转回。后面，一个披黑袍戴黑头罩的人紧跟不舍，直至三人参见会主就坐之后，方悄然退去底入夜幕之中。显然，外围还有不少警哨监视看每一角落，外人委实不易接近坟场。

外围警哨位于坟场四周，相距会场仅百十丈，人数众多，全是被黑袍戴黑头罩的高手，监视网十分周密。但天色太黑，想全部封锁亦颇易：正南和正北两面，两批黑影正逐步深入，小心翼翼地接近透过了外围警戒网，渐渐接近了坟场。每个人的右臂上，各缠了一幅白布，蛇行鹭伏形如鬼魅。

除了在会场外担任警哨的八名白袍人之外，二十四名白袍人以会主为中心，向两侧成半弧形延伸。看不见他们的真面目，无法分辨他们的身份。

黑旗令主挪了挪七星剑，沉着地问道：“请问会主，属下奉命追随在会主身旁，那些盟下的...”

“你盟下的弟兄，用不着你关心了。天玄剑和白衣神君等人，这两天内可能赶来，届时蟠龙剑客薛护法，将率领你属下的盟友与他们一拚。”

“他们不会听命的.....”

“你可以放心，他们会听的。你们三个人将以新面目出现，死心塌地的为本会尽力，由你不得。符会友给他们每人一颗易心变性丸。”

大漠之狼应声在怀中掏出三颗青色丹丸，递过说：“叶坛主，这些丹丸保证不是毒药，服下啦！”

黑旗令主脸色一忧，凛然地说：“不是毒药，在下拒绝吞服。”

大漠之狼脸色一沉，阴森森地不悦地说：“叶坛主，不必推三阻四耽误时刻，时光宝贵着呢，天明之前，咱们将大举歼灭大峪山主一群死囚，会主还得计议和安排一劳永逸的大计，没空和你穷罗嗦了，拿去吞下。反正服下有百利而无一害，死不了的，大惊小敝对你没好处。”

不是毒药而是易心变性丹，这是一种可改变性情的奇药，耳鼠解毒丹可能毫无用处，黑旗令主岂敢吞服？当下便待站起，大漠之狼巨掌一伸，手臂横过中间的神剑高文湘，闪电似的按在黑旗令主的肩上，叱道：“不许妄动，由不了你，吞下。”

黑旗令主想反抗，但力道难发，按在肩上的掌重有千钧，大拇指已扣在肩上井穴上，反抗无力。

神剑高文湘见大漠之狼的手横在胸前，显然对方根本没将他天南三剑放在心上。他脸上露出阴冷冷的笑意，左手一抬，半分不差地扣住了大漠之狼的曲池穴，冷笑道：“符兄，有话好说，何必动手相迫？”

大漠之狼的呼吸像是停住了，他浑身刀枪不入，不怕点穴术的打击点制，这时却被功力相差甚远的高文湘所制住，浑身像被电掣，气血自散，身躯麻木，想挣扎已力不从心，不由他不惊，久久方恐惧地叫：“你……你放手……”

“噢！”会主倏然站起，讶然惊叫。

同时站起的还有两个白袍人，他们原在右面下首的末端，在头罩和白袍的掩饰下，除了少数心腹之外，其他的人不可能分辨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和身份。

但由坐次看来，在三十二名白袍人中，他俩的地位该是最低的两个。

其他的人都怔住了，大漠之狼符钦的艺业，在所有的知名特殊会友中，虽不是最高明的一个，但在武林中已算得是超群人物，在塞外声威远播，在中原也大名鼎鼎，比中原的十六高手名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许和黑旗令主不相上下，但比天南三剑可说高出多多，为何在神剑的手一触之下，竟然会毫无抵抗之力？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黑旗令主和魅剑及时站起，急退三步离开原地。

大漠之狼身侧的一名青衣老人，猛地一声沉喝，身躯斜扭，一掌向大漠之狼身侧的神剑劈去。

神剑右手一带，将大漠之狼用来一掌，接着右脚从大漠之狼的身下蹬出，“噗噗”两声闷响，青衣老人收招不及，一掌劈中已浑身发软的大漠之狼脊心。同一瞬间，神剑的一脚也踹中青衣老人的胸腹交界处，胸骨应脚尽裂。

神剑飞跃而起，喝声“快退！”三人身形似电，火速退出三丈外，变生仓促，众人不及阻止。

会主大喝一声，首先冲出。右下首早已起立的两个白袍人，身形如白虹经天，比会主更快，一闪即至，喝道：“站住！走得了么？”

神剑已领先退出五丈外，一声虎吼，左手疾扬，正西闻警转身意欲拦截的白袍警哨“啊”一声狂叫，冲倒在地。

“我断后，先撤离险境。”他向黑旗令主两人沉喝，让在一旁。接着撤出紫虹闪闪的佩剑，向追到的第一名白袍人挥剑截出。

“铮”一声暴响，双剑相交，两人同时向左飘退八尺。

“噢！”白袍人讶然叫，又道：“你……你是…”

神剑定下身形，哈哈狂笑，大声道：“长春子，别人无恙，咱们二度相逢了。我，大地之龙，现出你掩藏在头罩下的真面目来吧。”

十丈外，火光乍起，坟场边缘的荒林中，接二连三燃起了三二十支明晃晃的桐油火把，上百名老少一线排开，吼声震耳：“谁要群殴，咱们奉陪。”

“天上有七星，大地黑旗盟”右端的四五十名黑衣人齐声怒吼，声如天雷狂震。

双方相距五六丈列阵，中间，中海摘掉黑髯，抹掉脸上的易容物，脱掉外衣，露出本来面目。紫色劲装，腰上有插了飞刀的皮护腰，火光下，威风凛凛，豪气飞扬。他身后，黑旗令主和魅剑徐徐后退至黑衣盟友的阵中。身前，被称为长春子的白袍人屹立不动，左右多了三名白袍人，后侧是头罩两侧绣有金龙朱虎的会主。会主身后，龙虎风云会的人左右列阵，双方剑拔弩张，恶斗一触即发。火把的毕剥声打破四周的沉寂，火光摇摇。

会主拔剑出鞘，举剑尖厉的叫道：“大敌当前，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弟子们……”

话未完，南端的黑暗树林中，突传来“叮咚”两声弦响，踱出三名灰衣人。中间那人赫然是六指琴魔，一手抱着他的天雷琴。左面那人是天玄剑，左手挟了负责监视六指琴魔的丹扎活佛。大和尚一身红袍，在火光下极为触目，像条死狗般被挟在肋下，浑身软绵绵地。右首那人，是大名鼎鼎的大峪山主九天大鹏雍仁杰。

接着，西北角二十丈外的荒冢中，火光再明，白衣神君首先现身，领着十二名大峪山的英雄，高举火把向左右闪开。中间，徐徐站起一个银髯拂胸的老人，和一个发髻如银的老太婆。两人身后，共有五十余名男女，其中有长春子一手所组成的英雄会中三十余名武林名宿，有男有女，有僧有道，全被请来了。一群人像一阵风，掠刮而来。

“四绝秀士，缥缈仙子！”几名白袍人失色惊叫。

被唤为长春子的白袍人突然向后掠走。中海一声长啸，跟上大喝道：“长春子，要想逃么？”

白袍人一声怒啸，回头猛扑，剑动风雷骤发，放手抢攻。

“铮铮铮铮……”震耳的双剑交击声连珠暴响，似电的光华和淡淡紫虹急剧地纠缠，人剑难辨，攻势奇猛奇疾，罡风剑气直迫两丈外，沙石草叶纷飞，旁立的人皆向后急退。

中海连退丈余，仍未抢回主动。他赶忙定下心神，用上了壶中痴所授的保命三招，再退了八尺左右，终于稳下来了，加上他的如意身法相辅，更见神奥，但见他轻灵地移动，追电剑信手挥洒，身前人余的空间中，封得风雨不透，对方宛若万道光华的剑影已笼罩了他，却无法攻入他所封的空间中，看上去他的处境极为凶险，不明内情的旁观者俱不由替他捏一把冷汗，紧张地注视着斗场。

四绝秀士脸色紧张，但仍沉着地向身后的同伴说：“诸位朋友，可认得天机剑法么？请留心细察这位白袍怪客的攻势，招招指向心坎，剑上带有罡气所发的特殊厉啸，说明他就是长春子。瞧，另一位白袍人，八成儿是长春子的大弟子湖海散人。如果诸位仍对老朽的话怀疑，那一位认为功力可以和湖海散人匹敌的朋友，可和他打打交道，不怕他不露出狐狸尾巴来。”

没有人上，他们都被眼前的恶斗吸引住了。

六指琴魔来势甚缓，在五六丈外便接过天玄剑手上的丹扎活佛。

“杜护法，用天雷琴先制住他们。”会主情急大叫。

六指琴魔冷笑一声，在四丈外止步，手一振，丹扎活佛的尸体凌空而飞，飞越四丈空间，“叭”一声摔在一座坟顶上，骨碌碌地向下直滚，恰好在会主的脚下停住。

他冷冷地说：“会主，老朽奉命监视黑旗盟的人，遇上了两位故友，丹扎活佛竟然胆大包天在老朽身后暗算，禁止老朽与故友叙旧，所以老朽将他破了气门，断了他的任督两脉，带他前来听候会主处治。”

“先制住这些人……”。

“不！老朽不听你的了，舍甥已有手书交由施老弟带来，他已经快到成都了。天雷琴老朽不想动用，但如果有人妄想逃走或者胡乱出手，自然又当别论。会主，目下天下群雄皆已到齐，正是你死我活放手一拚的大好机会。七曲山落魄崖的毒计，不必指望了，洞庭王已带了数百名弟兄，到那儿替你善后啦！你不该因大地之龙在梓潼闹事，而离开七曲山前来送死的，替长春子卖命打江山的大计落空了，找缥缈仙子报仇的事也难如愿，老朽真替你惋惜。”

他的话声有如沉雷，故意说给众人听的，微顿又说：“练武人练至化境，彼此的功力艺业相差不会太远，今晚咱们这些人艺业大都势均力敌，在场的人如果不愿拚命，尽早言明，可退至正西远出五丈外。但贵会的白袍高手，皆是元凶首恶，必须下场，施老弟给你们公平一决的机会。老朽言尽于此了，谁想乘乱逃命，他必须先死。天雷琴可制百丈以内的人，没有人能在瞬息间逃出百丈外，最好不要以身相试。事已至此，毒娘子，何不现出你的真面目？”

会主袍袖一挥，霸道的三种暗器像是满天花雨，同三人射去，人影亦动。

三人突然向后退，“叮咚”两声弦鸣，会主刚冲向外侧的身躯，蓦地晃了两晃停住了。

三种暗器全落在三人的先前站立处的坟顶上，悉数落空。

六指琴魔冷笑一声，接着说：“毒娘子，像你这种残忍的举措，如果能成事，岂不是老天爷无眼么？你和长春子勾结的阴谋，瞒不了天下人的耳目。你所用来控制会众的龙虎金丹，已经成了废物。大地之龙带有大批解药，早已准备解救被迫从贼的人，控制的人质又被救走，你不必再指望有人替你卖命了。老朽不愿杀你，偌！你的死对头缥缈仙子蓝大嫂，正等候向你索回火烧木莲花苑的血债呢！”

丙然不错，缥缈仙子正站在一座坟头上，手中的宝剑光华熠熠，泰然地接口道：“毒娘子，以往老身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三番两次放你逃生，想不到你偌大年纪，依然难以或忘，阴魂不散地死缠不休，至死不悟。老身一念之慈，不知枉死了多少无辜，你如不死，天道何存？你我该作个了断啦！你的毒剑歹毒绝伦，一手三暗器武林闻名丧胆，银刃皮背心可辟宝刃，难道说，还怕老身胜得了你？上吧，老身等着你。”

双方答话，最远处三名白袍人以为机会到了，悄然脱下头罩和白袍，向后飞窜。

“叮咚”一阵直震心脉的琴声响起，三个家伙“呃”一声轻叫，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翻滚呻吟着。

“谁再敢考验我六指琴魔？”六指琴魔冷冷喝问。

相距在十六丈外，三个家伙居然被琴音所制，把所有的人镇住了，一个个毛骨悚然地注视看逐渐停止挣扎的同伴。

会主扭头向和中海激斗的白袍人看去，那儿正展开凶狠无比的激烈拚搏，飞腾着的剑影令人望之心惊，剑气的撕裂声和撞击声惊心动魄，不易看出到底谁可稳占上风。表面上看来，中海的紫色剑影似乎施展不开，但有惊

无险，不管攻来的光华是如何凶猛，却始终无法契入他用剑影形成的护墙。一旁，一男三女四个青年人，正紧张地注视着斗场，狂丐则在一旁压阵，阻止四个青年人插手介入。

她长吁一口气，毅然脱掉头罩，撕掉白罩袍，现出了庐山真面目，赫然是曾在顺庆凤山胁迫中海的邹瑞月。

接着，四名白袍人也脱下伪装，是两男两女，男的是文英、文彦；女的是玉芬、玉芳。

上次文英左肩并挨了中海一飞刀，大概伤势已经痊愈。玉芳化名瑞华，上次左肋背也挨了一剑，伤势也好了。四人在她左右分立，徐徐撤剑。

她向缥缈仙子迎去，咬牙切齿地说：“我毒娘子今天又栽在你手中，没话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一生心血，尽岸东流，你我恨重如山，必须有人剑锋饮血，肝脑涂地，至死方休。”

“主母，让奴婢们先上。”玉芳沉声道。

毒娘子长吁一口气，也许是天良发现，也许是发觉大事已去，报应临头，黯然地说：“不上枉死何益？趁我还有一口气在，逃命去吧？”

文英扭头回顾，向后面的人大叫道：“诸位当年入会之时，曾对天盟誓，在香堂发下洪誓大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目下本会的大敌已至，正是生死关头，理该奋力同心除歼这些跳梁小丑以竟全功，为何畏缩不前！坐待良机……”

“小贼住口！”

一名花甲黑衣老人怒叱，接着说：“毒娘子用毒药控制咱们的性命，扣押家小作为人质，迫咱们替她卖命致死，你认为咱们是甘心情愿的？哼！咱们留一分情义，不起而报仇雪恨，已便宜了你们，你还敢提当年入会的事？多年来，咱们竟然不知道会主就是为人所不齿的毒娘子，被奴役多年，委实不甘心。朋友，咱们反抗的时辰到了，宰掉那些狗腿子贼爪牙，方消心头之恨……”

话未完，十五名黑衣人中，倒有十三名同声应和，呐喊一声，拔兵刃作势向白袍人扑去。

“且住！不需诸位相助，正如九江豪客陈老先生所说，留一分情义。诸位在一旁袖手旁观可也。”六指琴魔用直薄耳膜的噪音大吼，阻止众人动手。

二十五名白袍人中，突然响起一声暴吼：“拚了！”声落，二十五人对齐向东面突围逃生。

六指琴魔哈哈狂笑道：“众叛亲离，末日已至，你们仍图作困兽之斗，果真是至死不悟，报应临头，哈哈！通通给我留下！”

一阵奇异的琴音破空疾飞，宛若干军呼号，万马奔腾，令人闻之神智大乱，气血直冲脑门。

“杀！”白袍人中，响起凄厉的怪吼。

天玄剑这一面的人，已经向后退去，白袍人先前口叫“拚了”，其实却是向后逃命。火光下，二十五个人神智昏乱地乱冲，在琴音中互相残杀起来，刀光剑影飞腾，惨叫厉吼声惊心动魄，逐渐向东移。

大峪山主撤剑跃出，奔向和中海狠拚的圈子，同在旁仗剑戒备的另一名白袍人冷笑道：“湖海散人，如果老夫所料不差，那晚夜袭大峪山有你阁下一份，该你还我一个公道了。穿长袍戴头罩碍手碍脚，何不脱下来放手拚个你死我活？”

白袍人不再发话，三把两把脱掉头罩白袍，露出本来面目，果然是湖海散人。他自知必死，反而冷静下来，一声豪笑，剑幻千道虹影，飞扑而上。

另一面，四位名宿截住了文英文彦和两女。毒娘子的毒剑发出可怕的厉啸，和缥缈仙子接上了。

中海仍和白袍人狠斗，两人浑身大汗，剑势仍然凶狠无比。他开始易守为攻了，势均力敌，他已看出白袍人早想脱身，因此不顾一切展开反击，缠住对方不许撤离，冒险进击剑势逐渐发挥电剑的神奥威力，他达到目的了。

“啊……”惨号声乍起，文英兄弟俩几乎同时被杀倒地。

“躺下！”叱喝声如沉雷，接着是一声凄厉的尖叫，玉芬的剑抛出三丈外，人亦向后倒。

缥缈仙子和毒娘子已换了五次照面，各攻了近十招。老太婆毕竟不愧称前代三大高手之一，手中剑夭矫如龙，攻势极为狂野辛辣，进退间轻灵而又凶猛，每一剑皆锐不可当。毒娘子更为泼辣，仗着胸腹有银兜背心保护，毫无顾忌地放手抢攻，抱必死的念头，奋不顾身狂野地进迫，剑尖前的淬毒虹影给予对方无比的威胁。

缥缈仙子直待对方锐气已竭，方一声冷叱，但见光华在侧方扭曲地闪动两次，突然下沉，横飞，人影一闪，她已侧掠八尺外。身形一定，倏然举剑遥指，冷然待敌。

毒娘子斜刺里冲出丈外，眼中似要喷出火来，咬牙切齿脸色极为可怖。她的左膀外侧，自肘至肩裂了一条大缝，鲜血如泉向下直淌，这一剑伤得不轻。

“你的手脚和头部，同样禁不起一击。”缥缈仙子冷然说。

“哼！”毒娘子厉叫，再次飞扑而上。

双方接触前的刹那间，彩虹针像一阵暴雨，断肠镖破风厉啸，银河之星幻化出不住闪烁的光芒，向缥缈仙子罩去，人亦随后扑到。

缥缈仙子早有防备，身形之快，宛若电光一闪，便已在三种暗器射到之前，向后飞退三丈外，接着突然折向，危极险极地从暗器之前移开了。

“着！”毒娘子厉吼，身形急转，剑出天机剑法的绝招“孕育万机”，如影附形追到，手下绝情。

缥缈仙子突然挫身迎上，在行将接触的刹那间，贴地旋走，不正面接招，一声冷叱，光华一闪，旋出丈外。毒娘子绝招落空，她的身法没有缥缈仙子快，几乎无法看清对方飘忽如烟、如虚似幻的身影，自然摸不清对方从何方接招和闪避。她“哎”一声惊叫，踉跄的向前冲出，左手向后全力扔去，三枚银河之星脱手飞射，人亦向下挫倒。这瞬间，她居然在右膝已毁的困境中扭转身躯，右手的毒剑全力掷出，一声厉叫，在倒地的一刹那，一掌拍中自己的天灵盖，方砰然倒地。

缥缈仙子正紧张地躲避三枚银河之星，没想到毒剑接着射到，想闪避已没有机会，只好一声沉喝全力一剑击向毒剑。左掌疾挥，击落了三颗银河之星。

“嗤”一声厉啸，一颗银河之星划过她的左腿外侧。她踉跄站稳，火速探手怀中取出一颗丹丸和一包药散，急急将药散敷上创口，吞下丹丸，注视着毒娘子已寂然不动的尸体，长吁一口气说：“些须怨仇，至死方休，你这是何苦呢？我一念之慈，未能除恶务尽，以致枉死不少无辜，罪过罪过。”

“吴兄，留这丫头一命收毒娘子的尸。”天玄剑大叫。

和玉芳恶斗的吴兄一声怒吼，“铮”一声巨响，震开玉芳的剑，跟踪切入，但见电虹一闪，剑尖贯入玉芳的咽喉。他跃退八尺，收剑歉然地说：“施老弟，谅我。如果留下她，日后将不知又得枉死多少无辜，有道是除恶务尽，千万留她不得。”

玉芳的尸体直挺挺地仰面倒地，手中仍死死的抓着长剑。火把通明，照耀得坟场敖近红光闪闪。荒坟中心，只有两对高手舍死忘生狠拚。大峪山主大发神威，把湖海散人迫得八方闪挪，岌岌可危。

中海逐渐取得优势，愈战愈勇，将电剑心诀发挥得淋漓尽致，奋勇进击气吞河岳。

远处，二十五名白袍人已经无声无息地躺在荒坟间，血腥触鼻，仅不时传来一两声间歇的痛苦呻吟。琴声已止，六指琴魔安坐在一座坟头顶端，木无表情。

“啊……”惨叫声惊心动魄，湖海散人以手掩胸，踉跄向前走，倒拖着长剑，走了五六步再仰天发出一声厉号，突然仆倒在地。

大峪山主徐徐走近，用剑翻动老道的身躯，注视片刻，方收剑掉头而去。

只剩下中海和白袍人了，人群在北西南三方形成半弧形的人墙，径约二十丈，远远地屏息注视着两人的恶斗。火光熊熊，看得十分真切。两人却慢下来了，但每一剑仍然凶猛绝伦。白袍人剑上所发的罡气不再凌厉，只能在进击时方可发出了。

中海得两仪心法之助，先天真气生生不息，刚柔并济，真力不虞匮乏，加以他年青力壮，先天上已占尽 势，久斗反而对他有利。

两人浑身已被汗水湿透，雾气蒸腾。白袍人袍罩湿透，举动反而受到阻滞。四更已尽，城中隐隐传来了五更的更鼓声。

在西面的雍玉、素素、银凤、和吴玄霜四个少年男女，双手握得紧紧，脸色苍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斗场。狂丐也紧张万分，但仍能在旁照顾他们，不许他们加入。

四绝秀士神色凛然，同身侧的两名少年男女低沉地说：“小璧、云笙，你们留心龙小扮的剑术，自古英雄出少年，他才是当今之世，武林中的奇葩，江湖的顶尖儿人物。你们不但要学他的艺业，还得学他的为人。今晚，如果他不在场，任何人也休想接下老贼道十招。”

“外公，你老人家也……”云笙问。她正是雍玉的妹妹。

“外公老了，不然也不至于躲到大凉山避世哪！”四 JUE 秀士无限感慨地抢着接口。

“铮铮！”中海架开攻近七坎的两剑，立还颜色，也回敬了攻向心坎的两剑，豪气勃发地叫：“长春子，脱下碍手碍脚的头罩和单袍，在下给你脱的机会。”

他向侧飘掠八尺外，又道：“在下这把剑，阁下是否认得？”

白袍人四面环顾一匝，一咬牙，知道大事去矣！不再故忌，立即拉掉头罩，撕破妨碍行动的白袍。火光下，现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

“天哪，果然是长春子。”四绝秀士左右的英雄会名宿们，几乎同声惊叫。

“他本来就是长春子，鞑酋伯颜猛可的堂弟。”

四绝秀士朋洪钟似的嗓音接口，稍顿又道：“武夷山排云山庄的庄主伏魔剑客吴世安爱子，夜游神吴济慈，是第一个揭破贼道阴谋的人，吴家也因

此家破人亡，百余名老少几乎全部毁在贼道手中。而伏魔剑客早年在庐山却是老贼道的救命恩人。瞧，与施姑娘并肩而立的小泵娘，正是伏魔剑客的爱女，她志切复仇，投身在擒龙客的妻子金花五娘手下任青锋四女，想候机接近贼道，报不共戴天之仇。她成功了，虽不能接近贼道，但这次大破小罗山，全是她的功劳，不然，咱们不会有今晚的机会，六指琴魔的天雷琴将是令咱们进入坟墓的可怕利器。”

远处的吴玄霜目眦欲裂，突然举步走出。

狂丐伸手虚搁，急叫道：“姑娘，不可造次。”

玄霜停步，扭头低声道：“龙大哥的功力，比贼道不相上下，恐怕在三两个时辰之内，也无法收取贼道的性命。请让我出去在一旁咒骂这贼道，以便扰乱他的心神，让龙大哥要他的狗命。”

狂丐沉吟片刻，脸露喜色点头道：“妙极了，但你得注意，千万不可接近至四丈以内。”

“我理会得。”

玄霜咬牙切齿地答，举步便走。相距五丈左右，她厉声叫：“长春子，你这恩将仇报猪狗不如的畜生，认得我吴玄霜么？”

长春子一声长啸，便待扑上。中海哈哈狂笑，截住道：“接招！贼道，前年火烧排云山庄，双云老贼道便是死在龙某手中的。可惜你跑得快，不然你同样是死。排云山庄的冤魂，正在九泉之下等你向你索命呢。”

两人再次交手，凶狠的搏斗惊心动魄。

玄霜退后八尺，站在一座坟头上，尖叫道：“贼道，想当年，你在庐山五老峰伤在路老前辈剑下，眼看就要倒毙在沟渠之中，先父从死神手中救你回生，你也曾亲将信物交与他老人家，说是作为日后报恩的见证。妖道，你是怎样报恩的？带领双云恶道，火烧排云山庄，百余名老少尸横火海，鸡犬不留，你还有心肝么？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妖道，你这禽兽不如行同猪狗的畜生，你有何面目见天下英雄？你还有脸活在人世？你还有脸替元鞑子在中原夺江山？你这种人还有脸驱使天下英雄替你卖命么？家父在天之灵，正高高在上等看看你受报，要看看你受到乱剑分尸的惨烈报应。”

她声泪俱下，语声凄厉，旁观的人无不动容。长春子却心中大乱，焦躁不安，立萌退意。一声怒啸，狂攻十二剑之多，抢夺了东面空隙，一跃两丈，脱出了圈子。

东面十丈外，琴声悠扬，六指琴魔不知何时已坐在东面一座墓碑顶端，冷笑道：“长春子，你真力将竭，还能禁得起天雷琴的魔音一击么？”长春子身形一晃，冲势倏止。这瞬间，中海追到了，喝声如沉雷：“长春子，接长春员的追电剑！”

长春子如中电极，一声长啸，人旋身一剑狂挥，光华一闪，暴响震耳，两人硬拚一招，双方齐向侧飘。

“追电剑在何处？”他厉声问。

中海振剑发出一道悠长的龙吟，笑道：“剑虽易色，难怪你这假冒长春真人弟子的名道竟如此眼拙，居然认不出这把剑？你曾经花了不少岁月，致力于寻找这把剑，以便招引长春教的人替你卖命，岂知这把剑却在龙某手中。天地间能击破你护身罡气的剑只有这把，这也是你寻找此剑的原因之一。在数者难逃，你的死期已至，还不自绝以谢被你坑死的万千亡魂作甚？”

长春子脸色铁青，一声怒啸，疯狂进招，先前他对中海的剑并无多少

顾忌，这时心中悚然而惊，不得不分神留意中海的剑了，无形中便失去了三分斗志。

“铮铮铮铮……”中海奋起神威，开始硬接了，两把神剑接触，爆发出令人心血下沉的震鸣。

“哼”中海豪迈地大喝，找住机会贴地抢入，紫芒洒出如虚似幻的淡淡虹影，身形加快。

长春子急退两步，剑向下沉，一声怒吼，斜身挥剑。“铮铮！”暴响震耳，硬了两剑。

中海的剑向上扬，左身露出了空隙。

“着！”长春子得意地大叫，剑跟踪契入，光华骤吐。

“哎呀……”三位姑娘骇然大胆，情不自禁急奔而出。

“着！”是中海的吼声。紫虹一闪，他身形疾转，人影乍分，双方冲出丈外。中海的胸口靠心坎的右方，鲜血缓缓沁出。长春子脚下不稳，左腰肋鲜血如泉，从三寸长的裂口中喷出，灰劲装腥红一片，他一手掩住创口踉跄止步。中海一声长啸，再次飞扑而上。”铮铮！”双剑发出震耳的清鸣，长春子连退五六步。

中海如影附形跟进，一声沉叱，绝招“飞电沉雷”出手，紫虹先在外围扭曲闪动，最后从中突入。“铮！”一声崩开长春子从中宫攻向心坎的一剑，紫虹倏隐倏没。这瞬间，人影闪电似的分开了。

“哎……”长春子连退七八步，摇摇欲倒地叫。他胸口的七坎穴冒出了鲜血，从破襟缝直喷尺外。

中海的右肩井下方，也出现了一星血迹沁出衣外。他举剑迫进，沉声道：“你也算得是一代之雄，难道要龙某杀你么？”

四周除了火焰的呼啸外，鸦雀无声，死一般的静。

长春子踉跄站稳，高踞在赵雍墓的顶端，鹰目炯炯举首向天，仰天吸入一口气，再扭头四顾，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呻吟，挣扎着举剑，长啸一声，疯狂地大叫道：“天亡我，并……并非人谋不……不臧。”声落，反手持剑，左手握住剑身猛地刺入自己的丹田大穴，浑身一阵抽搐，猛烈地喘息。

四周的人纷纷收兵任入鞘，脸色沉重，对这位掀起江湖狂风巨浪行将死去的一代枭雄，默默致上哀思。中海收剑入鞘，徐徐后退。

长春子摇晃了片刻，突然双目一翻，直挺挺地仆倒，滚落在墓前的石碑下。

天玄剑缓步踱出，沉重地说：“诸位，咱们替他们收尸，明日午间，城南长卿山下见。”

素素急奔而出，情意绵绵地挽住浑身有汗有血的中海，和银凤挽住他温婉地说：“大哥，苦了你了，快到林中歇会儿。”一面说，两女凤目中泪下如雨。

“我……我确是需要休息了。”中海脱力地说。

玄霜姑娘向东跪下，放声大哭，不停低唤着死去亲人的名讳，令人闻之心酸。

长卿山，距城南只有五里地，传说中原称神山，山上的神窟是司马相如读书的地方云云。山东麓有一座相如祠，附近住有百十户人家，这就是群雄预定聚会的地力。

辰牌未，洞庭王和数百名好汉从七曲山赶来了。他这次出其不意直捣

落魄崖贼巢，贼人措手不及。长春子和毒娘子苦心孤诣所布下的大罗地网，反而成了贼人葬身的坟墓，一夜之间，在洞庭土数百名志切复仇的勇士们奋勇拚搏之下，死伤殆尽，仅逃走了几个在外围放哨的机伶鬼而已。

人多好办事，由四绝秀士岳婿两人作东，在相如祠的后面山林摆下了盛筵，举行庆功大宴。

席间，中海和狂丐成了众所瞩目的风云人物。如果没有狂丐运筹帷幄巧妙安排，也就不会有一举尽歼元凶巨魁的机会。假使不是中海缠住长春子，天雷琴对老妖道影响不大，一场混战，不知要枉死多少人，胜负难料，还不知鹿死谁手哩！

宴罢，由四绝秀士即席提出数点善后的计划。可以说，这次盛会，乃是大劫已消之后，水陆群豪的一次善后会议。首先，他指出江湖精英所剩下多，为保全武林潜力，必须让江湖平静下来，以便恢复元气，以龙虎风云会为戒，今后切不可再兴风作浪，组帮筹会皆足以引起骚动不安。至于各人今后的打算和出处，希望小要再在江湖中鬼混，天下之大，何处不可找安身立命之处？他毅然宣布大峪山的英雄们，分别安插在西倾山和大凉山一带，斩荆被棘开拓边地，做化外之民，强似在江湖上打家劫舍玩命。至于中原各地扫清龙虎风云会余孽的事，则交由天玄剑和白衣神君主持。在川陕的地盟上，则由五行剑召集镖局的朋友善后；并立即清查前来四川死在梓潼的江湖朋友遗骸，先期掩埋，再分别通知他们的家属，在七曲山和赵雍墓附近，建灵安葬以慰死者于九泉。他和女婿大峪山主一群好汉，立即启程入陕，直趋西倾山，沿途铲除长春子所布下的秘窟。湖广迄东南一带，则请洞庭王负责。兵贵神速，事不宜迟，必须在明晨展开行动。

事先，老一辈的人已有默契，三丐对江湖情势极为熟悉，奔走策应的事，交由神驼和鬼丐负责。狂丐则另有要事，尔后方会合他们奔走江湖善后。

末牌初盛筵结束，天玄剑将解药散发给需要的人，送别急于上道的朋友，不关紧要的人纷纷互道珍重赋归。

神祠后的小屋中，老一辈的人另有一番计议。这次是商讨中海的报仇大计，和有关他的日后安顿事宜。以情势论，他不可能再在故镇落业生根。同时，他坦率的表示自己不是江湖人，不愿在江湖中闯荡，希望凭自己的医道自创天下。

报仇的事，必须加紧进行。龙虎风云会败亡，黑旗令主及时反正，九阴吊客在顺庆失踪，这些消息必定传得甚快，笑面青狼郜老贼派在各地的爪牙，定会消息迅速地传到道州，老贼也必定闻风举家逃匿。尽避横江白练已经先期前往布置，但仍须及早赶往行事。这件事还得劳驾狂丐，有他老人家运筹帷幄，万无一失。

谈到中海的日后，洞庭王有一番高论。他申明手下的水旱群豪即行洗手，安置在湖广偏远之地。和湖滨的三不管地带，各以渔辨牧樵谋生，吃一碗干净饭。中海如果不嫌弃，他希望能请中海在沅江县的富裕地带安置，改名挂牌行医，彼此之间也有个照顾。他说得极为诚恳，中海无法推辞。

天玄剑爱上了昭潭的风光，他表示不再返回江西天玄小筑老家。他自我嘲解地说：一方面是避仇，一方面是和中海的住处相距不远，互相之间有机会多亲近。

黑旗令主表示返回施州之后，解散黑旗盟。施州附近的原始山林沼泽，足以养活数十万人丁，何必再在江湖冒风险？

最后谈到中海的婚事，他已没有亲人，狂丐不管他肯与不肯，倚老卖老的替他作主，由回春居士和大峪山主任大媒，订下了天玄剑和洞庭王的爱女。他请六指琴魔乘返回福建魔 之便，护送吴姑娘返镇省母并安灵。

计议停当，他向中海哈哈狂笑道：“老弟，不要埋怨咱们这群老不死的多事，妄自替你安排一切。放心啦！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保证可以包君满意，也算是尽了咱们朋友们的一番心意。洞庭王不再做强盗，而且素丫头也不许可你让那丫头飞掉，你不肯也得肯，是么？哈哈！看今年腊月梅开，咱们喝你一杯好酒，祝你们小三口花好月圆，你总不会撵咱们走路吧？哈哈！”

中海脸红耳赤，讪讪地说：“老爷子，小侄岂敢？其实，小侄对禹老伯……”

“什么？你好意思叫禹老伯？废话！放心，洞庭王不会怪你的，天下间真喜欢有个强盗岳父的人并不多见，他之所以洗手改邪归正，弃王位而不顾，这是他的高明处，不然怎会得到你这位乘龙快婿呢？废话少说，我老花子也累了，好好休息一天，明晨咱们好上路。今晚我可不能安睡了，想起明天你要把我老花子化装易容变成九阴吊客，不由我不恶心。见鬼，可否手下留情，到湖广再改装？”

“如果每天赶二百里，小侄不反对。”中海答。

“一句话，每天二百里以上，我保证咱们比那老贼的狗腿子快，误不了事。可是，你最好请示请示你那两位花不溜丢的准夫人，若她们每天赶二百里吃不吃得消。”

次日，东方发白时分，一行人赶向成都。他们全换了装，掩去本来面目。

在成都买舟下放，直下湖庭，从湘阴起早，舍舟就陆飞步南下。

踏入永州府地境，已是夏末时分了。

沿途，狂丐的朋友早已等候多时，接到人大喜过望，立即隐起了行踪。两年多了，华山村景物依旧，只有些少人事变迁而已。第一家兼卖酒食的小店，依然是两年前的风光，只是门柱上的对联换了而已。

小店到郝大爷的府第，相距仅有一二十丈，站在店门外，可以看到郝家的院门，门前的广场四周绿树成荫，枝头上蝉声摇曳，两头黄狗爬伏在院门前的石阶上养神，三五个村民在各处走动。院门半掩，可以看到院内映掩的花木，整个村中显得极为安祥静宁，草木不惊。

午间的阳光热得令人难受，六月盛暑，道上行旅稀少，大都找地方歇脚等候凉爽些再走。

一个敞开胸襟的青衣大汉，从北向南赶程，背了一个小包裹，腰带上插了一把匕首，洒开大步踏着午间的酷阳进入村中。这人长像甚是凶猛，左额角拉下一条三寸长的刀疤，右颊长了一块三寸大小毛茸茸的青色胎记，双目冷电四射，身材雄伟，足有八尺以上的高度。胸部古铜色的肌肉如坟如丘，结实得像一头雄狮。

他冷然地打量着左右的村舍，用不太友善的目光扫视看街道两侧工作着的村民，越过小店，直向郝家的院门走去。距院门还有十来丈，还未到达广场中心，两条大黄狗便汪汪大叫。接着院门大开，走出一个仆人打扮的中年人，站在台阶上向走近的陌生人注视，喝退了狗，静待变化。

陌生大汉风尘仆仆，在阶下止步，点头打招呼，问道：“老乡，这儿可

是华山村郝府？”

健仆讶然打量着来人，半晌方说：“不错，正是敝处，尊驾是……”

“在下姓钟。来自四川，受朋友之托，前来向郝爷致意，尚请通报一声。”

“哦！请至客厅待茶。”大汉不再多说，随着仆人踏入院门，通过前院的花圃，直趋大厅。另一名仆人肃客就坐，奉上香茗。

不久，第一个踏入厅中的是郝大公子俊明，身后带来了两名健仆。双方站起行礼，锺姓大汉不等对方客套，剑眉一轩，摇头道：“兄台不是在下要见的人，可否请贵主人出厅相见？在下有事在身，急需动身前往道州哩！”

俊明堆下爽朗的笑容，说：“钟兄请稍坐片刻，兄弟郝俊明，请问钟兄……”在下有事求见郝爷孟明。”

“那是家父。家父有事前往泥江口，不久当可赶回。钟兄远道而来，急也不在一时，如果急急启行，岂不显得舍下太过慢客了么？”

“郝兄有所不知，在下确有急事在身，不能久留。既然令尊不在，在下只好与郝兄商量了。”

“请问……”

钟姓大汉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递过说：“在下两个月前从四川动身，敝友谭兄将这封书信托在下转交令尊亲启。说是他受一位江湖朋友曲嘉荣亲嘱，务必将书信递交令尊。他自己无暇前来湘南一行，所以托在下顺道前来投递。除书信之外，并另有口信。”

俊明接过头书，脸色变了，急急地问：“钟兄，口信说的什么？”

“曲兄说，『东窗事发，速作打算。』就这两句，在下也不知有何用意。”

“姓曲的与姓谭的有何关连？”俊明焦急地问，声音变了。

“听说是八拜之交，义同生死，在下与谭兄虽没有过命交情，也算是共患难的知交好友。”

“钟兄在何处得意？在四川……”

“对不起，怒难奉告。总之，在下是亡命而来。不怕老兄见笑，在下是逃出四川的。你老兄不是江湖人，自然不知江湖事，四川早些日子闹得天翻地覆，江湖上实力最强大最强悍的一群人，几乎死伤殆尽，被一个姓龙的人斩除得鬼哭神号，四川已令我这种江湖亡命容身不得，在下见机得早先行离开，要到粤西重创基业，另谋发展。曲、谭两兄身不由己，他们无法离开四川，恐怕……唉！恐怕凶多吉少，不说也罢。书信传到，在下总算了却一场心愿，不能久留，就此告辞。”钟姓大汉沉静地说完，站起告辞。

俊明脸色十分难看，似乎忘了送客，艰难地坐起，喃喃地说：“姓……姓谭的？似乎没听说过这个人……”

钟姓大汉听得真切，扭头道：“老兄不知道姓谭的人？哦！也许在下找错了地方。这样吧，书信请仍由在下携走就是。”

“不！不！书信收信人确是家父，不会错的。”

钟姓大汉沉吟片刻，扭头便走，信口说：“既然是令尊的书信，在下不管是否递错，反正在下已无暇在湘南逗留，更无暇再找收信人了，就放在尊府算啦！”声落，人已出厅，扬长而去。

晚间，泥江口至华山村的中段一座山林中，一栋采药人留下的破草屋内，一灯如豆，聚集了十二名奇形怪状的男女。他们是中海一群人，除了中海之外，其他的人全换了装易了容。狂丐成了吓人的九阴吊丧客屈长华，横江白练是牛头，雍玉是马面。两位姑娘一是吊死鬼，一个是老孟婆。狂丐的

两位朋友是黑白两无常。银凤的两名侍女是女鬼。另两位雍少山主的侍卫，扮成披头散发手执刚叉的鬼卒。十二个人围坐在破草屋中。假使有村夫闯入，不被活活吓死才怪。

昼间传信的人是中海，他化装易容成了姓钟的陌生人。华山村四周，不分昼夜，皆有狂丐的朋友潜伏，监视着村中的动静。这些人共有三十六名之多，皆是横江白练带了狂丐的信物，到道州和水州府找来的高手，在这儿已潜伏了两个多月啦！

圈子中间铺了几块木板，摆了不少酒菜食物。狂丐大碗酒住口中灌，干了一碗酒，大笑道：“哥儿，别担心，老花子敢用人头保证，那老狐狸必定往道州逃，逃到粤西再改姓埋名另起炕灶，不信等着瞧。老狐狸有大批金银珠宝，必定舍不得丢弃。同时，他的家小也决不会丢舍，因此他定然拖男带女溜之大吉，正好便宜了咱们。”

“小侄认为，还是直接了当杀人宅院，岂不万全？”中海不放心地说。

“那怎么行？在村中杀人放火惊世骇俗，到底不是光彩的事。难道说，你就不想替故镇的亲朋留一分情义？村中出了血案，老狐狸又是里正，想想看，乱子闹得多大？诛连入罪之下将有多少人要破家？忍耐些，不出三天，保证你如意，带着人深入丛山数十里，将尸首让野兽里腹，一干二净，该多好？让他们多活三两天吧，急什么？哈哈！吧这一碗，贤侄，宽心些。”

同一期间，郝府的内厅中，郝家的老少一个个脸色死灰，像是大祸临头。

厅中人不多，老太爷郝孟明，长子俊明，次子俊亮，老夫人，再加上两位名义上叫教师爷的人，他们是郝老太爷早年的八拜兄弟。其他的女眷和仆人，早已奉命回避了。

郝孟明脸罩重忧，左手拿在书信不住发抖，额上沁着冷汗，用不正常的声音说：“真糟！四川的胡老弟至今未见有书信到来，不知消息如何，真教人焦急。”

“大哥，这封书信到底是真是假？”一名教师爷问。

“书信的落款确是屈兄的化名，想必不致有假。他在书信上说悔不该让上次请来下手的双头蛇探出了内情，双头蛇在麒麟山庄被小畜生抓走，招出了他，可能已透露了内情。目下小畜生已钉住了他眼看无法脱身，只好先期将书信留交拜弟谭元，以便及早要咱们准备应忧。”

“我的天！小畜生一个人便把龙虎风云会闹得乌烟瘴气，咱们几个人如何应变？当年他孤身返镇咱们就已不能对付，目下他知道了内情，这……这……”另一名教师爷恐怖地说。

“爹，我……我们该……怎么办？”俊明脸无人色地问。

“希望小畜生不知内情。同时，我相信屈兄必定够朋友，断不会招出当年的事。”郝老太爷硬着头皮说。

“爹，俗语说：人心似铁，官法如；又道是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屈叔又不是铁打的人，江湖人的迫供术，比官法不知残忍多少倍，他……他……”

郝老太爷情不自禁打一冷战，突然近乎虚脱地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咱们走。”

“走？”

“是的，走得愈远愈好，找一处偏僻处所，重头干起。”

“往何处安身呢？”俊亮问。

“只有往南逃，到粤西赤练蛇江兄处重创基业，如果往北走，万一碰上小畜生从四川赶来，咱们岂不是飞蛾扑火，羊入虎口？”

“小弟倒有另一条路。”一名教师爷建议说。

“贤弟有何高见？”

“只们一些值钱的珍宝，向东逃至宁远县或新田堡。”

“那不是太近了些？”

“由于太近，才不至引起小畜生的注意呀！”

“那……不行，风险太大了。再说，把其他的珍宝丢弃，那怎么行？”

“难道说，你要把所有的人和珍宝全带走不成？一天走不了百十里，浩浩荡荡，那岂不等于是将脑袋提在手上么？”

郝老人爷一咬牙，断然地说：“明晚准备小船，尽量多装珍宝，只带家小，其他的人不让他们知道。到道川起早，越都庞岭进入粤西。快！今晚便准备，明日不动声色，晚间上船。”

一切就此决定，一夜之中便整理停当。郝老太爷忍痛丢弃了大批花了半生心血弄来的财物，以及二十年所买来的人笔田地，说不出的懊丧，痛心已极。

但性命要紧，不由他不硬着头皮撒手丢开。

次日平安无事，郝府一切如常。二更天，宅中所有的奴仆婢女全被毒药毒死，连守门的狗也宰了光。郝家一门老少十二人，加上四名教师爷和两名亲信，从村后上了船，悄然驶上了鬼门关。

华山村到泥江口，只有四五里的水程，按理，不消一个时辰，定可到达泥江口；夏日水涨，上航困难，但一个时辰尽被了。可是，离村小到两里地，糟了，小船的中舱突然漏水，而且漏得相当利害。船到江心补漏难，郝老太爷急得要上吊，逃命的事十万火急，家中有八条船，偏偏选上了这条倒霉的破船，岂不把人急死！急也没有用，船不能不补，想派人回头换一条船，谈何容易？

将珍宝搬移过船，也得花半天工夫，船靠了岸，几个人七手八脚抢修。怪！船是新船怎么会漏？但焦急中，而且是黑夜间，谁也看不出是被行家弄了鬼，只顾拚命用木片竹钉塞漏。一修修至天际泛现鱼肚白，糟透了，一面修一面漏，东面的裂缝刚修好，西端先前修好处又漏了，直修至天色将明，不但没修好，中舱却多了半舱水，船逐渐向下沉。

时衰鬼弄人，郝老太爷只好认命，痛心疾首地丢弃了大部财物，除了女人和小娃娃，每人打了一个包里带上，急急找路走上官道。他已经毒死留下的奴仆，天亮后必定惊动村民，目下是有进无退，别无他途。他们必须在天色大明前离开泥江口，以免被人认出他们的身份，而且只有到泥江口才能弄到船，在这一带山野中只有野兽不见人烟。

快到泥江口了，黎明前的阵黑光临，阵黑一过，晨曦便会接踵而至。他们到了一座山脚下，郝老太爷心焦地叫：“快走！跋两步，必须在黎明前越过泥江口。”

蓦地，身后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他吃惊地扭头一看，依稀看到一个高大的人影，正在后面大踏步向前赶。他心惊肉跳，颤抖着向教师爷们低叫道：“周贤弟，灭口。”

周贤弟向路旁一闪，低声道：“你们走，交给我。”

来人大踏步而来，刚越过周贤弟埋伏处，周贤弟陡起发难，单刀来一记“力劈华山”手下绝情。

来人背后像是长了眼，右闪、旋身、出手，闪电般抓住周贤弟的右腕一带，左手疾伸，“二龙争珠”硬生生剜出周贤弟的一对眼珠子，冷笑道：“在我九阴吊客面前献宝，你该死一万次。”

“啊……”周贤弟杀猪般狂叫呼号，跌出丈外挣扎哀叫。

前面的人大吃一惊，郝老太爷拔剑相候，叫道：“手下留情，是屈贤弟么？”

来人奔到，夜暗中，他那吓死人的狞恶长像，已说明了他是九阴吊客屈长华。他似乎一怔，讶然道：“咦！你不是郝大哥么？老大！昨晚小弟夜入尊府，不见有活人，感到心灰意冷，正想赶到道州去打听呢，你……”

“唉！一言难尽。贤弟，你的书信是怎么回事？”

“大哥接到书信了？”

“是的，昨天刚接到……”

“糟！怎么谭兄弟如此误事？那大地之龙已从双头蛇口中知道大哥是杀害他父母的主凶，已经追踪下来了。都怪我不好，也是那双头蛇多事，他不知从何处打听出是你是主谋，竟向大地之龙招了供，你……”

“我接到你的手书，心中害怕，只好及早逃走。贤弟，那大地之龙当真追来了么？”

“瞧！那不就是大地之龙来了吗？”九阴吊客向山坡上一指，沉声道。

微曦中，三丈多的山坡草丛中缓缓站起中海愤怒如狂、咬牙切齿的身影，浑身白，缠白头巾，俊目中像要喷出火来，站在那儿像个幽灵，直薄耳膜的声音传到：“郝仲康，你也有今天。”

“宰……宰了他，宰……”郝老太爷凄厉地叫，颤抖着向后退。

蓦地，响起一声娇呼，有个女人叫：“中海哥，饶……饶命……”

那是俊亮的妻子叶春华的声音，也是中海小时候订下的妻子。中海心头一惊，注视看向他呼叫的女人。十年岁月悠悠，他已不认识这位儿时的妻子了。

但看光景，他已猜出是谁啦！他深深吸人一口气，冷静地说：“春华妹，听说你替郝家留下了一子一女，你抱了走吧！二我请人送你回家。今天，你是唯一目击报应的见证人。也许你不知道，我的双亲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之所以被流役边塞，也是他们所赐，起因仅是我爹爹未能及时药治他家的死鬼老三。老爷子，请送她母女俩离开。”

假九阴吊客飞步奔上，春华哀叫一声，暮尔昏厥。狂丐不管三七二十一，挟了她抱过已惊倒了的二个儿娃娃，化阵狂风飞走了。惊呆了的郝老太爷神魂入窍，突然向北撒腿便跑。

路旁鬼影一闪，两个黑白无常突然出现，厉叫道：“那儿走？快往枉死城报到。”

“天啊！”郝老太爷厉叫，腿一软，仆倒在地。

俊明兄弟俩也清醒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他们顾不了任何人，向南忘命飞逃。

眼前鬼影乍现，四个女儿一字排开，齐声叫：“拿命来！时辰已到。”

两人正想向东逃，东面矮林中牛头马面当道，钢叉闪闪生光，惊得他俩心胆俱裂，厉吼一声向女鬼冲去拚死夺路。但相距还在丈外，两段树枝一

闪即至，击中了七坎穴，砰然冲倒在地。四个教师爷奔出三丈外，被草中暴起的两名鬼卒一一击倒。十六名男女老少，一个个被绳索困牢，交由从华山村赶来的三十六名狂丐的朋友带上，走上丛山峻岭。

第三天，道州衙门半夜三更来了四位不速之客，那是俊明的妻子，和她的一儿一女，男的十岁，女的五岁，另一个是俊亮的小妾。她们躺在衙门前，人事不省，直待天色大明，方被兵勇发现。救醒后，她们说出了十年前后的惨案始末。据她们说，本来她们也难逃大难，幸得大地之龙在行刑前大发慈悲，饶了她们妇孺的性命。

华山村血案几乎闹翻了天，郝老爷子毒死了奴仆二十四人，死有余辜，家产全部充公，州大人法外施仁，不追究遗孤们的罪责。同时行文天下，捉拿凶手龙中海归案。天下茫茫，龙中海确像一条可飞腾变化的神龙，江湖朋友皆不知道他的下落，他的名号，直至百年后还传诵人口。

半年后，沅江县湖滨的一座大宅，挂起了“神医龙腾”的招牌，主人的医道了不起，附近的土著对他奉如神明。（全书完）

